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三十三回　比翼离群伤客意　十招克敌报亲仇

卢沟桥长达四十七丈，全部用云石建成，桥面很宽，足供五马并驰。桥的两边是一色石雕栏杆，每边各有经过雕刻的石柱一百四十根，每根石柱上都有一只蹲伏的石狮，姿势无一相同。每个石狮子身旁和身上又刻着一些石狮子，数目并不一样，雕工都很精巧。北京人有句俗话叫做“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意思就是“数也数不清”。

惊涛拍岸，葛南威的心情也是澎湃如潮。今晚他要和杀父的仇人决一死战，“令狐雍会不会来呢？”月亮已是渐渐移近天中了，周围还是静悄悄的音无人影。

月色溶溶，情怀惘惘。葛南威不觉又想起了杜素素来了。“如此良夜，不知她在天哪一方？此时是否也在想着我呢？”

他只盼早早了结此事，便好离开北京，到江南去找杜素素。月亮已到天心了，令狐雍还没见来。

“即将决斗的一刻，我岂能如此焦躁不安？”葛南威瞿然一省，拿起玉萧来吹，让萧声把他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一曲未终，桥头对岸已是出现两条人影。葛南威凝神望去，认得其中一个果然是令狐雍。

令狐雍是听见他的萧声，这才加快脚步跑来的。

和令狐雍一起来的这个人，是个面圆圆的如富家翁的中年汉子。虽然是个胖子跑得却也并不慢。居然能够紧跟着令狐雍，亦步亦趋。

那晚在龙文光家里，葛南威虽然见过令狐雍，但那是在混战之中的，令狐雍可没留意他。亦即是说，葛南威认识他，他可不认识葛南威。

不过他听见了葛南威的萧声，却是禁不住心头怦然而动了。

他回过头来问那个人道：“咱们交易的就是这个在桥上吹萧的少年吗？到了这里，你可以告诉我他是准了吧？”

那胖子道：“令狐大人，请你相信我，我委实不知道这人是谁。我只知道他有一件稀世之珍要和咱们交易。”

令狐雍道：“那是一件什么宝贝？”

那胖子讷讷说道：“是什么样的宝贝，我也不知。不过我相信我那位朋友大概不会骗我。但大人若是放心不下，这宗交易咱们也可以——”

他话未说完，令狐雍已是哈哈笑了起来，“你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不错，他手上拿的是件稀世之珍。你的朋友没有骗你，你也没有骗我！”

那胖子方始放下心上一块石头，“令狐大人，我正指望你老人家提携我呢，怎敢骗你？”口里这么说，心里可还是患得患失，惴惴不安。

原来这宗交易，他虽然被安排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整件事情，他却还是在迷雾之中。

这宗“交易”是池梁安排的，不过池梁并没出面。这个面圆圆如富家翁的胖子名叫郭师道，他也的确是北京城中一个有名的宫户，开有大钱庄和十几间当铺。

不过虽是富户，却是江湖上的独行大盗出身。他本来的名字，也不是叫做“师道”，这个名字，是他摇身一变，变成“乐善好施”的富翁之后，请一个熟读孔孟之书的酸臭腐儒给他改的。

池梁请丐帮在北京的分舵舵主赵赶驴出面，一天晚上，夜访这位强盗出

身的“郭善人”，胁之以威，诱之以利，要他设法说服令狐雍，完成这件“交易”。

郭师道料想约无好的，会无好会，但他自忖惹丐帮不起。莫说丐帮可能取他性命，即使丐帮只是揭穿他的底细，他在北京就不能立足。无可奈何，他只好答应作个“中间人”了。

令狐雍也有自己的打算。龙文光风声不稳，他已有所闻。目前他正要找一个新的靠山。他心目中的新靠山，一个是大内总管符坚城，一个是瓦剌的右贤王，如今正以瓦剌密使的身份住在龙家，即将回国。

是以他自己也想进行一宗“交易”，看看是哪个“新靠山”对他更为有利，他就投靠那个。

假如真的能够得到一件稀世奇珍，他自己不要，也可以作为献给新靠山的大礼。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知道郭师道的底细，他对这个强盗出身，但如今已是拥有家财千万的“善人”，是比较相信得过的，因此他就决意冒这个险了。

此际，他听见了葛南威的萧声，当真令他喜出望外。他已经知道这件稀世之珍是什么了，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是早在二十年前，他就曾经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武林异宝！

令狐雍飞步跑上卢沟桥，急不及待的便问葛南威道：“阁下就是想要出售宝物的物主吗？”

葛南威把暖玉萧一扬，说道：“不错！”

令狐雍心花怒放，立即再问：“你的宝物就是这枝玉萧？”葛南威依然淡淡说道：“不错！”

令狐雍道：“请问你这枝玉萧是怎样得来的？”

葛南威道：“你买就买，不买就罢。问这么多干吗？”

“好，那你说吧，你要多少银子？”

“我不要银子！”

“那你想要交换什么？”

“你真有诚意和我交易？”

“当然。你划出道儿来吧！”

“好，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吧，我不要别的，只是想要你的脑袋！”

此言一出，郭师道给吓得跳了起来。令狐雍却只是怔了怔，随即哈哈大笑。

“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令狐雍侧目斜睨，一副不把葛南威放在眼内的神气。

“就凭这枝玉萧！”葛南威冷冷说道。

“你以为我肯把脑袋割下来送给你？”

“这是公平交易，你不肯割下脑袋，难道你以为我就肯把暖玉萧双手奉送给你不成？”

令狐雍好奇心起，哈哈笑道：“这倒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交易，不过，拿脑袋来换玉萧，纵然你的玉萧是无价之宝，恐怕也不能算是公平吧？”

郭师道帮腔道：“不错，这似乎是有点过分了。”

葛南威冷笑道：“过分？我还未曾和他算利息呢！”

令狐雍双眼一瞪，喝道：“你是谁？”

葛南威道："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令狐雍道："哦，原来你是冲着我令狐雍来的了？"眼光从葛南威身上转向郭师道身上，郭师道吓得直打哆嗦，忙道："令狐大人，这可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做个中间人而已。我也不知你们之间的过节。"

令狐雍蓦地想了起来，喝道："你是号称'八仙'之一的葛南威吧？"要知葛南威以擅于吹萧闻名江湖，令狐雍虽然不认识他，却是曾经听人说过的。

葛南威道："不错。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葛南威就是我，我就是葛南威！"

令狐雍心里想道："八仙之首的林逸士那晚不过勉强可以跟我打成平手，葛南威这小子我怕他何来？"当下笑道："你们'八仙'要跟我作对，那也并不稀奇，不过，我却很想知道，为何你要单独找我？"

葛南威道："二十年前，你曾在瓜州杀过一个人，你还记得么？"

令狐雍恍然大悟，喝道："瓜州的葛名扬是你爹爹？"

葛南威双目蕴泪，沉声说道："不错，如今你明白了吧？"

令狐雍一声狞笑，"我明白了，原来你是要替父报仇。好吧，那我告诉你，难得你送上门来，这枝玉萧我要，你的脑袋我也要！"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冷笑道："天下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交易！"

一个石狮子后面突然跳出一个人来，正是池梁。

令狐雍心头一凛："这老儿可是不易对付！"当下哈哈大笑。

池梁喝道："你笑什么？"令狐雍道："池老先生，你也总算是个成名人物，怎的如此不讲江湖规矩。"

池梁道："我怎样不讲规矩？"

令狐雍道："我和他结下的梁子，按规矩只能由他和我了结。不过，你若一定要不讲规矩，恃强帮他，我也不会害怕你们，嘿嘿，你们就并肩子上吧！"

池梁哼了一声道："葛南威用不着我替他报仇，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你何必跑来多管闲事？"

"我是来主持公道的，我管的只是这宗交易。"

"这话是什么意思？"

"交易必须公平！你要他的玉萧，又要他的脑袋，这就是蛮不讲理了！"

令狐雍冷笑道："玉萧换脑袋，那就算是公平吗？"

"我还没说完吧，你听我说完了再加议论好不好？"

"好，那么请说。依你之见，怎样才算公平？"

"你自忖几招之内可以夺得他的玉萧？"

令狐雍想了一想，说道："十招！"要知"八仙"并非无名之辈，他虽然个认识葛南威，但对"八讪"武功的深浅，却是早已打听得清楚的，他和"八仙"中武功最强的林逸士与乐隐夫也曾经交过手。葛南威不过二十来岁，在"八仙"中名列第七，讲辈份属于后辈，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他自是不能"平手过招"。

此时他也想了起来，在夜袭楚家那晚混战中葛南威是曾经和他打过一下的，当时他只是一掌就把他打翻了。如今他以十招为限，自信已是足够有余。

他梁说道：“好，就依你说，以十招为限。十招之内，你把他的玉萧抢过来，玉萧就是你的．否则你就要自己割下脑袋。”

令狐雍道：“好，我就照你划出的道儿。不过，要是我这赌赛胜了，你可不能再来插手。”

池梁说道：“郭师道，我和你作证人。证人只是主持公道，决不偏袒一方的。你放心了吧？”

令狐雍道：“拳头不长眼睛，要是十招之内我把他打死了呢？”

池梁说道：“玉萧当然还是归你所有。”

令狐雍狞笑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样办！你是证人，开始数吧，第一招来了！”狞笑声中，一招“游龙探爪”，五指如钩，便向葛南威肩头的琵琶骨抓下。

这是令狐雍苦练成功的大擒中手绝招之一，出手奇快，又狠又准。江湖上已不知有多少成名高手毁在他这一招之下。不料却是一抓抓空，葛南威轻轻一闪就闪开了。

原来池梁在和令狐雍两度交手之后，早已对他的手法了然于胸，他除了教给葛南威三招败中求胜的绝招之外，还教他一套轻灵飘忽的步法，这套步法是正好可以用来闪避令狐雍的杀手的。

葛南威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看萧！”左右开弓，一招两式，左点“玉关”，右点“阳白”，这两处是胸部的要害穴道。

不过，他这一招虽然是“惊神笔法”中的精妙招数，却还不是池梁教他的那三招绝招。

令狐雍冷笑道：“惊神笔法，虽然不错，要想用来胜我，那还差得太远！”笑声未已，“铮铮”两声，他已是把葛南威的玉萧弹开，震得葛南威的虎口都有点感到隐隐作痛。池梁与郭师道不约而同的数道：“第二招。”

接着令狐雍的一招擒拿手，又给葛南威闪开了。

令狐雍恶念陡生，“这小子不知哪里学来的一套古怪步法，好，我用大摔碑手对付他，叫他不死也受重伤！”掌挟劲风，一下子就是连环两招，痛下杀手！

他的“大摔碑手”是武林一绝，端的有开碑裂石之能，掌风过处。葛南威的外衣破裂，碎布飞扬，好像空中飞舞的片片蝴蝶。这是功力的较量，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其间绝难取巧。

是以葛南威虽然仗着轻灵的步法避开，吃亏仍是不小。

不过他仅是衣裳破裂，未受重伤，却也颇出令狐雍意料之外。

“好小子，看你还能接我几招？”令狐雍得理不饶人，趁着葛南威脚步未曾站稳，倏地又是一掌。

这一掌看似打向下盘，葛南威纵身跳起，哪知一股掌力已是忽地击到他的胸膛。

原来令狐雍用的这种“移近打远”的功夫，乃是他的大摔碑手的独门手法。这种功夫，练到最高境界，掌劈搁在石上的豆腐，可以石碎而豆腐不烂。如今他掌劈葛南威下盘，掌力却是打击他的上盘，不过是第二等功夫而已。葛南威亦已禁受不起。

葛南威这一跃起，胸部正好凑上他的掌力，登时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

池梁事先也没估计到他会这种古怪的打法，这刹那间，不觉惊得呆了。令狐雍连出三招，他都忘了记数。

郭师道见葛南威跌了下来，又惊又喜，连忙一定心神，叫道："第六招！"

葛南威眼看就要摔个头破血流，就在身形将要着地之际，玉萧先行伸出，往地上一点，借着这点反弹之力，一个鹞子翻身，这才脚踏实地。

虽然未至摔倒，但脚步踉跄，显已不支，只见他玉萧一指，嘶哑着声音喝道："令狐老贼，我与你拼了！"忽地"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令狐雍哈哈大笑："好小子，你死到临头，还要逞强。识相的把玉萧双手奉上吧！"大踏步上前，伸手又向葛南威抓下。

葛南威好像醉汉似的，脚步歪斜，竟然好像怕了他的恐吓，双手捧着玉萧，沉声说道："好，暖玉萧给你！"

这一下倒是轮到令狐雍感觉意外了，他心念一转："这小子料已受了内伤，不死也济不了事了。我杀了他，那池老头儿只怕未必就肯干休，也罢，拿了这枝玉萧算了。"于是伸手就接玉萧。

哪知就在这闪电之间，葛南威的玉萧已是陡然一转，令狐雍竟抓它不住！

葛南威朗声吟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口中吟诗，出手快如闪电。令狐雍但见眼前碧森森的一片萧影，四方八面，都好像有着葛南威持着玉萧向他攻来。

令狐雍喝道，"好小子，你敢使诈！"一招"横扫六合"，双掌齐推出去。

掌风萧影之中，葛南威一个"细胸巧翻云"斜窜出三丈开外。令狐雍闷哼一声，面色铁青。

池梁这才放下心上一块石头，连忙大喜叫道："第七招，第八招！"

原来这时葛南威才开始使用他所传授的绝招。

何以他直到此时，方始施展绝招？这是因为有了杀手绝招，也还需要适当的时机，方能配合得恰到好处的缘故，否则只怕就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要知道三招绝招，虽然是池梁撷取"惊神笔法"的精华，针对令狐雍的弱点琢磨出来的，但葛南威的武功毕竟和令狐雍相差太远，假如葛南威一上来就施展绝招，只凭这三招绝招，取胜的希望实是微乎其微。故此葛南威交手之初，深藏不露，只凭本来武学与池梁所教的一套步法与敌周旋，先示之以弱，骄敌之心，然后到了适当时机，方始猝然一击。

三招绝招，只用了两招，已是点着了令狐雍的"肩井穴"，这还是令狐雍闪身得快，否则琵琶骨都险些被他的玉萧戳穿。

可惜双方功力悬殊，葛南威虽然是用重手法点着了他的穴道，但还是给令狐雍在片刻之间，便即运气冲开。不过他还击葛南威那招"横扫六合"，却也不能不因此而威力大减，葛南威两招得手，迅即窜开，凝神待敌。

令狐雍大怒喝道："好小子，你敢使诈，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葛南威冷笑道："我把玉萧给你，谁叫你没有本领接下？你不服气，尽管再来，反正十招未满，还有两招，看看你能奈得我何？哼，哼，要是你杀不了我，对不住，我可就要你割下脑袋了！"

令狐雍心中一凛，想道："不错，只剩下两招，我可是不能急躁了。"当下连忙收敛怒火，默运玄功，斗鸡似的盯着葛南威，引势待发。

葛南威比他更显得气定神闲，竟然拿起玉萧吹了起来。

令狐雍蓦地喝道："只这一招，便可杀你，何须两招！"声到人到，双臂箕张，饿鹰扑兔般的向葛南威便扑过去，手脚起处，全带劲风。

池梁叫道：“第九招！”声音竟是微微颤抖了。原来这一招，乃是令狐雍全力施为的一招，鹰爪功与大摔碑手的功夫合而为一。池梁虽然知道到了此时，葛南威已是较前有利，但看见令狐雍的攻势如此凶猛，心中实是不能不为葛南威暗暗担忧，担心葛南威最后的一招绝招，不知是否能够奏效？

令狐雍一扑过去，只觉一股热风扑面，火辣辣的竟然感到有点作痛。令狐雍侧转身形，哼了一声喝道：“你这小子捣什么鬼，捣鬼我也不怕！”

原来暖玉萧乃是一件武林异宝，从萧中吹出来的罡气，便可伤人。令狐雍的内功远远在葛南威之上，虽然不致受伤，但也不禁为之一窒。

葛南威朗声吟道：“平明寻白羽，没入石棱中！”口里吟诗，手中的玉萧当作剑使，已是如箭射出，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手绝招。

“林暗鸟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入石棱中。”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的四首《塞下曲》中的一首，写的却是汉代名将李广射石的故事。李广晚间出巡，在月黑风高的树林里误石为虎，一箭射去。结果把箭深深的插入石头里。短短的四句五言诗，把李广的善射、勇敢和他过人的膂力都浓烈地浮现读者面前，堪称千古绝唱。

不过葛南威朗吟此诗，却是因为这四句诗，诗中的意境，正好和他所使的三招绝招相符。口里吟诗，手中出招，意境相通，加强了绝招的威力。

第一句“林暗鸟惊风”，使的招数是“拨草寻蛇”。用于“惊神笔法”，则是以玉萧代替判官笔，探穴尖、找穴道。

第二句“将军夜引弓”，使的招数是“弯弓射虎”。玉萧左右开弓。这两招他刚才使出，一气呵成，“弯弓射虎”虽然未能戳穿敌人的琵琶骨，但“林暗鸟惊风”。探穴不差毫黍，顺手跟着的一戳，却也点着了令狐雍的肩井穴。

他此际唱出的第三句和第四句“平明寻白羽，没入石棱中”，却是两句诗合起来，表示他这最后一招的威力的。

他这最后一招，命名就是“李广射石”。也正是三绝招中的画龙点睛之作！

只听得“噗”的一声，玉萧如箭，插进令狐雍肩头，把他左肩的琵琶骨插断了。

令狐雍厉声大吼，声若狼嗥，双掌齐推。葛南威跌出了三丈开外。

池梁连忙把他扶起，只见他面如金纸，“哇”的又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结果是两败俱伤，葛南威伤得比对方还重。

但这样的结果，已是好得出乎他梁与葛南威的意料之外。要知令狐雍的武功本来就比葛南威高出许多，假如他不是先给点中穴道，又被暖玉萧吹出来的罡气窒了一窒，这最后一招，葛南威即使能够伤他，只怕也要给他的掌力震得立即身亡。

如今虽然是两败俱伤，但所限的十招却是用尽了。

令狐雍断了左肩的琵琶骨，厉声怒吼，状若狼嗥，喝道：“好小子，我与你拼了！”扑上前去，猛地又是一掌。

他断了左肩的琵琶骨，左臂已是不能发力，全身的气力都运到右臂上来。这一掌可说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比刚才双掌齐出，还要强劲几分，委实是非同小可！

但这招已经是第十一招了！

说时迟，那时快，池梁早已把葛南威扶了起来，用自己身体掩护着他。

挥袖拂出，喝道：“ 十招已满；你要再打，只有我来奉陪你了！ ”

距离五步之外，两段刚猛的力道碰在一起，发出郁雷也似的声响。池梁拖着葛南威踉踉跄跄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方始稳得住身形；他的功力本来比令狐雍略胜一筹的，想不到令狐雍最后的一击威力竟是如此之大，心中也不禁骇然。

令狐雍倒是站在原地不动，但不过片刻，却见他身形晃了两晃，随即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的功力本来不及池梁，何况是在受伤之后，硬拼的结果，当然只有伤上加伤了。

令狐雍情知再拼也拼不过池梁，只好颓然退下，心里想道：“ 我先用个拖字诀，让他们暂且得意一时。 ”

池梁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粒小还丹纳入葛南威口中，这粒小还丹是林逸士得自少林寺的方丈转赠与他的，他一把葛南威的脉，知道葛南威内伤虽重，心脉却未受伤，有这粒小还丹，料想可以保得住性命。于是放下了心，回过头来，朝着令狐雍冷冷说道：“ 十招已满，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

郭师道上来打圆场道：“ 要令狐大人自尽，这似乎有点过分吧？如今令狐大人已经折了一条手臂，我看—— ”

池梁喝道：“ 你看怎么样？ ”

郭师道本来想说“ 我看就此算了吧 ”的，被池梁一瞪，吓得他连忙改口，讷讷说道：“ 我看是，是不是可以请池老先生另外划出一个道儿，大家以和为贵。葛少侠受了伤，我愿意替令狐大人赔汤药费。 ”

池梁冷笑道：“ 谁要你的臭银子，你别忘记，你是公证人的身份。倘若你自愿放弃这个身份，站在令狐雍这边，那很好，我就要你替他多付利息了。不过这利息可不是用银子付的。 ”郭师道也是一时给吓糊涂了，明知池梁口气不善，他还是不知进退的再问池梁：

“ 不用银子来付却用什么来付，请池老先生明示。 ”池梁淡淡说道：“ 听你的口气，敢情你是愿意替他代付么？ ”

郭师道心头一凛，讷讷说道：“ 要是我拿得出来的，那我倒愿作调停。 ”

池梁说道：“ 好，那你听着。二十年前，令狐雍杀了葛南威的父亲，亦即是我的师兄。按照你们放债的规矩，绝对毋需二十年就可以以本对利的。现在看在你的面子，利息我们少收一些，就算是一本一利吧。你替他多赔一条性命！ ”

郭师道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摇手，说道：“ 这，这利息我可不能替他代付。 ”一步步往后退，好像生怕池梁抓他偿命。

就在此时，池梁忽地听得远处隐隐似有厮杀之声，唯恐夜长梦多，便即喝道：“ 令狐雍，是你自己了结，还是要我动手？如今我执行公证人的职责，数到一个二字，你不动手，我唯有替你代劳了！ ”

令狐雍惨笑道：“ 我好歹也算得是武林中一个人物，岂能临死受辱？我把脑袋割下来送给你们就是！ ”

正当他装模作样，拔出佩刀要割脑袋之际，月色朦胧之下，忽见两条黑影飞也似的跑来。

陈石星、云瑚和段剑平、韩芷这两对赶来卢沟桥，由于在白天不便施展轻功，来到卢沟桥的附近，已是将近三更时分。

他们从一座小山的山脚走过，只要走出山脚，就可以望得见卢沟桥了。

荒郊午夜，万籁无声。韩芷松了口气，说道，“ 令狐雍大概还未到卢沟

侨，咱们正好赶得上。”

陈石星是走在最前面的，此时忽地跑得更加快了。

韩芷还只道是他心急，云瑚却已咦了一声，说道：“前面好象有人。”

话犹未了，前面果然就现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和陈石星打了一个照面，彼此都是不禁为之一愕。

那人叫道：“长孙贝子，哎呀，你，你，你不是——”

陈石星冷笑道：“濮阳昆吾，你接错人了。不过，料想你也不是专诚在此等候你们的贝子的吧？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原来濮阳昆吾和令狐雍约好了来接应他的。

一个在前面飞跑，一个在后面急追，不多一会，月色朦胧之下，已是隐隐看得见卢沟桥了。不过桥上有些什么人却还未能看得清楚。

正在双方都在加快脚步之时，忽听得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号！

这声呼号正是令狐雍给葛南威的玉萧戳穿琵琶骨时发出来的．濮阳昆吾和陈石星听到这个声音，不由得都是心头一震！因为他们分辨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双方差不多同时踏上桥头。

卢沟桥上，池梁正在逼令狐雍“自行了结”。

令狐雍拖无可拖，心里又是吃惊，又是愤怒！“我约好的人怎的都不见来？”

无可奈何，他只好缓缓拔出佩刀，最后一刻还在希望有奇应出现。“奇迹”果然出现了，就在此际，他把眼望去，只见两个人飞似的跑来，已经开始踏上桥头了！

令狐雍喜出望外，“想不到长孙兆也来帮我这个忙，有濮阳昆吾和长孙兆联手，淮阳帮的麦帮主就是不来，料想也可以对付得了池梁这老头儿了！”

狂喜之下，连忙大叫：“长孙贝子，濮阳将军，你们来得正好！”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濮阳昆吾和陈石星也都大叫起来。

濮阳昆吾颤声叫道：“令狐先生，你是受了伤吗？”

陈石星则在叫道：“池老伯，葛大哥怎样了？”

令狐雍听到了陈石星的声音，这一惊非同小可，寒意直透心头！陈石星披着长孙兆那件狐裘，月色朦胧之下，他看不清楚，以为来的是帮手，谁知适得其反，乃是克星！

令狐雍是寒透心头，池梁则是喜出望外！

他早已看清楚来的是陈石星，也看出了濮阳昆吾是给陈石星追得忙于奔命的，大喜之下，哈哈笑道：“濮阳昆吾，你是来给令狐雍付利息的么？”

濮阳昆吾看见池梁站在桥上，如何还敢向前，连忙停下脚步，不自觉的茫然问道：“付什么利息？”

郭师道说道：“令狐雍欠下的是命债，付利息就是多赔一条性命！”

濮阳昆吾这一惊非同小可，“啊呀”一声叫道：“对不起，这利息我可不能代讨！”他刚踏上桥头，立即又跃下沙滩，沿着河边逃跑。

池梁喝道：“没人愿替你偿债，你还不自行了结，更待何时？”

就在此时，忽听得轻舟破浪之声，桥下芦苇丛中，突然划出一条小船。船头上站的是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池梁只因正在全神注视从桥头那边跑来的陈石星和濮阳昆吾，小船钻出芦苇，划近桥边，他才发觉。

三更半夜，怎的会有一条小船突然划到桥下？池梁自是不免大起疑心，

但可惜已经迟了一点。

就在他心念方动，要想上去制裁令狐雍之时，令狐雍单掌一按桥边的石狮，借这一按之力，整个身子翻腾起来，一个倒头筋斗，跳下那条小船去了。

原来站在船头的那个大汉，乃是过去在黑道上一向与他狼狈为奸的朋友——淮阳帮的帮主麦武威。

麦武威是因为听得他在京城混得不错，特地跑来找他，希望也能混得个一官半职的。前天才到京师。对令狐雍来说，这位精通水性的朋友来到，来得可正是时候。麦武威未曾得他帮忙，却先给他派上用场。

正如陈石星所料，令狐雍岂是容易上当的人？虽然他被财迷心窍，却也暗中设下埋伏。濮阳昆吾是他约来，在陆上埋伏的；麦武威是他约来在水里埋伏的。他的这番布置，事先连郭师道也没告诉。

现在，他就像被水溺的人，抓着一条芦苇似的，抓着这条小船。

小舟顺流而下，疾如奔马。池梁不通水性，气得破口大骂。

陈石星忽道：“你们不用着急，我去抓他回来！”跃上桥头的石狮，把足用力一顿，身形箭也似的射出去。半空中接连两个翻腾，竟然给他追上那只小船落下。他的轻功之俊，令池梁也自愧不如。

麦武威喝道：“好，你这小子也来找死！”振臂挥桨，迎头便打。“喀嚓”一声，火花四溅。他的铁桨的桨头竟然给削去了好大一片。陈石星手中拿的是张丹枫传给他的白虹宝剑。不过，他也还是未能跳下船头，因为在剑桨相击之际，令狐雍也以全力发出一掌。陈石星削断扶桨，已是强弩之末，被他的掌力一震，“卜通”跌落水中去了。

麦武威哈哈大笑：“好小子，让你到海龙王那里去逞英雄吧！”大笑声中，力挥铁桨，把船撑开。小舟顺流而下，瞬息已到江心。这条河虽然名为“永定河”，旧称却是“无定河”，江流湍急，险滩又多，麦武威把陈石星打落水去，料他九死一生。

过了一会，仍然未见陈石星浮起，池梁也不禁大大吃惊了。

但他不懂水性，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云瑚笑道：“池老前辈，不必担心。陈大哥精通水性，决不会被溺毙的。此时想必他是在水底想法对付敌人。”

忽见陈石星上半身浮出水面，扬声笑道：“别忙，待我先送他们到海龙王那儿！”

小舟摇摇晃晃，过了两道险滩。只见麦武威又举起铁桨，令狐雍也以劈空中力向水面拍下，两人合力施为，浪头高涌，几乎淹没小舟。这次却没看见陈石星浮起来了。池梁说道：“咱们跟着这条船跑，威侄，你跑得动么？”

葛南威抖擞精神，站了起来，说道：“我跑得动！”他服下那颗小还丹已有半支香时刻，此时业已调匀气息。虽然元气大伤，功力还未恢复原来的一成，但跑起路来，也还比得上普通的壮汉。

一行人便即走下沙滩，沿着河边，追那小舟。

郭师道乘机便想逃跑，他梁喝道：“事情还未了结，你这个公证人还不能回家！”

韩芷跟着说道：“对，陈大哥若然不能回来，咱们把他扔进水去！”郭师道无可奈何，只好跟着他们追那小舟，心中暗暗祷告，只盼陈石星不要溺毙才好。

小船在水流湍急的江中疾如奔马，但他们在岸边施展轻功，也没落后。

韩芷叫道：“爹，你瞧，那不是陈大哥？”池梁把眼望去，只见一条白

影，飞鱼似的在水面一掠，迅即又不见了。过了片刻，忽见那条小船在江面团团打转。再过一会，船身倾斜，渐渐沉 下水去。

云瑚大喜说道：“ 看样子，这条贼船就快要给陈大哥弄沉啦！”

麦武威喝道：“ 好小子，你弄沉我的船，我先要你的命！”抛开铁桨，拔出一对分水峨嵋刺“ 扑通”跳进水中。

池梁等人在岸边望去，只见江心波翻浪涌，却不知哪个是陈石星，哪个是麦武威。手心里都是不禁捏着一把冷汗。尤其池梁，他是知道麦武威的来头的，心里想道：“ 淮阳帮是水上一大帮会，麦武威身为淮阳帮的帮主，自必精通水性。陈石星在陆上当然可以赢他，在水底却不知是否抵敌得过了。”

心念未己，忽听得轰隆一声，令狐雍大呼：“ 麦大哥，回来救我！”

原来那只小船，先给陈石星用宝剑在船底刺穿，江流湍急，洞口受不住急流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船舱灌满了水，团团打转，碰着江心的礁石，不但沉没，而且碎成片片了。

与此同时，在搏斗的江心，只见波分浪裂，飞鱼似的一个人踏水飞逃。但也还未看得清楚逃的究竟是谁？

水面静下来，众人在江边屏息呼吸，焦急等待。最先看见一件破衣裳漂近岸边，云瑚挥上来一看，吁了口气，说道：“ 败走的是麦武威！”

话犹未了，只见一个人露出身形，跟着摇摇晃晃的踏上沙滩。众人一看，大感意外，这个人竟然是令狐雍。

云瑚心头一沉，喝道：“ 你，你害了我的——”“ 陈大哥”三字未曾出口，已是听得陈石星的声音笑道：“ 我把这贼子押回来，葛大哥，你处置他吧！”闻声现形，陈石星已是跃上沙滩。

原来令狐雍由于内功深厚，虽然不通水性，却能够在水底闭住呼吸。

陈石星在水底的功夫当然比他高明得多，但却不杀他，一步步将他逼上沙滩。

池梁喝道：“ 是你自行了断，还是要我动手？”

葛南威道：“ 师叔，这笔债让我亲自去讨！”抖擞精神，一跃而起，举起玉萧，迎上前去，喝道：“ 冤有头，债有主，这笔债你付是不付？”

此时令狐雍早已是精疲力竭，如何还能再斗，他举起右臂发出极为难听的嗥叫，猛地跳将起来。

葛南威只道他是临死反扑，倒是不禁退了一步，横萧当胸，准备他一冲来，再给他一下迎头痛击。

只见他一头撞去，却并非是撞向葛南威，而是撞向一个桥墩。脑袋与石头一碰，登时血流满地，一命呜呼。

葛南威呆了一呆，跪在地上叫道：“ 爹爹，今日大仇得报，你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瞑目了！”他报了杀父之仇，不觉也是心力交疲，站不起来了。

池梁将他扶了起来，说道：“ 贤侄，恭喜你报了大仇。好啦，好啦，咱们可以回去了。”

众人欢天喜地，唯有郭师道苦脸愁眉，面色苍白如纸。

池梁喝道：“ 没你的事了，你要走就走吧！”

郭师道忽地跪在他的面前，叫道：“ 池老爷子，我求求你，别赶我走。”

池梁一时间无暇替他着想，不觉倒是怔了一怔，喝道：“ 你不未干吗？”

就在此时，只见两辆马车跑来，到了桥头停下。其中一个汉子跳下马车，

哈哈笑道：“恭喜，恭喜；你们大功告成了。可惜我来迟了一步，未能看见这贼子毙命。”

这个汉子正是丐帮的北京分舵的舵主赵赶驴。

他梁道：“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你们未曾见过，炔来相见。这位是赵舵主，这位就是陈石星，陈少侠了。”

赵赶驴这才知道陈云二人已经脱险，这一喜更是非同小可。和陈石星见过了礼，立即说道：“我们大伙儿正在等着你和云姑娘回去呢，请上车吧！”

郭师道连忙叫道：“赵舵主，赵舵主，你替我作主！”

赵赶驴早就看见他跪在地上，此时方始回过头去，冷冷问道：“你这是做啥？替令狐雍当孝子吗？”

池梁道：“我叫他回家，他不肯回去。”

赵赶驴道：“为什么不肯回去？”

郭师道哭丧着脸道：“赵舵主，你是明白人。令狐雍是由我陪他来赴你们这个约会的，如今令狐雍死了，我如何还能够重回北京？要是他们那边没人知道，还好一些。可我刚才已经是给濮阳昆吾和麦武威看见的了，追究起来，当然会追究到我的头上，要我回去，那不是等于要了我的性命吗？”

赵赶驴道：“你想要怎样？”

郭师道说道：“请赵舵主准许我执鞭随镫。”

赵赶驴道：“哦，我这位北京城里的大财主竟然跟我当叫化子么？不过，纵然你肯讨饭，我们丐帮也不能随便收弟子的。”

郭师道道：“我不敢盼望贵帮收我为徒，只盼能够托庇贵帮，随便做什么，我都愿意。赵舵主，请你念在我这次也曾为你出过一点力……”

赵赶驴沉吟不语，心里想道：“这人虽然也是个坏蛋，但这件事情是我托他出面把令狐雍引诱来的，如今他受到牵累，总是因我而起。”

郭师道见他许久没有说话，急忙又道：“我但求能够保全性命，家财是不想要了。他们追究起来，当然也少不了要抄我的家的，不过我有几处藏金，他们未必查得出来，我愿意全部献给你们，只求你们保护！”

赵赶驴斥道：“谁要你的臭钱，但看在你曾经替我们做过一点事情的份上，我就暂且保你平安吧。”

他是和丐帮的一个五袋弟子来的，当下吩咐那个弟子，叫他把郭师道带走，暂时住在丐帮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妥为保护。

郭师道大喜叩谢。

丐帮弟子和郭师道走了之后，赵赶驴把葛南威扶上马车，一行七人，赶回西山。

路上虽然碰上两次官兵搜查，好在他们都是扮成乡下人模样，应付得宜，塞给官兵几个小钱，差幸也没闹出什么乱子。回到秘魔崖分舵，已是入黑时分。

群雄得讯，都是惊喜交集，纷纷围拢上来，听陈石星报告去见皇帝的经过。

众人听罢陈石星报告的夜闯禁宫，逼使天子低头的经过，不禁都是眉飞色舞，连呼“壮哉！”

乐隐夫道：“皇帝的说话，不管他说得如何好听，我总是不能相信！”

林逸士笑道：“皇帝的话虽是不能相信，但皇帝也是最怕死的。陈兄弟留给皇帝的那两句话说得妙：‘背信弃义，天子不恕！’谅他在‘背信弃义’

之前，他不能不摸一摸自己的脑袋。”

葛南威报了大仇，心情欢畅，好得很快，不过三天，功力已经恢复一半。乐隐夫亦已渐渐痊愈，只有伤得最重的戒嗔和尚还需调养。

第四天有丐帮的弟子偷出京城，来到秘魔崖报告消息。

不出陆昆仑所料，这丐帮弟子带来的第一个消息，果然就是京师加强了戒备。

第二个消息是龙文光请了病假，连日都没上朝。他的兵部尚书本职仍然保持，暂时由侍郎代理部务。但他“京师九门提督”兼职则已由御林军统领穆士杰兼任了。

林逸士道：“好，皇帝小子的第一个诺言算是兑现了一半。”

第三个消息是瓦刺密使已经离开京师，但他的随行武士，却留下了濮阳昆吾和麻大哈二人尚在龙家。这两个人是应龙文光之请留下来的。

陆昆仑道：“他失了一个令狐雍，多了濮阳昆吾、麻大哈两个人，可是比以前更不容易下手刺杀他呢。不过，我却怀疑，瓦刺密使留下这两个武士的目的，不一定就只是为了帮他。”

金刀寨主的使者之一沈匡说道：“那还用说，这两个武士自必是在京师做坐探的了。我还想到一件事，恐怕也须提防呢。”

林逸士道：“什么事情？”

沈匡说道：“皇帝显然不会把和咱们的密议说出去，但这次龙文光和瓦刺密使所拟的那份和约给皇帝搁置，那瓦刺密使自必猜得到这一‘突然有变”的原因。”

陈石星道：“那又怎样？”

沈匡说道：“瓦刺密使赶回本国，可能马上就要起兵对付我们。我想我和周复这两天也该赶回山寨了。”

陆昆仑道：“你们多等几天如何，我把本帮事务稍加料理之后，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

第四个消息比较没那么重要，只是关于段剑平。段家一案，本是龙文光应侄儿龙成斌之请而生出来的。龙文光如今自顾不暇，这件案子已经没人管了。

池梁道：“明天我也送芷儿和你回去。我送你们回到大理之后，我准备重返我的第二故乡广元。”

商量妥当，第二天大家便给他们三人送行。葛南威的病已经好了七八分，吃过了饯行酒，独自送他们一程。

分手时池梁说道：“贤侄，可喜你大仇得报。如今我只有一个心愿未了。”

葛南威道：“师叔，这次你老人家帮我报了杀父之仇，大恩不言报，你老人家未了的心愿、不知有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池梁笑道：“这个心愿是只有你才能替我完成的。”葛南威连忙问道：“那是什么？”

韩芷噗嗤一笑，说道：“你这样聪明，还猜不着？爹爹和我是盼望你早日把杜姐姐找回来呀！”

池梁说道：”是呀，芷儿的婚事，如今是不用我担心了。我唯一的心愿就只是希望能够喝得到你和杜姑娘这杯喜酒了。”

其实不用池梁父女提醒，他的伤虽然未曾痊愈，他的心早已飞向杜素素了。

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杜素素，只不知社素紊是“ 飞 ”向何方。
转眼又是三天过去，他的伤也痊愈了。
这一天他在秘魔崖上练师叔传给他的“ 惊神笔法 ”，忽听得有人赞道：“ 妙啊！ ”抬头一看，原来是陈石星和云瑚联袂而来。
云瑚说道：“ 葛大哥，恭喜你练成了天下第一的点穴功夫，大仇又已得报，要是让杜姐姐知道，不知该多高兴呢！ ”
好友面前，无须掩饰，葛南威说道：“ 我是恨不得现在就能让她知道，只不知到哪里找她。 ”
云瑚说道：“ 我是女儿家，懂得女儿家的心事。杜姐姐决计不是想要避开你的，她多半会躲在你容易找得到的地方。 ”
葛南威道：“ 那你猜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
云瑚笑道：“ 这事应该你去猜才对，你想想你们的旧游之地，哪个地方是你们永远难忘记的！ ”
葛南威瞿然一省，“ 对，我应该回到家乡找她！青梅竹马之时，她最喜欢陪着我在甘四桥边吹萧。 ”他和杜素素是扬州人，“ 甘四桥 ”是扬州的一处名胜。
云瑚说道：“ 你的伤已经好了，那你就去找她吧！ ”
葛南威道：“ 不过一一 ”云瑚说道：“ 不过什么？ ”葛南威道：“ 我一个人离开大家恐怕不大好。六哥（戒嗔和尚）的伤又未痊愈。 ”
陈石星道：“ 或许我们也会陪你一同去的。至于戒嗔大师的伤，有那么多人照料着他，你也不用担心。 ”
葛南威怔了一怔，说道：“ 你们不是要留在这里，等待龙老贼垮台，以便报仇的吗？为何你们忽然想起要陪我去扬州一趟？ ”
陈石星道：“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找你的。 ”
“ 你们说了老半天，我还未曾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
“ 你知道太湖有一位英雄王元振吗？ ”
“ 你说的是太湖三十六家水寨的总寨主王元振？ ”
“ 不错。 ”
“ 我是江南人，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江南水道豪杰的盟主我怎能不知？说起来他还是先父的知交，小时候我也曾和他见过一面的呢。 ”
云瑚说道：“ 那就更好了。陈大哥，你这个主意是打对了！ ”
“ 王元振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打的又是什么主意？ ”葛南威道。
说话之间，他们已回到了秘魔崖的丐帮分舵，陈石星道：“ 这件事情，你见到沈头领他们就会明白。 ”
他们踏进议事厅时，听得丐帮的帮主陆昆仑正在和沈匡说。话。
“ 丐帮的一些未了之书我已料理妥当，今天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走，我已用飞鸽传书，传令各处的丐帮弟子，只要能够抽得出身子的，在这两三个月之内，都会赶到你们的山寨听候调遣。 ”陆昆仑说道。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弟子数以万计。陆昆仑这一允诺，等于是给金刀寨主平添数万精兵。沈匡大喜说道：“ 得陆帮主鼎力帮忙，这真是太好啦，如今我们尚需商量的，只是派谁到太湖去最为适当了。 ”
林逸士道：“ 石星刚才去找南威，我们这位七弟是江南人，我想就让他，他——啊，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七弟，有件事情我们正要和你商量呢。 ”
葛南威道：“ 陈大哥刚刚和我说了，敢情你是想要我到太湖去找三十六

家水寨的总寨主王元振吧？”

林逸士道：“不错，但我顾虑的是你病体初愈……”

葛南威道：“我的伤已经好了，大哥，你无须顾虑。只不知你们要找王元振是为了何事？”

沈匡说道：“是这样的。八月廿二是王元振的六十寿辰，我们来的时候，寨主本来吩咐我们到时去祝寿的。但现在我们是不能去了。不过寨主的意思，还是希望我们找到适当的人，代表山寨去替他祝寿。

“名义是祝寿，实际是要联络王元振和我们联手抗敌。把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告诉他。”

葛南威道：“好，我去。只不知我能不能代表你们的山寨？”

沈匡说道：“咱们都是自己人，葛七侠你不用客气。不过我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最好——”

陈石星道：“我和云姑娘正要向你请命，让我们一起陪葛大哥前往如何？”沈匡笑道：“哦，原来你们已先有了这个意思？”

云瑚喜道：“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沈匡说道：“我本来就想请你们出马的。据我所知，令尊生前曾于王元振有恩，令尊和敝寨的渊源，王元振也是知道的。”

云瑚说道：“葛大哥刚刚说起，他的父亲生前和王元振也是知交。”

沈匡道：“所以我们决定由你们三个人一同前往，给他祝寿。陈少侠和云姑娘权充我们山寨的使用，葛七侠代表‘八仙’，这就显得更隆重了。”

楚青云道：“大事已经商量定妥，好，那么咱们该喝饯行酒啦！”

云瑚说道：“我们也想在今天动身。”

林逸士怔了一怔，说道：“王元振的六十寿辰是八月廿二，今天是七月廿六，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呢。你们前往太湖，有半个月时间已是绰绰有余，过几天动身也还不迟呀。”

云瑚笑道：“我在这里，你们又不许我找龙老贼报仇，实在等得气闷。我想趁这机会到江南去玩一趟，难得葛大哥又是扬州人，可以给我们作向导。”

林逸士这才瞿然一省，“原来七弟是想回家一转，我倒是一时糊涂了，忘记他是急于去找八妹的呢。”于是说道：“好的，反正你们留在这里，也没别的事情。”

席上沈匡把应该给陈石星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席散之后，便即分道扬镳。

云瑚为了旅途方便，女扮男装。她有了几次乔装打扮的经验，这次扮得更加像了。

三人快马加鞭，不过五六天，便跨过了河北山东两省，进入江苏境内。但见江南景色，果然名不虚传。正是：

日前曾折宫墙柳，又到江南赏桂花。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美景怆怀思旧侣　毒镖传信遇巫娘

驰目骋怀，但见田亩纵横，港汊交错，波光岚影，浅山如黛，处处都是山明水秀的江南美景，令人目不暇给。他们来自风砂刮地的北国，一旦到了这处处充满水乡情调的江南，不觉都是为之精神一爽。

云瑚忍不住心中的欢喜，曼声吟道：“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若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 ”

陈石星点了点头，说道：“ 这几句写江南山水的名词，真是传神纸上。咱们有幸得到江南，也如置身图画中了。 ”

云瑚笑道：“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这是把江南山水比作美人了。若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意境又深一层，那是说来到江南的行人，寻幽探胜，如访美人了。嗯，葛大哥，这几句恰似为你而写啊！不过，山水虽佳，也比不上心上人儿的美。葛大哥，这里的美景恐怕是留不住你了，咱们还是快点走吧。 ”

正行走间，忽见前面一骑快马，绝尘而过，转眼没了踪迹。陈石星不觉“ 咦 ”了一声。

云瑚道：“ 大哥，你怎么啦。可是前面这骑快马有令你起疑之处吗？ ”

“ 不错，我看那个人的背影，好像似曾相识！ ”

“ 他是谁呢？ ”忽地两人不约而同的嚷了起来：“ 好像是濮阳昆吾！ ”

云瑚思疑不定，半晌说道：“ 按照那天你们的看法，他是要留在京城给瓦刺‘ 卧底 ’的，为什么他要独自跑来苏州呢？ ”

葛南威抬头一看，说道：“ 前面有间茶亭，咱们进去喝一杯茶，顺便问问那个卖茶的老婆婆。说不定那个人曾在茶亭歇过。 ”

那是一间路边的茶亭，正当三岔路口。中间这条路通向苏州，两旁的小路则是通往小市镇的。

茶亭里，那个卖茶的老婆婆正和她的孙女儿说话。她的孙女儿是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虽然相隔半里之遥，但由于他们都是身具上乘武功的人，听觉比常人灵敏得多，茶亭里婆孙二人的谈话，他们却都是听见

那老婆婆敢情亦已看见了他们，说道：“ 咦，今天骑马路过的人倒是不少呀！ ”原来苏杭一带的人，一般比较文弱，骑马的人很少，出外大都是喜欢乘船的。

那小姑娘道：“ 男子汉骑马不稀奇，长得那么秀气的姑娘看来好像风吹得倒似，她也会骑马，我可还是第一次见到。 ”

葛南威听到这话，不觉心中一动，连忙快马加鞭过去。小姑娘拍手叫道：“ 啊，这匹马跑得真快！ ”心里在想，这几个客人赶路这样急，生意恐怕是一定做不成了。

心念未已，三匹坐骑突然就停在她的茶亭前面，倒是把她吓了一跳。

那老婆婆道：“ 客官，进来喝杯茶吧。我们这里还有酒菜卖的呢。 ”

陈石星走了进来，说道：“ 酒就不喝了，不过我们可以喝茶也付酒钱。 ”说罢，把二钱碎银递给那老婆婆。

老婆婆道：“ 没有这个规矩，你们只是喝茶，我怎能收你酒钱？ ”

葛南威道：“ 我们的话还未说完呢，我们虽不喝酒，却喜欢下酒的零食。你这里有鸭胗肝吗？ ”

老婆婆怔了一怔，“客官，原来你是本地人呀？贵姓？”原来葛南威说的是字正腔圆的苏州话。

葛南威道：“我姓葛，我这位朋友姓陈。我是扬州人，不过有亲戚在苏州，因此也在苏州住过。”

老婆婆道：“鸭胗肝是有的，可惜剩下的不多了，大概只值一钱银子。”

葛南威笑道：“不用算得那么清楚了，你都给了我吧。”

葛南威会说苏州话，那老婆婆对他登时亲切许多。喝过了一杯茶，葛南威道：“婆婆，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什么人？”

“有没有一位骑马的姑娘，曾打这里经过？”

“有呀，她骑着一匹白马，大约是一个时辰之前从这里经过的。”

那小姑娘插口道：“这位姑娘长得好美，她还会说苏州话呢。”

陈石星初时一愕，随即恍然大悟，“哦！原来他打听的是杜素素。不错，比较起来，当然是杜素素比濮阳昆吾更为紧要了。”

葛南威大喜道：“真的？她走的是哪一条路？”老婆婆道：“中间这条。”

葛南威道：“那一定是往苏州了。”

老婆婆道：“你和这位姑娘是——”葛南威道：“她是我的表妹，但我尚未知她今日也来苏州。”

那小姑娘笑道：“怪不得她的嗜好也是和你相同。”

葛南威怔了一怔，“什么嗜好相同？”

“和你一样，喜欢吃鸭胗肝。她来到这里，也只是喝茶而不喝酒，但临走的时候，却把鸭胗肝买了一大包。所以剩下来的就只有这么一丁点了。”

葛南威心里想道：“素素虽然吃鸭胗肝，但一向也并非特别喜欢吃它的。嗯，或许她是由于睹物思人的缘故吧。她知道我喜爱吃这种零食，是以一到苏州，虽然她自己吃不了这么多，也要买一大包了。”

那小姑娘又笑道：“那你赶快去追你的表妹吧，否则她就要给另外的人先追上了。”

葛南威愕然问道：“什么人也在追她？”

那小姑娘道：“一个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客人，不过他并没有进来喝茶，一听你的表妹刚走不久，他就马上追下去了。”

葛南威思疑不定，“这少年不知是谁？和我一般年纪的人，素素相识的朋友之中，可是只有一个石星大哥呀。嗯，说不定这个人是跟踪她的敌方鹰爪吧？”

小姑娘笑道：“你还呆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想早点见到表妹？”

老婆婆笑道：“小丫头多事，人家都不着急，要你着急？”

葛南威道：“婆婆，我还想打听一个人。”老婆婆道：“哦，你又打听什么人？”

葛南威道：“一个长相很特别的汉子。”当下把濮阳昆吾的面貌特征说给这老婆婆知道。

老婆婆道：“在你的表妹来过之后，是有一个大汉骑马经过，不过，他并没停下，马跑得飞快。我看不清楚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人。”

葛南威问道：“他走哪一条路？”老婆婆道：“他像是走左边的这条小路。”葛南威是怕杜素素会碰上濮阳昆吾的，听说濮阳昆吾是走小路，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

要打听的都打听了，于是三人便即离开茶亭。云瑚一面替他欢喜，一面却还有点疑惑，说道：“葛大哥，依你看，这位骑马的姑娘会不会真的是杜姐姐？”原来她是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不过不想令葛南威失望，是以不愿把自己的猜疑说出来。葛南威却甚为自信，说道：“我猜一定是她！”

到了苏州，葛南威道：“我先陪你们去找客店，再去找素素。苏州最好的客店是狮子林，就去狮子林吧。”

云瑚说道：“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找杜姐姐么？找到了她，咱们再去狮子林投宿。”

葛南威道：“她那远亲是小户人家，而且亦非江湖人物，咱们三骑马一起去她那里找人，恐怕会引起旁人注意，于她不便。”

云瑚听得他这么说，只好打消陪他先去找杜素素的念头了。

狮子林远离市区，葛南威带领他们前往，一面走一面给他们介绍狮子林那间园林客店的来历。

“这狮子可是苏州一个大大有名的地方！”葛南威先作一个“引子”。

云瑚说道：“听说它是苏州四大园林之一，对吗？”

葛南威道：“不仅如此，大约一百年前，张士诚在苏州称帝之时，还曾经把这狮子林建作他的行宫的。后来张士诚战死长江，狮子林被官家当作逆产处置；卖给商贾。落在当时有苏州一霸之称的九头狮子殷天鉴手中。”

云瑚道：“这段故事我曾听得爹爹说过。陈大哥，说起来这个殷天鉴和你也有多少牵连呢！”

陈石星诧道：“殷天鉴早已死了几十年吧，怎么和我会有牵连？”

云瑚道：“殷天鉴买下狮子林之后，把它变作了一个销金窝，将大好园林改为秦楼楚馆。你的师父张丹枫一次路过苏州，有意惩戒这苏州一霸，曾经大同过他这销金窝。殷天鉴输了几十万两银子给他，打架又给他打得重伤。听说后来殷天鉴就是因此气死，狮子林的秦楼赌馆也都关了门，渐渐又变回原来的面目了。”

陈石星笑道：“这件事情，我的师父可干得真是痛快，大好名园，怎么能给恶霸糟蹋，把它变作藏垢纳污之所呢？要是换上了我，我也会这样干的！”云瑚说道：“殷天鉴是给你的师父气死的，假如他的后人知道你是张丹枫的关门弟子，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恐怕他们不会忘记几十年的旧仇，要在你的身上报复吧？”

陈石星道：“哦，狮子林现在还是在他的后人手中吗？”

葛南威道，“不错，现在是在他的孙儿名叫殷纪的手中。他是在殷天鉴死后三十年，距今十年之前，把狮子林建作园林客店的。”

陈石星道：“这殷纪为人怎样？”

葛南威道：“听说不像他的祖父那样横行霸道，不过贪财好利却是免不了的。他建的这间园林客店是江南最出名的客店，专招待官商大贾或者给公子王孙作消闲歇暑居住的。俗语说：‘富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在他这间客店住一晚，恐怕也得花费穷汉的半年粮呢！”

陈石星道：“若然他只是贪财，并无大大的恶行的话，咱们倒也不用理会他。”

葛南威笑道：“他们怎会知道陈大哥是张大侠的关门弟子？再说殷纪也不会在客店里做掌柜的，料想也不会碰上他的。咱们尽管去那里投宿，无须顾虑。”云瑚笑道，“咱们也不是怕他报复的人，不过说起了狮子林，我就

顺便把这故事讲给陈大哥听罢了。”说话之间，不知不觉来到了狮子林了。

这间园林客店果然非同凡响，气派豪华。他们先向着门的人问清楚有房间之后，葛南威打赏了他一两银子，他才肯带领客人进去。

踏进园门，便是一条绵延曲折的长廊，两面壁上，有历代的书法碑帖无数，一块块嵌在壁上。只是园林主人不知保护，已现出剥落模糊的痕迹。三人从这长廊走过，不禁心中慨叹。

走出长廊，游目四顾，但见林木掩映，花草扶疏。一间间的房舍，参差错落，在房舍之间，又有假山、荷池、茶圃。亭台之类的建筑物点缀其间，有如星罗棋布，伊著画图。

看门人把他们带到“知客处”，这才见到客店的执事出来给他们安排房间。

他们三人要了两间房间，管帐房的执事向他们仔细打量一番，见他们都是书生打扮，衣饰虽然不算华丽，看来也像富家子弟模样，这才开口说话。

“我们这里是没有房间出租的！”管帐房的执事打量了他们一番，淡淡说道。

葛南威怔了一怔，说道：“刚才我们是问清楚了你们那位看门大叔，说是有房间的。”

执事这才慢条斯理的说道：“他大概没有和你们说明白这里租房的规矩吧？”

葛南威道：“什么规矩？”

帐房的执事道：“我们这里不是按房间出租的，要租就是一幢房子。我给你们一幢有楼房的好不好？楼上楼下各有一间房间、一间客厅。你们三人住正好合适。”

葛甫威道：“好，那么我们暂定住两天吧。”帐房的执事道。“我们的规矩是房钱先付的，每天十两银子。你们的坐骑每匹每天另加一两银子的照料费用。马厩的租钱和草料都包括在内。”

当时的物价，一担白米不过二两银子，十两银子已经足够一个穷汉的一年食用有余。陈石星不觉暗暗咋舌。

葛南威拿出一锭金子，帐房执事掂了掂重量，说道：“这锭金子重三两五钱，市值三十五两银子。”葛南威道：“不用找赎了，多下来的给你！”

帐房执事见他出手阔绰，这才另眼相看，眉开眼笑的说道：“你们要吃什么东西，可以预先吩咐。我们这里有能弄各种菜式的名厨。”

葛南威道：“他们两个在这里吃晚饭，我还要出去一趟。可能晚一点才回来。”

帐房执事说道：“好的，这面铜牌请你藏好。随便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葛南威笑道：“你们的规矩真严！”

帐房执事陪笑道：“这也是为了保障住客的安宁，有了这面证明是住客身份的铜牌，就不怕有闲杂人等冒充住客混进来了。”当下叫来几个伙计把他们的坐骑牵去马厩，另外派人带领他们到那幢房子去。

那幢房子在两座假山中间，面临荷塘，风景幽美，更合他们心意的是，在这个小角落里，只有他们这幢房子。葛南威放下行囊，便即出去找杜素素那位远亲。

陈云二人吃过晚饭，等到约二更时分，仍然未见葛南威回来。

陈石星道：“瑚妹，你先上楼睡吧。”

云瑚笑道：“现在要我睡也睡不着的。我在等着葛大哥把好。消息带回来呢。”刚刚说完这句话，就隐隐听得一声马嘶。

云瑚说道：“咦，怎的这么晚了还有客人投宿？”要知道这间园林客店不比别的客店，它是远离市区，专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歇足享乐的，天黑之后方始入城的客人该是属于必须赶路的那类客人，这类客人按说必然是在城里的客店投宿的。是以江湖经验虽然并非十分丰富的云瑚，也觉得有点奇怪了。

陈石星道：“他这匹坐骑倒是非同凡俗的骏马！”当下伏地听声。

他们这幢房子和“知客处”距离甚远，但因他们二人都是具有上乘内功的人，听觉异于常人，伏地听声，还是隐约听得见那边说话的声音。

“这匹坐骑你们必须给我好好照料。我要两幢房子！”那客人道。

“是，是！小的会吩咐他们小心照料的了，难得你大爷驾到——”掌柜的说道。他活犹未了，那客人就哼了一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就行了，不必，不必——”底下的话他压低了声音，陈石星可是听不见了。

过了一会，又听得那客人道：“我向你打听两个人——”陈石星竖起耳朵，凝神细听，可惜还是听不清楚，只隐隐听见那帐房执事说了三个字：“啊——白马——”

云瑚说道，“这客人的声音似曾相识，但一时却想不起他是何人。掌柜对他如此恭敬，看来定必大有来头！”

陈石星道：“他在查问两个人呢，不知是否冲着咱们来的？”

“是吗？他怎样查问，我可听不清楚。”

“我也听得不清楚，不过那掌柜的似乎说了白马二字。”

云瑚好像吃了一惊，半晌说道：“白马？那么猜测掌柜回答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他所要查问的人，最少有一个是骑着白马的了。”

“那又怎样？”

“若然这意思猜得不错，那么他所要找的就不是咱们了。”

刚说到这里，他们又听见了马嘶之声了。是三匹马的嘶叫声。

陈石星道：“好像是三匹马在打架。是在马厩里打架！因为要是从外面来的话，咱们应该听得见蹄声得得。”

他在说话，云瑚则在低首沉思。

陈石星悄声问道：“瑚妹，你在想什么？”

云瑚说道：“他们说的白马，不知是一匹还是两匹？”

陈石星笑道：“这有什么关系？”

云瑚心有所疑，尚未宣之于口，“知客处”那边说话的声音又听得见了。

是刚才把那客人的坐骑牵去马厩的伙计跑了回来，说道“不好，大爷，你，你那匹坐骑——”从声音可以听得出他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那客人喝道：“我的坐骑怎样？”

那伙计道：“它给两匹白马踢了出来，如今发了狂性，在园中乱跑。我，我降服不了它！”

云瑚一呼，大喜说道：“果然是两匹白马！”

陈石星却是颇为惊异，“那客人的坐骑是非同凡俗的骏马，怎的斗不过那两匹马呢？”

云瑚笑道：“你怎知道那两匹白马不是更为神骏？”

陈石星摇了摇手，示意叫她凝神细听那边的说话。他对云瑚刚才说的这

句话好像并不怎么留心，而是在想着另一件事情似的。

那个客人果然也像陈石星一样，颇为惊异，说道；“有这样的事？我们的火龙驹性子最暴，它不欺负别人的坐骑也还罢了，怎的反而会给别人的坐骑欺负？”那伙计道：“禀大爷，大爷你没说错，是你的坐骑先欺负人家，但却打不过那两匹白马。”

“奇怪，火龙驹竟会打输，它受伤没有？”

“不知道，如今它正发狂似的乱跑，我不敢上前去看。”

帐房执事也似乎是给这件意外的事情吓得慌了，结结巴巴的说道：“它还能乱跑，大概受伤也不会重的。大爷，你，你要不要找那两匹白马的主人理论？”

那客人道：“畜牲打架，无理可喻。打架嘛，不是赢就是输，有什么好‘理论，的？待我去把火龙驹驯服就是了。”

帐房执事如释重负，连忙阿谀奉承：“大爷宽容海量，小人佩服之至。待会让我给大爷腾出一个马棚，只给大爷的坐骑使用。”

帐房执事和伙计陪那客人去驯服坐骑，他们的说话也就听不见了。

陈石星和云瑚都是若有所思，陈石星忽地一拍大腿，“我知道了！”

云瑚问道：“你知道了什么？”陈石星道：“是麦武威！”

云瑚道：“他是淮阳帮的帮主，淮阳帮是江南最大的水路黑帮，他这次回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要回老家呢！”

陈石星瞿然一省，“不错。濮阳昆吾也在这个时候出现——”

云瑚道：“对，他要两幢房子，想必就是准备留给濮阳昆吾的了。”

此时已是将近三更时分了，仍然未见葛南威回来。

陈石星道：“咱们先去打探一下动静，回来再等葛大哥。”

两人悄悄出去，绕过假山，忽地有一阵风吹来，云瑚迎着风头，小声道：“大哥，风中有股异味，你嗅得出是什么气味么？”陈石星道：“有点儿臭，好像是马粪的气味。”

“刚才那马嘶之声也是从那边传来，我过去看看。”

“你想去看看那匹白马？”

“不错。”

“人比马紧要，咱们先找到了麦武威再去理四只脚畜牲的闲事。”

云瑚笑道：“这两匹白马可能比麦武威还更紧要呢！找麦武威还要逐屋窥探，这两匹白马却是一找就着的。”

陈石星心中一动，“好，不让你去，你不会死心。你去马厩察看，我在这里给你把风。”

云瑚悄悄走到马房旁边，尚未曾踏进去，那两匹白马好像已经知道是她来了，同时嘶鸣起来，把头伸出房外。看它们那副欢喜跳跃的样子，几乎想要越栏而出。云瑚伸手进去，轻轻抚摸它们，笑道：“你们真有灵性，没忘记我。”那两匹白马伸

出头来与她挨擦，当真如同见着老朋友一般，欢嘶不已。

她匆匆跑回原处，只见陈石星也在迎着她走过来，神情有点古怪，两人不约而同的互问对方，“你发现什么没有？”“你先说，”“你先说！”

结果还是云瑚先说：“陈大哥，我见着那两匹白马了，你也认识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呢！”

陈石星呆了一呆，“是老朋友？”

“你不仅认识它们，而且还曾骑过其中一匹白马的。”

“啊，原来是江南双侠那两匹白马！”

“是呀，你没想到吧？你说这两匹白马是不是比麦武威更为紧要？”

“江南双侠在金刀寨主那儿，他们的白马则留在北京，怎能这样快就来到苏州呢？”

云瑚道：“你忘记了沈周两位头领是和咱们同一天离开北京，赶回山寨的吗？”

陈石星得她提醒，笑道：“你说得对。我真糊涂，这样简单的事情，竟然脑筋转不过弯来。一定是段大哥趁沈周二位头领回山之便，托他们骑这两匹白马回去交还江南双侠。江南双侠是苏州人，听得咱们要去给王元振贺寿，因此他们也就向金刀寨主请命，并辔南归了。正因为他们得回这两匹神骏的坐骑，所以才能赶在咱们的前头来到。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那么，我刚才看见的人一定就是他们了！”

云瑚又惊又喜，说道：“你已经见着他们了？”陈石星道：“我见着他们，他们却未见着我。不过你却是恐怕给他们看见了。”

原来刚才在那两匹白马不住嘶鸣的时候，陈石星发现两个人影似乎是想跑向马厩的那边，云瑚一出来，那两个人又缩回去了。

云瑚道：“他们可能是恐怕坐骑被盗，故而出来窥探。大哥，咱们现在怎办，是先去找他们呢，还是先去找麦武威？”

“我已经知道他们是住在那里了。喏，就是那幢房子，我是看着他们进去的。”那幢房子夹在两座假山之间，坐落一片竹林之中，也是像陈云二人的住处一样，自成一个角落的，云瑚和江南双侠中的女侠钟毓秀乃是姐妹之交，说道：“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的住处，那还是先去找他们吧。听麦武威与和那掌柜的言语，麦武威可能正是追踪他们呢。咱们可得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云瑚想起一事，“大哥，江南双侠来到虽是喜事一桩，但对葛大哥来说，却恐怕是要令他失望了。”

陈石星道：“不错，茶亭老婆婆说的那位骑着白马会说苏州话的姑娘恐怕十九是钟女侠，不会是杜素素。”

云瑚说道：“葛大哥是错把冯京作马凉。但这么一来，我却有点为他担心了。他找不着杜姐姐应该很快回来的，为什么此刻还未回来？”

说至此处，忽地发现两条人影。

陈石星忙把云瑚一拉，躲藏起来。在她耳边悄悄说来：“来的是麦武威！”云瑚尚未看得清楚，伏下身躯，小声问道：“另一个呢？”陈石星道：“不知道。但看样子不是濮阳昆吾。”

陈石星道：“你先进去，待我打发他们。”他担心江南双侠贸然出来，万一把事情闹大，打草惊蛇，反为不妙。故而先叫云瑚进去，以防江南双侠轻举妄动。

麦武威和那个人走得更近了。他们正在咬着耳朵说话，但却瞒不过陈石星的伏地听声。

只听得那人问道：“老麦，你不会认错人吧，可别闹出笑话才好。”

麦武威道：“我虽然没有见过郭英扬这小子和钟毓秀这丫头，但他们骑的白马，却是江湖罕见的名驹，敝帮的弟兄纵然会认错人，也不会认错马。”

那人轻轻笑道：“这也说得是。咱们冲着这两匹马，纵然‘点子’不是

什么江南双侠，也值得我这趟出手了。”

“不过有件事情我可得提醒你，咱们不能在狮子林把事情闹开，惊动别的客人。”

“你是怕连累了主人，败了他的生意吗？你放心，这点交情，我会放给老殷的。”

“不只是为了殷纪的这盘生意，咱们还要借他这个地方做钓鱼台，放长线，钓大鱼呢，再过半个月就是王元振的寿辰，料想会有不少江湖上的成名人物赶来给他贺寿，这些人多半会来这里投宿。要是咱们闹大了事情，给外人知道，消息一传开去，那些人就不会来这里，也会知道老殷和咱们的关系了。”

“嗯，把狮子林当作钓鱼台，放长线，钓大鱼，这是龙大人交下的锦囊妙计吧？”

“正是。你莫瞧龙大人目前似乎失势，他最善揣摸皇上的心思，将来必定还有重用之日的。”

“我怎敢小觑龙大人，嘿嘿，告诉你吧，符总管也是这么交代我的。”

“真的吗，那他们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那人说道：“言归正传，依你之见，待会儿咱们应该如何行事，方始最为适当？”

麦武威道：“最好是一击得手，别让他们叫出声就擒了他们。不过江南双侠武功不弱，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使用鸡鸣五鼓返魂香？”

那人似乎不大高兴，说道：“用迷香这种手段，是江湖下三滥所为，有失咱们身份。郭英扬和钟毓秀虽然号称什么江南双侠，可还不曾放在我的心上。”

陈石星听到这里，心里想道：“这人倒是好大的口气，身份也似乎比麦武威还高一些。”

陈石星从他们的谈话中，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原来他们一个是受龙丈光差遣，一个是奉了符坚城之命，要来算计给王元振贺寿的客人的。今晚碰上了我，我是决计不能让他们打响这个如意算盘了。不过，怎样对付这两个家伙方始最为恰当呢？”要知他也是不愿打草蛇，把事情闹大的。

心念未已，麦武威和那个人已是走近他的藏身之处了。陈石星蓦地得了一个主意：“我何不冒充更夫，先给他们吃个哑吧亏！”他的构想是点了这两个人的穴道，抛进荷花池去。让别人猜疑是更夫作了这件事情，方始发现这两人身份故而不敢禀告执事的。主意一定，陈石星倏的就跳出来，沉声喝道：“好大胆的毛贼！”

陈石星捏着嗓子说话，他是经过了改容易貌的，且又是在黑夜之中，麦武威哪里认得出他。

果然不出所料，麦武威以为他是更夫，连忙低声说道：“别嚷，我是麦——”陈石星出手何等快捷，麦武威话犹未了，已是给他一把抓住。

麦武威身为一帮之主，武功原也不弱，百忙中一个“脱袍解甲”，肩头一矮，双臂反振，想把陈石星甩开，但究竟吃亏在失了先机，陈石星出手如电，顺势一带，双指用力一捏，所捏的部位恰是脉门，麦武威登时晕了过去。

这几下子兔起鹘落，从陈石星跃出突袭，到麦武威束手就擒，不过是刹那间事。但和麦武威一起的那个人动作也是快极，就在陈石星正想去对付他

的时候，那人已是先自一掌向他当头劈下来了。

这一掌来得有如迅雷闪电，劈来的方位又是恰到好处，在这瞬息之间，叫陈石星根本来不及把麦武威推向前去当作盾牌。

陈石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对方的掌风袭到，便知道确实是个劲敌，只好放开了麦武威，霍的一个“凤点头”，避招进招，硬接他一掌。

双掌相交，声如郁雷。陈石星只觉一股极为刚猛的力道，排山倒海而来，竟不由自己的倒退数步。

那人“咦”了一声，似乎对陈石星的本领也是感到诧异无比，沉声喝道：“你是谁？”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跨步向前，五指一拢。改用大力鹰爪功向陈石星左肩的琵琶骨径抓下去。

陈石星哪能让他再占先手，左掌右指，迅速还招。只听得又是“蓬”的一声，这一次陈石星给对方的掌力震得更为厉害，退出七八步，足尖点地，打了两个盘旋，方能稳住身形。

那人也发出了一声尖叫，声音虽然不大，却是刺耳非常。原来这次交手，陈石星固然讨不了半点便宜，但这人却也吃了不大不小的亏，认真说来，乃是两败俱伤之局。陈石星那招掌指兼施，掌力虽然敌不过对方，但陈石星以指代剑，使出了无名剑法的“玄鸟划砂”，黑夜中那人根本想不到陈石星会使这种奇妙的招数，虎口给他戳个正着。

那人只觉虎口一阵酸麻，一条手臂已是不能动弹，这一惊非同小可。

此时那人当然知道陈石星不是更夫了，但正因不知他的来头，吃惊更甚。他本是不敢声张的，此时哪里还敢恋战，连忙抓起了业已不省人事的麦武威，一个转身，如飞疾走。

陈石星打了两个盘旋，方能稳住身形。待他站得稳脚步之时，那人的背影早已看不见了。

陈石星这一惊比那人更甚，暗自想道：“这人背着麦武威，虎口又是给我截个正着，他居然还跑得这么快，功力之高，确是还远在我之上！”

云瑚尚未走进那间房子。此时她看见那人已经背了麦武威逃跑，而陈石星却未走来，连忙迎上前去，低声问道：“大哥，你怎么啦？”

陈石星运气三转，胸口己是舒服许多，说道：“还好，侥幸没受内伤。”

云瑚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但听陈石星的口气，似乎还是吃了亏的，吃惊更甚，“那人真的很厉害么？”

陈石星苦笑道：“初时我以为他是胡乱吹牛，哪知他确是有几分真实的本领。说老实话，他是我有生以来从所未遇的强手。论功力似乎还在大内总管符坚城与御林军统领穆士杰之上。和那瓦刺国师弥罗法师相比，恐怕也是伯仲之间而已。不过我固然吃了他的亏，他也吃了我的亏，他给我戳着虎口，受的伤未必在我之下。”

云瑚道：“那么你赶快进去歇一歇。你能够施展轻功吗，要是不能，就让我先进去叫他们开门。”

陈石星道：“让我试试，你拉我一把吧。”张丹枫所创的轻功身法之中，有个身法名为“比翼双飞”，是两个人手拉着手同时跃起的，以强辅弱，可以跳跃得更高更远。

哪知两人手牵着手，云瑚尚未发力，便觉身子一轻，已是腾空而起。本来是她要帮助陈石星，反而变成了陈石星拉她一把了。她这才知道，陈石星的功力果然并未受到损伤。

他们翩如飞鸟般的掠过墙头，正当他们的脚尖将要着地之际，忽觉微风飒然，两柄长剑分别向他们指到。

陈石星听风辨向，知道剑尖是指向他胁下的“ 志堂穴 ”，“ 志堂穴 ”乃是麻穴，看来这人的用意只是想把他生擒，并非想制他于死地。

陈石星当然知道这人是谁，心知这人误会他是敌人，不过出手仍是极有分寸，于是也就轻轻用力，中指轻轻一弹，使出“ 弹指神通 ”的功夫，把那柄长剑弹开。

云瑚则是用家传的穿花绕树身法，一闪闪开。

他们各自显露了一手对方所熟悉的功夫，那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是“ 咦 ”了一声。

云瑚低声说道：“ 钟姐姐，别嚷，是我和陈大哥！ ”

这两个人果然是江南双侠。他们听得外面声息，早已埋伏在院子里了。

钟毓秀又惊又喜，说道：“ 云妹子，原来是你，你怎么变成了个俊小子啦？但好像还有两个人的，那两个人又是谁？哪里去了？ ”

云瑚说道：“ 那两个人是来暗算你们的，给陈大哥打跑了。 ”

郭英扬吃了一惊，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

陈石星道：“ 说来话长，咱们进去说吧。 ”

进了房间，郭英扬点燃油灯，看见陈石星还有未抹得干净的血迹，不禁又是一惊，说道：“ 陈大哥，你受了伤了。 ”

陈石星道：“ 吃了一点点小小的亏，还未至于到受伤的地步。 ”

郭英扬见他刚才能够施展“ 弹指神通 ”的功夫，知道他说的乃是真话，笑道：“ 不错，是我过虑了。以你的本领，天下能够令你受伤的也没几人。不过这人能够在你手下逃脱也大不易，他是谁呢？ ”

于是陈石星先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

郭英扬道：“ 原来你们是碰上了淮阳帮的帮主麦武威。 ”

钟毓秀道：“ 其实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陈大哥，多亏你在暗中相助，否则我们只怕难逃他的暗算。 ”

陈石星道：“ 麦武威尚不足为惧，他那同伴，倒当真是个劲敌。 ”

郭英扬担忧道：“ 出了这件事情，咱们的身份是不能遮瞒

钟毓秀道：“ 那么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走？ ”

陈石星道：“ 这是非之地，咱们当然要离开的。不过也无须如此着急。 ”当下把偷听到的麦武威和那个人的说话转述给他们知道。

郭英扬道：“ 哼，原来他们是要借狮子林来作钓鱼台，放长线，钓大鱼，用心倒是真个狠毒哪！ ”

云瑚想起一事，说道：“ 钟姐姐，昨天你是不是曾经在一间路旁的茶馆歇足了，买了一包鸭胗肝？ ”

钟毓秀道：“ 不错，我自小喜欢这种零食，所以这次一回家乡，未曾入城我就买来吃了。 ”

云瑚说道：“ 郭大哥当时没有和你一起，是吗？ ”

钟毓秀道：“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云瑚说道：“ 茶馆那老婆婆告诉我的。 ”

钟毓秀道：“ 不错，英扬是为了追踪几个可疑的人物，在三岔路口，与我分道而行的。他大概去了半日方始返回与我会合。 ”

云瑚说道：“ 郭大哥，你追踪什么可疑的人物？ ”

郭英扬道：“ 巫山帮。 ”
云瑚怔了怔，问道：“ 是擅于使用毒药暗器的巫山帮吗？我好像听金刀寨主提过这个帮会，不过知得不大清楚。 ”
郭英扬道：“ 巫山帮是四川一个小帮会，不过名气倒不小。你说得不错，他们是以擅于使用毒药暗器闻名江湖的。舵主是个女的，名叫巫三娘子。她的行事介乎正邪之间。 ”
陈石星道：“ 这样的人物，难道也是来给王元振拜寿？ ”
郭英扬道：“ 是呀，我也是有此怀疑。所以当我在路上发现这帮人的行踪时，就不觉起了好奇之心，想追上看个清楚是不是那巫三娘子了。 ”
云瑚道：“ 你和她本是认识的吗？我好像从未听你说过。 ”
郭英扬道：“ 我认识她，她不识我。 ”云瑚道：“ 为什么？ ”郭英扬道：“ 金刀寨主曾经把她的相貌告诉我，她的长相是颇为有点特别的，长得有几分像男人，鬓边有一道约三寸长的刀疤。 ”
陈石星道：“ 结果你追上没有，是不是她？ ”
郭英扬道：“ 到了三岔路口，我们不知她走的是哪条路。因此我就与毓秀分道而行。结果我走第一条小路，不过半枝香时刻就追上那伙人了。巫三娘子是在那伙人中间。我不想引起她的太大疑心，我是在跑过他们的前头之后，兜另外一个圈子回到原路来的。我的马跑得很快，在经过她的身旁之时，匆匆瞧她一眼，瞧她神色，大概亦已对我略起疑心的了。 ”
钟毓秀道：“ 我对她才起疑心呢，她远在四川，不知何以会在苏州出现？ ”
郭英扬也想起一事，“ 对啦，我听得沈周两位头领说，他说葛南威是和你们一离京，准备回家去找他的未婚妻，随后也要上太湖的西洞庭山给王元振拜寿，是吗？ ”陈石星道：“ 是的。 ”郭英扬道：“ 那么，他现在是独自到扬州去了，还是—— ”
陈石星道：“ 他和我们一起在这狮子林投宿。不过，如今却不在这儿。 ”
钟毓秀道：“ 怪不得不见他，他到哪里去了？ ”
陈石星道：“ 他去找杜素素在苏州的一位亲戚，打听她的消息。 ”
钟毓秀瞿然一省，笑了起来：“ 怪不得你们向那位茶馆老婆婆问得那样仔细，敢情葛南威疑心我是杜素素了？ ”
郭英扬不觉吃了一惊，说道：“ 他当然不会找到杜素素的，那么说来，他应该早就回到狮子林了。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 ”
陈石星道：“ 我们是听到更夫打了三更，才出来的。那时葛大哥尚未回来。 ”
云瑚说道：“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回来了，咱们回房间去看一看吧。 ”
郭、钟二人不便和他们一起去，郭英扬道：“ 要是葛大哥回来了，请你们和他过来。 ”
陈石星：“ 就快天亮了，不如等待天亮我再过来你们这里吧。 ”郭英扬道：“ 这样也好，免得你们晚上走来走去，万一给巡夜的人发觉，会惹起猜疑。 ”陈石星听他口气，料想他们亦已知道这间园林客店的来头。但已无暇和他们再谈下去了。
陈石星和云瑚回到住所，和出去的时候一样，悄悄翻过墙头。他们先回到楼下原定给陈石星和葛南威同住的那间房间。
刚踏进房门，只觉微风飒然，像一根长形的兵器点到了陈石星的肩井穴。
陈石星双指一挟，低声说道：“ 葛大哥，是我！ ”葛南威用的是惊神笔

法，陈石星一接触便知道是他了。双指一摸，果然也察觉得到是他的那管玉萧。

葛南威点燃灯火，“你们去了哪里？为什么现在才回来？我不知你们出了什么事情，刚才还疑心是有人又来偷袭呢。”

陈石星听得“又来偷袭”四字，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你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回来的时候，被人偷袭？”

“是曾碰上偷袭，但不是在狮子林。偷袭的人大概也无意伤我性命的，所以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无关紧要，你们不用担心。”

“是怎么一回事情？你赶快告诉我们吧！”

葛南威道：“我更急于知道你们半夜出去，是怎么一回事情？你先扼要告诉我一些，我才能安心。”陈石星道：“好，那么我先说两件事给你听，第二、我们碰上了麦武威和另外一个不知名的高手，第二、江南双侠也是住在这间酒店，我们刚刚从他们的住所回来。因为和他们谈了许久，所以现在才回来的。”

葛南威又是欢喜，又是失望，“看来我是把钟女侠误当素素了。他们带来了什么消息？麦武戚碰上你们，后来又怎么样？”

陈石星道：“这些事慢慢再说，你先说说你的遭遇吧。”他已经注意到葛南威的面色似乎有点和平常不一样了。

葛南威道：“我找到素素那位远亲，她说根本就不知道素素是否来了苏州。我很失望，马上回来。

“走到离狮子林约莫三数里地，忽然碰到暗器偷袭，我避过了一枚，却给第二枚打着。偷袭的人轻功甚好，我中了暗器，也不敢追得太远，追不上那人，只好先行疗伤。”

陈石星听说他中了暗器，不由得吃了一惊，“你中了什么暗器，伤得怎样？”

葛南威道：“不要紧，只不过是擦损了一点皮肉的轻伤。不过，这枚暗器却是大有来头。喏，你们瞧，就是这枚暗器。”

陈云二人在灯光下仔细察视，只见这枚暗器，形状好似一只小小的蝴蝶，翅膀薄如蝉翼，两边锋利。葛南威的衣裳就是因此被它割破，以致伤了一点皮肉的。

云瑚反复把玩，看了又看，沉吟说道：“这种蝴蝶镖倒是少见，葛大哥，你们八仙见识广，想必你未曾见过，也会听别人说过。可知道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的暗器么？”

葛南威缓缓说道：“你们可听过巫山帮的名头么？”

云瑚吃了一惊，“你说的是擅于使用毒药暗器的巫山派？江南双侠刚刚和我们谈过这个巫山派的来历。”

葛南威道：“不错。这枚蝴蝶镖正是巫山帮女帮主巫三娘子的独门暗器！”

陈石星这一惊非同小可，“巫三娘子的独门暗器，那可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我还有家师留下来给我的两颗碧灵丹——”碧灵丹是用天山雪莲作为主药制炼的药丸，功能法除百毒，是最为难得的解毒灵药。

葛南威微笑说道：“多谢陈兄好意，但这点轻伤，却还用不着如此珍贵的灵丹；虽然暗器是巫三娘子所发，这枚蝴蝶镖却是没有毒的。我敷了金创药，早已没事了。”

云瑚诧异道：“巫三娘子的独门暗器竟然没有喂毒，倒是奇闻。”

葛南威道，“所以我说，她大概是并没存心要我性命的。”云瑚说道：“那她是为了什么？”

葛南威道：“我也猜想不透。对啦，你刚才说江南双侠和你们谈过这个巫山帮的来历，为什么他们忽然提起巫山帮来呢？”陈石星道：“他们曾经在路上碰上巫山帮，就是今天的事。巫三娘子是和我们差不多一个时候来到苏州的。”当下把江南双侠与巫山帮遭遇的经过，转述给葛南威知道。

“巫山帮远在川西，本来是很少足迹踏出三峡以外的，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苏州呢？在江南双侠和我们谈论的时候，我们都是猜想不透，如今可明白了，原来是来暗算葛大哥你的！”云瑚说道。

云瑚道：“他们的行径也真古怪，既然不想害死葛大哥，他们何必冒这样大的风险，和‘八仙’结下冤仇？”

葛南威道：“我也猜想不透，不过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和巫山帮有关的事。”

陈云二人齐声问道：“什么事情？”

葛南威未曾说话，先闭上眼睛，似乎是在凝神静听。陈石星道：“外面并无夜行人声息。”

葛南威低声道：“现在外面是没人偷听。但咱们是在对咱们可能不怀好意的段纪所开的客店之中，可不能不分外小心。咱们还是到楼上去说吧，以免隔墙有耳。”

陈云二人见他如此紧张，不知他碰上的是什么事情，心中不觉也是有点惴惴不安了。

到了楼上那间房间，葛南威关上窗门，这才继续说道：“我回到客店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四更天了。我拿出铜牌，看门人验过，便即开门。”

云瑚笑道：“那看门人见你这样迟方始回来，一定是甚为惊异了？”

葛南威道：“感到惊异的是我，不是他！”

云瑚道：“为什么？”

葛南威道：“园门一打开，就有一个人在等着迎接我了。你猜是谁？”

云瑚急于知道，说道：“我怎么猜得着，还是你赶快告诉我吧，究竟是谁？”

葛南威道：“是那掌柜！”

云瑚诧道：“确是意想不到，那掌柜架子好大，居然会在四更天还在给你等门。嗯，大概因为你给了他那锭金子的缘故吧？”

葛南威笑道：“这锭金子或许可令他不小看咱们，但料想他还不至于为了这锭金子就要奉承咱们的。”

葛南威继续说道：“掌柜恭恭敬敬的对我说：‘葛爷，你回来了，我出迎得迟，请葛爷恕罪。’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睡觉？他说：‘我是专诚等候葛爷你回来的呀！’我说：不敢当。此时我已起了一点疑心，于是便和他握手以示谢意。”

陈石星道：“你是借握手为礼，试他功力吧？”

葛南威道：“不错。”陈石星道：“试出如何？”葛南威道：“深不可测！”

陈石星吃了一惊，“这掌柜貌不惊人，原来居然也是个武学高手么？”

葛南威道：“或许这是因为小弟功力太浅而又刚受了一点伤的缘故，这才感到他是深不可测的。要是陈大哥去试他，那当然是不同了。我试他的时候，开始用三分力道，渐渐加到了八九分，他还是丝毫未觉的样子，脸上只

是笑嘻嘻的请我别要客气。不过他也没有运劲反击。”

陈石星道：“纵然葛兄是刚受了伤试他功力，但他有这样的功夫，那也算得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了。后来怎样？”

“后来他请我到他的帐房谈话，说是有紧要的事奉告。”

“当时我猜疑不定，但想听一听他说的是什么一回事情那也无妨，于是便跟他进去。”

说至此处，葛南威拿出一张请帖，然后说道：“坐定之后，他拿出这张请帖，说是他的主人明天请我赴宴。”

请贴上写的只是葛南威一个人的名字，陈石星打开一看，里面也只是寥寥两行“谨订于某月某日敬具薄酌候光”的请客套语。下面署名则是殷纪。陈石星道：“哦，原来他已经知道了你是‘八仙’中的葛七侠的身份了，怪不得要讨好你啦。”

云瑚说道：“好在他们还未知道我和陈大哥的身份。”她是这样想的，假如段纪都知道了的话，他就不会只请葛南威一个人了。

葛南威继续说道：“我知道已是无法掩饰自己的身份，但想殷纪也未必就敢和‘八仙”结怨。当下我试探他的口风：‘只是请我一个人么？’”

那掌柜的说道：“对不住，敝主人吩咐下来，这张请帖只是给葛七侠的。而且希望这件事情，葛七侠莫要告诉别人，包括你那两位朋友在内。”

云瑚笑道：“他要你不要说的这句话，你也对我们说了。但我却不懂他为何要做得这样鬼鬼祟祟？”陈石星和云瑚一样，隐隐感到殷纪这一次的请客可能是藏有阴谋了。葛南威道：“是啊，当时我对他们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也是有点气怒，但正当我要说出推辞的说话之时，那掌柜已是又拿出了两件东西，说道：‘这是敝主人送给葛七侠的！’这一下可令得我登时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是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件，你仔细瞧瞧。”

云瑚“咦”了一声：“这不就是巫三娘子那枚独门暗器蝴蝶镖吗，你又拿出来干嘛？”

葛南威笑道：“这是淬过毒药的见血封喉的蝴蝶镖，你可千万小心，别给他割伤了弄出血来。那一枚才是刚才你们见过的无毒的蝴蝶镖。”

云瑚把两枚蝴蝶镖放在一起，仔细察看，这才看出其中的些微分别，有毒的蝴蝶镖翅膀上略带紫色。

云瑚诧道：“殷纪把巫三娘子的毒镖送给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再看第二件礼物。”

这次他拿出来的是一支玉簪。

云瑚说道：“这是上等翠玉，手工也很精巧。嗯，毒镖加上玉簪，殷纪送给你的这份礼物可不轻啊！你猜得到他的用意么？”

葛南威道：“猜到了。”云瑚道：“是何用意？”葛南威缓缓说道：“这是素素插在头上的那根玉簪。”

云瑚这恍然大悟，“我也猜到了他们的用意了。殷纪是借这两件礼物向你暗示，杜姐姐如今是落在巫山帮的手中。你要救杜姐姐，就必须就范。”

葛南威苦笑道：“是呀，看来殷纪和巫山帮已是做了一伙，用素素来要挟我。就只不知他们要在我的身上图谋什么。”

陈石星道：“他们只许你一个人去，还不许你告诉我们，不问可知，那

是怕动起武来于他不利了。”

云瑚说道：“殷纪是不是请你到他家中赴宴？”她是在想，只要知道殷家的地址，她和陈石星就可以偷偷前去应援。

葛南威道：“不知道。那掌柜说，到时自会有人领我去的。他叫我找个借口离开你们。”他也猜到了云瑚的想法，跟着说道：“素素假如真的业已落在他们手中，你们去了也没有用。”正是：

此去不知凶与吉，单身约会女魔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覆雨翻云施诡计　图穷匕现斗魔头

陈石星和云瑚同声问道：“ 那未，你决定去是不去？ ”

葛南威踌躇未决，“ 依你们之见呢？ ”

云瑚说道：“ 只怕他们是害了杜姐姐还要害你。 ”葛南威道：“ 不过，假如他们要取我的性命的话，却是不用费这么大的心机的。第一、巫三娘子偷袭之时，早就可以改用毒镖伤我性命；第二、只凭那掌柜的武功，刚才要是他突然下毒手的话，我也一定会伤在他的掌下的。 ”

陈石星想了一想，“ 你说得不错，看来他们的本意并非要你的性命，但恐怕另有更狠毒的阴谋，非逼你答应他们一些什么不可。 ”葛南威道：“ 不过，素素落在他们的手中，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陈云二人都点头道：“ 这个当然！ ”葛南威心意已决，说道：“ 所以这个险我是决定非冒不可！ ”

陈石星隐隐觉得不妥，但急切之间，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救杜紊素。既然想不出别的办法，于理于情，他是不能拦阻葛南威赴这个约会了。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天亮了。

葛南威瞿然一省，说道；“ 江南双侠还在记挂着我，如今天已亮了，我本来应该和你们一去找他们的。不过，在目前这样情形下，又似有点不便。陈大哥，还是你去把消息告诉他们吧。 ”

陈石星道：“ 这样也好。 ”正在他想要下楼的时候，忽地听到了楼下似乎有人开门的声音。

葛南威忙道：“ 不可鲁莽，假如来人志在偷袭，不会打正门进来。 ”陈石星道：“ 好，让我先去看看，有事再叫你们。 ”

下楼一看，原来是一个年约十六七岁，手持扫帚的小厮。

“ 我是来打扫的。 ”那小厮道：“ 对不住，我手脚粗笨，吵醒了客官了。 ”

陈石星放下了心，“ 怪不得他有锁匙开门。 ”说道：“ 没有关系，我早已经醒了。 ”

他料想葛南威当已听到这小厮的说话，不用自己去告诉他了。于是和那小厮搭讪：“ 你真是勤快，这么早便来打扫。 ”

那小厮跟他进入那间卧房，忽地低声说道：“ 客官，你是陈石垦少侠吧？ ”

陈石星吃了一惊，忙回过头盯着他问：“ 你是什么人？ ”

那小厮说道：“ 我是靖南镖局的总镖头成大全派来给你们送信的。他自己不便来找你们。 ”成大全和葛南威是世交，陈石星早已知道的。

陈石星惊疑不定：“ 哦，原来你并非打扫的小厮？ ”

那小厮道：“ 不，我是这个客店雇用的小厮。不过我也是成总镖头的记名弟子。但这身份，客店里的管事是不知道的！ ”陈石星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小厮是成大全安插在这客店的一枚棋子。连忙问道：“ 有什么消息？ ”

那小厮说道：“ 成总镖头叫我转告你们，请你们中午时分，到城外的寒山寺去。 ”

“ 中午时分？ ”陈石星暗自思量：“ 中午时分正是葛南威要去赴殷纪的宴会的时候啊！ ”

那小厮继续说道：“ 成总镖头说：要是你们不能三人一起同去的话，其他两位不去也不要紧，但盼陈大侠你务必去走一趟。 ”

“ 你可知道寒山寺之约还有什么人吗？ ”

“约你到寒山寺的不是成总镖头，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成总镖头说：这个人是指明了要见你的。而你一见到这个人，也就会知道他是谁。”

“好的，我一定准时赴约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有。但不是成总镖头托我捎来的消息，是我自己打听到的。”

“好，那你赶快说吧！”

“掌柜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身份了。”

此事早已在陈石星意料之中，但还是禁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掌柜知道？”

那小厮说话的声音越发放轻了，“昨晚三更时分，我听到掌柜和一个人在帐房内说话。”

“什么人？”

那小厮道：“他们曾几次提到大内总管符坚城，这人似乎是符坚城请出山的。我已经知道他姓什么了，不过尚未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姓氏也很奇怪。”陈石星道：“他姓什么？”

那小厮道：“是百家姓上也没有的。我听得掌柜称呼他为东

门先生。”他说至此处，云瑚已经从楼上下来，正在踏进房间，笑道：“你们说的话都听见了，继续说吧。”

陈石星道：“东门这个复姓在中原是比较少见，可能是胡人的姓氏。”

云瑚熟悉武林掌故，说道：“宋代的时候，有一位武学大师名叫东门望。但却是住在东海的一个海岛上的，当时武林中人称他为‘东海龙’，这个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后代？”

陈石星道：“咱们不必去胡猜他的身世来历，以后一定还会碰上他的，总有知道的一天。还是说回原来的事情吧。”

那小厮继续说道：“掌柜对他奉承备至，说道：‘东门先生，你得符总管的推荐，如今更得皇上看重，将来最少也可当上御林军的副统领，到时可别忘了提携小弟啊。’那人笑道：‘你在这里做掌柜，这份差事可也不输于在朝廷上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啊，怎么你还不满足吗？说老实话，我的志趣可不在于当官，只盼能够开创一派，以在野之身，效力朝廷，不过，你若志在功名的话，那也容易得很，只要这次你肯尽心尽力帮我们的忙，你的功劳就不少了。’他们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小，我在外面偷听，已经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过了一会，才听得他们哈哈的笑声。掌柜又说了一句甚为古怪的话。”

云瑚问道：“什么古怪的话？”

那小厮道：“那复姓东门的客人哈哈笑道：‘事成之后，皇上也要领你的情呢！’”

云瑚吃了一惊，说道：“如此重要，这么说来，他们的图谋，恐怕可真不小呢！”

陈石星隐隐猜到一件事情，半晌说道：“还有什么消息？”那小厮道：“没有了，你们住在这里，可得千万小心。”

小厮走后，陈云二人重上楼房和葛南威商议。

葛南威道：“你们在下面和那小厮说的话，我也都听见了。你们先去赴寒山寺之约吧，我要是无恙回来，就到寒山寺去找你们。倘若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们找这掌柜的算帐。”

陈石星虽然担心葛南威那个约会，但阻止不了，也只能如此了。

当下他和云瑚先去江南双侠的住所，把葛南威已经回来以及那小厮带来的消息告诉江南双侠。

郭英扬说道：“在寒山寺约会你们的人不知是谁，但他既然只是约你们三个，我和毓秀可是不便去了。”

云瑚道：“你们打算怎样？”

郭英扬道：“我打算和毓秀先上太湖的西洞庭山，把你们的遭遇告诉王元振。倘若葛七侠有什么意外的话，王元振也有办法可想。”

陈石星道：“这样也好，那么我们先走了。”

寒山寺在苏州城外西面约四十里处的枫桥对面的一座山上。满山枫树，故而桥以“枫”名。这枫桥也是苏州名胜之一。

此时正是八月初，正是枫林枝繁叶茂的季节，在桥上看过去，山间像是一簇簇的火云。

云瑚看得心旷神怡，说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如今来到此间，我也有同感了。”

陈石星道：“相传唐代有两位诗僧，一名寒山，一名拾得，曾经寄居此寺。寒山寺因此得名。不过最为后世传诵的还是唐代诗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

云瑚说道：“我开始识字的时候，爹爹就教我念这首诗了。想不到今天能够亲临其境。”说罢，两人不知不觉就念起这首诗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句念完，他们已是走到寺门了。

陈石星笑道：“咱们可得暂时从诗境中走出来，入庙参禅吧。”

云瑚笑道：“不是参禅，是参见高人。”

寺门是虽设而常开的。当中一座建筑物是三清殿，殿前的石栏杆雕凿很为精致，据《苏州府志》载，是建于宋淳熙三年，可说是出名的古刹，殿壁有当时（明正统年间）名画家杨芝绘的刘海蟾像，大气磅礴，非常生动。不过他们却也无心细赏，循例拈香礼佛之后，就到后殿“观光”。

寒山寺虽是姑苏名胜，香火却不旺盛，这天尤其冷清，除了他们之外，别无香客。他们进来许久，非但不见知客僧前来招呼，连小沙弥也不见一个。

不过寺中的景色却是大有可观，庭院里，甬道旁，都栽种有花木，佛门古刹，兼具园林佳趣。云瑚笑道：“我又想起两句唐诗来了。”

陈石星道：“是哪两句？”

云瑚道：“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

陈石星道：“可惜咱们难以跳出红尘，无法享受这份清福。”

云瑚悄悄说道：“说正经的，怎的还不见那个人呢？你看好不好找个和尚打探？”

陈石星道：“咱们又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年龄样貌，如何打听。不过现在还未到午时，莫太心急，再等一会吧。”

云瑚哑然失笑，说道：“不错，是咱们来得早了一些，不能怪别人大约。”

正说话间，忽地隐隐听得“卜、卜”声音。

云瑚说道：“好像是有人在下棋。”

话犹未了，果然便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老和尚不喜欢‘打劫’，（围棋的术语，彼此均可吃掉对方一子，但后下者不能马上回吃，必须第二

着方可提取，称为‘打劫’。）唉，看来这局棋是要输给你了。”

另一个声音笑道：“我是无可奈何，这个‘劫’要是不打的话，偏安之局恐怕也难保了。”

陈石星呆了一呆，欢喜得几乎跳了起来，说道：“原来是单大侠。”

在他和云瑚说话的同时，那个人也在和老和尚说道：“毕竟是大师高明，想不到你还有这着径取中原的妙棋。反正我的客人也已来了，这局棋我认输了吧！”

此时云瑚亦已听得清楚了，大喜叫道：“单叔叔，单叔叔！”

两人大喜之下，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了，向声音来处飞快走去，走入禅房。

只见和一个老和尚下棋的那个人，果然正是“铁掌金刀”单拔群！

单拔群笑道：“对不起，我没料到你们来得这样早，没出去接你们。这位是本寺方丈皎然大师。”

皎然大师道：“两位别拘礼，老和尚正要去做佛事，请恕失陪了。”

单拔群是云瑚父亲生前最要好的朋友，云瑚见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欢喜得掉下泪来，说道：“单叔叔，真想不到原来是你。前两天我听得成大全说你已经去了太湖，还以为要到王元振的寿辰才能见着你呢。”

单拔群笑道：“我倒是知道你一定会和石星一起来的，不过要是在别处突然碰上的话，我可不敢认你。你几时学会了改容易貌之术，扮起来真像一个傻小子。葛南威呢？”

陈石星把葛南威的遭遇，说给他知道。

单拔群听罢，沉吟半晌，说道：“这事情恐怕有点奇怪。”

云瑚说道：“叔叔疑心哪点？”

单拔群道：“王元振的女儿王翠羽三日之前，还曾在扬州见过‘八仙’中的女侠杜素素，王翠羽是昨天回到西洞庭山的。巫山帮出川南来的消息，王元振那儿也早已接到密报。他们过了长江南岸之后，一路上都有王元振的人在注视他们的行踪。根据当时回山的探子所报，巫山帮是径自前来苏州，并没转去扬州。从他们的行程判断，巫山帮似乎不可能在这两天的空当，跑到扬州去劫杜素素。这件事情，恐怕其中有诈。”

云瑚道：“但葛大哥认得那根玉簪的确是杜姐姐的。殷纪把玉簪和巫三娘的独门暗器一起送给葛大哥，他怎能不相信杜姐姐是落在巫山帮的手上。”
单拔群道：“此事真相如何，一时间我亦猜想不透。不过从你们所说的情形看来，殷纪和巫山帮大概也还没有害死葛南威之意。”

陈石星道：“就只怕他们还有更阴毒的阴谋！”单拔群道：“约无好约，会亦无好会。对方定然不怀好意，这是当然的了。不过只要葛七侠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咱们可以慢慢再想办法救他。你们先说别的事情吧。”

陈石星道：“我们在将到苏州的时候，还碰上另一个人，这人是比巫三娘子更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什么人？”

“是瓦刺有名的武士——”

单拔群道：“你说的敢情是曾经跟随那瓦刺密使到过京城的瓦刺四大剑客之一的濮阳昆吾吧？”

陈石星道：“不错，原来单大侠你已经知道——”

单拔群道：“正是。濮阳昆吾的行踪我在王元振那儿也早已知道了。我之所以提前回来苏州，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这厮！”

陈石星道：“我们以为他到了苏州，多半会在狮子林那间客店住宿的，不过，昨晚却还未见他出现。”单拔群道：“我已经知道他的下落了！”

陈石星喜出望外，问道：“他躲在哪里？”

“和巫三娘子一样，他是躲在殷纪家中。”

“啊，原来他们果然已经是合作一伙了，那么咱们正好把两件事并作一件事来办，去向殷纪要人！”

单拔群道：“是该着落在殷纪身上。但向他要人，可还得讲究用什么方法，方始恰当，否则就会打草惊蛇了。”

云瑚笑道：“这个当然，咱们总不能直闯进去，揪着他就问：濮阳昆吾在哪里，你赶快把他交出来！但有什么方法恰当呢？”

单拔群道：“我想今晚会‘拜访’殷纪，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到时看情形而定。你们不必与我同去，但可以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陈云二人喜出望外，“我们正是想今晚去夜探殷家的，有单叔叔出头，这正是最好不过的了。”

单拔群道：“刚才你们说到狮子林碰上淮阳帮帮主麦武威这件事情，好像还未有说完，后来怎样？”陈石星道：“我正想告诉单大侠，麦武威也还罢了，有一个和他一起的人，本领却是非同小可！”单拔群道：“哦，是什么人？”

陈石星把昨晚和那人交手的情形说了出来，单拔群不禁吃了一惊，说道：“原来这个人来到苏州，我们都未曾知道！怪不得你险些吃他的亏，这个人的武功委实是远在濮阳昆吾之上，和瓦刺国号称武功第一的弥罗法师也不相上下的！”陈石星又惊又喜，连忙问道：“单大侠知道这个人？”

单拔群道：“这个人复姓东门，单名一个‘壮’字。听说他的父亲是汉人，母亲则是蒙古人。在蒙古长大，足踪从未一至中原的。这人武功甚为怪异，兼有中土西域各派武学之长，却又与任何一派不同。闻说他想自创一派，初时本想求助于瓦刺大汗，但瓦刺大汗已经有了弥罗法师，对他可能不够重视，故此他三到和林，终于还是离开。有一次我在祁连山下与他相遇，那时他已经知道我是铁掌金刀，我却还未知道他是谁。他逼我动手，侥幸我没输给他，但也只能勉强和他扳成平手。”

陈石星把那小厮的所见所闻转告单拔群，单拔群沉吟半晌，说道：“如此说来，此人已得大明天子重用，他来苏州，恐怕还不仅仅是为了侦察武林中人有谁与王元振来往那样简单呢！”

陈石星本来怀疑到一桩事情，只因说出来有“自高身价”之嫌，因此想了一想，还是暂时不说，却道，“不过他被大明天子所用，总好过被瓦刺大汗所用。他奉的是什么‘密诏’，咱们也无谓多费心思去猜他了。”

陈石星道：“单大侠，你刚才说，这次提前回来苏州，侦查濮阳昆吾的行踪，只是原因之一，不知还有什么另外的事情？”

单拔群道：“我要接引一位朋友上西洞庭山，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自问自答：“是你的同乡，你曾经和他交过手的。他对你十分看重，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希望见到你的！”

陈石星喜出望外，“单大侠，你说的敢情是一柱擎天雷大侠！”

“不错，正是雷大侠雷震岳。但因他是树大招风，故而我对成大全也没有说出是他。”

单拔群续道：“本来我和他约好明天在此地相会的，但如今事情已有一

点变卦。”陈石星吃一惊道：“什么变卦？”

单拔群道：“我昨晚一到苏州，就接到他托丐帮弟子带来的口讯，约我八月十八日到海宁与他相会，丐帮是用飞鸽传书带来他的口讯的，就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不知他是为了何事改了日期，改了地点？”

云瑚说道：“海宁是不是在钱塘江口那个县份？听说海宁是观潮胜地，对么？”

单拔群道：“不错。每年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这三天是钱塘江潮水盛涨的日子。尤其十八这天，世俗相传是‘潮神生日’。这一天的钱塘江潮水，乃是天下奇观。而观潮最好的地点就是海宁了。”

云瑚诧道：“雷大侠特别选这一天约叔叔到海宁相会，难道是邀叔叔观潮？”

单拔群笑道：“雷大侠虽然性喜游山玩水，赏览天下奇景，但我想在这王老寨主的寿辰前夕，他是约好了由我陪他去贺寿的，却未必有此闲情逸致吧？”

云瑚说道：“王老寨主的寿辰是八月二十二，对么？”

单拔群道：“不错，本来有四天的时间，在海宁观潮之后，再赶往太湖的西洞庭山给王老寨主贺寿，也还来得及的。不过却未免匆忙了些。雷大侠行事素来稳重，我猜他大概是另有要事，不会只是为了观潮。”

云瑚沉吟半晌，说道：“难得碰上潮神生日，我倒很想跟叔叔前往观潮。不过，可得先看葛大哥今日之会的结果。”

陈石星也很想去，问云瑚道：“你是怕葛大哥——”

云瑚说道：“葛大哥要是能够在这里找到杜姐姐，咱们当然可以一同前往海宁观潮了。不过，正如单叔叔所说，约无好约，会无好会。这一个如意算盘恐怕是很难打得响的。”

单拔群笑道：“我也希望能够和你们同去，不过今天才是初三，距离‘潮神生日’还有半个月呢，目前也无须太早过虑。当务之急，是给葛南威暗中援手。你们知道殷家的地址吗？”

陈石星道：“已经探听清楚了。”

单拔群道：“好，那么你们先去殷家埋伏。随我去‘拜会’殷纪。”

陈云二人齐声说道：“好的。”正要离开，单拔群忽道：“且慢！”

“叔叔还有什么事情？”

“我想起一件事情，贤侄女，听说你已经跟韩芷学会了改容易貌之术？”

“大概只学到她的五成功夫，不过也勉强可以应付了。叔叔，你是不是想易容前往？”

单拔群道：“殷纪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我恐怕他的门客可能有人会认识我的。”

“叔叔，你想扮成什么模样？”

“随便。越像普通人越好。”

“叔叔，你扮作一个落魄的江湖郎中吧？”

单拔群笑道：“好的，我满脸风尘之色，不用扮也有三分像了。”

云瑚帮他改容易貌之后，便与陈石星离开寒山寺。此时已是红日西斜，将近黄昏的时候了。

此时葛南威已经到了殷家，但却不是殷纪那个老家，而是他的一所别墅。

葛南威是由那个掌柜先生陪他前往的。

路上同行，葛南威方始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在葛南威向他请教姓名之时，把一把折扇递给葛南威，微笑说道：“今年天气特别，八月初还是很热。葛七侠，你扇扇凉，我再慢慢告诉你。”

葛南威料想这把扇定有古怪，张开一看，只见扇面果然绘有一个骷髅，骷髅头张开血盆大口，形状甚是可怖。

葛南威吃了一惊，说道：“原来你是阎王帮的人？”阎王帮是川北一个黑帮，劫杀客商，下手最为毒辣。瓢把子叫阎宗保，二头领叫王宗允，三头领叫官宗耀，三个姓合起来恰是“阎王官”，是以黑道上称他们为“阎王帮”。二十年前在川陕一带横行一时，不过后来却不知怎的突然销声匿迹，传说是给一名无名大侠挑了他们的总舵，逼得“阎王官”也只能四方逃亡。但到底是真是假，却也无人知道。

葛南威知道了他的来历，心中甚为厌恶，冷冷说道：“原来你是阎王帮的头领，只不知贵姓‘王’还是‘官’？”这掌柜年约五十左右，大头领阎宗保的年纪据知最少也在六十开外，故此葛南威料此人不会就是瓢把子。

掌柜哈哈一笑，“葛七侠见多识广，果然一见就知在下来历。不错小的姓官，正是二十年前阎王帮排名最后的一个。”

葛南威心想：“阎王帮和巫山帮本是同在川中，怪不得巫三娘子和殷纪做了一伙，想必是他从中穿针引线的。”当下淡淡说道：“原来是阎王帮的三头领，葛某失敬，失敬！”

官宗耀拿回折扇，哈哈一笑，“我知道葛七侠看不起我们阎王帮，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已经‘改邪归正’啦，我也正是因为不敢把葛七侠当作外人，才对你毫不隐瞒的。”

葛南威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但为了杜素素的缘故，却山不能不虚与委蛇，淡淡说道：“多谢官先生的诚意。至于说到正邪之辨，余生也晚，贵帮在江湖上‘扬威立万’之时，葛某不过是个黄口小儿，不敢妄加月旦。”

官宗耀前头带路，不久，走入一座山中。迎面有一块石头，中间有个裂缝，切口平滑，好像是被人工劈开似的。葛南威心中一动，蓦地觉得有点不对，说道：“这块石头是‘吴王试剑石’吧？”

官宗耀道：“不错，这是苏州名胜之一。葛七侠以前到过这里游玩的吧？”

葛南威道：“小时候曾经来过一次。这座山是天平山，对吗？”相传战国时代吴王夫差建都苏州，在这天平山上建有高官，是以山上有许多与他有关的古迹，这“吴王试剑石”就是其中之

官宗耀笑道：“那么葛七侠是旧地重游，料应倍加喜悦了。”

葛南威却是毫无“喜悦”的表现，相反，脸色有点变了，说道：“贵主人殷大庄主是家在此山的吗？”原来殷纪的住址，他早已探听清楚，并非是住在天平山的。

官宗耀哈哈一笑：“葛七侠不必多疑，我不会带错路的。这里是敝主人的别墅。敝主人说，在别墅相会，清静一些。这座别墅，据说就是吴王离宫的旧址，敝主人是特地用来招待贵宾的。”

葛南威心里想道：“他改在别墅与我相会，自必是提防我会预先约好帮手的了。哼！这着棋倒是给他料准了。陈大哥只知殷家的地址，可不会找到这里来！”

在这样情形之下，假如他仍然赴约的话，那就等于是单刀赴会，必须独自应付殷纪这一帮人，难望援兵的了。去还是不去呢？

事已如斯，他当然不能示弱，把心一横，“为了素素的缘故，管它是虎穴龙潭，我今日也要闯它一闯！”

官宗耀在前引路，他亦步亦趋。走过迂回曲折的小径，越过几座岗峦，终于到了殷纪的别墅。

这座别墅经营得似座园林，景色之幽美，不在狮子林之下。葛南威跟官宗耀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步入花园，园内假山玲珑。回廊曲折，还凿引山泉，布置成一座水榭，水树上建筑有一座广阔的亭子。亭子里早已有三个人在那里等候。

这三个人，一个是面圆圆如富家翁的男子，一个是身材瘦削的妇人。一个是好像胡汉混血儿的模样，双目炯炯有神，两边太阳穴微微愤起，一看就知是位内家高手。

葛南威认得那个身材瘦削的妇人正是巫山帮的女帮主——巫三娘子。

官宗耀远远就扬声禀报：“贵客到！”

那面圆圆如富家翁的男子起立出迎，哈哈笑道：“葛七侠果是信人，请恕殷某有失远迎。”

葛南威还了一礼，说道：“这位想必是殷大庄主了！”

那人笑道：“不敢，在下正是殷纪。难得葛七侠光临寒舍，请容我稍尽地主之谊，先给葛七侠引见两位朋友，这位是远自川西来到此间的巫三娘子！”

葛南威淡淡说道：“巫帮主，咱们昨晚似曾会过？”

巫三娘子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葛大侠好眼力。请恕小妇人昨晚冒犯虎威，但葛七侠想必也知道小妇人并无恶意，小妇人不过是替殷庄主促驾而已。”

葛南威道：“多谢你替主人邀客，令葛某有幸赴此盛会。”

殷纪和巫三娘子当然听得出他的反面意思，殷纪装作不知，笑道：“咱们都是江湖上跑的朋友，客套大家免了。我替葛七侠再引见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来自京城的东门壮先生。”

那好像胡汉混血儿模佯的人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与葛南威一握，说道：“久仰八仙大名，幸会幸会。”

葛南威心中暗加戒备，但这东门壮却并没有暗中较量他。葛南威在握手之时，注意到他的虎口似乎有一道甲痕。

葛南威听得他的名字叫“东门壮”，不禁心中一动，想道：“这个人想必就是昨晚曾与陈大哥暗中交过手的那个陌生高手了。”要知复姓“东门”的人极为少有,成大全派在狮子林卧底那个小厮是已经探听到那个人复姓“东门”，只差在未知道他的名字而已。陈石星昨晚和这人交手之时，曾以指代剑，在这人的虎口戳过一下。这些事情，陈石星是早已告诉葛南威了的。

不过葛南威虽然猜中了这人的来历，却也不想便即当面说破。寒暄过后，便与殷纪说道：“不知殷大庄主约我相会，可有何事？”殷纪说道：“我是久仰葛七侠的大名，但盼有缘结识。”

葛南威冷笑道：“多蒙殷大庄主青眼相加，但怕殷大庄主是言不由衷吧？”

殷纪仍然一副彬彬有礼的神态，文绉绉的说道：“葛七侠何出此言，殷某其实是仰慕高贤，想和葛七侠交个朋友。不过，既然难得请到了葛七侠的大驾，殷某顺便也想有点小事奉商。”

葛南威哈哈一笑，说道：“这就对了。你是有事找我，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至于结交这层，葛某可不敢高攀！”

殷纪道：“葛大侠果然是爽快人，好，那么咱们就实话实说，我送给你的两件东西，想必葛七侠当已妥收，我是借花献佛，不成敬意。但也费了我一番心思，才能给葛七侠送出这份礼物的。以葛七侠这样聪明，料想也当知道区区之意！”

葛南威道：“不错，我正是为了这两件物事来的。不过，殷大庄主，你的话似乎只说对了一半。”

殷纪怔了一怔，“葛七侠意何所指，可否说得更明白一些？”

葛南威先掏出那枚毒镖，说道：“这件礼物，想必是从巫帮主手中借来的吧？我知这是巫帮主的独门暗器，这份‘厚礼，我不敢当，连同前日所赐，一并奉还！”当下把那枚毒镖向巫三娘子掷去。

巫三娘子恐防他有怪异的手法，不敢用肉掌去接，正想挥动袖裹镖，只听得卜的一声，那枚毒镖已是落在桌上，入木三分。飞镖陷桌不难，难在他用的力度恰到好处，巫三娘子本来以为这枚毒镖要飞到自己跟前的，不料它在中途就忽然跌落了。

跟着葛南威又把前晚巫三娘子打他的那枚无毒的蝴蝶镖取出来，中指一弹，快如闪电，恰好弹着那露出桌面的半截毒镖，把那枚毒镖也弹起来了。这一下用的力度更难，三娘乃是暗器名家，也不由得不暗暗佩服。当下皮笑肉不笑的打个哈哈，“葛七侠，好功夫！我这两枚蝴蝶镖，其实不过是张请帖，葛七侠既然请来了，请帖由我收回也好。”

葛南威这才取出杜素素那枝玉簪，说道：“刚才那枚毒镖，殷大庄主还可以说是借来的礼物；但这枝玉簪，我是知道它的原来主人的，恐怕就不能说是借来了吧？”殷纪说道：“哦，原来葛七侠讲我‘说对一半’是这个意思，但不管玉簪是借来的也好，抢来的也好，我把它交给葛七侠，总是一番好意。”

葛南威冷冷笑道：“多谢你的好意，但你们对这玉簪的主人却恐怕不怀好意了。闲话少说，我先要请问巫帮主，这枝玉簪的物主是否已经落在你的手中，你把她怎么样了？”

巫三娘子说道：“好吧，咱们不必兜着圈子说话，我老实告诉你，杜素素不错是业已落在我的手中，但请你放心，我虽有见血封喉的毒镖，可并没有用在她的身上，她是丝毫无损的。”

葛南威见她眼光闪烁不定，说道：“我姑且相信你的话，那么，这就请你们让我与她相见。”

巫三娘子又是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葛七侠，你是明白人，我们费了许多心力，才请到了杜女侠，这才请得你的大驾。不用说，当然是有求于你的了。怎样交易，还未开始谈呢，你这要求，不嫌早了一点么？”

葛南威道：“好，那么你们要想怎样，爽快点划出道儿！”

巫三娘子道：“这宗交易，可是由殷庄主作主。”殷纪这才慢条斯理的咳了一声，说道：“不错，我是想和葛七侠交个朋友，不过，我也是个生意人。交朋友是一回事，做生意又是一回事。我花了许多本钱，葛七侠当然不能让我吃亏的。”

葛南威道：“只要你不占我的便宜，我已是感激不尽。请开价吧！”

殷纪道：“葛七侠不是商业中人，这话说得有点外行了。做生意总是要

将本求利的，在买家可能认为是给占了便宜，在卖家则只是赚取应得的利钱而已。”

“那也要看这份利钱我是付得起还是付不起。”

“你一定付得起的，因为假如你付不起的话，还有我们帮你的忙呢。”

葛南威思疑不定，“难道他是想要我这枝玉萧？”说道：“既然如此，便请殷大庄主明白赐示，究竟要我付怎么样的利钱？”

殷纪说道：“本来应说是一个换一个的，但加上利钱，我就要两个换一个了！”

葛南威吃了一惊，这才知道他们是要人，而非要宝物，“你们想要换哪两个人？”

殷纪道：“一个是陈石星，一个是云瑚。他们是和你一同住在我的客店中的，对吧？”

图穷匕现。原来是要葛南威出卖朋友！正是：

鸳鸯不知何处去，奸人陷阱已安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双剑逞威惩恶霸　单刀赴会陷英豪

葛南威心道：“怪不得他们要我瞒住陈大哥，原来是想假手于我，谋害陈大哥和云姑娘。他们不仅知道了陈大哥的来历，云姑娘是女扮男装，他们也知道了。”当下说道：“不错，他们是我的朋友，如今正是和我同在一起。但却不知殷大庄主为何想要他们？”

殷纪缓缓说道：“葛七侠虽然年纪还轻，或许不知武林旧事。但‘八仙’中的林大侠和乐二侠，他们熟悉掌故，料想是应该知道这件事的。葛七侠很有可能曾经听得他们说过。”弦外之音，暗示他已知道葛南威乃是分明“装蒜”。

葛南威索性“装蒜”（佯作不知）到底，“林大哥、乐二哥和我谈过的武林掌故太多了，不知殷大庄主说的是哪一件？”

殷纪说道：“是我的奇耻大辱！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愿提起的，如今为了做成这生意，只好和葛七侠说了。四十年前，家祖天鉴公是给张丹枫迫死的！”

“唔，我好像曾经听过这个掌故。”

“我已调查清楚，陈石星正是张丹枫的关门弟子！你是他的朋友，而且交情不浅，料也应该知道。”

“此事又与那位云姑娘又有何干？”

“张云两家乃是至亲，张丹枫的关门弟子是陈石星，云瑚则是云家唯一尚存人世的人。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又是未婚夫妇，怎能说没有关联？”

假如照葛南威以往的脾气，他必定立即当场发作。但在经过了上月在京城一次鲁莽失事的教训之后，已是变得沉稳好多，他暗自思量：“虽说张丹枫是殷家仇人，但报仇报到四十年后他的关门弟子身上，总是有点牵强。事情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要为祖先报仇这样简单！”

殷纪继续说道：“据我所知，葛七侠和杜女侠也是未婚夫妻，朋友虽好，总不如未婚妻子紧要吧？这宗交易，葛七侠意下如何？”

葛南威佯作沉吟半晌，说道：“他们有手有脚，本领也比我高强，我怎能把他们交给你？”

殷纪闻言大喜，只道葛南威已经意动，立即说道：“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葛七侠若要暗算他们，那还不易？巫三娘子是使毒的大名家，她有一种无色无味的蒙汗药，你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决计不会疑心你的！”

葛南威淡淡说道：“暗中下毒，这是江湖上下三滥的行为，恐怕有失列位高人的身份吧？”

殷纪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人子孙者为祖先报仇，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何况这是我和葛七侠之间的交易，我只求买卖做成，不管货物如何取得。葛七侠，你若愿意做这宗买卖，似乎也不必讲究什么仁义道德了！”

葛南威道：“好，殷大庄主既然开口生意，闭口生意，那我也要谈谈生意经了！”

殷纪大喜说道：“对，俗话说漫天讨价，就地还钱。葛七侠尽管开价。咱们总有商量余地。”

葛南威道：“两个换一个，而且我得回来的，本来就是属于我的未婚妻子，这宗交易，于我未免太过吃亏。”

殷纪道：“葛七侠想要得到什么更多的好处，不妨明说。”

葛南威道：“做生意固然可以漫天讨价，就地还钱，但若有心做成买卖，似乎双方也该坦诚相见，互不欺瞒！”

殷纪道：“对，对。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也是我们信奉的格言。我本来就想和葛七侠开心见诚，公平议价的。”他但求得遂所愿，也顾不得话语的前后矛盾了。

葛南威道：“你做生意当然是要赚钱的，但也该赚得比较合理，所以我先要知道你可以从这宗交易得到多少好处，我才可以和你公平议价。”

“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我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为先祖报仇雪耻！”

“殷大庄主似乎不大老实了，据我所知，陈石星和云瑚固然可以勉强列为你的仇人，但在生意上说，这一项是‘应收未收’的上一代旧帐，你不必费尽心机做这宗买卖的。不过，好在我还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也是钦犯！凭着他们这个身份，殷大庄主，你得到的好处料当不少吧！”

殷纪哈哈大笑，“葛七侠还说不会做生意，我看你才是做生意的能手呢。好吧，你既然有心做成生意，我也不必对你隐瞒了。我再让一位朋友与你相识。”说罢，吩咐充当“掌柜”的官宗耀几句，官宗耀便退下去。

过了片刻，只见一个瓦刺武士哈哈大笑的走进亭子，“葛七侠，咱们是不打不成相识，想不到又在这里见着了。”

这个瓦刺武士，正是濮阳昆吾。

殷纪笑道：“你们过去是各为其主，但据我所知，你们私人之间是没有仇怨的。葛七侠肯做这宗买卖，从今之后，你们也可算是朋友了。”

葛南威道：“生意还未做成，朋友是还不能做的。殷大庄主，你尚未回答我呢。”

殷纪道：“无须画蛇添足了吧？你见了濮阳先生，难道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急于得到陈石星和云瑚吗？”

葛南威道：“恕我鲁钝，希望你们还是说得明白一些的好！”

濮阳昆吾说道：“老实告诉你吧，殷庄主刚才说咱们是各为其主，那也只说对了一半。”

葛南威道：“另一半呢？”

濮阳昆吾道：“不错，我是为了大汗，但你若是为了大明天子那就错了。大明天子正在恼恨你们做出他不想做的事呢！”

“请说得更明白些！”

“这不够明白？陈石星和云瑚是大明天子所要的人！你和殷庄主这宗交易，其实不过是在殷庄主替你们的皇上做的！不信，你可以问这位东门先生，他就是你们的皇上派来专办此案的！”

东门壮哈哈笑道：“不打不成相识，如今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必瞒着葛七侠了。贵友陈石星擅闯禁宫，挟逼皇上，大逆不道，罪无可恕。我正是奉了皇上密令，追到江南，缉拿主犯陈石垦与从犯云瑚归案的！”

濮阳昆吾接着说道：“所以我们虽是各为其主，但也是殊途同归。葛七侠若肯帮我们这个忙，不但大明天子感谢你，我们大汗也是同样感激你的。做成这宗生意，好处还少得了你的一份吗？”

图穷匕现，至此葛南威方始恍然大悟：“归根结底，原来那没出息的大明皇帝还是想向瓦刺屈辱求和。那份和约草案是给陈石星取去的，怪不得他们百计千方的要把陈石星‘缉拿归案’，以为可以从他身上取回了。”这个

主要的原因葛南威没有猜错，但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陈石星出宫之时，曾留下血书，警告皇帝曰：“背信弃义，天子不恕。”这八个字实是令贵为天子的朱见深寝食难安。

葛南威装作郑重考虑的模样，沉吟半晌，说道：“多谢各位说了实话，那我也必须率直告诉你们，各为其主这四个字是说得不错的，不过——”说话之间，似乎是不知不觉的身子向前，凑近殷纪，声音也越来越小。

殷纪以为他是有难言之隐，说道：“不过什么，葛七侠要有什么为难之处，不妨说出来大家也好商量。否则告诉我一个人也行。”他急于听清楚葛南威的话，不知不觉之间，身子也向前凑近。

葛南威道：“这里都是你的好朋友，说出来也不打紧。各为其主，濮阳昆吾是为了他的大汗，我呢，却是为了天下百姓！”

后半段话，他飞快的一口气说了出来。一说出来，立即把殷纪抓住！

殷纪武功本来不弱，但葛南威这一招乃是池梁传给他的绝招，一抓注就用惊神指法子点他的穴道，殷纪哪里还能动弹？濮阳昆吾的剑尖已是刺到他的后心，巫三娘子的独门暗器蝴蝶镖也朝他左胁的空门打过来了。

三方面动作都快，只听得“当”的一声，葛南威早已取出玉萧，反手一挥，就似背后长着眼睛一样，荡开了濮阳昆吾向他后心刺来的剑，濮阳昆吾心头一凛：“相距不过月余，这小子的武功可是比前大不相同啦！”

说时迟，那时快，葛南威在格开长剑的同时，身形突地转了半个圆圈，刚好把殷纪的身躯转了过来，当作一面盾牌，挡住了左胁的空门，迎接巫三娘子的毒镖，喝道：“你还有多少暗器，尽管打吧！”

巫三娘子的暗器能发不能收，眼看殷纪就要伤在她的毒镖之下，忽听得“叮”的一声，那枚蝴蝶镖跌了落地。是那冒充“掌柜”的官宗耀弹落的。

不过，殷纪虽然没有受伤，他这一伙人却也不敢冒险再去抢救他了。葛南威冷笑说道：“咱们还是谈另一宗交易吧，殷大庄主，麻烦你送我出去，别人不许跟来。到了天平山下，我就放你。”

他抓着殷纪的穴道，指头轻轻一按，殷纪疼痛难熬，忙不迭的说道：“好，依你，依你！”葛南威喝道：“让开！”一手握着玉萧，一手抓着殷纪，大踏步走出亭子。巫三娘子、濮阳昆吾和官宗耀都是不敢动手，退过一旁。

葛南威从东门壮身边走过之时，东门壮突然一掌打在殷纪身上。假如他是直接打葛南威的话，葛南威必定能够及时招架。但这一掌他打的却是殷纪，葛南威怎想得到？

这一掌打在殷纪身上，受力的却是葛南威。葛南威蓦地感到一股力道排山倒海似的推来，虎口一震，殷纪已是脱出他的掌握。原来东门壮练有一门“隔物传功”的本领，这一掌虽然打在殷纪身上，身受的却是葛南威。

殷纪一脱出葛南威掌握，巫三娘子立即中指一弹，阴恻恻的笑道：“葛七侠，我是一片好心留你，你歇歇吧！”葛南威嗅得一缕幽香，身形好像风中之烛晃了几晃，就晕倒了。

殷纪说道：“东门先生，巫三娘子，多谢你们帮我擒着了这个小子。不过，巫三娘子，你可不要把他毒死才好。”

巫三娘子笑道：“殷大庄主放心，我岂能让你做亏本的生意呢？我用的不是烈性毒药，只不过是迷魂散而已。不过我这迷魂散却不同于普通的蒙汗药，倘若得不到我的独门解药，十二个时辰之后，他虽然也可以自己醒来，但最少也得再过三天，他方能恢复原来的功力。”

殷纪哈哈笑道：“ 这就最好不过了，在这三天之中，咱们用他为饵，说不定这宗大生意还是可以做得成功。 ”

官宗耀道：“ 庄主的意思，敢情是要用他来诱陈石星这小子上钩？ ”

殷纪道：“ 不错！他们这班以侠义道自居的小辈，最讲究的是重义轻生。纵然知道是个陷阱，我看他和那姓云的丫头也是非来不可。 ”

葛南威吸进了一小撮“ 迷魂散 ”，倘若是在三个月前，他非得立即昏倒不可。但在他得师叔池梁传授以本门的内功心法之后，功力已是今非昔比。此时，他虽然亦已是神智渐渐模糊，但还不致完全不省人事。

就算殷纪不说，葛南威也料得到他必定会重施故技，像用杜素素为饵，诱他上当一样，拿他为饵，来诱陈石星和云瑚上当的。“ 但愿他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才好。 ”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急促的脚步声跑来，随即听得殷纪问那人道：“ 王管家，可是出了什么事了？ ”那人喘过口气说道：“ 有两个小子闯进老屋，说是要找江南八仙中的葛南威。 ”

此事早已在殷纪意料之中，笑道：“ 不是两个小子吧？其中一个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个丫头。 ”

那人说道：“ 不错，初时我看不出来，过了几招，也就看出来了。这丫头会云家刀法，掺杂在剑法之中使用，料想是云浩的女儿。 ”

殷纪说道：“ 那么另一个人，不用说，必定是陈石星这小子了！ ”

这管家是从未见过陈石星的，不过却曾听人说过陈石星那手独特的剑法，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他虽然没有通名道姓，但我想一定是这小子无疑。 ”

殷纪哈哈笑道：“ 好在我有先见之明，他跑到我的老屋找葛南威，那是做定了亏本生意。你们把他擒下了没有？ ”

那管家道：“ 惭愧得很，给他们跑了！ ”

葛南威松了口气，“ 好在他们并没失陷。 ”他吸了迷魂散已有一盏茶时刻，这口气一松，登时支持不住，真正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可惜他没有听到后来的对话。

殷纪道：“ 那边有麦帮主和他手下的几位大头领，还有他代为邀请来的好手昆仑剑客郭长青，再加上你，怎的还是对付不了那小子和那丫头吗？ ”原来，这个姓王的管家，正是“ 阎王帮 ”原来的二帮主王宗允。“ 阎王帮 ”在十多年前散伙之后，大头领阎宗保不知下落，王宗允和官宗耀则投入殷纪门下。

王宗允喘过口气，抹了抹额上的冷汗，“ 那姓陈的小子和姓云的丫头，委实十分厉害，他们双剑合壁，郭长青不过三招，就伤在他们剑下。幸亏我们人多，这才能够把他们赶跑。 ”

殷纪吃了一惊，心道：“ 怪不得听说东门壮昨晚也吃了陈石星那小子的亏。 ”

王宗允接着说道：“ 东翁，请你恕罪。小主人，他—— ”殷纪只有一个独生爱子，名叫殷豪，大惊之下，迫不及待的连忙问道：“ 豪儿，他、他怎么样了？ ”王宗允道：“ 少爷受了点伤。 ”

“ 什么伤？ ”“ 是被那小子分筋错骨手法所伤。那小子伤了他之后，还点了他的穴道。幸好那小子不知道他是少爷，否则

殷纪哪有耐心听他闲话，忙即再问：“ 是不是他已经残废了？ ”王宗允

道：“ 少爷的断骨已经由我替他接上，残废是不至于的，不过他的功夫恐怕要从头练起了。 ”

殷纪松了口气，说道：“ 我有这份家当，他就是一点武功不会，那也不算什么。 ”

工宗允道：“ 不过，不过，—— ”

殷纪眉头一皱，说道：“ 还有什么不过？ ” 王宗允道：“ 少爷被那小子点了麻穴，我们却没法解开。 ”

麻穴虽然不如死穴被点的紧要，但时间久了，不能解开，对身体也有很大的损害。殷纪急道：“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赶快把他送来这里？ ”

王宗允道：“ 我们已经把少爷送来了，只因少爷受的是分筋错骨之伤，不能再受震荡。故此我不敢和他骑马，也不敢背着他飞跑。他是坐马车来的，车上还铺了厚厚的锦褥。车把式是张大腿，东翁可以放心。 ” 张大腿是殷纪手下最好的一个车夫。

殷纪已经极力抑制自己，不向王宗允发脾气了。但要他放心，他却是放心不下的。连连顿足，频频叫人出去看，看他的那个宝贝儿子来了没有。王宗允面上无光，呆立一旁，好像斗败的公鸡。

还好，没过多久，就给他盼着了。

只见四个家丁，抬一个软兜，把他的儿子送到他的面前。

殷纪见儿子脸色惨白，衣上的血渍还未试揩干净，又是吃惊，又是心痛，忙道：“ 东门先生，求你帮帮忙，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替犬子解开穴道的。 ”

东门壮有颠倒穴道之能，他是善解各家点穴的高手。王宗允就是因为知道他有这门本领，才火速把少主人送来此处求助于他的。

东门壮慢条斯理的说道：“ 让我试试看吧。 ” 轻轻的在殷豪的背心和两胁拍了三下，只听得 “ 哇 ” 的一声，殷豪吐出一口浓痰，说得出话来了。

“ 爹爹，孩儿受了那小子的欺负，你一定要给我出这口气！ ”

殷纪道：“ 孩儿不必恼怒，为父自当给你报仇。 ”

官宗耀道：“ 少爷放心，陈石星这小子是皇上的钦犯，即使没有这桩事情，我们也是要捉拿他的。 ”

殷豪继续说道：“ 爹爹，你谢过了王管家没有，这次是多亏了他，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

殷纪怔了一怔：“ 他身为管家，却给两个小贼进来，就闹个天翻地覆，我不责怪他有亏职守，已是好了，还要谢他？ ” 但为了要敷衍王宗允的面子，便淡淡说道：“ 是啊，多亏王管家赶跑强盗，我是该多谢他的。 ”

殷豪道：“ 我指的不是这件事情，啊，王管家，原来你还未告诉我的爹爹的吗？ ”

王宗允微微一笑：“ 这是我份所当为之事，不值少爷一提。 ”

殷纪听得儿子这么说，当然追问下去，王宗允仍是微笑不

殷豪道：“ 爹爹，说出来可要令你更为生气。那小子不仅欺侮了我，还欺侮了三姨娘！ ”

殷豪口中的 “ 三姨娘 ” 即是殷纪的第三房妾侍。殷纪有一妻四妾，最宠爱的就是三妾。

殷纪又惊又急，怒道：“ 陈石星这小子真是可恶，他怎样欺侮了你的三姨娘？ ”

殷豪道：“ 他闯进三姨娘的房中，也不知他干了什么事情，我听得三姨

娘在叫救命，立即跑去。只恨孩儿学艺不精，救不了三姨娘，反而几乎丧在他的手里。幸亏王管家及时赶到，孩儿方得幸免。三姨娘给他撕破衣裳，不过，也还幸亏没有遭受更大的侮辱。”

殷纪这才松了口气，连忙再向王宗允郑重道谢，大骂陈石星“岂有此理。”

他哪里知道，此事本来就是“岂有此理”的。根本是他儿子捏造的谎言。

但“谎言”之中也有几分事实，不过所谓“欺侮”他那第三房妾侍的人，不是陈石星，而是他的儿子罢了。

原来殷豪和他的“三姨娘”是早有私情的。当陈石星和云瑚进来查探葛南威下落的时候，他正是和他的“三姨娘”睡在一张床上。

陈石星夜入殷家，不见葛南威踪迹，误打误撞，想要抓着殷纪，撞进内宅，撞破奸情！

陈石星找不到殷纪，只能对殷豪略施惩戒，先杀出去再说了。

王宗允要巴结少主人，自是必须为殷豪遮瞒真相。殷豪更感激他代为掩饰，这就是他一见父亲，就急忙替王宗允说好话的原因了。

王宗允道：“陈石星这小子虽然找不到庄主，但恐他还会抓着别的人，打听出庄主是在这儿，寻到这儿来的。”

这话有如火上加油，殷纪气呼呼地道：“我只怕这小子不来，咱们有这许多人，葛南威又在咱们手上，还怕他吗？来了我拆他的骨，剥他的皮！”

王宗允道：“东翁息怒。当然咱们不能放过这个小子，可是别忘了他是皇上所要的钦犯啊！”

殷纪气平了些，说道：“不拆他的骨、剥他的皮，我也要将他折磨够了，才送给皇上。哼，就只怕这小子不敢来找咱们！”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远处传来一个声音，那个人似乎是个江湖郎中，拉长了嗓子在叫：“专治奇难杂症，尤擅续筋驳骨，保管药到回春，无伤无损！”

众人听得这个江湖郎中招徕生意的叫声，不觉都是呆了一呆。

要知殷纪这座别墅占地甚广，那江湖郎中当然是不能随便进来的了，亦即是他的声音，也是从大门之外传来的。他们所在之处，和大门外的距离少说恐怕也有半里路之遥，而且还是隔着重门深户。

东门壮一呆之后，首先说道：“这江湖郎中有点邪门，他用的似乎是传音人密的功夫！”

殷纪心头一凛，“莫非就是那个小贼？”

殷豪仔细一听，说道：“不像，那小子的声音我听得出来的。”官宗耀也道：“此人声音苍老，不似小伙子假装得来。”

其实殷纪本人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官宗耀所说这层一老嫩的声音不同，他也是能够分别的。不过，由于来得太过突然，心里不免仍有多少疑虑而已。

殷豪说道：“要是他说的话并非浮夸之辞，爹爹，咱们倒不妨请他进来，孩儿愿意试试他的医术。”

要知殷豪是被陈石星用“分筋断骨”的重手法折损了筋骨的，断骨虽然已得王宗允驳好，可以免于残废，今后是不能再练武功的了。这江湖郎中是声称“专治奇难杂症，尤擅续筋驳骨，保管药到回春，无伤无损，恢复如初”的。他听了，自是不能不得陇望蜀，为之怦然心动了。

东门壮生性嗜武，说道：“就凭他这手传音入密的功夫，我也想和他结识结识。咱们不是正要抓那小子吗？纵然这江湖郎中真的是那小子同党，他

送上门来，咱们也不怕他。假如他不是那小子的同党，那么咱们说不定还可以多招揽一个能人呢！”

巫三娘子笑道：“殷庄主的顾虑也有道理，不过我有办法防他。”当下在殷纪耳边说了几句，殷纪大喜说道：“妙，妙，有了你这个办法，我可以放心了。那你就去准备吧。王管家，麻烦你去把那江湖郎中请进来。”

东门壮是蒙汉混血儿，濮阳昆吾是瓦剌人，他们的相貌容易给人看出不是汉人。因此在未曾知道江湖郎中的底细之前，他们按照所定的计划，暂不露面，躲在屏风之后。

不多一会，王宗允把那江湖郎中带领进来，只见是个年约五十左右的瘦长汉子，面色焦黄，相貌毫无特别之处。但正因为并无特别之处，却更像是一般常见的落魄江湖的艺人了。

殷纪见他貌不惊人，初时颇有点失望，但随即心想：“人不可相貌，水不可斗量。或许这个江湖郎中是真有本领也说不定。”于是请那郎中坐下，施了一礼，“请问先生高姓大名。”那江湖郎中阴阳怪气的说道：“小姓管，贱名不平。”

姓“管”名叫“不平”，合起来就是“管不平”了。殷纪不禁又是心头一凛：“这郎中的名字倒是古怪。”但想落魄江湖的艺人，十九都是愤世嫉俗之辈，故意取一个古怪的名字，那也是常有之事。

“不知府上哪位生了病，生的什么病？”江湖郎中似乎不想多说闲话，通过姓名，立郎便问。

殷纪说道：“是小儿不慎，失足落马，摔了一跤，伤了臂骨，听说先生擅长续筋驳骨，不知是否可以医治得恢复如初。”那江湖郎中哈哈笑道：”不是小可夸口，莫说只是断了臂骨，就是断了一条手臂，一条大腿，我也有本领可以接上，丝毫不留痕迹。往日能够挑一百斤担子的，医好之后，最少也能挑九十九斤！”

殷纪喜道：“那好极了，倘若当真如先生所言医好小儿，殷某自必不吝重酬。”

那江湖郎中淡淡说道：“酬金这节慢慢再谈吧，殷大庄主，你是江南首富，天下知名，难道我还怕你少了我的诊金吗？请让我先看令郎的伤势吧。”

殷纪说道：“好的，我这就叫小儿出来。请你先喝杯茶，稍坐一会。”当下亲自给那江湖郎中斟了一杯茶，自己也陪他喝了一杯。

那江湖郎中似乎半点也没怀疑，拿过茶就喝。喝过之后，啧啧赞道：“又香又滑，真是好茶！”

殷纪这才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暗暗好笑：“巫三娘子所料果然不差，这江湖郎中或许医术真是高明，但也非着她的道儿不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侠士情怀天上月　女儿心事镜中花

原来巫三娘子早已在这壶茶中，放下了她秘制的酥骨散。殷纪为了避免江湖郎中起疑，是先服下了巫三娘子的独门解药，才敢陪他喝茶的。

她秘制的酥骨散是种慢性毒药，入口之时，毫无知觉，但在半个时辰之内，就会令人于不知觉之间筋酥骨软，消失气力。那时休说和高手过招，就是对付一个三尺孩童。恐怕也未必对付得了。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假如这个江湖郎中是真心为殷豪治病，有半个时辰，也足够他为殷豪续筋驳骨了。那么在他未曾察觉自己中毒之前，就可以把解药放在另一杯茶内让他喝下，令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否则，假如江湖郎中有甚异动的话，只要他一动武，药力就会提早发作，那时即使他要抓着殷豪作为人质，亦是力所不及了。

殷纪是因为有了巫三娘子这个巧妙的安排，又有王宗允和官宗耀两名高手随侍在侧，认为万元一失，这才不再顾忌这个江湖郎中可能是陈石星一党，放心让他进来替自己的爱子治病的。

此时，他见这江湖郎中喝了香茶，啧啧称赏，果然是完全没有疑心的模样，心中不觉暗暗好笑，说道：“ 这是在雨前焙制的极品杭州龙井茶，难得先生欢喜，请多喝一杯。 ”

那江湖郎中道：“ 好茶不宜牛饮，留些余味更佳。待医好令郎之后，再慢慢品尝吧。 ”

殷纪知道巫三娘子这种秘制的酥骨散的功效，心想有这一杯已是足够，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于是笑道：“ 先生真是懂得品茗的雅士，那么就请先生替小儿医好了再慢慢品尝也好。 ”

他哪里知道，这个江湖郎中也在心里暗暗好笑。

这个自称姓“ 管 ”名叫“ 不平 ”的江湖郎中，不是别人，正是“ 铁掌金刀 ”单拔群。

单拔群默运玄功，约束住酥骨散的药力，双方正自各有打算，王宗允已经陪着殷豪从内堂出来了。

单拔群装模作样的把了把脉，看了看伤势，说道：“ 殷大庄主，有句话说出来或许会冒犯你，不知该不该说？ ”

殷纪只想医好儿子，便道，“ 先生但说无妨？ ”

单拔群道：“ 殷大庄主，你想我医好令郎，就不该对我说谎！ ”他开门见山，戮破殷纪谎言，殷纪倒是不禁又惊又喜了，“ 看来这江湖郎中倒似真有几分本领！ ”当下佯作糊涂，说道：“ 先生何出此言，殷某自问没有欺瞒先生，还请先生明示。 ”

单拔群缓缓说道：“ 殷庄主，你说令郎是失足落马摔伤的，但据我看来，好像不是吧？ ”

殷纪只好说道：“ 小儿落马之时，我不在场，我是听他自己这样说的。 ”

单拔群道：“ 那么就是令郎说谎了！ ”

殷豪忙道：“ 先生，你别管我是否说谎，请你说说，凭你的诊断，你看出我受的是什么伤？ ”单拔群道：“ 好，那么就让我先说说，看看是否说得对。你不是跌伤的，是给武功高明之士用分筋错骨手法弄伤的，伤你的人，大概是个二十岁还未到的少年！ ”殷豪父子不禁都吓了一大跳，齐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

单拔群道：“分筋错骨这门功夫相当难练，出手必须极有分寸，方能不差毫黍。是以这门功夫练到上乘境界的人，大都是上了年纪的武学修为深湛之士，这样的人，也大都是涵养功夫甚深，轻易不会动气，出手沉着而又冷静的人。但我细察令郎伤势，这人的分筋错骨手法虽然是一流的高手无疑，但下手之时，用的是股‘急力’，显然他当时是沉不住气的。还有一层，年老的人，内力偏于阴柔，尤其在用分筋错骨这种手法伤人的时候，由于这种手法本无须使用多大气力，更是如此。但此人既用急力，又用刚猛之力，故此我敢判断，此人虽然也可算得是武学高明之士，但年纪必定甚轻！不知说得对么？”

殷豪忙道：“对，对极了！先生，你真好像亲眼看见一般，那小贼的确是个看来还未到二十岁的小伙子。”

单拔群正容说道：“大夫必须明白致病之因，方能正确用药。好在我看得出来，否则相信你们所说是失足落马跌伤的，那岂不就会医错了？”王宗允只好替主人圆谎，说道：“先生，你别生气，事情真相是这样的：少爷不想老爷知道他和别人打架，才谎言的。老爷可是委实不知。”

殷纪装腔作势骂了儿子几句，说道：“管先生的医道武学，想不到造诣都是如此深湛，刚才所言，真是大开茅塞，佩服，佩服。相信先生一定能够医好小儿，先生放心，殷某薄有身家，自必不吝重酬。先生你想要——”

单拔群得知陈石星的消息之后，放下了心，微笑说道：“金子不要，银子不要，我只要得回一个人换令郎的性命！”说至此处，突然就把殷豪一把抓牢。王宗允待要抢上前去，已是迟了。单拔群衣袖一拂，锐风扑面，王宗允不由自己的退了两步，大大吃惊：“这郎中喝了混酥骨散的毒茶，怎的还有如此强劲的内力？”

心念未已，只听得单拔群哈哈一笑，说道：“我好心上门赠医，你们却暗中下毒！这是何道理？嘿嘿，区区酥骨散之毒，就想害我，那你们未免把我看得忒小了！”

笑声中只见他翘起中指，一股水线从他指头射出，热气腾腾，殷纪和王宗允连忙闪开，生怕给毒液溅上。另一个官宗耀在旁，也吓得呆了。

原来单拔群有昔日云重赠给他的用天山雪莲泡制的碧灵丹，功能法毒，单拔群早就服了半粒，喝了毒茶之后，以上乘内功导引它循手小阳经脉流出，此时方始喷射出来。

殷纪定了定神，忙道：“先生，请莫见罪。殷某只因仇家赈多，不能不凡事略加小心，我本待先生替小儿驳骨之后，就给先生解药的。难得先生功力深湛，如今并无伤损，我就在这厢给先生赔礼吧。但不知先生要讨的是什么人？”

单拔群道：“江南八仙中的葛南威！”

殷纪大惊之下，还想抵赖，“管先生，你讨的这个价可真是令我莫名其妙，什么江南八仙——”

单拔群冷笑道：“殷大庄主，你是江南一霸，黑道白道，道道皆通。难道还会不知江南八仙？”

殷纪说道：“江南八仙我是知道的，但我和他们可是并没交情的啊。你要找江南八仙中的葛南威，找到我这里来，恐怕是找错地方了！”

单拔群道：“你当真不知葛南威是在哪里？”

殷纪料想这个江湖郎中不会是从陈石星口中得到消息，于是硬着头皮撒

赖到底，“委实不知！”

“你不知道我倒知道。我知道他就是在你的家中！”

“先生说笑了，我和葛七侠素无来往，他怎会在我家中？”

单拔群冷笑道：“殷大庄主，你身上藏的是什么东西？怎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说假话？”

葛南威那支暖玉箫，巫三娘子刚才献给殷纪，殷纪还来不及拿进内室收藏，是藏在罩袍之内的。突然给单拔群说破，不自觉的就用手在收藏玉萧的部拉按了一按。

单拔群继续说道：“别的本领我没有，识宝的本领自信还有一些，你身上宝光外露，我一看就知道是葛南威的传家之宝暖玉萧，你还敢说他不是在你家中？”其实所谓“宝光外露”，乃是单拔群的信口开河。不过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别人身上藏的是什么兵器，他倒是的确可以一看使知的。

“殷大庄主，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好些！否则，可莫怪我不客气，我这个治病的大夫也可以变成讨命的阎罗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把葛南威换回你儿子的性命，这宗交易你做是不做？”

殷纪忙道：“先生慢来，我、我、我……”他说一个“我”字就退后一步。

忽听得“轰隆”一声，单拔群面前的一座屏风突然穿了一个窟窿，一股劲风向他袭到。

东门壮故技重施，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向单拔群偷袭。他以劈空掌震破屏风，倘若单拔群以殷豪当作盾牌，挡他劈空掌力的话，这股刚猛的掌力就会传到单拔群身上。那时他们就有机会可以救人了。

但单拔群是何等样人，屏风背后伏有高后，他焉能没有察觉？东门壮这个偷袭，可说是早在他意料之中。

只见他左手拉着殷豪，右掌单掌斜按，轻轻一带，只听得又是“轰隆”一声，对面的另一座屏风登时倒塌。倒塌的声音比东门壮的劈空掌力震破屏风的声音更大。原来他不愿和东门壮硬拼掌力，故而用一个“卸”字诀，把东门壮的这股掌力引过一边撞塌另一座屏风的。

东门壮也是武学的大行家，见他懂得破解隔物传功，如何还敢鲁莽从事，再行发招？他非但不敢发招，而且不敢现身了。在屏风倒塌声中，他早已和濮阳昆吾躲进内堂。他并非不敢和单拔群较量，而是因为他和濮阳昆吾另有更大的任务，帮助殷纪还在其次。既然偷袭不成，帮助不了殷纪，他们也犯不着在这不适当的时机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一座屏风打破，一座屏风倒塌。这刹那间，饶他殷纪是个经历过无数阵仗的老狐狸，也不由得惊得呆了。

屏风倒塌声中，单拔群身形一起，迅若飘风，虽然挟着一个殷豪，轻功依然不受影响。闪电之间，兔起馏落，倏的就到了殷纪面前。

官宗耀和王宗允只道他要伤害殷纪，无暇思索，这刹那间也是不约而同的向他扑去。官宗耀用的兵器是判官笔，指向单拔群背心的“风府穴”；王宗允则是以大力鹰爪功，抓向他左肩的琵琶骨。单拔群把殷豪挟在胁下，左手腾不出来，背心和后肩正是“空门”。

三个人动作都是快到极点，单拔群一个转身，只听得“嗤”的一声响，殷纪的锦袍己被撕破，他一转身，被他挟作人质的殷豪已推到了官宗耀的面前，官宗耀没有隔物传功的本领，如何还敢进招？百忙中硬生生的把强力刺

出的判官笔收回，居然连笔尖也未沾着殷豪的衣角。

与此同时，王宗允只觉眼睛一亮，碧油油的绿色光华耀眼生缬，只见单拔群的右手手中已经多了一支玉萧，可不正是葛南威那件传家之宝的暖玉萧。

饶是他退得快，也给单拔群衣袖拂起的劲风，刮得脸皮火辣辣的好像发烧一样。

吓得最慌的当然还是被挟作人质的殷豪，在刚才那几下兔起鹘落之中，他吓得叫也叫不出来，此时惊魂稍定，方才大嚷：“ 救命，救命！ ”单拔群冷笑说道：“ 殷大少爷，我若要你的性命，早就让你给你们的人的劈空掌打死了，还用得着我动手吧？ ”

殷纪武功不是第一流，但由于门客中不乏一流高手，他的见识倒是相当高明的。东门壮刚才所用的“ 隔物传功 ”被单拔群化解他是也看得出来的。情知用强奈何不了对方，忙道：“ 大家且慢动手，有话好说。 ”

单拔群笑道：“ 不错，还是坐下来谈谈生意的好。殷大庄主，葛南威的暖玉萧我已经替他取回来了，现在就等着你把他送出来，好让我把玉萧交还给他。 ”

殷纪说道：“ 先生慢坐，咱们即然要谈生意，敢请先生赐示真姓大名。 ”

王宗允在旁边呆了好一会子，此时忽地开口说道：“ 夫敬，失敬。原来先生是铁掌金刀单大侠！ ”

单拔群哈哈笑道：“ 王二帮主好眼力，不错，单某承蒙江湖上的朋友给我脸上贴金，赐与我一个‘ 铁掌金刀 ’的绰号。殷大庄主，你如今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料想也应当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宗买卖了吧？单某平生专管不平之事，何况你擅自囚禁的是我的小友葛南威呢？我和你公平交易，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

殷纪面色一阵青一阵红，半晌这才吁了口气，“ 我明白了。好，请你别难为犬子，咱们慢慢商量。 ”

单拔群跟着回过头来，向玉宗允与官宗耀笑道：“ 二十年前，我本想领教你们阎王帮三位头领的手段，可惜未能如愿。今日得见，两位身手果然不凡，但我却不免更为两位可惜了。以两位的身份本领何苦为人厮仆？嘿嘿，我劝你们还是遵守云大侠的诺言吧，纵然淡泊生涯，总胜于充当仆役。 ”

王官商人满面通红，说不出话。

原来二十年前，令得阎王帮瓦解，三个头领也从此销声匿迹的人，正是单拔群的好朋友，云瑚的父亲云浩。

半晌王宗允方始讷讷说道：“ 不是我们不守诺言，但一来云大侠早已死了：二来我们在此和殷大庄主是份属主客，我们在这里帮朋友做点事情，也不能算是重涉江湖。 ”

单拔群不想节外生枝，冷冷说道：“ 人各有志，你喜欢替豪门充当鹰犬，那也由得你。殷大庄主，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这宗交易，你到底做是不做？ ”

殷纪无可奈何，只好向王宗允使了个眼色，说道：“ 王管家，请你把葛七侠请出来。 ”王宗允心领神会，先入后堂，找到了巫三娘子，再与她同去牢房。

葛南威是被关在地牢里的，虽然隔着几重门户，但也应该很快就可以带出来的。不料过了已差不多半枝香的时刻，还来见王宗允带葛南戚出来。

原来地牢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件事情，单拔群固然没有想到，

殷纪也是始料之所有不及的。

葛南威也不知昏迷了多久，梦到了扬州廿四桥边，梦见了杜素素正在柳下梅边吹笛。他正想拿出玉萧伴奏，忽嗅到一缕如兰似麝的幽香，杜素素的幻影倏然不见，但却分明感觉到一只温暖软滑的玉手在轻轻抚摸他的额角。葛南威在朦朦胧胧中忽地有了知觉了。

他疑真疑幻，反手一抓，不错，他感觉得到握着的确是少女的玉手，是血肉之躯，绝非幻想！那少女的手滑若游鱼，刚刚被他抓着，一下子就脱出了他的掌握。不过，他已经知道，不是在做梦了。

葛南威又惊又喜，连忙叫道：“素妹，素妹！真的是你吗？”那少女掩着他的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噤声，跟我走！”

不像是杜素素的声音。他恢复了几分清醒，脑海里还残留着梦中的幻像，不自觉的探手入怀，摸他藏在身上的玉萧。

发现玉萧不见，葛南威这才瞿然一省，失落的记忆，蓦地恢复过来。他记起了自己是来赴殷纪的约会，是中了巫三娘子的不知什么毒药昏迷的。为什么自己忽然能够走动了呢？面前黑漆一片，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

那女子的手又伸过来，握着他的手，牵着他走了。仍然没有说话。

他腾出左手摸一摸旁边的石壁，神智此时又再恢复了几分，凭着他的经验，料想还是被困在地牢之中，未曾走出殷家的这座别墅。

此时他虽然已经有了一点怀疑，怀疑这个女子未必是杜素素了。但显然他之能够醒来，能够走动，一定是这女子帮他的忙的。是杜素素也罢，不是杜素素也罢，总之这个女子是在救他，对他决无恶意。

他们似乎是在地道之中行走，葛南威正在思疑不定之际，忽地隐隐听得有人声传来了。

他听得出是王宗允的声音。

王宗允在叫：“不好，出事了!快进去看，葛南威这小子是否还在里面？”

听到了王宗允的声音，那少女牵着他的手，走得更快了！

这少女似乎非常熟悉殷府这座别墅的机关暗道，转弯抹角的在地下走了一会子，终于带着他钻出了一个洞口。眼着一片清辉，这晚月色很好，正是月到中天的时候。

月光之下，葛南威揉揉眼睛，这才看清楚了带他出险的少女。但这个少女是蒙着脸孔的。

单拔群在外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殷豪更加心急。

“怎的他们这么久还没出来，爹爹，你再派个人进去看看吧。”殷豪说道。

正当殷纪要差遣官宗耀去催的时候，王宗允出来了。

但出来的只有一个王宗允，他没有把葛南威带出来。殷豪吃了一惊，首先叫起来道：“王管家，怎的只是你一个人？”

王宗允喘过口气，“殷庄主，不，不好了！”殷纪吃一惊道：“什么不好了！”

王宗允道：“葛南威，他，他已经走了！”

单拔群怎能相信他的说话，喝道：“你们耍什么花招？好呀，你们不放葛南威那也由得你们，你们这位殷大公子我可要带走了！”

殷豪叫道：“爹爹，王管家，求求你们答应和单大侠换人吧。”

王宗允苦笑道：“公子，单大侠不相信我的话，你怎能也不相信我的话？”

殷纪说道：“ 单大侠，请你暂且息怒待我问清楚真相再说如何？王管家，葛大侠怎么不见的？ ”

王宗允道：“ 我也不知他是怎么能够走掉的？看守他的人都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也无暇去察视他们是被点了穴道还是中了毒？ ”

殷纪心中一动，问道：“ 巫三娘子呢？ ” 王宗允道：“ 巫三娘子追出去查究这件事情了。她要我先回来禀报庄主。 ”

单拔群见殷纪焦急之情，现于辞色，凭经验推断，“ 看这情形，他们倒不像是弄假。但是谁能够把葛南威救出去呢？ ” 要知陈石垦与云瑚尚未来到，别的人更无这等本事。

殷纪说道：“ 单大侠，事情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是另有能人把葛七侠带走了。你所求已遂，可以放了小儿吧？ ”

单拔群半信半疑，蓦地想起一事，说道：“ 葛南威这件事情，你们是否在耍花招，我暂且不管，但我可不能做蚀本生意。 ”

殷纪说道：“ 好，只要你放回小儿，你要什么，我做得到的都答应你。 ”

单拔群道：“ 你们交不出葛南威，也得将另一个人和我交换。 ”

殷纪怔了一怔，说道：“ 单大侠，你要什么？ ” 单拔群道：“ 巫三娘刚才只是一个追出去吧？ ” 殷纪说道：“ 不错。 ”

单拔群道：“ 好，那么据我所知，葛南威的未婚妻子杜素素是给巫三娘子掳去的。巫三娘子来你家作客，杜素素自必也是囚禁在你的家中。她既然没有把杜素素带走，那就请你先把杜女侠放出来吧！ ”

殷纪神色不定，半晌说道：“ 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件事情。 ”

单拔群怒道：“ 她托庇于你，她做的事情，你怎能不知？哼，你要是真不知情，又为何约葛南威到你这里？老实告诉你吧，你怎样吩咐官宗耀去约会他，我是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了。要不是你们以杜素素为饵，葛南威也不会赴你这个约会！ ”

殷纪正自踌躇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对方，殷豪已经忍不住，叫起来道：“ 单大侠，我也老实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是假的！ ”

单拔群一愣：“ 什么假的？ ”

殷豪道：“ 这不过是巫三娘子布置的骗局，用来骗葛南威上当的。其实杜素素并没落在她的手中。单大侠，我说的都是实话，求你放了我吧！ ”

单拔群哼了一声，说道：“ 你们父子二人，一回说这样，一回说那样，我可不能相信你们的花言巧语！ ” 殷豪叫道：“ 单大侠，我这次说的确是实活！ ” 殷纪也道：“ 小儿并无虚言。单大侠，请你恕我一时过错，我不合听从巫三娘子的摆布，帮她布置这个骗局。 ”

殷纪救子情急，无可奈何，只好把部分真相吐露出来。但他们父子二人虽然指天誓日，单拔群可还只能半信半疑。正争执时，忽听得外间乱哄哄闹成一片。

一个女子声音叫道：“ 殷纪这老匹夫在哪里，叫他出来见我！ ”

听得这个女子的声音，单拔群和殷纪都是不由得呆了呆。原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葛南威的未婚妻杜素素。殷纪吃了一惊之后，神情是镇定许多，叫道：“ 你们别拦阻她，让她进来见我！ ” 不用殷纪吩咐家丁放行，杜素素已经打进来了。守门的两个武师，给她一个扫堂腿，踢得都是四脚朝天。

杜素素踏进客厅，当然也就迅即发现了 “ 铁掌金刀 ” 单拔群了。

杜素素惊喜交集，说道：“ 单叔叔，你也来了？ ” 单拔群道：“ 杜姑娘，

你先忙你的事吧，咱们待会儿再谈。”

杜素素回过头来，一声冷笑，对殷纪道：“我为什么找你，你自己应该明白。葛南威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殷纪说道：“单大侠就正是和我说这件事啊。葛七侠早已走了，你还不知道么？”

此时一个护院进来，说道：“这位杜姑娘正是曾经到过地牢看过的。但她却不肯相信葛七侠业已逃走，不分皂白的从内堂一路打出来。”

殷纪苦笑道：“你到过地牢，想必也见到我们的人昏迷在地上的吧。我们是不会预先知道你会来的，你应该相信我们没这必要布置‘苦肉计’的！”

杜素素道：“除非我亲眼看见了南威，或者让我和你的干女儿对谈！”

殷纪道：“我的干女儿？嗯，干女儿我倒是有的，但不知你要找的是哪一个，我有十几个干女儿呢。”

杜素素冷冷说道：“巫山帮帮主巫三娘子的女儿巫秀花，三个月前，你收她做干女儿，有这回事吧？”

殷纪情知无可抵赖，说道：“杜女侠，你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佩服，佩服！不错，她是我新收的干女儿，你就是找她吗？”

杜素素斥道：“废话少说，快叫她出来见我！”

殷纪已知不妙，苦笑说道：“杜女侠，你不找她，我也正要找她！”

过了一会，受殷纪之命去请“干小姐”的家人出来报道：“禀老爷，干小姐已经不见了。”

杜素素变了面色，喝问：“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去了哪儿？”

那家人哭丧着脸道：“我们早已查问过了。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更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杜素素冷笑道：“谁相信你们的鬼话！你们交不出葛南威，就把巫秀花交给我，否则，哼，哼……”她眼光一瞥，盯着还被单拔群抓在手里的殷豪说道：“单叔叔，你把殷大庄主这宝贝儿子借给我一用，好吗？”

杜素素笑道：“殷大庄主，你听着：你要是还耍花招蒙骗我，那就请恕我对你这位宝贝不客气了！我先给他一个三刀六洞，再取他的性命。看你是愿意要儿子还是要干女儿？”殷豪吓得魂不附体，“爹爹，你快把巫秀花找出来给他们吧！”

殷纪道：“杜女侠，请你暂且息怒，听我一言！”

“我只要人，不听你的花言巧语！”

“杜女侠，我比你更着急要找她呢，你先听我说说吧！”

“好吧，那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葛七侠已经逃了出去，我们不会预先安排下苦肉计骗你的，这你务必要相信我，帮他逃走的这个人，我现在也已经知道了。”

“是谁？”

“就是你要找的我这个干女儿巫秀花。只有她才能够在我的家中做得到这些事情。”

杜素素半信半疑，冷笑道：“她是你的干女儿，她倒反过来帮助你的囚徒逃走？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鬼话吗？哼，据我所知，她帮你设计诱捕南威，这倒是真的！”殷纪苦笑道：“也难怪你不相信，我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除了她，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把葛七侠从我这里救出去的！”

单拔群在一旁好像凝神静听什么，忽然说道：“好，我姑且相信你。素

素，咱们先出去找南威，要是找不着的话，回头再和他们算帐。”

此时杜素素亦已隐隐听得见上面传来的一缕萧声了，她对葛南威的萧声当然最为熟悉的，是以虽然听得不很清楚，但已知道吹萧的人一定是葛南威无疑。

殷纪连忙说道：“我帮你们一同寻找，但你可得先把犬子归还给我吧！”那缕萧声细若游丝，转瞬即逝，殷纪和王宗允等人可都没有留意。

单拔群道：“不用你们帮忙寻找！”殷纪说道：“那么犬子……”单拔群哈哈一笑，“你急什么，你这个宝贝儿子送给我我也不要！出了大门，我自然会放他的。你们乖乖的给我站在这儿，不许跟来！”殷纪知道以单拔群的身份，决不会说了话不算数的，于是说道：“谨遵单大侠之命，要是你们抓到巫秀花，希望能够交还给我惩处。”单拔群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我还未知，待抓到了人我自会处置！用不着你多管。”

单拔群和杜素素走出这座别墅，如约放开殷豪，冷笑说道：“殷大少爷，便宜了你，滚回去吧！”

杜素素道：“刚才我好像听得是南威的萧声，但声音来处的方向可辨不清，单叔叔，你听见了吗？”

单拔群道：“我就是因为听见萧声才肯罢手的，好像是从东面那边山头传来，咱们快去看看！”

两人循声觅迹，跑上那座山头，但已是找不着葛南威了。单拔群道：“昨天我曾约了葛南威和陈石星云瑚二人一起到寒山寺相会，虽然他没有来，他也不知道约他的人是我，但他逃出了殷家，还是有可能到寒山寺来找我们的，咱们还是先回转寒山寺再说吧。”

回转寒山寺的途中，杜素素方有空暇，对单拔群说出她的遭遇。

原来她自北京失意归家，正当她回到扬州那天，未曾入城，在路上碰上一件事情，有一帮强徒强抢一个少女。她出手打伤两个强徒，余众一哄而散。她顾不及追赶强徒，先救那个少女，幸喜那少女受的只是一点轻伤。

那少女长得颇为美貌，自称是一个在江湖卖艺为生的歌女，本来还有一个老父的，父亲被强盗杀了，那些强盗垂涎她的美色穷追不舍，几乎追到扬州，路上行人虽多，却都不敢相救。

白日青天，就在扬州城外不远之处发生这样一桩杀人抢掠的案子，本来是颇有破绽的，但杜素素却相信了她。

单拔群道：“这个少女想必就是巫三娘子的女儿巫秀花了？”杜素素道：“不错。”

单拔群笑道：“她编造故事的本领可并不怎么调明，怎的当时竟会不起疑心。”

“我也觉得那帮强盗太过大胆,有点可疑,问她可知道这帮强盗的来历？她说听得强盗的言语，似乎是什么淮阳帮的，要把她抢去献给帮主作压寨夫人。淮阳帮在江南的势力很大，帮主麦武威也正是个好色之徒，这是我一向知道的。听她说是淮阳帮所干的事情，倒是不由我不相信了。

“我见她失了爹爹，无依无靠，身上又受了伤，就留她在我家中调治。她知书识墨，更兼通晓音律，我实在舍不得和她分手，她的伤很快就治好了，同样的她也对我依依不舍，口口声声，恳求我收她做个丫头。我喜得良伴，同时也怕她再跑江湖，淮阳帮会加害于她，于是与她结为姐妹。

“有一天晚上，月色很好，我和她饮酒赏月，只不过喝了两杯，不知怎

的糊里糊涂就喝醉了。一觉睡到天亮。天明之后，却已不见了她。”

单拔群道：“那一定是她在酒中下了蒙汗药，奇怪，她倒没有乘机害你。但你可发现有中毒的迹象么？”

“醒来之后，毫无异状。如今已是第五天了，我仍然和从前一样，相信不是中毒。”

单拔群道：“如此看来，这个巫秀花虽然是巫三娘子的女儿，手段却还不算毒辣。但你可失捧十么东西没有？”

杜素素怔了一怔，“不错，我失掉了一支玉簪，那天晚上插在头上的。单叔叔，你怎么知道？”

单拔群道：“她就是用这支玉簪，骗葛南威上当的。”当下把从陈石星口中听来的事情转述。

杜素素道：“我也猜到她定然是用这支玉簪去做文章了，却想不到南哥会受他们的骗。”

单拔群道：“你是几时知道她的身份的？”

“说起来可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我在想法子要打听她的来历的时候，有一个知道她的来历的人，已经先来找我了。”

“那人是谁？”

“是扬州丐帮分舵的马舵主。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本来我应该登门造访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劳你的玉驾到我这里吗？’我心中一动，已经猜到几分，果然他跟着就问：‘听说你交上了一位朋友，那个女子还在你的家中吧？’

“我这才明白他是避免给巫秀花知道，连忙问他：‘这女子是什么来历？’

“他听我讲述如何结识这个女子的经过之后，叹口气道：‘杜姑娘，你上当了。这女子并非不懂武功的歌女，她真正的身份是巫山帮女帮主巫三娘子的女儿，真名巫秀花。’”

杜素素继续说道：“我告诉他，巫秀花昨晚偷了我一支玉簪，已经不辞而别。马舵主也觉得奇怪，同你的想法一样，巫秀花为什么不下毒害我呢？

“跟着他告诉我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发现巫三娘子来到江南，第二个消息是听说葛南威到了苏州。

“他还告诉我，巫三娘子是先派她的女儿来投靠苏州土豪殷纪的。此事发生在三个月之前，巫秀花到了殷家，立即拜了殷纪做干爹。

“我听得南哥来到苏州，不管这几件事情是否有连带的关系，我也是要赶到苏州去找他了。”

单拔群忽地想起一事，“对不住，暂且打断你的说话。那个巫秀花多大年纪？”

杜素素道：“和我差不多，大约是二十岁左右。”

单拔群道：“我虽然没有见过巫三娘子，但听人家说，她也不过才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美妇，怎的有这么大的女儿？”杜素素道：“这个马舵主倒是曾经和我说过，据他所知，巫秀花并非巫三娘子的亲生女儿。她的父亲巫山云大约在十多年前死了原配妻子之后，才娶这位后妻的。她本来排行第三，做了巫山云的继室，人称巫三娘子。她精明能干，嫁给巫山云不到两年，帮中的大权已掌握在她的手上。第三年巫山云莫名其妙的死掉，她就更加名正言顺的成了巫山帮的女帮主了。不过巫秀花虽然不是她的亲生，但听说母女

俩的感情倒是相当好的。”单拔群道：“原来如此，这就怪不得了。”杜素素道：“怪不得什么？”

单拔群道：“她们母女二人，很可能不是像旁人眼中所见的那样和谐。是以母亲设计帮殷纪诱捕了葛南威，女儿却瞒着母亲私自放人。”杜素素道：“单叔叔，你相信巫秀花真的是要救南威？那她为什么要来偷我的玉簪，帮她母亲设下这个陷阱？”

单拔群道：“我不过是有那么一点疑心，目前还不敢断定巫秀花放走葛南威一事，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

杜素素把她的遭遇告诉单拔群，但也还有一件事情是瞒着他的。

她到过了狮子林，见着了江南双侠，江南双侠已经把段剑平和韩芷订了婚并一同回去大理的事情告诉了她。又告诉她，葛南威是特地向林逸士讨了这个代表江湖八仙为王元振祝寿的差使，好顺便回乡找寻她的。她始知葛南威相爱之诚，多日来郁结于心的疑云尽去。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是过了枫桥，望见了寒山寺了。

单拔群笑道：“你这样聪明，你猜猜南威和巫秀花是否已经在寺里？”

杜素素思量片刻，说道：“我真是猜想不透，你呢？”

单拔群道：“我猜他们多半已在寺中等候你了。”

杜素素摇了摇头，说道：“我猜那妖女不会存着这样好心，多半是把南哥骗往别处去了。”

单拔群道：“好，那么咱们打一个赌如何？”杜素素苦笑道：“我不打这个赌，因为我宁愿输给你。”

杜素素怀着患得患失的心情步入寒山寺。他们二人是谁猜得准呢？

葛南威跟随那个少女钻出地洞，月光之下，他揉揉眼睛，这才看清楚了带他脱险的少女。这个少女是蒙着脸的。

虽然是蒙着脸孔，他亦已看得出来，这个少女决不是杜素素了。葛南威不禁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冒险救我？”

那少女幽幽说道：“葛相公，你还是不要问我的名字的好。”葛南威道：“为什么？”

那少女没有答复这个问题，继续说道：“我救你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你也用不着感激我。”

那少女拉着他的手，葛南威不由自己的跟着她跑。他试一运气，知道大概已经恢复了三两分功力，要是只凭目前的这点功力的话，虽然可以跑路，却还不能施展登高山如履平地的上乘轻功的。是以只好让那少女助他一臂之力了。

少女拖着他跑，不到半枝香时刻，跑上了山头。离开殷家那座别墅，估计已有数里之遥。少女停下脚步，微笑说道：“葛相公，你的精神尚未恢复，想必跑得累了，暂时歇一歇吧。”

葛南威在她身旁坐下，说道：“姑娘，你冒了这么大的危险救我，我不知要怎样报答你才好。虽然在你或许是施恩不望报，但在我，我却……”他话犹未了，那少女已是噗嗤一笑，“葛相公，你是想报答我是不是？好，那我就求你一件事情。”葛南威道：“姑娘有甚吩咐，葛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少女笑道：“用不着赴汤蹈火，只想请你为我吹萧。我知道你是当今之世吹萧吹得最好听的人，我想听听你的萧声。”葛南威不自觉的探手入怀，

摸了一摸，这才想起自己那枝暖玉萧早已给巫三娘子抢了去献给殷纪了。不觉嗒然若丧。

少女笑道：“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一支洞萧了，虽然比不上你原来的玉萧，也可将就吹吹。”

一曲未终，忽然隐隐听得似乎有人走上山坡。那少女说道：“好像有人来了。葛相公，你先躲起来，不管来的是什么人，都由我对付。你千万不要露面。”

葛南威怎肯依从，说道：“你救了我的性命，如今我已经恢复几分功力，怎能袖手旁观？咱们理应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本是江湖上惯用的套语，葛南威顺口说了出来。并没仔细想过是否用得恰当，那少女听了，却是不禁脸上一红。

“不，你一定要听我的话，赶快躲起来。”少女说道。

就在此时，已经听见了跑上山坡的那个人在阴恻恻的纵声长笑了。人还没有看见，但葛南威已经听得出来，是巫三娘子的声音。

“这妖妇厉害得很，我正是受她所害的。你躲起来吧，让我和她一拼！”

那少女道：“好吧，你——”突然中指一戮，点了葛南威的麻穴。葛南威哪防得到她有此一着，登时不能动弹。

那少女点了葛南威的穴道，迅即将他推入乱草丛中，藏好之后，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对不住，你躺一会。只盼你能平安度过危难，那你怎样怪责我，我都愿意！”

葛南威躺在有岩石遮挡的乱草丛中，只听得巫三娘子阴阳怪气的笑道：“我道是谁有这本领居然能够解了我的迷香，将人救走，原来是我的乖女儿！”

听得巫三娘子此言，葛南威这一惊可是当真非同小可了！“原来这个女子，她，她竟然是巫三娘子的女儿！那她为什么把我救出来，难道，难道又是另一个陷阱？”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少女已在说道：“娘，请恕孩子不孝，不过，女儿这样做也是为了你的好处的！”

巫三娘子冷笑道：“为了我的好处？什么好处，你倒说来听听！”

巫秀花道：“娘，咱们巫山帮纵然是在川西难以立足，也不至于无地容身。何苦为别人结下强仇大敌？你想一想，葛南威是八仙中人，你要是把他送给了殷纪，殷纪会让东门壮押他上京的。他是皇上所要的钦犯，还能活吗？那时八仙中剩下的渭水渔樵等人，又能够放过你吗？”

巫三娘子冷冷说道：“原来我和他们说的话，你都已听见了。你倒是真肯为我着想！”

巫秀花道：“不错，我就是因为知道了你们的打算，我不想帮你们害人，也不想你上别人的当，我才改变主意的。”巫三娘子说道：“你能有多大见识，居然替我出起主意来了。是好是坏，我自有分数，用不着你妄作主张！哼，依我看来，你是看上了人家小白脸！”

巫秀花又羞又气，“娘，你怎能这样说？你试想想，倘若当真如你所说，我为什么不赶快带他远走高飞，要让他吹萧给你听见？”

葛南威听到这里，不觉也在心里想道：“怪不得她要我吹萧，原来是让她的母亲好跟踪追来的。但她为什么又不肯把我交给她母亲呢？”只觉平生碰上的事情，没有比这次更离奇的了，真是百思莫得其解。

巫三娘子燃起一线希望，“ 好，你既然是用他的萧声将我引来，那就把他交给我吧。 ”巫秀花说道：“ 娘，我请你出来，可并不是如你所想的这个用意的。 ”

巫三娘子道：“ 那你想要怎样，不怕和我直说。 ”

“ 我想你离开殷纪和东门壮这一些人。 ”

“ 你爹爹手创的巫山帮就不要了吗？ ”

“ 请恕女儿直言，巫山帮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似乎已经引起了许多江湖同道的非议，散了也不足惜！ ”

其实巫山帮这几年为非做歹，巫秀花这么说，口气已经是最轻的了。

但巫三娘子却不禁勃然大怒，说道：“ 好呀，你倒教训起为娘来了。你爹爹死后，我做帮主，在你看来，我这帮主是做得很不对了？ ”

巫秀花道：“ 女儿不敢妄议。不过对与不对，暂且不论，目前来说，散了巫山帮，对帮众和你都有好处。 ”

“ 什么好处？ ”

“ 向咱们寻仇的人大都是名门正派之士，找不到你，料想他们不会向普通的帮众为难。 ”

巫三娘子道：“ 那么我呢？ ”

巫秀花道：“ 你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安享清福，岂不是好？ ”

巫三娘子冷笑道：“ 安享清福？别人就肯让我平安度日？ ”

巫秀花道：“ 我已经替你想过了，八仙在江湖上鼎鼎有名，要是林逸士替你出面说情，仇家一定肯原谅你的。我救了葛南威，我替你央救他的大哥出面，料想他也会答应的。 ”

葛南威听到这里，方始明白几分：“ 原来是为了这个缘故。这女子虽然稍嫌工于心计，用意倒是无可厚非，比她母亲好得多了。就不知巫三娘子肯不肯答应？ ”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巫三娘子说道：“ 我为什么要辗转求人，你怕八仙，我不怕！我找的靠山比八仙更硬！ ”巫秀花道：“ 娘，我知道你的心意，你以为殷纪的背后是当今皇帝,这个靠山就保得你万元一失,为所欲为了么？但皇上能让你躲入深宫保护你么？纵然躲入深宫，八仙若是要和你为难，只怕皇上也保护不了。你没听说就在两个月前，发生过八仙以及丐帮等人大闹紫禁城的事么？ ”

“ 又暂且别说得太远，说说目前吧！ ”巫秀花侃侃而谈，继续说道：“ 目前殷纪就是自身难保，他的儿子落在单大侠手里，他还不是束手无策？别说八仙一起来，就只一个单拔群他们便对付不了！

“ 我再和你老实说吧，我请葛南威吹萧，也是希望单大侠听得见的。他听见了，或许暂时也不会与你们为难了。我虽然不值殷纪为人，到底也曾叫过他做‘ 干爹 ’，要是能如我所愿，单大侠放回他的儿子，也是算我报答了他！ ”听到这里，葛南威更不禁又惊又喜了。

“ 武林中除了铁掌金刀单拔群之外，还有谁人配称单大侠？她说的一定是单叔叔了！ ”但大喜过后却又不免担心：“ 万一她们母女翻脸，单大侠是决不会那么凑巧及时赶来的，我又动弹不得，怎能帮助她呢？ ”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巫三娘子冷冷说道：“ 你倒替我打算得周到，可惜我不能听你的话。今日之事，只能是你听我的话！ ”

巫秀花道：“ 娘，祸福无门，唯人自招。我希望你再想清楚才好。 ”

巫三娘子说道：“我早已想清楚了，你说是为我打算，但你以为我竟然会这样愚蠢；现钟不打，反去炼铜吗？”巫秀花怔了一怔，“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巫三娘子冷笑道：“什么意思，你这样聪明，还不明白？你想，你是我的女儿，你都对我腹诽，林逸士那些人，自命是侠义道的人物，能够放过我吗？不错，我也自知，在我接掌巫山帮之后，在江湖上早已是恶名昭彰的了，我也不会去求侠义道的饶恕的！”

巫秀花道：“娘，古语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女儿相信，只要你肯离开殷纪一班人，真心向善，侠义道一定会原谅你的。何况还有葛七侠替你求情呢。”

巫三娘子冷笑道：“你相信我不相信！再说单拔群和八仙这些人固然不好惹，但殷纪、东门壮、濮阳昆吾这些人就好惹吗？”

巫秀花叫了一声“娘！”还想再劝，巫三娘子已是不再哼一声，冷笑道：“你说你是为我打算，我也正是为你打算，你应该先听我的话！”

巫秀花无可奈何，只好说道：“娘，你打算要我怎样？”巫三娘子道：“为你打算，我要你嫁给殷豪！”

“什么，你要我嫁给殷纪那个宝贝儿子？”

“殷纪有什么不好？不错，他的武功不及葛南威，长得也没葛南威英俊，但你可要知道，葛南威是有了意中人的，你想嫁给他，他也不能要你。倒不如嫁给殷豪，他家是江南首富，你做了他家媳妇，至少可以安享荣华。”

巫秀花又羞又恼，“谁说我要嫁给葛南威？你，你这是以，以——唉，你这是把女儿想得歪了，我只是不值你们所为，才去救他。”她本来想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总算还能抑制自己，话到口边，咽了回去。

但巫三娘子已是勃然色变，“原来你是想做打抱不平的侠女么？不过可别忘了你是巫山帮帮主的女儿，在别人眼中你仍然是个妖女！”巫秀花道：“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但求心之所安！”

巫三娘子道：“什么叫做心之所安，我暂且不和你辩。我只问你，你当真是不想嫁给葛南威吗？”

巫秀花道：“我不嫁给葛南威，但也决不能听你的话，嫁给殷纪那个宝贝儿子！”

巫三娘子道：“好，只要你不是想嫁给葛南威就行。那你把葛南威交给我吧！”

“娘，你要把他怎样？”

“那你就不用多管了。你既然还叫我做‘娘’，就该听我的话！别的话你不用说了，你说我也不听！”巫秀花叹了口气，情知母女翻脸，已是无可挽回。只好说道：“我把葛南威救了出来，当然是早已让他走了。你叫我还如何能够把他找来给你？”巫三娘子冷笑道：“你这些话可能骗得别人。如何能够骗得了我？葛南威他中了我的迷香，你纵然能解我的迷香，也不能令他便即恢复功力的。你敢让他一个人走，不保护他？他一定是藏在附近，快把他交出来吧！”

“他有人保护的。他的确是独自走了。娘你不信我也没有法子！”

“我就是不信，如今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总算对你也有抚养之恩，你是否还当我是你的母亲？”

“娘，你这话可说得重了。我自小丧母，怎敢忘了你的养育之恩？”

葛南威暗自想道：“ 原来这妖妇是她继母，怪不得看来不像母女。 ”
巫三娘子道：“ 好，你若有母女之情，就快交人。我是言尽于此了！ ”
巫秀花咬了咬牙道：“ 莫说他已经走了，就是没有走，请恕女儿也不能从命。 ”
巫三娘子冷冷说道：“ 你不交人，我就不会自己找吗？ ” 口中说话，一把梅花针已经撒出。
她这暗器是四面乱飞，射人乱草丛中的。幸而葛南威藏匿之处有石块遮拦，距离之远也还在梅花针射程之外。
巫三娘子蓦地一声冷笑，说道：“ 你是为了葛南威拼舍母女之情，我倒要看他对你是否也是如此有情有义？葛南威，你听着，你不出来，你就把她杀掉！ ”
巫秀花大惊道：“ 娘，你要杀我？ ”
巫三娘子冷笑道：“ 我早已说过，你不听我的话，我们母女之情已绝！你也应当知道，我若然不是心狠手辣，焉能做到一帮之主！ ” 冷笑声中，她果然把手一扬，暗器就向巫秀花打去一颗透骨钉几乎是擦着巫秀花鬓边飞过。
巫三娘子暗器一发，人也立即飞扑过去，喝道：“ 母女之情已绝，你动手吧！ ” 巫秀花一面闪避，一面叫道：“ 娘，你杀了我吧，只盼你饶了葛南威！ ”
巫三娘子冷笑道：“ 贱婢，你倒是有情有义，可惜葛南威却不肯舍身救你。哼，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说过的话，绝不收回，除非我抓到葛南威，还可饶你一死。否则我两个人都杀，先杀了你，再杀葛南威。我不信找不着他！ ”
只听得“ 嗤 ” 的一声，巫秀花的衣裳已给巫三娘子一抓抓破，肩头也给抓开一道伤痕，险些伤了琵琶骨。饶是她已有舍却性命之心，也给吓得不禁“ 哎哟 ” 一声叫了出来。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喝道：“ 葛南威在此，妖妇，你冲着我来吧！ ”
巫三娘子刚一回头，忽觉劲风飒然，“ 卜 ” 的一声，胸口给一颗石子打中，痛如刀割。
原来葛南威虽然给巫秀花点了麻穴，但因她怕损害葛南威的身体，并非是用重手法点穴。葛南威早已恢复了三分功力，有这三分功力，已是足以自行运气通关了。正好在这紧要关头，他的穴道刚刚解开。
巫三娘子只道葛南威是毫无抗拒之力的，哪想得到他还能施展“ 弹指神通 ” 的上乘功夫！
巫秀花看见葛南威窜了出来，这一惊非同小可。为了保护葛南威，也为了希望自己能够侥幸逃生，她无暇思索，在葛南威飞出石子的同时，她也发出了一枚暗器。
葛南威窜了出来，刚要向她跑过去，只听“ 蓬 ” 的一声，眼前烟火弥漫，登时不省人事。
待到醒来之时，葛南威发现，自己已经是在一个山洞之中了。
巫秀花坐在他的身边，背靠石壁，袒露上身，手里拿着一块好像铁块的东西，按在自己的胸膛上。看见葛南威醒来，连忙穿上衣裳。
葛南威吃了一惊，说道：“ 巫姑娘，你受了伤了？ ” 正是：
纵非同命鸟，相处亦关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柳下梅边寻旧侣　兰因絮果证鸳盟

葛南威提一口气，想要站起身来，只觉得身子软绵绵的已是使不出气力，胸口觉得有点作闷。巫秀花见他说话还像平时一般，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道：“你是中了三枚毒针，我都用磁石替你吸出来了。你吸进一点毒烟，料想亦无大碍。不过，你亦已昏迷了大半天了。”

葛南威道：“多谢姑娘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

巫秀花道：“这都是多亏你的内功深厚，我有什么功劳？说起来我还要向你道歉呢，我放了一枚烟雾弹，累你毒上加毒。”

原来巫家有一种独门暗器，名为“毒雾金针烈焰弹”，巫秀花为了掩护葛南威逃跳，虽然不敢把喂毒的梅花针混在烟雾之中打她继母，但那弥漫的烟雾却还是有毒的。在她放出烟雾弹之时，巫三娘子也发出毒针伤了他们。

葛南威道：“你的继母呢？”

巫秀花道：“我背了你拼命逃跑，她没追来，料想也是受了一点伤了。真是好险，要不是你那枚石子刚好在那紧要关头打着了她，只怕咱们二人都难逃命。”

葛南威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巫秀花道：“是天平山上的一个石窟，日前我在山上游玩，无意之中发现的。洞口满是荆棘，或许他们不会发现。”

葛南威默不作声，试试默运玄功，可是怎也没法凝聚真气了。原来他在自解穴道之后所恢复的那几分功力，由于施展弹指神通的功夫，那枚石子一弹出去，他的真力亦已消耗净尽，又得从头做起了。

巫秀花苦笑道：“你现在想必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当初不肯把我的姓名来历告诉你的原因了吧？你恨我不恨？”葛南威道：“莲出污泥而不染，何况你并非她的亲生女儿。你救了我的性命，我感激你都来不及呢，怎会恨你。”

巫秀花听他说得十分诚恳，脸上绽出笑容。但片刻之后，却不禁又幽幽叹了口气。

巫秀花叹了口气，说道：“有件事情，你还未曾知道，知道之后，只怕你就要恨我了。”

葛南威心中一凛，说道：“对啦，有件事情，我正要问你。杜素素是否已经落在你的继母手中，他们把她怎么样了？这件事情，我想你是应该知道的吧？”

巫秀花道：“我要和你说的，也就正是这事件事情。”葛南威不觉忐忑不安，心想素素莫非已遭不幸，否则巫秀花为什么担心说了出来，我就会恨她？

巫秀花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葛七侠，你别担心，你的杜姑娘并没落在我的继母手中，他们是骗你的！”

葛南威喜出望外，“真的？那么她现在何处？”巫秀花道：“前三天她还在扬州，不过现今她在何处，我可就不知道了。”其实她是知道的，不过她却不愿这样快告诉葛南威。葛南威放下了心上的一声石头，问道：“那么素素那支玉簪怎的会由殷纪派人送来给我，而且是和你的继母的独门暗器蝴蝶镖一同送来的。他们言之凿凿，不由我不相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巫秀花道：“这支玉簪是我偷来的。是我帮忙他们骗你上当的。你明白了吧？”她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葛南威之后，说道：“不错，

他们在知道杜姑娘回到家乡之后，殷纪本来是要我去害她的。他叫淮阳帮的人帮我设下骗局，诱杜姑娘上当。殷纪说杜姑娘是他的一个对头之女，要我用毒药将她绑架回来，最不济也必须取得一件信物为凭，否则他们就不会相信我。”

葛南威道：“那你为什么不依从他们的主意？是否在你见到了素素之后，你便知道了她的来历？”

巫秀花道：“这倒不是。杜姑娘武功高强，我当然早已知道她不是寻常女子。但却是直到昨天，我才知道她和你是八仙中的一对爱侣的。”

葛南威心里想道：“如此说来，她倒并不是因为害怕得罪‘八仙’中人，方始不敢害素妹的。虽然做错了事，总算良知未泯。”

巫秀花继续说道：“你们八仙刚在京城里做了一件大案，杜姑娘当然不会把她的身份告诉我的。不过她虽然没有把来历告诉我，对我却是情如姐妹。和她相处了几天，我实在不忍下手害她。是以偷了她这支玉簪，回来向殷纪交差。

“他们相信了我。这才让我知道了他们的秘密。昨晚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觉得不应该害你，也希望由这件事情而因祸得福，使得我的继母和巫山帮都能够从此改邪归正，这才下定决心救你。”

葛南威道：“你刚才和你继母所说的那些话，我躲在草堆里都听见了，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不怪你。”

巫秀花忽地幽幽说道：“你不怪我，我已感激不尽，要是你再说客气的话，我更加不安了。不过，难道你的心上就没别的牵挂了么？”

葛南威给她勾起心事，黯然说道：“我放心不下的只是素素，她找不见我，不知如何着急了。我死不打紧，但见不着她，唉——”原来他亦已隐约猜想得到，杜素素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开了他，其间可能是有什么误会的了。要是他见不着素素，误会就始终会留在她的心中，岂非遗憾终生？不过巫秀花于他虽有救命之恩，毕竟还是初相识的朋友，他的心事，可不方便对巫秀花倾吐无遗。

他虽然没有吐露心事，但巫秀花七窍玲珑，用不着他说，亦已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了。她勉强一笑，“吉人天相，葛七侠，我相信你会见得着你的杜姑娘的。”

葛南威也勉强笑道：“但愿如你所言。”他说了之后，巫秀花长长叹了一口气。患难之中，原需彼此安慰。葛南威不住问她道：“巫姑娘，你又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么？”巫秀花道：“没什么，我只是羡慕杜姐姐。”

葛南威怔了一怔，蓦地想起巫三娘子嘲讽女儿的说话：“难道她真的是对我、对我——”心念未已，只听得巫秀花已在继续说道：“我是羡慕杜姐姐的福气，有人这样的关心她。我可是无依无靠，没人关心我的。”

葛南威道：“谁说没人关心你呢，最少我现在就关心你！而且你失去了过去的朋友，会得到更多新的朋友的。要是你不嫌弃的话——”巫秀花眉毛一扬，问道：“怎么样？”

葛南威道：“我比你痴长几岁，要是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为兄妹如何？”

巫秀花呆了一呆，蓦地纵声笑了起来，说道：“好啊，好啊！你不嫌我高攀，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是一个被人当作‘妖女’的人，今日能够得有如此一位英雄兄长，纵然我不幸身亡，死了也可瞑目了”笑声中似乎颇有几分凄凉意味。葛南威见她似失常态，忙道：“别说不吉利的话，正如你刚

才所说，吉人天相，咱们都会脱险的。对啦，我还没有告诉你呢，我有两位本领高强的朋友——”巫秀花道：“你说的是陈石星和云瑚吗？”

葛南威道：“正是他们，原来你也知道了。”巫秀花道：“我听殷纪说过，东门壮就是为了追踪他们，来到苏州的。”葛南威道：“昨日他们本来是和我约好了来接应我的，他们在殷纪的老屋找不着我，一定会继续寻找我的。”巫秀花笑道：“那咱们就碰碰运气吧。但不管运气如何，我现在也不担心了。得你认我为妹子，老天爷赐给我的已是太多！”当下两人就在山洞里撮土为香，八拜结为兄妹。

陈石星和云瑚已经回到寒山寺。

单拔群和杜素素一踏进寺门，就看见他们奔上前来迎接。

陈石星又惊又喜。“单大侠，我正想去殷纪那座别墅找你，你已经回来了。但葛大哥呢？”

云瑚则是抢着去接杜素素，她喜出望外的拉着杜素素的手，也在同时说道：“杜姐姐，终于盼到你了。你看着了葛大哥没有？葛大哥为了你被殷纪骗去赴约，这些事情，你知道了吧？”

杜素素道：“我都已知道了。但我可还未曾见着他。他给一个妖女骗走了。”说至此处，回头向单拔群苦笑道：“单叔叔，想不到这个打赌是我赢了。”

陈云二人大为凉异，不约而同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杜素素道：“说来话长，咱们进里面说吧。”

此时刚是天明时分，杜素素待要拜见皎然大师，陈石星道：“皎然大师正在做晨课。”单拔群道：“他是个有道高僧，不拘世俗之礼，咱们不必打扰他了。”

杜素素把自身的遭遇和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了陈云二人之后，云瑚笑道：“单叔叔，你和杜姐姐的打赌，依我看来，只能说是输了一半。”

杜素素怔了怔说道：“此话怎讲？”

云瑚说道：“那位巫小姐虽然没有把葛大哥送来寒山寺，对他却是并无恶意。”杜素素道：“这点我也相信。她虽然偷了我的玉簪，设下陷阱，帮殷纪那一班人骗南威上当，但她没有乘机害我，也还不能算是太坏。”

云瑚说道：“而且依照你所说的情形看来，这次她把葛大哥救出殷家，看来也不像是和殷纪那班人串通了来做戏的。只要她是真心救人，并无阴谋在内，葛大哥迟早都会回来找你的。”杜素素道：“我想不通的正是她为何要如此？虽说巫三娘子不是她的生身之母，但她们总是一伙的。怎的竟会为了南威的缘故，她宁愿背叛他们呢？”云瑚噗嗤一笑，说道：“杜姐姐，原来你是为了这个不放心吗？其实你和葛大哥是青梅竹马之交，应该相信得过他不会移情别恋。”

杜素素面上一红，“我才不稀罕他呢，要是我不放心的话，这次我也不会离开他了。”

云瑚说道：“人与人之间，总是难免有误会的。即使是至亲至近的人，有时也难免如此。对啦，有个好消息我还未曾告诉你呢，段剑平大哥和韩芷姐姐已经订了亲了，在你离开北京之后不久，他们也一同回转大理了。”

云瑚突然提起段韩二人之事，两段话似乎并无关联，但杜素素是听得懂她的意思的。不禁又是面上一红，说道：“昨日我已经见过郭英扬大哥和钟毓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了。”心里想道：“我对韩芷的误会，固然是我的

鲁莽，但只怕巫三娘子的女儿，却怎能和出身名门正派的韩芷相比？”

单拔群道：“南威暂时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倒是担心另外一桩事情？”陈石星道：“什么事情？”

单拔群道：“东门壮和濮阳昆吾来到苏州，刚才他们分明是在殷家，却不露面。咱们虽然不知他们图谋什么，但总得设法通知王寨主。”杜素素道：“单叔叔，你不是要去西洞庭山给王寨主拜寿的么？”陈石星道：“我们和葛大哥本来也都是要去给王寨主拜寿的，不过王寨主的寿辰是本月廿二，还有十来天呢。”

杜索素道：“那你们早去几天，也是无妨。让我留在这里寻找南威，你们不必担心。”陈石星道：“单大侠另有一个约会。日期已经定了八月十八，地点是在海宁。”

单拔群道：“我就是为了此事有点放心不下，约会我的人是一柱擎天雷震岳，我是非去不可的。还有，派谁去向王寨主报讯，人选也须慎重考虑。”

刚说到这里，有个小沙弥进来报道：靖南镖局的总镖头成大全和一个老叫化前来求见单大侠。

单拔群道：“和成大全同来的，想必是丐帮朋友了。”连忙叫小沙弥请客人进来。

单拔群所料不差，和成大全一起进来的那个客人，不但是丐帮中人，而且是苏州丐帮分舵的舵主焦仲。

成大全已经得到狮子林那个小厮送来的消息，急不及待地先问陈石星道：“听说葛七侠昨日去赴殷纪的约会，他回来没有？”

陈石星道：“单大侠和杜姑娘就正是刚刚从殷纪那座别墅回来的。”成大全情知不妙，连忙问道：“那你们敢情是还未曾找着葛七侠么？”

杜素素苦笑道：“人没找着，东西也没找着。”

成焦二人听罢他们讲述经过，焦仲说道：“杜女侠不必担心，只要葛七侠还在苏州，我们丐帮弟子一定能够替你找得着他。单大侠，给王寨主送信的事情，你也交给我办好了。”单拔群笑道：“这样最好不过。彼此老朋友，我也不和你客气了。”

焦仲又道：“云女侠、杜女侠住在寒山寺可不方便，不如你们都搬到我那里如何？”

单拔群道：“我有另一个约会，待会儿就要动身前往海宁。”陈石星、云瑚和杜素素则接受了他的邀请。于是众人便即分道扬镳。

丐帮消息最为灵通，杜素素得到焦仲答允帮忙，自是宽心不少。但是否能找到葛南威，终究还是事属渺茫，一日未曾见着葛南威，她还是放心不下的。

葛南威怎么样了呢？

他睡了一大觉，一觉醒来，又已是日落西山的时分了。他揉揉眼睛，叫道：“巫姑娘。”

听不见巫秀花的回答，不禁吃了一惊。

他定了定神，借着从石罅透进来的微弱光亮，留心察看，发现巫秀花果然是不见了。有个木瓢放在他的身旁，瓢中盛满清水。这陋瓢比普通的木瓢大得多，手工却甚简陋，看得出来，是匆匆忙忙用刀剜木而成，说是木瓢，其实不过是一件匆匆制作的盛水容器。

一直等到天黑，山洞里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了，却还未见巫秀花回来。

葛南威不觉暗自踌躇，不知是出去找寻她的好，还是继续留在山洞之中，等待她回来的好？

此际巫秀花也正是踌躇难决。

“葛大哥迟早是要和杜索素重庆团圆的，我老是跟着他，插在他们中间，这算什么？葛大哥即使不讨厌我，杜素素也会讨厌我的。

“嗯，我已经给他把过脉，明天他的功力料想也可以恢复一半了。我给他找了食物回去，但愿他还未醒来。”

她不敢下山，只盼在山中能找着茶农，讨一点食物。

天平山是否有安家立户的茶农她不知道；天平山虽然不是高山峻岭，但要寻找人家也不容易。

忽地发现了有人迹了。

那人说道：“大哥，你看见这叫化子没有？”

声音极其熟悉，是殷纪的管家王宗允。

巫秀花听出了是他的声音，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躲在乱草丛中。王宗允说话的地方就在附近，幸好中间隔着形似屏风的石块，巫秀花躲藏得快，未给他们发现。

只听得那“大哥”已在说道：“看见了，怎么样？”

王宗允道：“荒山野岭中，有个叫化子跑来乞食，这事情不是有点奇怪么？”

那“大哥”淡淡说道：“咱们办咱们的事，别理会他。”王宗允和另外一个人同声问道：“为什么？我瞧这叫化子一定不是普通乞丐。”另外那个人的声音也是巫秀花熟识的，是狮子林的掌柜官宗耀。

那“大哥”说道：“倘若是普通的乞丐，咱们值不得去理会他。倘若是丐帮的弟子，丐帮与咱们阎王帮河水不犯井水，咱们又何必去招惹事端？”

听到此处，巫秀花蓦然一省，知道了他们这个“大哥”是谁了。“原来这个人竟是阎王帮的首领阎宗保，怪不得他们叫他做‘大哥’，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阎宗保是在二十年前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的。

阎宗保道：“说回正经事吧，你们还未说完呢，准备作什么打算？”官宗耀叹了口气，说道：“巫秀花这丫头真是害人不浅，这回我和二哥都给她连累了！”

不出巫秀花所料，果然就说到了她头上。她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的声音了。阎宗保道：“巫三娘子就不管她这个女儿么？”

王宗允道：“巫三娘子虽然是生气得不得了，但她如今已是一走了之了。这笔烂帐，莫奈何只好由我们替她料理了。”官宗耀接着说道：“这笔烂帐可是很难料理，她虽然有言任由我们处置这个丫头，我们却是不能无所顾忌。”

“顾忌什么？”

“殷纪已给单拔群吓破了胆，葛南威又是八仙中人，如今这丫头和葛南威做了一路，找着他们，也不知怎样才好，软的硬的恐怕都是不行。”

阎宗保道：“贤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此次出山，就是想要重振阎王帮的。我倒想把这丫头拿来交给巫三娘子。”

王宗允道：“那也好，让巫三娘子自行处置，咱们可以不必接这烫手的热山芋。”

阎宗保道：“我并不是怕热山芋烫手，我是要合并巫山帮。巫三娘子目

前失了靠山，这正是合并巫山帮的好时机。你们说对不对？”
官宗耀道：“对，东门壮和濮阳昆吾到别处去了，殷纪又对单拔群和八仙中人是颇为忌惮，如今她的女儿和葛南威做了一路，她当然也会怕殷纪保护不了她。”
阎宗保哈哈笑道：“殷纪害怕单拔群，我不害怕，殷纪保护不了她，我可以保护她，要是给我拿着了葛南威，我还可以直接和东门壮做这宗买卖！”
王宗允心中不以为然，婉转说道：“大哥说得是，巫三娘子目前走投无路，自是希望得有力者相助，不过咱们阎王帮如今只剩下一块招牌……”阎宗保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即笑道：“你以为我的算盘打得太过如意吗？我还未曾告诉你们呢，这二十年来，我并不是吃饱饭就睡觉的，我早已把散在四方的帮众，重新聚拢来了，目前就是等待这个时机，东山再起！”
王官二人喜出望外，说道：“真的吗？这可真是太好了！”阎宗保淡淡说道：“我还以为你们依附了江南首富，舍不得离开现有的安乐窝呢。”王宗允忙道：“大哥哪里话来，任凭怎样锦衣玉食，总是寄人篱下。我只怕大哥不要小弟。”官宗耀也道：“大哥东山再起，小弟自当执鞭随镫。”
阎宗保哈哈笑道：“除了时机有利之外，我还有绝对把握，可以逼使巫三娘子就范！”
官宗耀好奇心起，问道：“是什么法子，大哥可以告诉我们吗？”
阎宗保道：“咱们自己兄弟，告诉你们也不打紧，但你们可得千万守秘。”王官二人齐道：“这个当然。难道大哥还信不过我们？”
阎宗保道：“你们知道巫山云是怎么死的吗？”巫山云是巫山帮的前任帮主，亦即是巫秀花的父亲。巫秀花躲在乱草之中，听到此处，不觉吃了一惊，聚精会神的竖起耳朵。王官二人也是吃了一惊，王宗允道：“不知。”官宗耀则道：“难道是巫三娘子害死他的？”
阎宗保道：“一点不错，是她和外人串谋害死亲夫的！”
巫秀花吓出了一身冷汗，外面忽然静了下来。
只听得山坳那边，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隐隐传来。
“你说的那个山洞怎的寻不着，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我记得是那个地方的，决计不会弄错。”
“但那地方只见乱石嶙峋，连一个小小的洞穴都没发现！”
“你别催我，让我想想。啊，我发现可疑之处了！”
“你发现什么了？”
“那块大石头！那块大石头有点古怪！”
“那块石头是比附近的石头大得多，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呀。”
“那块石头，形似屏风。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我是曾经见过的，我还坐在石上歇过一会呢。”
“既然本来就有，那就更没什么古怪了。”
“你不知道，我记得那块石头上次并不是在这个地方的。”
“啊，如此说来，那定是人力所为，是有人将它搬来的了！”
“是呀，那个人为什么要无端把这么一块大石头移动？倘若不是意图遮掩什么，他怎肯白耗气力？”
巫秀花正自惊疑，是谁发现了自己封洞的石头？心念未已，便听得阎宗保低声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嘿，嘿，且待这两个化子把葛南威和那丫头找出来，咱们乐得捡个现成。”巫秀花心头卜卜的跳，

有什么办法保护葛南威不给他们发现呢？
　　那叫化子似乎碰到为难之事，歇了一歇，方始说道：“不过，那块大石头，合咱们二人之力，只怕也未必搬得它动。”另一个小化子哈哈笑起来。.
　　“大哥，你笑什么？”那小化子笑道：“你怕搬不动石头，咱们不会回去搬救兵吗？”
　　官宗耀低声问道：“咱们怎办？”
　　阎宗保道：“二弟，你去干掉那个回去搬兵的叫化子，我和三弟跟踪这叫化子去葛南威藏身的山洞。”
　　听至此处，巫秀花又惊又急，如何才能够保护葛南威，已是到了必须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她身形一动，阎宗保立即察觉，双指一弹，“呼”的一枚钱镖飞了过来。幸亏她闪得快，钱镖打着她身旁的石头，擦得火星迸发。
　　不过巫秀花本来就是要自己出来的，她一声咳嗽，已是从乱草丛中钻了出来了。
　　王官二人看见是她，不禁为之一愕。
　　“王伯伯、官伯伯，你们好！这位老伯伯是——”巫秀花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气，和王宗允、官宗耀二人打招呼。
　　阎宗保哼了一声，说道：“这丫头和你们这样熟络，敢情她就是——”官宗耀躬腰答道：“禀大哥，这丫头正是巫三娘子女儿。”巫秀花装作吃了一惊的神气，说道：“哦，原来你是他们的‘大哥’，那么你一定是阎王帮的阎帮主了，失敬，失敬。”她故意提高声音说话，好让山拗那边的两个小化子听见，赶快逃跑。
　　阎宗保是老江湖，当然懂得巫秀花大声说话的用心。不过，既然发现了巫秀花，那两个叫化子自是可以无须理会了。“有了这个丫头，还怕抓不到葛南威吗？”阎宗保暗自思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不招惹丐帮更好。不错，他们是要回去找人帮忙，但丐帮总舵是在城中，一来一回，少说也得几个时辰，我早已把葛南威带走了！”
　　“废话少说，葛南威在哪里？”
　　巫秀花道：“他早已跟单拔群走啦！”
　　阎宗保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你这丫头倒是很会说谎，可惜你这个谎话造得不够高明，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巫秀花怔了一怔，硬着头皮说道：“我说的是真话呀，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阎宗保冷笑道：“还说没有骗我！哼，不过谅你也未曾知道，我就告诉你吧。单拔群昨天已经离开苏州，他是一个人走的！”
　　巫秀花暗暗叫苦，“单拔群一走，杜素素和葛大哥的其他朋友，恐怕是对付不了阎宗保他们的。葛大哥更加危险了。当前之计，拖得一时就是一时，千万不能让葛大哥给他们发现。”
　　阎宗保也怕时间一长，说不定丐帮的人就会来到。他不想多添麻烦，喝道：“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把他藏在一个山洞之中，快领我们去把他揪出来！”
　　巫秀花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情，你一定要我带领你们去找，我只能乱指一通！”
　　阎宗保大怒喝道：“臭丫头，你不乖乖听话，我先打断你的两条腿！”巫秀花笑道：“你打断我的腿，我更不能带你们去找葛南威了！”

阎宗保冷笑道：“ 那你就试试吧。我有十八种酷刑，一件件让你尝尝滋味！”冷笑声中，一跃而起，张开蒲扇般的大手，朝着巫秀花就抓下来。

巫秀花叫道：“ 我愿意带你们去了，但你可不能吓我呀，我一害怕，就走不动了。 ”

阎宗保缩回手掌，喝道：“ 快走！”

巫秀花忽地一个“ 细胸巧翻云 ”倒纵出数丈开外，反手一扬。

只听得“ 蓬 ”的一声，一团浓烟冒起，浓烟中闪烁着无数细如牛毛的光芒。

这是她家传的独门暗器“ 毒雾金针烈焰弹 ”，夹在烟雾之中飞出去的是细如牛毛的梅花针。

阎宗保喝道：“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大袖一扬，烟雾四散，一团烈焰，反卷回来。幸亏巫秀花跑得快，没给烧着。

阎宗保振袖一弹，一片嗤嗤声响，把插在他袖上的梅花针都抖落了。

这手功夫，当真可以说业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阎宗保身为阎王帮头子，本领了得，早在巫秀花意料之中，却还想不到他如此厉害！

烟消雾散，暗器无功，阎宗保如影随形的紧追不舍。“ 嗤 ”的一声又撕破了巫秀花一幅衣裳。

眼看巫秀花已是难逃魔爪，忽闻得“ 呼 ”的一声，突然有个人从他头顶上方的一个悬崖扑下来。

“ 大哥小心，这小子是陈石星！”从后面飞跑上来的王宗允大声叫道。陈石星凌空跃下，来势迅猛之极，饶是阎宗保早有准备，也不禁吃了一惊。陈石星一招“ 鹰击长空 ”凌空刺下。阎宗保挥袖一拂，想要把他的剑卷出手去，但听得“ 嗤 ”的一声轻响，陈石星已是一个“ 鹞子翻身 ”，脚踏实地。阎宗保低头一看，衣袖被划开了一道裂缝。

这一下双方都是吃惊不小。说时迟，那时快，云瑚亦已从悬崖上跳了下来，冷笑道：“ 我们正是要把地上的活阎王送到地府去见真阎王！”

双剑合壁，威力陡增。阎宗保双袖齐挥，“ 铁袖神功 ”已是加强一倍，但见剑光过处，声如裂帛，他的两边衣袖都被削去，在剑光中绞碎，化成片片蝴蝶。要不是他缩手得快，险些手臂也要和身体分家。如今只剩下两条光秃秃的臂膊，“ 铁袖神功 ”是不能再施展了。巫秀花想不到他们的双剑合壁如此了得，在旁边看得心花怒放。

陈云二人双剑合壁，应付阎王帮三个头子联手猛攻，不知不觉已是过了一支香时刻，斗至百招开外，兀是奈何不了他们。阎宗保也不由得心中有点烦躁了。

忽地隐隐听得对面的一座山头有人叫道：“ 马舵主、焦舵主，你们快来呀！”不是别人，正是巫秀花的声音。

刚才双方在恶战之中，谁也没有留意巫秀花是什么时候走的，此时方始知道她早已离开。

阎宗保吃一惊，暗自思量：“ 原来这丫头是跑去讨救兵，她说的马舵主和焦舵主自必是扬州、苏州两地的丐帮分舵舵主马大猷和焦仲了。这两人的本领虽不怎么高明，但如今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对方若然添了两名帮手，只怕我们就难免要吃亏了。何况丐帮并非好惹，我本来就是打算非不得已就不招惹他们的。不如还是走吧。 ”当下向两个把弟打了个眼色，以退为进的猛发三掌，回身便走。喝道：“ 臭小子，野丫头，让你们二人多活几天，慢慢

再找你们算帐。”

云瑚本来也想骂他们几句的，剧斗之余，气促心跳，竟是想骂也骂不出来。转眼间，阎王帮三个头子已是去得远了。云瑚歇了一会，方始嘘了口气，“好厉害！”

等了一会，云瑚说道：“奇怪，怎的还不见他们来到？”陈石星此际已经调匀气息，用传音入密的功夫把声音远远送出去，叫道：“马舵主，焦舵主！巫姑娘！”叫了三次，依然没听见任何一人的回答。

陈石星心念一动，“嗯，此事恐怕有点不对！”

“什么不对？”

“咱们是在山腰碰见那两个丐帮弟子的，他们焉能这样快就请得马焦两位舵主到来？”

云瑚道：“我想那位巫姑娘不会把葛大哥抛下不理的，咱们还是去找找她吧。”

两人向巫秀花刚才所在的那座山头走去，不过走了数十步之遥，云瑚已是有所发现。

“大哥，你快来看，我猜得不错吧！”

那是在山坳当眼处的一棵大树上，向着他们这面的树干正中剥去了一大片树皮，虽然暮霭苍茫，但上面刻着的字迹入木三分，还是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就知是用利剑刻出来的。那两行字是：“葛七侠在离此处南面约二三里地的一个山洞之中，洞口有一块形似屏风的石头。”

不过二三里路，陈云二人施展轻功，片刻即到。果然发现了那块石头。云瑚性子较急，一发现那块石头，未曾跑到洞前，就先叫道：“葛大哥！”

葛南威正自等得心焦，云瑚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隔着封洞的石块，他听得不很清楚，只道是巫秀花回来。

“秀妹，你回来了么？我只道你不再——”话犹未了，陈石星已把那块巨石推开。以陈石星的功力，推动这块石头自是不难，但还是感觉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轻易。原来葛南威在洞里面也在同时推动那块巨石，助了他一臂之力。

移开了封洞的石头，葛南威见是陈云二人，不觉又惊又喜，登时呆了。

云瑚笑道：“葛大哥，你想不到是我们吧？令你失望了？”

葛南威定了定神，说道：“我正是盼望你们来呢，但你们怎能找到这个地方来的？”陈石星道：“说来话长，待会儿慢慢告诉你。你的伤怎么样？”

葛南威道：“余毒早已拔清，如今我的功力大约亦已恢复了四五分了。

陈石星道：“好，你先别说话。”紧握葛南威双手，葛南威只觉一股热气，从他掌心透入，循着手少阳经脉，缓缓上升。知道陈石星是以本身真气，替他推血过宫，恢复功力。于是便即运功与他配合。两人练的都是正宗的内功，有如水乳交融，没多久已是功行百穴，气透重关。葛南威微笑说道：“行了。陈大哥，恭喜，恭喜！”云瑚道：“咦，你恭喜他什么？”

葛南威道：“陈大哥的内功造诣更胜从前，进境如此神速，岂非可喜可贺。如今我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七八分了。”陈石星笑道：“你的进步比我更快啊！好，那咱们赶快回去吧，免得焦舵主和杜姑娘担心。”葛南威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功力，施展轻功自是不成问题。

三人边走边说，云瑚知道他此际最挂念的必然是巫秀花的安危，便道：“葛大哥，我先替你打开一个闷葫芦吧。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你，正是那位

巫姑娘指点我们的。”

葛南威道：“啊，你们已经见着她了。那，她、她呢？”云瑚说道：“她已经走了，恐怕她也不想回来再见你了。”

此时她方有空暇，把刚才是怎样见着巫秀花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给葛南威知道。

葛南威听说他们打败了阎王帮三个头子，自是欢喜。但想到巫秀花为自己牺牲不少，自己未能报答她的半点恩情，却是不禁为之黯然了。

云瑚说道：“葛大哥，你饱读诗书，自必知道苏东坡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巫姑娘走了也就算了，还有一个人更盼望你呢！”在她心里倒是觉得巫秀花一走了之，于己于人可能是更有好处的。葛南威喟然轻叹，重念“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两句诗，说道：“你说得不错，人生本来应该这样洒脱的。不过有些事情，你还未曾知道。”

他把巫秀花怎样为了他的缘故而和母亲闹翻的种种事情说了出来，说道：“我是把她当作妹妹看待，决无别的心肠。但她这么一走，却是冒着给她继母捉回去的危险。我未能报答她的恩惠，自是不忍见她在江湖上独自飘零。”

云瑚这才改变了对巫秀花的观感，起了同情之心，说道：“如此说来，这位巫姑娘倒也算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好女子了。我想杜姐姐要是知道这些事情，她也一定会像姊妹一样爱护她的。不过要找寻她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咱们还是拜托丐帮替你找寻她吧。纵然她不肯回来和你见面，丐帮也可以暗中照料她的。”

葛南威问道：“素素也是和你们一起，住在丐帮分舵么？”

云瑚说道：“不错，她虽然在苏州城内有个亲戚，但焦舵主觉得还是让她住在分舵安全一些。”葛南威大为兴奋，“那么我一回去就可以看见她了！”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

云瑚赶上前去，忽地笑道：“葛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葛南威怔了一怔，一时还未懂得云瑚的意思，茫然问道：“今天有什么特别？”

云瑚笑道：“你在山洞困了两天，连日子都忘记了么？待会儿月亮升起，你就知道了。”

葛南威登时醒悟，说道：“我真糊涂，原来今天已经是八月十五了。”云瑚笑道：“对啦，今天正是中秋佳节。人间天上，同庆团圆。你和杜姐姐今晚重逢，这可正是喜上加喜啊！”

谁知回到苏州的丐帮分舵，却没见着杜素素。

焦仲说道：“我正要告诉你们，杜女侠午间出城去了，尚未回来。”

葛南威只好再到杜素素那个亲戚家中查探，赶至时已是月亮初升的时分了。杜素素的表姨出来开门，见是葛南威，不觉呆了一呆，随即喜极忘形的嚷道：“葛相公，你回来了，你知不知道素素找得你正苦呢，这可好了，这可好了！”

葛南威听得她这么说，便知所料不差，连忙叫道：“素素、素素！”但却听不见屋内有人回答。那妇人说道：“葛相公，你要是来早两个时辰，就可以在我这里见着她的。你现在赶快去丐帮分舵找她吧。那个地址是、是——”葛南威吃了一惊，“我正是从丐帮分舵来的。素素临走之时，有没有和

你说她可能去别的地方？”

那妇人想了一想，说道：“她没有告诉我要去什么地方，不过她曾谈及丐帮这两天派了许多人出去都找不到你，她很是不安。我安慰她：‘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不用你们找他，他就会自己回来的。’她闻言如有所思，半晌说道：‘我也相信他不会有危险的，他已经逃出殷家，迟早会来找我。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早一刻见他，早一刻心安。’听她的口气，的确像是要亲自去找你。可惜当时我未曾想到这点没有向她问个清楚。葛相公，你想想看，除了丐帮分舵之外，素素可能到什么地方找你？”

葛南威瞿然一省，“对了，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找她了！”

他一口气跑到江边，寒山寺对面的枫桥已然在望。

中秋夜的明月又大又圆，宛似玉盘高挂。“枫桥夜月”本是姑苏八景之一，中秋之夜，显得更加美了。

月光下枫叶的色泽虽然不及日间的鲜明，却也另有一番景致。桥边栽有几枝杨柳，风过处柳絮轻飏，柳枝摇曳，更是别有凤韵。葛南威不觉想起故里风光，想起了和杜素素同在故乡，同作少年游的那段美好的日子。心中念着杜牧的诗句：“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调，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中情景，不啻是他这段时光的写照。不同的只是，并非“玉人”教他吹箫，而是他教“玉人”吹箫。

“这枫桥月色，绝不逊于扬州二十四桥。只可惜在这里听不见有玉人吹箫。”

哪知心念未已，晚风竟然带来了一缕箫声。

箫声如怨如慕，如位如诉。葛南威是音乐的大行家，一听就知吹的是怀人的曲调。

这还不奇，奇怪的是，从这洞箫发出的清音，葛南威可以断定那人吹的箫就是他的传家之宝的那支玉箫。

葛南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刹那间不觉呆了。“难道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吹箫的王人就是她？就是她！”

一曲既罢，那人曼声吟唱：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可不正是杜素素的歌声！

她唱的是宋代词人晏几道作的《少年游》。杜素素刚才吹的曲子，正是葛南威将这首词谱曲的。葛南威情怀激动，心中叫道：“不错，不错，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但我可不是浅情终似，行云无定，只能犹到梦魂中啊！”他呆了一呆，立即拔步飞奔，奔向枫桥。

陈石星听到了杜素素的歌声，不禁也是又惊又喜，几乎要叫出声来。他正想跟着葛南威跑上前去，云瑚一把将他拉着，在他耳边悄悄说道：“傻哥哥，他们情人相会，你跟去做什么？别打扰他们！”葛南威悄悄跑到那棵柳树后面，只听得杜素素喟然轻叹，念两句词：“换你心，为我心，始知想忆深。”

葛南威“噗嗤”一笑，现出身形，“素素，你说错了，不用换心，我也知道你对我想忆之深，”

杜素素呆了片刻，“葛大哥，当真是你？这、这不是我在做梦吧？”葛南威笑道：“当然不是，你咬咬指头、痛不痛？素素，你不用慨叹：可怜人

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到寒山寺找我，我是特地赶来和你相会的。”

杜素素喜出望外，眼角不觉沁出泪珠，“大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但我却想不到你这样快就能出现在我的面前，刚才我在寒山寺找不见你，真是失望，想起扬州二十四桥边你教我吹箫的往事，我不觉就在这里自己吹箫了。”

葛南威笑道：“你吹得很不错啊，比前大有进步了。不过你不应该把我想像得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的。”

杜素素粉脸抹上一片轻红，低下头道：“大哥，我以前是曾犯过多疑的毛病，但到了苏州，我已知道你是决计不会负我的了。我唱小晏这一首词，并非不信任你，只是因为尚未找到你，不知何日重逢，故而借这首词抒发胸中的郁闷。”葛南威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素素，你能够相信我就好。”

杜素素笑靥如花，却忽地问道：“那位巫姑娘呢？为什么不和她一起来，她不愿意和我见面么？”

葛南威道：“你已经知道了？我正要告诉你呢，她、她——”

杜素素轻轻一笑，打断他的说话，笑道：“你不用表明心迹，我也知道你不会见异思迁的。那位巫姑娘对你很好吧？她现在何处，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她把我救出殷家，又替我医好了伤。但她已经走了，我也不知她现在何处。”

“啊，她已经走了？你为什么不挽留她？”

“她是瞒着我走的。我已和她结拜为异姓兄妹，素素，你不会多心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感激她都来不及呢。有一件事情，也许你未知道，我是早已在你之前，和她相识，虽然未曾结拜，但我们亦已是如同姐妹一般了。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有这样一个妹妹，我是求之不得呢。”

说至此处，杜素素这才蓦地想起，“大哥，你不是说和陈大哥云妹子一起来找我的么，怎的还不见他们来到？”

云瑚一笑现身，说道：“恭喜，恭喜。你们今晚是人间天上，同庆团圆。杜姐姐，你别多疑，我可并没有偷听你们的说话。”陈石星跟着来到。

杜素素杏脸晕红，说道：“别开玩笑，我们有正经事和你们说呢。”云瑚说道：“什么正经事呀？我说的难道不是正经事吗？”葛南威道：“陈大哥，那天约你到寒山寺相会的人想必就是单大侠了？”

陈石星道：“不错。但他如今已经不在寒山寺，到海宁去了。”葛南威道：“我要问你的正是这个，单大侠到海宁去，料想不会只是为了观潮吧？”

陈石星道：“是一个老朋友约会他的，不过他们约会的日期八月十八，可正是‘潮神生日’，倒是可以顺便观潮的。”

杜素素道：“八月十八的海宁潮是天下壮观之一，可惜我们不能去了。”

葛南威道：“那位和单大侠约会的老前辈是谁，我可以知道吗？”

陈石道：“这位老前辈你也曾见过的，他就是威震南疆的‘一柱擎天’雷震岳大侠。”

葛南威是知道陈石星一家和雷震岳的渊源的，闻言不禁颇有歉意，说道：“雷大侠到了海宁，陈大哥，你本来也应该和单大侠一起去见他的。都是因为我的缘故，耽误了你的正经事了。”

陈石星道：“葛大哥，你别这么说，雷大侠既然到了海宁，迟早我都可

以见着他的。能够见到你平安归来，这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葛南威心念一动，笑道：“那么我现在已经平安归来，你和云姑娘可以放心去了。你们明天动身，正好可以赶得上八月十八到海宁观潮。”

云瑚怦然心动，说道：“但却恐怕赶不及再上大湖西洞庭山去给王元振拜寿了。”

葛南威道：“我替你们想过了，赶得上的。王元振的寿辰是八月廿二，你们在海宁观潮之后，还有四天功夫，要是没有碰上太大风浪的话，刚好可以赶得上，中秋过后，正是天高气爽的时节，在太湖行舟，顺风顺水，说不定八月廿一日的晚上就可以到了。”

回到丐帮分舵，已是三更时分。焦仲等人虽然知道有陈云二人陪同葛南威料不至于出事，也等得有点心急了。此时见他们陪着葛南威、杜素索一同回来，皆大欢喜。焦仲道：“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呢，阎王帮的三个头子和殷纪父子都已给你们吓得不敢在苏州立足，逃之夭夭了。不过他们是分路逃走，我们只知道殷家父子是由淮阳帮的麦武威保护，要逃往京城托庇官府。阎王帮的三个头子，则不知逃往何方。”

葛南威笑道：“这窝牛鬼蛇神都已逃离苏州，陈大哥，那你更可以放心去了。”当下将他们的计划告诉焦仲，焦仲立表同意。正是：

莫道太湖风浪静，观潮更见浪潮高。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乱石崩云腾剑气　惊涛拍岸斗魔头

陈云二人兼程赶路，恻好在八月十八那日到达海宁，离正午时分，还有一个时辰。

海宁在杭州东北约一百二十里的地方，位于杭州湾北岸，正当钱塘江出口之处。钱塘江的潮水，乃是天下奇观，尤其八月十八这天，俗称“潮神生日”，更是一年中潮水涨得最厉害的一天。每到这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海宁观潮。

海宁之所以被人们选择为观潮最好的去处，是有它的原因的。原来钱塘江口的地形好像喇叭，由于南岸涨沙，江潮趋北，海宁县城便成了首当江潮巨冲的要害。大抵潮水因受钱塘江口喇叭形地势的约束，在到达澉浦附近（离海宁城东约六七十里）时，就逐渐因海湾地形向东而呈汹涌之势，及至到了海宁，城东四十五里的尖山，潮水受到岸上高山的阻拦，回旋而南，又受后面的潮流所驱迫，互相激荡，就益增其迅疾怒发的气势，终于汇成汹涌的潮头了。

海宁城外，自南而西，建有一条坚固的长堤，以捍卫江潮的冲击。这条长堤，每到八月十八这天，就成为观潮人的“看台”。登堤瞻望，就好像在“阅兵台”上阅兵，看那拥有千军万马气势的江潮，以壮阔威武的姿态通过塘下，奔腾入海。陈云二人不知单拔群和“一柱擎天”约会的地点是在何处，但想他们二人既是约定八月十八这天在海宁相会，即使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观潮，大概也会趁趁热闹的。他们二人既然没法找到单拔群，便也只好挤在人群之中观潮，碰碰运气了。

“啊，来了，来了！”他们刚刚在人丛中挤到前头，便听得有许多人叫道。

只见远处江南出现一条白线，来势疾如奔马，转瞬之间，便听见轰轰然的潮声俨若雷鸣，横江匹练般的汹涌潮头已是一浪高于一浪，越来越近。

云瑚说道：“仇仁近有一首《海宁观潮》诗，你读过吗？”

陈石星道：“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听。”

云瑚在他耳边大声念道：“一痕初见海上生，顷刻长驱作怒声。万马突围天鼓碎，天鳌翻见云山倾。”

陈石星赞道：“气势写得真好，但和眼前的情景相比，倒是一点也没夸大呢。”

云瑚笑道：“现在还只是初潮，待会儿还要更为壮观呢！”话犹未了，只听得人群哗然惊呼。

原来那奔雷逐电般的潮头，已是直扑堤岸，浪花飞溅，俨如卷起千堆雪，岸边的人衣裳尽湿，纷纷后退，胆小的人，或攀登江堤上的柳树，或卧倒在地上，以防被猛烈的潮水卷去。

闹了一会，潮头长驱而西，江面暂时恢复平静。那些胆小的人才敢站起来，纷纷说道：“真是可怕，吓死我了！”有人笑道：“这就算厉害了吗？还有更厉害的在后头呢！你要是害怕，还是赶快回家抱娃娃吧。”原来在海宁观潮，有“头潮”“二潮”之别。头潮经尖山而向西，名为“北潮”，俗称“头潮”。二潮则是南岸的江潮因受淤浅的江底所阻，折而向西，直冲海宁，因其来源有别于北潮，故称南潮，俗名“二潮”。头潮的头整齐，有如横江匹练；二潮则潮头纵横鼓荡，作不规则的推进，有如千万头巨鲸在水底

翻腾滚动，蔚为奇观，来势比头潮更加猛烈。

云瑚趁着头潮已退，二潮未来之际，和陈石星说道：“陈大哥，我看在这里恐怕是找不到单叔叔和雷大侠的。”潮头虽然减弱，潮声还是澎湃震耳，他们咬着耳朵说话，不怕旁人听见。

“那你以为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

“我不知道，不过依我想来，他们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说话的。他们即使是已经来了观潮，也必是在比较僻静的地方。”

“可惜咱们都没来过海宁，不知还有什么僻静的地方适宜观的。”

云瑚蓦地想了起来，正想和陈石星说话，忽听得陈石星“咦”了一声。

云瑚道：“什么事，你发现了他，他们——”

话犹未了，陈石星已是拉她转过一个方向，说道：“你看那边，那两个人——”云瑚从他指点的方向看去，只见两个灰衣人离开堤岸，向东北方而行，走得很快。云瑚怔了怔，说道：“后面这个人，背影似曾相识？知道他是谁吗？”

陈石星道：“我隐约听见他和同伴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午时将到，叫他的同伴不要再在这里观潮了。噢，我想起来了，他是铁广！”云瑚吃了一惊，说道：“铁广？你说的是毒龙帮的铁广？”

原来云瑚的父亲当年在桂林七星岩被人设下陷阱，中伏受伤，终于不治。直接下手伤他的人固然是厉抗天和尚宝山，但厉尚二人还有一个同党，也可说得是谋害云瑚的父亲云浩的帮凶的，这个人就是当时毒龙帮的帮主铁敖，亦即是目前他们发现故这个铁广的哥哥。

铁敖死了之后，由弟弟铁广继任帮主。两年前陈石星和云瑚回到桂林老家，他带领云瑚到她父亲墓前祭扫，恰好又碰上铁广和尚宝山等人，铁广和尚宝山败在他们的双剑合壁之下，故此这个铁广虽然不是云瑚的杀父仇人，但和他们二人结下的仇恨说来也不算小。

陈石星道：“不错，另一个人背影似乎也曾相识的。”

“是尚宝山吗？”

“不像。看那人跑路的姿态，我有点怀疑是个女的。”

云瑚诧道：“是个女的？毒龙帮以及铁广那一伙，据我所知，似乎没有什么女的高手。不过，既然是和铁广一起，料想也不会是好人了。咱们可不能放过两个人。”

陈石星道：“好，那咱们去追踪他们吧。不过，找雷大侠和单大侠的事情可就得暂且搁下来了。”他不知道雷震岳与单拔群的约会是否要紧，是以虽然答应了和云瑚去追踪这两个人，但语气之间，却听得出来，是有点犹疑的。

云瑚想了一想，忽地问道：“他们是向什么方向跑，你看清楚没有？”陈石星道：“是向东方。”

云瑚说道：“那就正好，我刚想和你说，咱们可以到小普陀去试一试找单叔叔和雷大侠。小普陀的位置，可是正在离此处不到五里路的地方。”陈石星喜道：“那就赶快去吧。”两人挤出人丛，拔足飞奔。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在提心吊胆的准备看二潮来到，很少人注意他们。注意到他们的也只道他们是胆怯怒潮，故而匆匆逃跑。心中还在暗笑他们，谁也没加理会。

但或许是他们起步太迟，却是追不上那两个人了。五里之遥，用不到半枝香时刻，小普陀已经在望。

他们为了急于看个究竟，反正四下无人，便索性施展轻功，攀沿峭壁。峭壁下是汹涌的江潮，翻翻滚滚，轰轰然如奔雷骇电的长驱入海。万一不慎，跌了下去，可真是不堪设想。幸喜“二潮”未到，浪花虽然沾湿他们的衣裳，潮头还未扑至山腰。他们的轻功差不多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攀登峭壁，如履平地，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感到一种新鲜的刺激，神色不变，谈笑自如。

云瑚说道：“害我爹爹的仇人，主谋的是龙老贼叔侄，咱们还须等待机会，方可除奸。但直接有关的一些人，厉抗天已经被你的师父张丹枫所杀；另一个不是直接下手而是献那毒计的人，‘刀王’余峻峰亦已丧在你的剑下；还有另一个帮凶铁敖则是早就被雷大侠杀了的，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尚宝山了。我倒希望这个贼子，这次是和铁广一起来呢。”话犹未了，忽听铮铮数声，那是弹拔琵琶的乐声。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潮头虽然尚未来到，潮声已是震耳如雷，但那几声弹拔琵琶的乐声，在这惊涛骇浪声中，仍是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的清脆，听得清清楚楚。云瑚吃了一惊，“大哥，你听这琵琶声，莫非，莫非当真是咱们一说曹操，曹操就到？”

陈石星道：“不对！”云瑚怔了一怔，问道：“你说这人不是尚宝山？”陈石星道：“不错，尚宝山决无如此功力。”

云瑚一想，尚宝山败在他们的双剑合壁之下，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按常理而论，的确是不应该就有如此进境。但不是尚宝山又是谁呢？云瑚不禁更加吃惊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朗声说道：“尚老前辈，请你划出道儿来吧！”正是“一柱擎天”雷震岳的声音。

云瑚不禁又是一惊，心想：“以雷大侠在武林中地位之高，够得上他称为“老前辈’的寥寥可数，尚宝山最多不过和他扳成平辈，这姓尚的难道是——”

她刚刚想到这个人，陈石星也想到了，说道：“哦，原来这个老魔头还在人间。瑚妹，他是——”

云瑚说道：“我知道了。他是铁琵琶门的创派祖师，是尚宝山的叔父尚和阳。”

尚和阳是和张丹枫差不多同时成名的人物，手创铁琵琶这种外门兵器的独特打法，当年也曾雄霸江湖。后来有一次败在张丹枫剑下，从此不知踪迹。直到他的侄儿尚宝山出现江湖，人们方始知道他的铁琵琶绝技已经有了传人，那已是他失踪之后二十多年的事情了。武林中人都只道尚和阳已经死了。

陈云二人向声音来处凝眸望去，只见在他们左斜方的一处与峭壁相连之处，有一块横空伸出的悬岩，形如镜台，台上站立四个人，站在东面的是“一柱擎天”雷震岳和“铁掌金刀。”单拔群，站在西面的竟然是日前曾经和他们交过手的东门壮和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料想是尚和阳。陈云二人立足之处，由于有峭壁遮掩，他们从石罅看出去，看得见那边石台上的情景，那边的人可还看不见他们。云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老魔头约了雷大侠在此比武，单叔叔大概是作雷大侠这方的证人的。”

陈石星道：“咱们还是暂时不要露面的好。”要知按照江湖规矩，双方约定了以比武解决纷争，那是只能单打独斗，不容外人插手的。陈云二人倘若此时现出身形，纵然无意插手，也是犯了禁忌

话犹未了，只听得那白眉老头缓缓说道：“你任凭我划出道儿，决不后

悔么？”

单拔群恐怕雷震岳答应得太快，连忙抢在前头说道：“雷兄，还是先听了尚老前辈划出的道儿，大家斟酌斟酌再说吧。”那老头怫然不悦，冷笑说道：“难道以我尚和阳的身份，你还怕我占你朋友的便宜么？”

陈石星猜得不错，果然是铁琵琶门的创派祖师尚和阳。

雷震岳哈哈一笑，“尚老前辈不必动气，晚辈得蒙赐教，何幸如之，老前辈意欲如何，雷某人自当尊命。”

东门壮笑道：“还是雷大侠爽快，想尚老先生乃是一派宗师，划出的道儿自必公平合理，雷大侠都相信得过，你可以无须过虑了。”

当事人的雷震岳已然答应，作为公证人的单拔群虽然有点担心可能会上对方圈套，也只得默不作声了。

尚和阳抬头看一看江面的浪潮，只见一浪高于一浪，心想：“是时候了。”便道：“雷大侠，咱们今日来个别开生面的比武，就在这海神台上一决雌雄如何？”云瑚听得“海神台”三字，不觉心中一动，“原来他们所在的那块横空伸出的悬岩，名叫海神台，这地名好熟，是谁告诉我的？”终于想了起来，是江南女侠钟毓秀曾经和她谈过这个观潮胜地的。

说是“观潮胜地”．其实乃是观潮最惊险的地方。由于这块悬岩在山腰伸出，下面的峭壁又正在江流最为湍急的喇叭口颈部，这个地方，潮头是最高的，巨浪往往会扑上悬岩，是以称为“海神台”。在海神台上观潮，那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更不要说是比武了。据钟毓秀告诉她，有些喜欢找寻刺激的人，或许敢在平常的日子在海神台上观潮，但八月十八这天，最大胆的人也是不敢来的。

云瑚暗自想道：“若是按照常规比武，雷大侠料想不会吃亏。但在这海神台上比武，尚和阳这老儿比他多了二十年功力，胜负那就恐怕很难说了。”心念未已，只听得雷震岳已在说道：“请问尚老前辈，怎样别开生面？”尚和阳道：“东门兄，你把比武的规矩，对他们说一说吧。”东门壮在那块石台的中央划了一条线，说道：“双方只能在这条线临江这面比武，谁给对方击倒那就算输，谁要是退过了这条线，那也算输！”

单拔群道：“是点到即止，还是生死不论？”

尚和阳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老朽三十多年绝迹江湖，要不是为了替侄儿报一掌之仇，今日也不会复出的。若然点到即止，我何须在这海神台上向雷大侠领教？”

陈石星想道：“原来那次尚宝山在桂林败在我和瑚妹的剑下，却还未曾逃走。大约是他后来又碰上了雷叔叔，在他铁掌之下，吃了大亏。”

雷震岳说道：“尚老前辈既然定要伸量在下，晚辈只能舍命奉陪。”东门壮道：“好，既然双方同意，这场比武就是生死不论了。哪方不幸身亡，他的亲朋弟子，都不许寻仇结怨！我是尚老先生这一边的见证。”所谓“生死不论”，那是在给对方击倒卧地之后，即使自己认输，对方也还有权利可以取他性命的。

单拔群道：“好，我是雷大侠这边的见证，就照你们划出的道儿。不过我还要问清楚一样事情。”东门壮道：“请说。”单拔群道：“要是他们谁也不能击倒对方呢？”

东门壮道：“时间一长，总会有一方退出这条线，那也算是输了。”

单拔群道：“输了的如何？”

尚和阳哈哈一笑，说道：“ 老夫生平只遭过一次败辱，那次是败在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之手。以张丹枫的身份武功，我败给他尚且引以为耻，为此绝迹三十年。嘿嘿，要是雷大侠胜了我，我如今已是年过七旬，难道还会厚颜无耻贪恋残生么？不用雷大侠处置，我自己会跳下钱塘江去！ ” 言下之意，一方面固然是隐隐含有“ 你雷震岳虽然是威震天南的大侠，但和当年的张丹枫，还是远远不能相比 ” 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这场决斗有极大的自信，自信决不会输给份属他的晚辈的雷震岳的。雷震岳淡淡说道：“ 那也不必如此！ ”

尚和阳哼了一声，怒形于色的说道：“ 这句话待你胜了我，再说也还未迟。我说过的话可是算数的。 ”

雷震岳道：“ 好，那我就照尚老前辈划出的道儿，要是我输了的话，我立即自断双手，从此江湖上没有我雷震岳这号人物。要是万一给我侥幸胜了尚老前辈，尚老前辈意欲如何自作了断就如何了断，我决不敢勉强！ ”

东门壮道：“ 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大家既然同意了这个办法，那就不必罗嗦，开始比武吧！ ”

尚和阳走进东门壮所划的界线之内，轻轻一拔琵琶，说道：“ 雷大侠，请！ ” 眼看双方如箭在弦，就要交手，忽听得单拔群陡地喝道：“ 什么人？ ”

陈石星吃了一惊，只道自己和云瑚的踪迹已给察觉，不过单拔群尚未看清楚他们是谁而已。

正当他想现出身形之际，只见在“ 海神台 ” 后面的山坳转角处，已经有两个人跑了出来。

正是他们刚才在堤岸观潮时候发现的那两个人。

此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是一男一女，男的果然是现任毒龙帮的帮主铁广。

那个女的却大大出乎陈石星意料之外，是巫山帮的女首领巫三娘子。

单拔群皱眉头，“ 东门先生，按照咱们说好的规矩，这场比武，只是雷大侠和尚老先生两人之间的事情，不容外人插手，也不欢迎外人观战的，这两个人来做什么？是谁通知他们来的？ ”

东门壮道：“ 说得不错，但这两个人可不能算是外人啊！首先，铁帮主本身就是苦主身份！ ”

东门壮话犹未了，铁广已在大叫大嚷道：“ 雷震岳，你杀了我的哥哥，这笔帐我是一定要和你算的。 ” 雷震岳横刀一立，冷冷说道：“ 很好。那么你是先上呢，还是尚老先生先上？又抑或是你们两个并肩子齐上？ ” 尚和阳怒道：“ 雷震岳，你也忒小觑我了。你以为我会请一个小辈助拳么？当真岂有此理！ ” 跟着喝道：“ 铁广，你赶快把话说清楚，莫惹别人误会！ ”

铁广应了一个“ 是 ” 字，跟着说道：“ 不错，我是想拼了这条性命替哥哥报仇的，但料想姓雷的今日决计难逃尚老前辈的惩处，这仇是不用我亲自报了。我是特地来看仇人授首的！ ” 尚和阳道：“ 你们听清楚了吧，我替侄儿报仇，和他意欲为兄报仇，这是两件事情，我决不容他干涉我的事情，但我也不能干涉他的事情。如今我和雷大侠比武，他只是观战的身份，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

雷震岳曾经刀劈铁广的哥哥，那是事实。按照江湖上一般认可的习惯，铁广以“ 苦主 ” 的身份前来观战，是可以通融的。当然若是严格遵守比武的规矩，单拔群以公证人的身份也还是有权赶他离场的。不过这样做的话，却

就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身为当事人的雷震岳既然没有反对，单拔群自是不便驱逐铁广了。

尚和阳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情，雷大侠和单大侠也许尚未知道，铁敖、铁广的父亲和老夫曾有八拜之交，故此今日之事，我也可以说是兼为故人之子报仇的。我的侄儿不能前来观战，就让铁广替代我的侄儿，那也不算是破坏江湖规矩吧？”

雷震岳道：“很好，帐要一笔一笔的算，铁帮主若是想把两件事情并作一件来办，我也并不反对。”

单拔群陡地喝道：“还有一个人呢？”巫三娘子格格一笑，说道：“你是说我么？我也是来观战的。”

单拔群道：“你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难道雷大侠也曾杀了你的什么亲人么？”他知道巫三娘子和雷震岳素不相识，这话话乃是讽刺她的。不料巫三娘子却道：“不错，他是杀了我的亲人。”

单拔群冷笑道：“是你的爹爹还是你的丈夫？”

巫三娘子淡淡说道：“是我的大伯。女子嫁夫从夫，丈夫的哥哥，你总不能说不是我的亲人吧？”

单拔群怔了一怔，“据我所知，巫山云并无兄弟姊妹，你哪里来的这个大伯？”

铁广说道：“单拔群，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单拔群道：“什么其二？”

铁广说道：“她本是我的师妹，当年要不是她奉母之命，嫁给巫山云，我早已娶了她了。”

单拔群吃了一惊，说道：“你这样说，敢情你如今已娶了她？”

铁广得意洋洋的说道：“不错，她如今已经是我的妻子了。给我们主持婚礼的就是尚老前辈，不信，你们可以问他。”

尚和阳点了点头，证实他的言语，跟着说道：“夫妻之义，理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铁广既然可以在场观战，于理于情，你们似乎不该将他们夫妻拆散。”

巫三娘子忽然变成了铁广的妻子，此事固然是出乎单拔群意料之外，陈云二人也是想不到的。陈石星不觉想起了葛南威转告他从巫秀花口中听来的一件事情，“巫秀花的父亲当年好端端的突然暴毙，莫非就是她的继母和铁广串通了谋害的？”

单拔群当然亦是有此疑心，不过在此时此地，他却是不便枝节横生，替与他毫不相关的已经死掉的巫山帮帮主出头追究。雷震岳道：“不必理会她，她喜欢观战，就让她看个饱吧。”尚和阳道：“对，时候已经不早，莫再拖延了。雷大侠，你进招吧！”雷震岳道：“在下不敢僭越，老前辈，请！”

尚和阳道：“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手挥琵琶，立即便是一招横扫千军

只听得“当”的一声，尚和阳的铁琵琶和雷震岳的宝刀碰个正着，溅起了火星点点。雷震岳屹立如山，尚和阳却是身形微微一晃。不过，若非留心细察，也看不出来。

陈石星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看来雷大侠的功力纵然不能说是在这老贼之上，也决不在这老贼之下。”不过单拔群是尚未知道陈石星和云瑚已经来了的，陈石星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他可是不能不有点惴惴不安了。他并

非害怕雷震岳打不过尚和阳，而是担心现场的形势对己方不利。

单拔群暗自想道：“他们二人功力大致相当，雷大哥胜在年纪较轻，尚和阳则胜在兵器厉害，不过久战下去，吃亏的料想也不会是雷大哥。怕只怕铁广夫妻不依江湖规矩，他们若然动手偷袭，我可是难以兼顾。”要知他自忖他自己虽然不至于败给东门壮，但要想胜得东门壮恐怕最少也得在数百招开外，巫三娘子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使毒高手，铁广也是善于使用喂毒暗器的大行家，他和雷震岳若是在各自棋逢对手的情况之下被这两个人偷袭，那可是防不胜防！

心念未已，只见尚和阳已是退而复上，恶斗重又展开。单拔群目注斗场，亦已无暇再想了。尚和阳试了一招，心里想到：“雷震岳这一柱擎天的外号倒不是浪得虚名。如今二潮将来到，我还是留点气力，不去和他硬碰为佳。”他主意打定，铁琵琶盘旋飞舞，铮铮声响，琵琶上的弦索“拉”向雷震岳的脉门。这是他从“金弓十八打”之中变化出来的，但他琵琶上的弦索却比强弓的弦更为坚韧而富弹性，是用五种稀有的合金炼成的，对手的脉门若给割伤，武功至少要损一半。雷震岳虽然早有准备，见他如此古怪凌厉的打法也不禁心头微凛：“他能够独创一派，的确是不容小觑。”当下一招“夜战八方”的快刀招数使将出去，以攻为守，逼使尚和阳难以欺身进击。只听得“铮铮”数声，刀锋和铁琵琶又碰击了几下。由于雷震岳要把全身遮拦得风雨不透，反击的力道自是远远不及初交手的第一招，双方兵器相交，对彼此的真力都没多大消耗。不过，从表面看来，则似乎是尚和阳稍占上风。

忽听得轰轰发发的惊涛拍岸之声震耳如雷，陈石星把眼望去，只见江面一浪高于一浪，汹涌的潮头，翻翻滚滚，奔雷骇电般的长驱而来，其形态当真是宛如银山雪鸟，排山倒海似的奔来。陈石星骇然想道：“万里突围天鼓碎，天鳌翻见云山倾。刚才初潮的时候，还未具有如此形势，我还只道是稍嫌夸大之辞呢。原来二潮竟是如此厉害。不是这两句诗确实难以形容！”潮头扑上悬岩，陈云二人躲藏之处亦已被波及了。他们抓紧石笋，还是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可以想像得到，雷震岳和尚和阳在惊涛骇浪直扑悬崖之下的搏斗情况，所受的压力是何等之大。

他们已看不清楚悬崖那边的搏斗情形，但听得琵琶声又响起来。

云瑚一皱眉头，“他弹的是什么曲子，难听死了！”

只听得那琵琶的声音，忽如鹤鸣九皋，忽如猿啼三峡；忽如群犬争吠，忽如野狼饿号，鹤鸣猿啼虽然凄凉，还好一些；犬吠狼号可是刺耳非常，令人一听就不觉心烦意乱。在任何乐器之中，也不会弹奏出这种声音的。

琵琶声越来越怪，也越来越是令人难受。饶是陈石星功力深厚，听了一会，也不禁烦躁不安。潮声俨若雷鸣，也不能把琵琶声掩盖。云瑚已经塞上耳朵，把眼望去，巫三娘子和铁广早已不在海神台上，而是躲得远远的伏在地上了。料想他们亦已早就塞了耳朵。

陈石星不禁暗暗为雷震岳捏了一把冷汗，“原来尚和阳的铁琵琶还有这般妙用，‘乐声’也可用作伤人的武器。哼，什么‘乐器’，简直是集‘噪音’之大成！我距离这么远还感觉难受，雷大侠和他近身搏斗，且又是在惊涛骇浪之下，那怎能定得下心神？”

怒潮汹涌，一浪高于一浪，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扑上那座横空凸出的“海神台”。初时两个浪头之间，还隔着一段时间，渐渐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云瑚曾听江南女侠钟毓秀谈过观潮的经验，知道这是“二潮”就快到了

“尾声”的阶段，但气势的猛烈，也以这个最后的时刻最为厉害。

尚和阳初时是在两个潮头的间歇弹几下琵琶的，此时琵琶声也是久久才响了一下了。

还有令得他们稍稍放心的是，雷震岳依然屹立海神台上，虽然看不清楚他们搏斗的情形，最少也可以知道他还支持得住。

陈石星凝神细看，有一次在两个潮头间歇之际，看见雷震岳闪电般的劈出几刀，刀法竟是似曾相识。陈石星心中一动，蓦地想了起来：“啊，这刀法不是从师父传给我的无名剑法中变化出来的么？雷大侠可是变化得真巧妙啊！”

陈石星眼力不差，“一柱擎天”雷震岳此时使的正是从张丹枫剑法之中脱胎出来的刀法。

尚和阳唯一的一败就是败在张丹枫的剑下的，雷震岳虽然比不上当年的张丹枫，但尚和阳看见他忽然会使出张丹枫的剑法，也是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雷震岳在初听那“集噪音之大成”的琵琶声时，也自觉得有点心旌摇摇，几乎把持不定。在紧急关头，忽地心念一动，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两年来他所参悟的张丹枫剑法，化到了刀法上了。潮头间歇之际，他就快刀疾攻，每一招几乎都是从尚和阳意想不到的方位砍来。尚和阳有了顾忌，招架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余暇弹拔琵琶。

雷震岳暗暗叫声“惭愧”！“要不是那次在阳朔的莲花峰上，陈石星借比武为名，把张大侠的剑法使出来令我得窥全貌，今天只怕我还当真打不过这个老魔头呢。”

但危险还没过去，危险是来自一浪高于一浪，扑上悬岩的潮头。在“二潮”即将过去的时候，潮头来得最为猛烈。不过这危险是双方同时遭受的，饶是他们已经快出了重身法，还是禁不住给浪头冲得一步步的往后退。眼看就要退到界线了。

尚和阳退多了一步，眼看脚步就要踩在界线上，一个浪头又扑上来，他一咬牙根，杀机陡起，使出了最后一招阴毒手段。他这铁琵琶是腹内中空，内藏喂毒暗器的。他一按机括，三枚透骨钉射了出去。

雷震岳本来也知道他有这手狠毒的功夫，早就着意提防的。但此际尚和阳是趁巨浪扑来之际，才突然发出暗器，那雷鸣似的潮声掩盖了暗器射出的风声，一下子就射到雷震岳的面门。

在这危急关头，显出了雷震岳非凡本领，百忙中一个“懒驴打滚”，倒滚地上，金刀护着头顶，铮铮数声，三枚透骨钉仍是给他磕开。尚和阳也料到只有此着方能推挡暗器，早就埋伏了后着，趁他刚一卧倒的时机，立即起个连环飞脚向他踢去。心想纵然伤不了雷震岳的性命，只须把他踢出界线，也算是他输了。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在他双脚齐飞之际，一个浪头又扑上来，这是“二潮”将逝之际最后一个浪头，也是最猛烈的一个浪头。尚和阳用尽平生气力起这飞脚，下步不稳，登时给浪头冲倒。

雷震岳反手扣着他的手腕，尚和阳双臂一振，弹不开雷震岳的铁掌握，顺势也抓着他的上臂。双方功力相若，迅速的经过一番扭打，两个人都慢慢站了起来，大家都恰好站在那条界线上。此时尚和阳已经挣脱对方掌握，用力一推，要把雷震岳推出界线。

只听得“蓬”的一声，声如郁雷，四掌相交，两个人好像胶着一般，谁

也不能移动半步。

这是双方内力搏斗，力强者胜，力弱者败，绝不能取巧的。凶险处比起刚才在惊涛骇浪之下搏斗，有过之而无不及。

论功力两人大致相当，尚和阳多了二十年火候，雷震岳则胜在年纪较轻，本来还应该是尚和阳可能稍为持久一些，但由于那最后一招，尚和阳吃亏较大，此消彼长，却是雷震岳稍占上风。不过这一点稍占上风，即使是武学高手，一时间也难以看得出来。

单拔群暗暗替雷震岳着急，东门壮也是暗暗替尚和阳着急。忽地两人不约而同的说道：“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看不如就算是和了吧？ ”

尚和阳情知久战下去，自己必败无疑。他无法分神说话，只能点了点头。单拔群道：“ 尚老先生同意作和，雷大哥，你就罢手如何？ ”弦外之音，只是暗贬了尚和阳。此时东门壮已经看出一点似乎是尚和阳稍有不如，不敢作声。

雷震岳也不想弄成一死一伤的结局，“ 念在他是老前辈的份上，我就让他半分吧。 ”于是他点了点头。

当下单拔群拉着雷震岳，东门壮拉着尚和阳，雷尚二人也在缓缓收回真力，方始能够分开。饶是他们功力深厚，经过这一番凶险绝伦的搏斗，不觉也都是气喘吁吁，感到了筋疲力竭。

单拔群道：“ 既是以和局终场，这段梁子就算是化解了吧。 ”

尚和阳得免败辱，自知已是侥幸，当然只好默然同意。不料铁广和巫三娘子却走上来，说道：“ 尚老前辈和雷震岳的梁子算是化解了，我们和雷震岳的梁子还没化解呢。 ”

单拔群喝道：“ 什么？你们也要向雷大侠挑战？ ”

铁广说道：“ 当然，杀兄之仇，焉能不报。 ”巫三娘子则故意嬉皮笑脸的说道：“ 我本来知道没资格向雷大侠挑战的，但夫唱妇随，我只能和丈夫一起舍命陪君子了！ ”

单拔群怒道：“ 雷大侠刚刚斗罢，你们要找他报仇的话，我来替代雷大侠接你们的高招！ ”

东门壮哈哈一笑，立即说道：“ 单大侠此言差矣！ ”

单拔群亢声道：“ 如何差矣？倒要请教！ ”

东门壮道：“ 铁帮主要为兄报仇，这是另一件事情。单大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做一趟公证人，但却似乎不该横加干预！ ”

单拔群冷笑道：“ 依你的说法，他们用这等卑鄙的手段，倒是对了？ ”铁广喝道：“ 你凭什么说我们卑鄙？ ”

单拔群道：“ 你们若是光明正大的报仇，尽可定下日期，约雷大侠另行比武！ ”

巫三娘子笑道：“ 择日不如撞日，难得碰上，我们就要在今天作个了断。”东门壮哈哈笑道：“ 报仇本来就是不择手段的，单大侠的说法，不嫌有点‘ 迂 ’么？何况以武林身份而论，他们虽然都是一帮之主，和雷大侠可还相差甚远。雷大侠虽然斗了一场，谅也不会与他们斤斤计较的。 ”

雷震岳怒气勃发，喝道：“ 鼠辈敢来欺我，好，就让他们来吧！ ”

铁广见他神威凛凛，不觉倒是一怔。但巫三娘子却已听出他的中气不足。

巫三娘子向铁广使了个眼色，说道：“ 对啊，一寸光阴一寸金，是不该虚耗时间了。雷大侠既然划出了道儿，咱们就并肩子上吧！ ”说到“ 一寸光

阴一寸金”这句成语之时，声音特别响亮。

这一句极普通的成语，本来可说是“陈腔滥调”的；但此时此际，在巫三娘子口中道出，却有着特殊的含义。铁广何等机灵，一听便懂。心道：“不错，趁着雷震岳精力尚未恢复，越快动手越好！”他得到巫三娘子一言提醒，亦已听出了雷震岳是中气不足了。当下立即取出兵器，喝道：“姓雷的，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我们不想占你便宜，让你先进招吧！”眼看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忽听得有人喝道：“且慢！”

这一声大喝，令得铁广夫妻不由得蓦地一呆，登时面上变了颜色。雷震岳则是大喜叫道：“石星贤侄，你，你怎的也会找到这儿来了？”

话犹未了，只见陈石星与云瑚手拉着手，像是鸳鸯比翼的腾空而起，脚尖落地之时，已是到了“海神台”上。单拔群赞道：“好一招比翼双飞的轻功！”

就在这一瞬间，尚和阳忽地喝道：“什么人胆敢跑来捣乱！”一拨琵琶，反手一挥，就向陈云二人扫去。

原来尚和阳并非不知陈右星是什么人，正因为他听见了雷震岳叫出陈石星的名字，这才故意装作不知，以便他突施杀手的。要知陈石星这两年来在江湖上声名鹊起，尚和阳虽未见过他，也听得铁广等人说过他的。此时见他来得如此迅疾，一看便知铁广夫妻难是他的对手。是以不惜耗掉最后残存的两分功力，趁他们立足未定，就攻其无备了。

他这一招名为“胡茄十八拍”，正是铁琵琶这门功夫变化最为复杂的杀手绝招，弦索割脉，琵琶本身当作铁棒，弹出来的“噪音”则用以扰乱对方心神，除了碍于面子不敢发出暗器之外，铁琵琶的功用可说已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单拔群骂道：“不要脸！”想要扑上前去，却被东门壮拦住，雷震岳初时一呆，跟着却是哈哈一笑，说道：“无妨！”陈石星和云瑚是比尚和阳小了两辈的人，尚和阳把看家本领差不多拿出来偷袭他们，心想陈石星纵有几分本领，但年纪轻轻，功力再强也强不到哪里，这一下杀手使出，料想陈云二人，不死也必重伤。

哪知结果竟是大大出他意料之外！

陈石星一声长啸，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长啸声中，剑光暴长。他与云瑚业已双剑合壁，修的就把尚和阳的身形圈在剑光圈内。雷震岳不禁又惊又喜，心里想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当真说得不错。”心念未已，只听得一阵繁弦急奏似的铮铮之声，本来是耀眼生缬的剑光突然收敛。陈石星朗声说道：“对不住，弄坏了老前辈的乐器，真是不好意思！”

只见尚和阳站在一旁，呆若木鸡。他的手上还抱着琵琶，但琵琶上的弦线都已当中断了。而且琵琶的腹部，穿了一个洞。地上一堆破铜烂铁，有透骨钉，有铁莲子，有薄如翼蝉的蝴蝶镖——还有给剑光绞得变成粉未的许多梅花针。这些暗器，虽然已是给剑光绞削得破破烂烂，落在行家眼中，还是可以认得出来。原来尚和阳已是使出了最后一招，把藏在琵琶腹内的暗器全都发了出来。

但他却想不到陈云二人的双剑合壁，威力还在他的估计之上。不但暗器无功，连铁琵琶都给他们的双剑洞穿！原来陈石星和云瑚所用的剑，一名白虹，一名青冥，乃是张丹枫夫妇当年所用的鸳鸯宝剑，传给他们的。尚和阳的铁琵琶本来也是一件宝物，寻常刀剑．决计不能损害它的分毫，如今却毁

在这双宝剑之下。

尚和阳已是把平生本领都拿出来，虽说在激战之余，筋疲力倦，但不过数招，便败在两个晚辈之手，而且败得如此之惨，不但大出旁人意外，他自己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他站在一旁，呆若木鸡，脸上一派茫然的神色。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想什么，但料想那滋味也是极之难受的了。

单拔群本来想骂他一声“卑鄙”的，见他如此狼狈．倒是不忍再骂了。

陈石星打败了尚和阳，这才说道：“雷伯伯，这场比武，请让我们替你接下来吧，我们两个对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

东门壮勉强打起精神，端出公证人的身分，说道：“你们懂不懂江湖规矩，铁广夫妻找雷大侠报仇，你们凭什么搞局？”云瑚冷笑道：“你这是什么公证人，只许铁广替他哥哥报仇，就不许我替父亲报仇吗？当年害死我爹爹的人，他的哥哥也是其中之一！雷大侠替我杀了他的哥哥，他要报仇。只能找我算帐！”

东门壮一指陈石星，说道：“那么，你呢？”单拔群道：“云姑娘的母亲曾有遗嘱付托与我，由我做媒，把她的女儿许配给陈石星，他们是未婚夫妻的关系。”

这件事情云瑚还是第一次知道。单拔群当众说了出来，她不禁脸都红了。

陈石星道：“撇开这层关系不谈，我和毒龙帮也有深仇大恨。我的爷爷是受毒龙帮的人暗算，因伤至死的。我的家也是给毒龙帮放火烧掉的。我不知谁是下手的人，但铁广既然是毒龙帮帮主，我就只能找他算帐！”

这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东门壮刚才既然坚持铁广夫妻可以向雷震岳算帐，此时自是没有理由禁止陈云二人向铁广算帐，只能哑口无言。单拔群道：“好，既然大家都没话说，就让我和东门先生再做一趟公证人吧。东门先生，你要和我比武，是押后一场呢？还是同时进行呢？若是同时进行，就只能取消公证人，让他们自行比武了。”

形势陡变，东门壮哪里还敢多事，只好说道：“单大侠，刚才只是为了一时议论未决，我才只能提出大家都以比武解决的。其实我并不是非要和你武不可！”言下之意，如今是“议论”已定，他也同意由铁广夫妻和陈云二人作个了断，是公平合理的

铁广和巫三娘子怎敢和陈石星比武？巫三娘子偷偷向铁广使了一个眼色，两人齐声说道：“好，比就比吧，难道我们还怕你这小子不成！”

陈石星道：“很好，不怕就来吧！”

不料铁广夫妻口里是这么说，做的却是另外一套。巫三娘子踏上一步，突然发出一件暗器。

这是她的独门暗器——毒雾金针烈焰弹。

只听得“蓬”的一声，暗器爆裂，登时烟雾迷漫，一团火光，向陈云二人罩去。烟雾中闪烁着无数金色光芒，那是细如牛毛的梅花针。铁广也发出了他的独门暗器毒龙镖。他们一发暗器，立即便向后跃。

巫三娘子所发的“毒雾金针烈焰弹”，可说是杀伤力最强的一种暗器，虽然她本来只是用以对付陈石星，但毒雾迷漫，金针四射，烈焰飞腾，凡是站在这海神台上的人，都是难免被波及了。

是以她的暗器一发，海神台上的几个人也就同时出手。

单拔群一声大喝，呼呼呼连发三掌。他号称“铁掌金刀”，掌力的强劲，

可想而知。那迷漫的毒雾，在他掌风扫荡之下，片刻之间，便已由浓变谈，由淡而无。

陈云二人则仍是施展双剑合壁的功夫，一招“ 白虹贯日 ”，剑光合成一道长虹，巫三娘子所发的毒针和铁广所发的毒龙镖，根本就近不了他们的身子，便给剑光绞碎。

但烟雾一散，却已不见了铁广和巫三娘子。

陈石星定睛细察，这才发现有两条人影，早已跑过了那条界线，跑到了悬岩的边缘。

陈石星大怒喝道：“ 用这等阴毒的暗器害人，你们还想跑么？ ”

他正要和云瑚追过去，话犹未了，只听得“ 卜通 ”一声，铁广夫妻已是同时跳下钱塘江去了。

原来他们也知道恶毒的暗器，只能阻挡一时，决计伤不了陈石星的，巫三娘子用这种暗器，不过是想借烟雾掩护，以便她和铁广逃走的。

毒龙帮是海上的盗帮，铁广身为帮主，自是精通水性，巫三娘子小时常在号称长江天险的三峡水中游泳，水底功夫，亦是不在铁广之下。故此他们敢于跳下波涛汹涌的钱塘江。不过，也幸亏他们的时间选择得对，要是“ 二潮 ”未过，那“ 万里突围天鼓碎，天鳌翻见云山倾 ”的浪头，纵然他们的水底功夫再高十倍，也是难免被怒潮卷去，丧身鱼腹。云瑚恨恨说道：“ 便宜了这一对狠毒的狗男女了。 ”

陈石星 :“ 在这惊涛骇浪之中，他们也未必逃得性命的，就让他们去吧。”

他正想过去与雷震岳相叙，忽听得雷震岳叫道：“ 啊呀，不好！ ”

陈石星吃了一惊，“ 什么不好？ ”只见雷震岳瞪着眼睛，神情竟似呆了，陈石星跟着他目光注视的方向望去，只见尚和阳不知是什么时候悄悄走过去的，此时亦已站在悬岩边了。

陈石星一眼望去，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尚和阳的面色太可怕了！

原来在铁广夫妻发出暗器偷袭之时，大家都忙于应变，却谁也没有想到要去“ 保护 ”尚和阳。尚和阳在对陈云二人全力一击之后，已是再也没有能力抵御暗器了。而且他也没有想到铁广夫妻会使用这等歹毒的手段，连他的性命也不顾的。

他败在小辈之手，心情早已嗒然若丧，莫说已无抵御的能力，即使还有，也是躲避不开了。

他吸进了毒烟，太阳穴，迎香穴，眉心都中了巫三娘子喂毒的梅花针，肩头着了铁广见血封喉的毒龙镖。

莫说他的功力已经消失，即使没有消失，被这许多剧毒的暗器打着要害，只怕也是难以保全性命。

雷震岳大吃一惊过后，连忙叫道：“ 尚老前辈，你莫，你莫动，我来帮你疗伤！ ”尚和阳凄然一笑，说道：“ 我一大把年纪，难道你还要我苟活人间三十年吗？我后悔违背了对张丹枫的允诺，如今败在张丹枫的高徒手下，这正是上天给我的报应。我还能够说话不算数吗？ ”雷震岳还未跑到他的跟前，只听得“ 卜通 ”一声，他已是追随铁广夫妻之后，跳下钱塘江去了。

铁广夫妻精通水性，又没有受伤，跳下去或许还可以侥幸逃生，他这一跳，在八月十八“ 海神生日 ”的日子跳下钱塘江，谁也知道那是必死无疑的了。雷震岳叹了口气，说道：“ 尚和阳好歹也算是开创一派的武学宗师，想不到竟是如此下场！ ”正是：

祸福本无门，便凭人自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友敌混淆行诡辩　是非大白破奸谋

东门壮在铁广夫妻一放暗器之时，已是料准他们的偷袭必然不能成功，早就在烟雾消散之前溜走了。

雷震岳笑道：“今天他是公证人的身份，按照江湖规矩，与其今日与他为难，倒不如让他再来捣乱的好，就只怕他不敢自投罗网。不过我还有一事未明，想问石星贤侄。”

“不知伯伯想要知道什么？”

“听说你们本来是打算留在苏州的，怎的忽然又到了这里？”

陈石星道：“我正是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两位伯伯。”

单拔群连忙问道：“可是你们已经打听到葛南威的消息了么？”

云瑚笑道：“岂只消息，他的人已经回来了。”

单拔群喜出望外，“怎样找到他的？”

云瑚笑道：“单伯伯，你的眼光真是不差，给你说对了。”

单拔群一怔道，“我说对了什么？”

云瑚说道：“是那位巫姑娘将他救了出来，后来又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找到他的。”当下将找到葛南威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给单拔群知道。

单拔群笑道：“我早就看出那位巫姑娘对南威没有恶意总算没看错人。南威如今是在——”

陈石星道：“在我们离开苏州那天，他已经和丐帮的焦舵主前往太湖了。”

雷震岳瞿然一省，说道：“对，太湖三十六家水寨的总寨主王元振今年做六十大寿，他的寿辰是本月甘二日吧？”单拔群笑道：“正是。我本来想邀你一起赴会的。”

雷震岳笑道：“其实我也有这主意。不过在今日之前我可不知自己是否有命去喝他的寿酒。现在是可以和你们一起去了。”

两天之后，他们已是一叶轻舟，逍遥在太湖之上。

风平浪静，凝眸望去，但见万顷茫茫，水天一色。太湖七十二峰迤逦迎来，有如翡翠屏风，片片飞过。

云瑚在这如诗似画的景色之中，也不禁逸兴遄飞，轻轻吟道：“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是宋代词人姜白石的名句，云瑚低吟半阕，便即笑道：“可惜现在未是黄昏，也没有雨。”

陈石星笑道：“还是没有黄昏雨的好。前两句何等洒脱飘逸，要是加上了后两句的景色，那可就嫌有点凄苦了。”云瑚笑道：“不错，我现在看群峰起伏，隐现湖中，也只觉心旷神怡，并无白石老人感受的那种‘数峰清苦’的滋味。”

说罢，忽地朝陈石星笑了一笑，接下去道：“面对如此幽美的湖光山色，我倒想听听你的琴声了。”

陈石星道：“好，我给你弹一曲张于湖（宋代词人，曾中状元）的念奴娇。这首词虽然写的是洞庭湖景色，移到此处，也很合适。”

云瑚说道：“不错。此词豪情胜慨，正合咱们心境。你弹吧，我给你伴唱。”琴声一起，云瑚唱道：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略琼田三万亩，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萧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

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弦独啸，不知今夕何夕？”中秋才过三天，也算得是应景了。

琴声一止，忽听得有人喝彩道：“弹得好，唱得也好！”

雷震岳和单拔群听得有人喝彩，不禁也都是吃了一惊。原来在他们附近的水面，并无船只。极目远眺，只是隐约可见一面风帆。若说喝彩的人在那条船上，距离这么远，还是听得如此清楚，那人的功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这人用的似乎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

雷震岳叹道：“不错。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当真说得半点不假。此人的内功之高之纯，实是我平生仅见。想不到会在此处碰上如此人物。单兄，你对武林人物比我熟悉，你可知道这人是谁么？”

连“一柱擎天”雷震岳都如此说，陈石星和云瑚不禁更为惊骇了。大家都把眼睛看着单拔群，希望他能够说出此人来历。

单拔群想了一想，说道：“张丹枫大侠我曾有幸见过，要是张大侠尚未逝世的话，我会怀疑是他。但张大侠早已在四年前去世，我可真想不到还有谁能有此功力了。”

雷震岳道：“他的功力竟比得上一代武学的大宗师张丹枫大侠么？”单拔群道：“比之张大侠虽然还有不如，但在我所认识的武林前辈之中，已是没有能及他了。”

雷震岳道：“单兄，你见闻广博，你再仔细想想，或许这人你虽然并不认识，却曾听人说过？”

单拔群道：“厉抗天的师父乔北溟当年是和张大侠分庭抗礼的大魔头，但听说他也是早已在海外死了。”

陈石星道：“不错。厉抗天丧命在我师父掌下，我曾亲耳听得他说他那次是要找我的师父为他的师父报仇的。既然用到‘报仇’二字，可知乔北溟的死讯是真不假。”雷震岳道：“想不出那就算了。依常理推测，既然有这样的人物来到太湖，今天又是王元振的寿辰，自必是来给王元振贺寿的了。咱们到了西洞庭山，料想就可以知道他是谁了。”

单拔群忽道：“我想起一个人来了！”

雷震岳道：“是准？”

单拔群道：“东海龙王！”

雷震岳道：“东海龙王是什么人？”

单拔群道：“他是、是——”

正说话之间，前面那条船已是出现在他们的视力范围之内。

只见那条船大得惊人，约莫有二三十丈长，三层楼高。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楼船”。

雷震岳道：“这种楼船，似乎不是在江河行走的！”

单拔群道：“不错，这是用来飘洋过海的楼船。啊，你们看见了那面旗帜吗？”陈石星定睛看去，只见一面大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旗上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龙是帝王的标志，这条船居然敢用龙旗，先莫问主人是谁，他的胆大处亦是足以惊世骇俗了。

单拔群吁了一口气，说道：“我猜得不错，果然是东海龙王！”那座楼船乘风疾驶，比小船还快得多，没过多久，就只看见桅尖，船身已是隐没在

烟波浩渺之中。依水程推断，这条船已是到了西洞庭山的山脚，船上的人也可能已是弃舟登陆了。

雷震岳道：“船在西洞庭山停泊，看来果然是去给王元振祝寿的了。单兄，这东海龙王是什么来历，你还没有说呢。”云瑚则迫不及待的问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单拔群道：“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姓甚名准。”

“我只知道他是纵横东海的一股海盗首领，杀人掠货，对黑白道都不买帐的海上霸王，因他以龙旗作为标志，故此人们称他为东海龙王。他很少在陆上露面，故此中原的武林人士，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雷震岳皱眉道：“像这样的一个人，王元振的名头虽然不小，恐怕也未必放在他眼内，他怎肯‘屈驾’来给王元振贺寿？事情似乎有点可疑吧？单兄你可知道他是王元振的朋友吗？”

单拔群道：“我曾听王元振谈过他，但据王元振说，他也是从未见过东海龙王的，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了。不过或许他是由于惺惺相惜，慕名前来与王元振结纳也说不定。”

他们这一叶轻舟，虽然比不上那艘海船之快，速度也不算慢。不见那艘海船之后约莫半个时辰，他们也到了西洞庭山了。

当下一行四人，舍舟登陆。

西洞庭山虽远不及五岳名山之高大，但悬崖峭壁，奇石鳞峋，却也予人以崔鬼万丈的感觉。雷震岳等一行四人舍舟登陆，但见山下田亩成行，山上尽是果树，浓荫相接，花果飘香，单拔群告诉同行诸人：“王元振行寓兵于农之法，山寨弟兄的口粮，一半是凭耕种，一半是靠打鱼。除非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他们才会强抢，一般正当的客商，他们是从不劫掠的。”

行到半山，已有两个头目上来迎接。他们是认识单拔群的，一见单拔群，便即喜形于色的说道：“单大侠，你来了就好了，我们真担心你今天赶不回来呢。”单拔群道：“有什么事吗？”

一个头目道：“刚才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客人。”

单拔群道：“我已经知道了，是东海龙王。”那头目道：“不错，东海龙王带了许多人来，他和我们可是一向没有来往的。”单拔群道：“你怀疑他们来意不善？”

那头目道：“除了东海龙王这帮人外，还有一些和我们虽然相识，但交情却很普通，甚至是各行其是，凤马牛不相及的黑道人物也来了不少。但这些人和东海龙王那帮人却似乎相识，一见面就有说有笑的。我直怀疑他们是别有图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单拔群道：“好，那么我走快两步，去见你们的寨主，用不着你们带路了。”

当下他们四人立即施展轻功，径奔王元振总舵所在的西洞庭山主峰缥缈峰。

王元振是在聚义厅接受宾客的祝贺的。他们一进寨门，只见走来迎接他们的头目面色都是有点异样的沉重，来到聚义厅，便听得里面吵闹之声，严若聚蚊成雷，说话的人太多，只听出他们是在争论，至于争论什么，一时间可就难以分辨了。单拔群无暇向知客多问，便即走进聚义厅。正在门口，忽听得王元振大声说道：“我年纪老迈，过了今日，已是决意金盆洗手，这太湖寨主，我都不想当了，何况什么江南的武林盟主？我自是更无此念。”

跟着有人说道：“是否需要一个武林盟主，大家也还意见纷坛呢，王寨

主，你让贤不嫌早了一点么？”

又有人大声叫道：“王寨主，你是龙马精神，六十岁正是壮年，如何就说到金盆洗手四字？”

跟着有人叫道：“目前正有大事待决，王寨主就是想要金盆洗手，似乎也不当在这时候。”

单拔群听得这些议论，不禁暗暗纳罕，“怎的突然会有推举什么武林盟主的动议？莫非就是东海龙王的党羽搞出来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东海龙王统一江湖？‘大事待决’又是什么‘大事’呢？还有一样奇怪的是：王元振素来豪气干云，才不过是十天之前，我和他分手的时候，他也未曾向我表露有金盆洗手之意，怎的现在忽然说要退出江湖？”

心念未已，听得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嚷道：“王寨主若是当真倦勤，那咱们也不必勉强他了！”

“处非常之事，必须非常之人；这担子是重了些，王寨主不愿意挑，咱们就请能挑得起也愿意挑的人担当吧。”

“胡说八道，我们在太湖里安窑立柜，数十年来都是风平浪静，何须什么武林盟主，我们拥戴也也只能是王总寨主！”

“话可不是这么说，如今我们受到官兵的压迫，正是应当同心御侮的时候，有个武林盟主，那又有什么不好？”

许许多多人同时说话，竟是主张有武林盟主，主张“不必勉强”王元振再负重任的人多。而且这些人包括太湖三十六家寨主中的几家寨主在内。

就在此时，单拔群一行四人已经走进了聚义厅，开始有人发现他们了。

认识单拔群的人多，登时就有许多人叫道：“大家且莫争论，单大侠到了！”接着有人叫道：“啊，威震天南的‘一柱擎天，雷大侠也到了！”

只有陈石星和云瑚，他们虽然是跟着两位大侠进来，却没什么人注意他们。

王元振喜出望外，“雷大侠，想不到大驾光监，请恕失迎之罪。单大哥，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捎个消息？”

单拔群道：“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雷大哥来到江南的。我是特地到海宁去接他来的呢。”

雷震岳道：“我是特来给王总寨主拜寿的，王总寨主不必客气。

王元振叠声说了两句“不敢当”之后，哈哈笑道：“今日先有东海龙王，后有你们两位稀客远来，真是令得王某毕生永感荣宠之事。”

和王元振宾主对坐的是一个身高七尺开外的虬髯大汉，约莫五十岁未到的年纪，双目炯炯有神，虽无盯着雷震岳和单拔群二人来看，态度却似乎颇为倨傲。

云瑚悄悄在陈石星耳边说道：“这人想必就是东海龙王了，哼，他这副自高自大的神气，我一见就心里生气！”

那虬髯汉子忽地把目光投到陈云二人身上，也不知他有没有听见云瑚的说话。陈石星悄悄捏了捏云瑚的手心，示意叫她莫要乱说，两人退入人丛之中。

此时嘈嘈杂杂的声音不知不觉都已静止下来，大家都在注视东海龙王和两位威震武林的大侠相会。

王元振开始介绍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纵横海上的东海龙王司空舵主！”不出云瑚所料，这虬髯大汉果然是东海龙王。

“这位是威震南天的‘一柱擎天’雷大侠！”

介绍完毕，东海龙王微一欠身，淡淡说道：“在下司空阔，欠仰雷大侠盛名。”

在场的人，十九不知道东海龙王的真名实姓，此时才知道他叫司空阔。

他口里虽然是说对雷震岳“久仰”，但只是微一欠身，据傲的神色依然未改，显然是不怎么把“一柱擎天”雷震岳放在眼内。

许多人都为雷震岳感到不平，雷震岳却似乎不以为意，按照普遍的江湖礼节，不卑不亢的抱拳一揖，也是淡淡说道：“请恕雷某僻处南疆，今日方始知道东海龙王的大名，失敬了！”

针锋相对，东海龙王的面色微变，随即哈哈笑了起来。

“司空阔海上为家，长居化外，久矣乎不与中原君子交游，失礼之处，雷大侠莫怪！”笑声中重新施礼，还了一揖。严似暗流汹涌，无声无息的突然卷来。雷震岳只觉一股大力，扑击他的胸口。

雷震岳无暇思索，连忙抱拳，还以一揖。

两股劈空掌力相撞，“波”的一声，好似戳破了皮球，雷震岳竟是身不由己的退了一步。

东海龙王发难在先，雷震岳被逼防御，自是难免稍稍吃亏，退这一步，其实是不能算输的。

不过，这是对方借还礼为名的暗中较量，雷震岳虽然明知是给对方占了便宜，却不能就此翻脸再施反击的。他退了一步，表面看来，总是输了。

东海龙王哈哈一笑，说道：“雷大侠，你大多礼了！”说罢，大马金刀的便即坐下，他可不再还礼了。

“这位是铁掌金刀单拔群单大侠。”王元振跟着替单拔群介绍。

单拔群踏上一步，伸出手来，说道：“久仰东海龙王盛名，幸会，幸会！”

江湖上通行的“见面礼”，除了抱拳打拱之外，就是握手为礼。单拔群正是因为看见雷震岳在劈空掌力上吃了亏，故而藉行礼为名，有意替雷震岳出一口气。

这一下登时引起全场注视，众人俱是想道：“单拔群号称铁掌金刀，掌上的功夫自是十分了得。这次东海龙王恐怕是难免要吃点亏了。”

哪知双掌一握，单拔群却是不由得不暗暗吃惊。

原来双掌一握，单拔群只觉对方的手掌软绵绵的，似乎根本没有发力。但单拔群逐渐把掌力加重，对方却仍然是神色从容。不消片刻，单拔群已是默运玄功，把他的掌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号称“铁掌金刀”，掌力只需用一半，就有开碑裂石之能，但此际已经用到全力，依然是奈何对方不得。

那么刚猛的掌力发过去，竟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惯经大敌的单拔群也不能不暗暗吃惊了：“人称东海龙王的武功深不可测，果然是言下无虚。”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深知此际若然撤掌，东海龙王的内力必将乘虚而入，是以只好咬紧牙根，继续下去，全力施为。东海龙王脸上的神色丝毫不变，但旁边的人若是细心观察的话，也可以看见他的额角沁出一颗汗珠。不过单拔群的神情却是紧张得多。

王元振恐怕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正想和雷震岳合力为他们化解，忽听得东海龙王哈哈一笑，说道：“单大侠号称的铁掌金刀，果然名不虚传，佩服，佩服！”笑声中放开了单拔群的手掌，坐回原位。两人移开脚步之后，众人定睛一看，只见单拔群刚才站立之处，有个深深的脚印。东海龙王站立

之处，却是什么痕迹也没有。

单拔群能够在厚实的青砖上踏出脚印，功夫的厉害自是足以骇人。但落在武学行家的眼中，东海龙王的丝毫不留痕迹却是更加骇人。王元振这边的人不禁都是暗暗吃惊：“想不到铁掌金刀的掌力，也还是要输给东海龙王！”

只有武学造诣最深的雷震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又给东海龙王取巧胜了这场，真是不值！”

原来单拔群的掌力是外家功夫，东海龙王的掌力则是内家功夫。内功外功若然都是练到登峰造极境界，本来是难分轩轾的。不过从表面看来，练内功练到接近炉火纯青之境，别人极难测出深浅；练外功的人可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例如单拔群在用了全力的情况下，就难免留下脚印了。

其实单拔群和东海龙王的功力本来是旗鼓相当的，要是东海龙王不撒掌的话，最后的结果势必是两败俱伤。

两大高手和东海龙王暗中较量，相继吃了哑亏。群雄不禁相顾失色。王元振咳了一声，说道：“大家都相褒了，请坐下来继续商谈吧。”

哪知雷、单两个刚刚坐下，东海龙王却站起来。

“还有两位少年英侠，王寨主，你可还未曾介绍呢。”东海龙王说道。

刚才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一柱擎天”雷震岳和“铁掌金刀”单拔群这两位大侠的身上，对和他们一起进来的陈石星和云瑚二人谁都没有留意，连王元振也只道他们是身份普遍的后起之秀，适逢其会，恰好和两位大侠一同进来而已。他们是否和两位大侠相识，王元振也是未知道的。是以纵然他们是“后起之秀”，在这样的盛会之中，也还不值得王元振特射介绍。单拔群道：“陈世兄、云贤侄请过来吧！”陈石星淡淡说道：“我是末学后进，不敢高攀……”话犹未了，云瑚却已轻轻笑道：“咱们虽是无名小辈，但难得有这机会，会会东海龙王又有何妨？”陈石星只好和她一同走了出来。

他们刚刚走出人丛，东海龙王便迎上去，向着陈石星哈哈笑道：“陈兄，我虽然还未知道你是谁，你却是在座贤豪之中，我最佩服的一位！”

东海龙王刚才对两位名震天下的大侠都那么倨傲无礼，谁也想不到他竟会对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如此谦恭，这刹那间，不禁都愕住了。

陈石星怔了一怔，“司空舵主说笑了，晚辈担当不起。”

东海龙王笑道：“我生平从来不会胡乱恭维别人的，你的武功深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最少有一样本领，是当今之世，无人可比得上你的！”

众人听得东海龙王如此说法，这才对陈石星另眼相看，不觉都是竖起耳朵来听。

“适才湖上得聆雅奏，古人所云的‘绕梁三日’之感尚未足喻，当今之世，我相信是没有谁比得上陈兄的。不知三十年前，名扬天下的琴仙陈琴翁是陈兄的什么人？”

陈石星道：“正是我的祖父。”

此言一出，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知道陈石星的来历。东海龙王哈哈笑道：“这就怪不得了。嘿嘿，倘若说到武功，今日在这里的人。连我在内，恐怕谁也不能称为天下第一吧？不论哪一门本领，只要是天下第一的我就佩服。我这么说，陈兄，你应该相信我是出于诚意吧？”陈石星道：“多谢舵主谬赞，晚辈愧不敢当。”东海龙王笑道：“你还客气什么？来来来，咱们过去谈谈。”一面说一面拉陈石星的手。

群雄刚刚见过他和单拔群以行握手礼为名暗中较量功夫，单拔群似乎还

吃了多少亏的。此时见他拉着陈石星的手，不禁都是大吃一惊。陈石星也怕他是重施故技，不敢不着意提防。当下立即默运张丹枫所传的内功心法，把一股若有若无，似虚似实的内力运到掌心。

东海龙王虽是邪派的大魔头，但也有一个好处，乃是颇识怜才。他本来无意较量陈石星的武功的，但由于他是武学的大行家，此际忽地感觉陈石星的内功极为奇妙，看得出他是对自己采取防御态势，但那股内力却是若隐若现，欲拒还迎。饶是他见多识广，也猜不透陈石星练的是属于哪派内功。好奇之心一起，东海龙王情不自禁要试一试陈石星的功力了。

但陈石星既没有采取主动攻击，他只好先行运功试探了。这情形恰好和他刚才与单拔群暗中较量的情形一样，不过是颠倒过来，由他站在单拔群刚才的位置而已。

东海龙王逐渐把内力一分一分的加上去，兀是试探不出陈石星的深浅，直到使出六七成内力，这才隐隐感到陈石星的反击之力。感觉到陈石星这股内力虽然没有他的雄浑，但精纯厚重，似乎还在自己所学之上。东海龙王不愿伤害陈石星，当然也不想输给陈石星，吃了一惊之后，心里想道：“这少年人的来历定必不凡，我也该适可而止了。”于是放开了陈石星的手，又再哈哈大笑起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两句老话说得不错，想不到陈兄琴技无双，武功也这么了得！”

此言一出，不知道陈石星来历的人固然是惊异之极；那些知道陈石星来历的人，不觉也都悚然动容。

在众人喝彩声中，陈石星却是不禁心里暗道了一声“惭愧！”

原来在东海龙王用到七分内劲之时，陈石星已是使尽气力。倘若继续相持下去，只怕陈石星非受内伤不可。

单拔群这才站了出来，朗声说道：“这位陈石星老弟是张丹枫大侠的关门弟子！”

王元振吃了一惊，说道：“敢情就是数月前大闹紫禁城的那位陈少侠么？”

单拔群道：“不错，这位云姑娘单名一个瑚字，她是——”

王元振哈哈笑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了，云姑娘是云状元云重的孙女，云大侠云浩的千金，对么？陈少侠和云女侠的双剑合璧，天下谁不闻名！”

云瑚裣衽一礼，微笑道：“司空舵主，单叔叔是我爹爹的好朋友，他和王寨主看在我爹爹的份上，给我脸上贴金，我是担当不起的。司空舵主，你可莫要较考我的武功。”

东海龙王恭恭敬敬还了一礼，说道：“令尊是我佩服的人，只恨无缘见得。女侠家学渊源，不用试也知是造诣极深的了。”果然是普通的施礼，丝毫不带掌风。

在张丹枫归隐石林之后，云浩就是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大侠。如今虽然死了多年，武林中人提起他都还是肃然起敬。

忽听得有人轻轻一声咳嗽，站了起来，说道：“客人都已来齐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人约莫四十左右年纪，头戴方巾，三绺长须，相貌清秀，似是个文士模样。只是一双眼睛，一大一小，却令人有一种“阴森莫测”的感觉。单拔群认得此人，心里想道：“此人无风也要起浪，由他出面来帮东海龙王说话，

料想不会安着什么好心。”原来这个人复姓淳于，单名一个“通”字。平生居无定处，长年在江湖浪荡，交游极为广阔，不论黑道白道，正派邪派，只要有名望有地位的武林大豪，他都喜欢巴结。能说会道，也喜欢挑拨是非。不过由于他面面俱圆，路路皆通，也有许多人愿和他结纳，是以有人将他比作《封神榜》中的申公豹。他说了两句“开场白”之后，见王元振没有说话，便又接下去说道：“雷大侠，单大侠，你们恐怕还未知道要商量的是什么事情吧？”单拔群道：“略有所知，愿闻其详。”淳于通道：“那就由我从头说起好不好？”歪斜着大小眼，看了看王元振。王元振淡淡说道：“淳于兄伶牙俐齿，由你来说，那是最好也不过了。”

淳于通清了清喉咙，说道：“今日商量的是对江南武林大有好处的一件事情，首先是东海龙王有意思和太湖三十六家的总瓢把子王元振老英雄携手御侮，进一步更欢迎江南的武林人士都来共订盟约！”

单拔群道：“且慢。你说司空舵主意欲与王寨主携手御侮，不知是御什么侮？”淳于通道：“那还用说，当然是抵御官兵的欺侮。据我所知，朝廷已经加派水师来到太湖，只怕不日就要发动进攻，东海龙王在东海如今也是备受官兵的压迫，还要对付倭寇，恐怕也不容易在海外立足了。双方利害相同，依我看要是能够合成一股，真正对大家都有好处……”

话犹未了，忽地有人报道：“巢湖韩寨主到！”

王元振认得来客是巢湖双杰的“老二”韩劲宏，只见他满面血污，衣裳破烂，满脸悲愤之色的急步跑来。

王元振吃了一惊，说道：“韩老弟，你怎么啦？”

韩劲宏道：“我们的两条船碰上了官军水师，家兄和手下伤亡迫尽，家兄亦已被抓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侥幸还能留着性命来给你老拜寿。”

巢湖双杰的老大韩劲功武功高强，为人慷慨豪爽，在水道的各帮各寨之中，声望和势力都是仅次于王元振的。人人听得他被军官掳去，无不愤慨。

王元振虎目圆睁，“为了我的贱辰，连累许多好朋友遭难，我还有什么面子接受你们‘贺寿’？这生日不做也罢！”

韩劲宏道：“王寨主，你千万别这么说。俗语说得好：将军难免阵中亡。干咱们这一行的，谁不随时准备两肋插刀！就是我们不来给你祝寿，官军也要对付我们的。目前最紧要的是咱们怎样去对付官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埋怨的？王寨主，你切莫自责！今天是你老的寿辰，咱们还是要尽情欢庆一天。明天再和官军干吧！”

淳于通竖起大拇指喝了一个“好”字，说道：“韩寨主说得有理！大家都看见官军是怎样压迫咱们了，要是还不同心合力，成吗？韩寨主你莫悲伤，有东海龙王和咱们联手，令兄一定能救回来。”

韩劲宏吃了一惊，说道：“原来这位就是名闻四海的东海龙王司空舵主吗，幸会，幸会。”他口说的话对东海龙王颇为尊敬，脸上却一副茫然神气。似乎做梦也想不到东海龙王会在此间出现，对东海龙王似乎也并不是非常相信。

淳于通道：“司空舵主，这个大计还是由你老人家自己说吧。”东海龙王道一个“好”字，站了起来，缓缓说道：“俗语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官军敢欺侮咱们，咱们就不敢去打他们吗？”

韩劲宏道：“司空舵主的意思是要和官军大干一场了？”

东海龙王道：“不错，目前正是最好的机会。趁着王老寨主的寿辰，各

路英雄豪杰都已来到，咱们要是能够歃血为盟，同心合力，莫说区区几营水师，再多的官军，咱们也应付得了。说不定咱们还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单拔群道：“不知司空舵主要干的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东海龙王道：“要是各位愿意歃血为盟，咱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第一步先占苏杭二州，第二步取东南五省！”

淳于通道：“王老寨主，你们两家利害相同，携手御侮之事，王老寨主当无异议吧？要是各位英雄也都同意的话，那么咱们首先就得推举一位盟主！”

王元振道：“兹事体大，请恕我不能立即答复。”

淳于通道：“时机紧迫，请王老寨主当机立断！”他与东海龙王一唱一和，口气竟是咄咄逼人了。

王元振道：“再说我已年过六旬，老迈无能，要干这等大事，恐怕也是力不胜任了。”淳于通道：“王老寨主，你太谦虚了。廉颇年过七旬，尚且有老当益壮的豪语，何况王老寨主才是做六十岁的生日呢？金盆洗手，闭门封刀，岂非言之过早？”

王元振道：“我如何能与古代的名将廉颇相比？”

淳于通道：“王寨主客气了。不过，王寨主若是定然要让贤的话，咱们也不妨另选一位武林盟主。”说罢，眼睛望着东海龙王。

单拔群忽地朗声说道：“且慢！”

淳于通道：“单大侠有何指教？”单拔群道：“武林盟主，且慢推举。先得问问大家是否赞同造反！司空舵主，你的主张，干脆说来就是‘造反，二字，我这说法没错吧？”东海龙王纵声大笑，说道：“不错，我们本来就是强盗，强盗还怕造反吗？”淳于通立即附和：“是呀，在座各位英雄，十居七八，都是开山立柜的瓢把子，不管你们干这一行是出于何因，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不能不承认是强盗了！司空舵主快人快语，是强盗还怕造反，岂非笑话？不过，单大侠，你当然不是强盗，你若然爱惜羽毛，不屑参加我们这伙，那也听便！”要知够资格与东海龙王争夺盟主之位的不过寥寥数人，单拔群就是其中之一。淳于通这番话的用意就是在于打击单拔群，最好将他排挤出去。单拔群冷冷说道：“淳于先生，你扯得远了。目前要商量的大事，是应否造反，造反又是造什么样的反，单某的身份问题，意向如何，这些都似乎不必劳烦大家讨论！”淳于通不敢与单拔群顶撞，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掩饰窘态，“好，那我们再听听单大侠的高见。”说罢，在东海龙王侧边坐下。

单拔群朗声说道：“盗亦有道，像王寨主从来不取不义之财，保护百姓，胜于朝廷千百倍。这种行径，就和许多盗不同。在座的各位开山立柜的瓢把子，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又比如在雁门关外占山为王的金刀寨主，他固然与官军为敌，但也曾屡次替朝廷抵御瓦刺的入侵，这就只能称为义军，不能称为强盗了，对么？”有许多人齐声说道：“对，盗亦有道，这话说得不错！”

单拔群继续说道：“造反也有多种，商汤讨桀，武王伐纣，解民倒悬，是一种；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是一种；占山为王，割据称雄，又一种；争夺江山，想做皇帝，又是一种。司空舵主，你的造反，是哪一种呢？”

东海龙王傲然说道：“俗语说得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朝廷无道，天下豪杰之士，取而代之，就是想做皇帝，又有何不可！”

淳于通喝彩道：“壮哉！司空舵主说得对极了，皇帝并不是要注定姓朱的来做才行。明太祖朱元漳当年何尝不也是造反才夺来的江山！”

雷震岳由于和江南的武林人士不很相熟，一直没有发言，此时忍耐不住，站起来道：“朱元漳的江山可是从蒙古人手中夺回来的！”

淳于通持持胡须，歪斜着眼淡淡说道：“如今的大明天子可不是朱元漳了，朱元璋有功劳，他的后代子孙就应该永远做皇帝吗？”

雷震岳早已看出东海龙王野心不小，他亦已隐隐感觉得到，东海龙王与淳于通一唱一和，鼓动群雄造反，内中心定是藏有极大的阴谋。但他拙于言辞，被淳于通巧言一驳，一时之间，还未想到应该如何措辞反驳才好。

此时群豪已是议论纷纷，人声鼎沸。有一个人泪流满面，嘶哑着声音叫道：“官军已经逼得我们无路可走，捉了咱们的亲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还在讨论要造什么样的反？我是粗人，我不懂什么道理，就只知道要替我们跳马涧的杜大哥报仇！有哪一位头领，他就是要我杀上京城，我拼着一身剐，也甘愿执鞭随镫！”

说话的是跳马涧的二寨主房豪，大寨主杜谋是昨天在太湖被官军捉了去的。

淳于通竖起大拇指道：“对，这才是好汉子！”

东海龙王说道：“王寨主，杜谋是你的客人，如今房兄要为他的杜大哥报仇，你总应该说儿句话吧？”

王元振十分难过，说道：“报仇我不反对，不过——”

淳于通道：“不过怎样？”

王元振道：“报仇我不反对，怎样报仇，似乎还可商榷。”东海龙王侧目斜睨，说道：“干脆的说，你赞不赞成造反？”

王元振对他们的言论，隐隐觉得不妥，但也还未曾想得十分清楚，眼见众议纷纷，东海龙王与淳于通又在一唱一和，辞锋咄咄逼人，王元振终于叹了口气，说道：“我愿付之公议，要是大家都不反对，我也没有话说。”

淳于通一指韩劲宏，说道：“好，那么你呢？你说该怎么样？”韩劲宏的哥哥给官军掳去，淳于通自是以为他必然赞成造反无疑。韩劲宏神色一片茫然，半晌说道：“我不知道。我，我唯王老寨主马首是瞻。”

太湖三十六家寨主之一的夏一成道：“咱们纵然不想称王称霸，但大伙儿拧成一股，也好叫朝廷不敢小觑咱们。就学金刀寨主的模样，他在北方称雄，王老寨主，你在南方称雄，又有什么不可？”

王元振苦笑道：“我怎能和金刀寨主相比？”

夏一成道：“他可以做得到的，咱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依我之见，有个武林盟主也是好的。”他用的是“咱们”二字，已经不再单独只提“王老寨主”，弦外之音，显然是说倘若东海龙王要做这武林盟主的话，他也并不反对。

群豪意见纷坛，三三五五，争论不休。人声鼎沸中，陈石星忽地站起来道：“请各位稍静片刻，我有话说！”

他用的是张丹枫传授的内功心法，运用丹田之气说出话来，声音不大，却把满大厅那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都压了下去，声音铿铿锵锵，把群豪的耳鼓都震得有点嗡嗡作响。

众人一惊之下，不知不觉都静下来听他说话了。唯一例外的是淳于通。淳于通是想“先下手为强”，立即说道：“陈少侠刚在不久之前，曾与群雄

大闹京城，又曾与云女侠闯过禁宫，这正是天大的造反，想必对司空舵主的主张，应是没有异议的了，对吗？”他特地这样大捧陈石星，不问可知，乃是想要陈石星不便开口反对他们。

哪知陈石星却不领他这顶高帽子的情，淡淡说道：“我还没有说话，你怎么知道我是赞成还是反对？”

幸亏淳于通脸皮厚，虽然颇感尴尬，还能厚着脸皮说道：“我是佩服陈少侠的英雄事迹，故而忍不住要把陈少侠引为同调。既然陈少侠怪我多嘴，那就请陈少侠自己说吧。”陈石星正眼也不看他，缓缓说道：“不对，我和你唱的并不同一个调子。干脆的说，我不赞成你们所想做的这种造反！”

此言一出，东海龙王和淳于通固然感到失望，但还未觉得怎样意外。倒是王元振这边的人，有些人感到大惑不解了。

陈石星继续说道：“数十年来，金刀寨主雄据关外，不知曾经多少次替朝廷打退了瓦刺的入侵，这是天下人所共见的。各位比我年长，知道的当然比我更加清楚！

“当然他也曾打过官军，但那是被逼还手的，不能和抵抗瓦刺的入侵相提并论。

“你们说要效法金刀寨，似乎是应当效法他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作为吧？”

夏一成面有愧色，勉强辩道：“陈少侠，你这道理是说得不错。不过，瓦刺并未打到江南，我们怎能像金刀寨主那样去和瓦刺打仗？目前只是官军压逼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打官军？”房豪说道：“对呀，依我说瓦刺固然要打，昏君也要打。”

陈石星道：“两个拳头一齐打出去有力，还是一个拳头打出去有力？”房豪说道：“当然是双拳齐打有力！”

陈石星道：“若然一个拳头还要同时打两个强敌，那又如何？”房豪说道：“陈少侠，你当我是小孩子么？谁也知道，要是这样要法，那定然必败无疑。”

陈石星道：“着呀！房寨主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应当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主张现在这个时候，同时也打昏君了！

“事有缓急轻重，目前瓦刺正在准备大举入侵，我们也该全力对付。要是能够令到朝廷和我们一起抗敌，那才是上策，对么？”

房豪仍不服气，“但官军压迫我们，难道我们就任由他欺侮吗？”

陈石星道：“当然还是要理会的。但最紧要的是联手抗敌！要是义军的力量足够作为抗敌的中流砥柱之时，料想官军也不敢随便向咱们挑衅。”

房豪气平了些；“但我还是有一样想不通，请陈少侠指教。”

“好说，好说。我见识浅陋，不过好在有各位前辈在场，说出来大家参详。”

“干脆的说，我不相信昏君！你以为他会真心和咱们携手抗敌吗？”

陈石星道：“这一问问得好，说老实活，我也不相信当今皇帝真心抗敌的！”

房豪大惑不解，说道：“既然陈少侠也不相信昏君，何以还要我们和他携手抗敌？”

陈石星道：“做皇帝的最紧要的是什么？是想坐稳江山，保持帝位。他要对瓦刺屈辱求和，无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么？”房豪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陈石星道：“那么我们就告诉他，要是他不肯和我们联手抗敌，我们就在各处竖起义旗，号召义师，替老百姓出头抗敌。如此一来，绝大多数决心抗敌的百姓是拥护谁呢？”房豪说道：“我开始有点懂了。不错，如此一来，昏君尽失民心，他的江山也坐不稳了。”

陈石星道：“要是他答应和我们联手抗敌，我们就答应拥戴他继续做皇帝，他权衡利害，你说他敢反对咱们的主张吗？”

房豪至此方始消除疑虑，说道：“陈少侠，你讲得真透彻，这我可懂了。”

韩劲宏问道：“那次你和云女侠闯入禁宫，就是为了求见皇帝老儿，申述你刚才所说的主张吗？”

陈石星道：“不错。我见到了皇帝，不出金刀寨主所料，他也被迫同意我们的主张了。”

当下陈石星把那次和皇帝谈判的经过，除了还须保密的一小部分之外，都说了出来。说到他留书警告皇帝的那八个大字：“背信弃义，天子不恕”之时，群雄不禁都是意气风发，掌声如雷。

王元振站了起来，对陈石星深深一揖，说道：“陈少侠，多谢你一番高论，令我顿开茅塞。”

陈石星还礼道：“老寨主太夸奖了，我不过转述金刀寨主的主张而已。”

夏一成道：“造反之事，可以缓提。但司空舵主乃当今豪杰，他肯和我们合作，我们实是不该拒纳。”他这么一说，好几个寨主同声附和。另外几个寨主则持相反意见，虽然没有明白说出要驱逐东海龙王，但显然是不赞成与他联手。众议纷坛，登时又是分成两派，争吵起来。

淳于通忽地冷冷的说道：“不是我对陈少侠有什么怀疑，不过陈少侠既然口口声声，说是代转金刀寨主的主意，不知陈少侠可有什么凭据能够令得我们相信真是金刀寨主的主张？”正是：

舌剑唇枪犹未已，风波枝节又横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江湖浪子遭惩戒　东海龙王亦遁逃

这一“节外生枝”，倒是令得陈石星感觉有点为难了。

要知金刀寨主派沈匡、周复二人作为他的使者，前来京师与密谋起来的群雄联络之时，并不知道陈石星也有参加的。当然不会有亲笔的函件交给陈石星。沈周二人也没想到会有这许多纠纷，为防意外只托陈石星口述，避免见之笔墨，料想王元振不会不信，却哪知会有今日之事。

陈石星正感为难之际，葛南威忽地站了起来，说道：“我有凭据！”说罢，拿出他的玉萧，一按萧管，“呜”的一吹，吹出一颗蜡丸，剥开蜡九，拿出一张薄如蝉翼，上面写满蝇头小字的纸条，交给王元振。

“这是林大哥托我代表‘八仙’给王寨主祝寿所写的信，信中也有提到陈石星代表金刀寨主的事情，请王寨主一看就知道了。”葛南威说道。

原来葛南威是迟陈石星两天动身的，“八仙”之首的林逸士老成持重，计虑周详，想到兹事体大，还是由他亲笔证明的好。故而写了这封密函，说明“八仙”同意金刀寨主的主张，同时也证明了陈石星是金刀寨主代表的身份。

林逸士的笔迹许多人认识，看过这封信，对陈石星的身份无人怀疑。

王元振道：“陈少侠转达的是金刀寨主的意思，既然大家对他的说话已没怀疑，那么对金刀寨主的主张是否还有异议？”韩劲宏首先说道：“金刀寨主是我最佩服的人，他说应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房豪跟着说道：“本来我是不服气的，但经过陈少侠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利害极分明，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个大草包了。何况目前不宜‘造反’，这是金刀寨主的主张，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群豪纷纷表示唯金刀寨主马首是瞻，东海龙王带来的那班人虽然不愿就此罢休，但也不敢和众人作对，只好暂不作声。

王元振朗声说道：“既然大家都没异议，那么今天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多谢各位光临，如今就让我稍尽地主之谊，请各位喝杯水酒。”

淳于通忽地又站起来道：“且慢！”

王元振道：“不知淳于先生有何指教？”

淳于通道：“我们是专诚来给王老寨主祝寿的，这杯寿酒当然是要叨扰的。不过大家也难得有这机会聚在一起，刚才大家曾谈及的一件大事也还没解决呢！”

王元振一皱眉头，说道：“还有什么大事未曾解决？”

淳于通缓缓说道：“金刀寨主的主张是目前不宜和官军大干，这个我本来不尽同意的，不过既然多数人都是这样主张，我也愿意附和众议……”房豪性情最急，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即大声说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幸亏他的脸皮够厚，装作听不见，继续说道：“单大侠，陈少侠，你们都曾说过，咱们应该同心合力，拧成一股，对吧？”

陈石星道：“不错，但这是为了大家合力，才能抵御外敌的入侵。”

淳于通道：“抵御外敌入侵，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须说了吧。总之，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大家团结一致的好，对吧？”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陈石星虽然讨厌淳于通的为人，也只能点一点，说道：“不错。”

淳于通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千百人同心，其利海深。那么我正式提议，咱们应该推举一位武林盟主！”此言一出，不但东海龙王那班手下

轰然道：“ 好！ ”就是王元振的手下，也有不少人附和。

太湖三十六家寨主之一的史锵站起来说道：“ 淳于先生说得有理，各路英雄豪杰难得有这机会同聚一堂，咱们是该推举一位武林盟主。 ”

另一位寨主夏一成也道：“ 不错，有了武林盟主，以后咱们步调一致，不论是抵御外敌或对抗官军，都好办事。 ”大多数人都是赞成有武林盟主的，虽然有若干人觉得这可能是东海龙王的阴谋之一，也不便反对了。

淳于通朗声说道：“ 既然大家都没异议，那么咱们就开始推选哟。兄弟不揣冒昧，先提出一位天下闻名的英雄，想必大家都会同意他做武林盟主的。 ”

群雄以为他提出的人选必定是“ 东海龙王 ”司空阔，哪知他却说道：“ 我心目中的武林盟主，就是此地的主人，太湖三十六家总头领的王元振王老寨主！ ”

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众人不觉都是愕了一愕，方始拍掌叫好。

淳于通继续说道：“ 王老寨主的武功高强，那是不须说了。而且他身居三十六家总头领的身份，可说是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德高望重，武林盟主理该非他莫属！ ”

这番话表面听来是对王元振大捧特捧，但仔细一想，却是不无弦外之音。那是因为王元振目前所处的地位才推举他的，亦即俗语所说“ 强龙不压地头蛇 ”的意思。

王元振佛然说道：“ 我早说过，我做了六十岁的生日之后，已是决定金盆洗手，闭门封刀的了。莫说我戴不起淳于先生给的铁高帽，就是戴得起，我也决不会当这武林盟主的！ ”

淳于通正是要他这样回答，便即说道：“ 既然王老寨主执意不肯出任艰巨，那我也是无法勉强的。但群龙不可无首，我推举司空舵主做咱们的盟主。”

史锵首先附和，说道：“ 对呀，东海龙王纵横四海，威震天下，声望武功，足可与金刀寨主分庭抗礼。且又正当盛年，必然能够带领咱们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王老寨主既然执意让贤，盟主一席，自当非他莫属！ ”史锵是王元振属下三十六家寨主中颇有地位的一个，他竟然首先附和，倒是颇出人意料之外。

但经他这么一说，东海龙王那一班人固然更加得意洋洋，轰然道好，就是本来是王元振这一边的人，也有许多人抱着“ 不得已而思其次 ”的心情，随声附和了。

东洞庭山寨主余迪民是王元振的左右手，横了史锵一眼，心里想道：“ 这小子和夏一成今日处处为东海龙王说话，如此吃里扒外，看来很可能早已受了收买了。 ”但推举盟主乃是众人同意的事情，余迪民对史、夏二人的态度虽怀不满，甚至有所怀疑，却也不便就此指责史锵的不是。正当他想要推举另一个人的时候，东海龙王已是站了起来，微笑说道：“ 多谢各位爱戴，但我新从海外回来，可不敢当此重任。王老寨主既然执意让贤，那我推举一柱擎天雷震岳大侠。 ”

余迪民忙道：“ 是啊，雷大侠德高望重，威名早已远播大江南北。年前莲花峰一会，与会的天下群豪，无不深表敬佩。我拥护雷大侠做咱们的盟主。”

夏一成却站起来说道：“ 雷大侠我也是佩服的，不过他不如司空舵主有一班弟兄，和江南水路的各处豪杰各个帮会，关系也似乎较浅，依我之见，不如请雷大侠担任副盟主较为适当！ ”

另一个人说话更不客气，他是东海龙王的副手“大力神”南宫鼎，竟然“哼”了一声，冷冷说道：“雷震岳的这点威名，比起我们的司空舵主，恐怕还差得远吧！”

东海龙王喝道：“不可对雷大侠无礼！”表面斥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则实喜之。

余迪民怒道：“南宫鼎，你敢小觑我们的武林领袖，不知你是有何所图？”弦外之音，矛头已是指向东海龙王。

南宫鼎粗声粗气的说道：“余迪民你看不过眼，过了今日，你我不妨较量较量！”余迪民道：“较量就较量，我还怕你不成？”王元振皱了皱眉头，说道：“先莫争吵，还是说正经事吧！”

房豪喃喃说道：“不像话，不像话！”虽没指名道姓，但谁也知道他说的是南宫鼎。

雷震岳站了起来，摆一摆手，说道：“夏寨主说得不错，客不僭主，我初到江南，人地生疏，盟主也好，副盟主也好，我都是不敢担当的。”

东海龙王假意叹息：“唉，王老寨主不肯担当，雷大侠也不敢担当，那我只好勉为其难了！”余迪民朗声说道：“且慢！”东海龙王缓缓说道：“余寨主有何指教？”

余迪民道：“还未曾到你‘勉为其难’的时候，我推举铁掌金刀单拔群单大侠担当盟主，请大家公决。”

王元振道：“对！我并非反对司空舵主，不过单大侠是金刀寨主的好朋友，要是他肯担当江南的武林盟主，南北联成一气，似乎更为适当一些。”

淳于通跟着就站起来，捋一捋胡子，慢条斯理的说道：“当然、当然，单大侠我也是十分敬佩的。不过正因为他是金刀寨主的好朋友，要是他做了江南的武林盟主，或许有人会说闲话，把咱们江南的武林人士，当作听命于金刀寨主的附属。不错，金刀寨主是大家景仰的人物，但要有这样的闲话，却也未免稍损咱们的面子。”

单拔群打了个哈哈，说道：“我本来不想当什么武林盟主，淳于先生毋庸替我顾虑。不过我却想推举一位少年英雄担当江南的武林盟主！”

淳于通已经猜到几分，故意问道：“是哪一位少年英雄？”单拔群缓缓说道：“陈石星少侠。他是一代武学宗师张丹枫的关门弟子，堪称后起之秀的第一人。月前他和云瑚女侠大闹禁宫，折辱君皇，天下英雄，无不夸赞！武林盟主的职务，正宜由这样少年有为的英雄担当！”

陈石星大吃一惊，说道：“单大侠你和我开玩笑了，小侄年轻识浅，盟主重任，何以敢当！”

房豪大声说道：“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长百岁。陈少侠有勇有谋，从他和云女侠大闹禁宫一事，已是可以略见一斑。刚才的一番高论，更足证明他见识过人。由他担当武林盟主，房某第一个心服！”

陈石星连连摆手，“房寨主，你别给我脸上贴金，无论如何，这个武林盟主，我是不敢当的。”

房豪继续说道：“有什么不敢当？依我之见，你做盟主，云女侠做副盟主，最好不过！”

云瑚笑道：“房寨主，你开玩笑，可别扯上我。”

房豪说道：“我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你和陈少侠双剑合璧，天下闻名，正该做一对搭挡。”

云瑚面上一红，不言语了。

王元振说道：“单大侠说得对，武林盟主的职务，正宜由年少有为的英雄担当。陈少侠，你是大家都佩服的少年英雄……”

南宫鼎愤然打断他的话道：“王寨主，你还没有问过我呢，你怎知道我也是佩服他的？”

王元振微笑说道：“贵舵主司空先生刚才亲口说过佩服他，大家都听见的。你也曾表明唯贵舵主马首是瞻的，对么？因此恕我冒昧，未曾先问过你，就把你包括在内了。”

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南宫鼎想不到王元振有此一招，登时说不出话。

淳于通连忙替他分辨，说道：“陈少侠是后起之秀顶尖儿的人物，这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不过也正如陈少侠自己所说，做武林盟主似乎还稍嫌年轻一些。应该由早已成名，经验丰富，威望素著，威震天下的人物担当较好一些。司空舵主所言，那是对后辈的鼓励，并非说他就可以做武林盟主。”

葛南威缓缓说道：“淳于先生，你好像说漏一件。”

淳于通道：“哦，我说漏了什么，倒要请葛七侠指教。”葛南威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做武林盟主的人，除了武艺高强、交游广阔、经验丰富、威震天下等等之外，最要紧的还是一个侠字。倘若有了这个侠字，其他各样条件，就是差一点，我看也没多大关系。”

房豪拍掌叫好，大声说道：“葛七侠这番话说得有理，最紧要的是个侠字。陈少侠虽然年轻，却足可以当得这个侠字。我拥护他做武林盟主！”

南宫鼎怒道：“你是说我们的舵主够不上这个侠字么？”房豪冷冷说道：“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对贵舵主所知无多，他是怎么样行侠仗义，请恕我孤陋寡闻，并未知晓。”

淳于通连忙说道：“大家且莫争吵，请让我说句公道的话。”房豪冷笑道：“哦，你也有公道的话么？”

淳于通以退为进，缓缓说道：“房寨主，你好像对我成见颇深。你要是不让我说话，那我就不说好了。”

南宫鼎嚷道：“不让人家说话，那还有什么公道可言？”房豪亢声说道：“我几时说过不让他说话？但我不能相信他的说话，你也不能硬迫我相信。好、好，淳于通，你要说就说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又是这两句他用惯的口头禅，把淳于通气得面色焦黄。

南宫鼎道：“淳于先生不必与这种人一般见识，说吧。”房豪几乎又要与南宫鼎争吵起来，韩劲宏将他按下，悄悄说道：“大局为重，暂且莫作口舌之争。”

淳于通好在脸皮够厚，气过之后，立即就像若无其事的模样说道：“葛七侠是说得不错，担当武林盟主的人，‘侠’字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怎么样才算‘侠’，也是各有各的看法不同。而且有的人干了侠义之事，不愿张扬，以致少人知道，那也是常有之事。总而言之，凭一个‘侠’字来推选武林盟主，恐怕也很难得到定准，更易引起纷争。因此，我看还是沿用江湖上的老规矩为宜！”

南宫鼎大声说道：“对，力强者胜，力弱者败。谁要是不服我们的舵主做盟主的，尽管出来较量较量！武功的强弱，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得明白的！”

南宫鼎此言一出，东海龙王这边的人，加上一些无可无不可，抱着“看

热闹”心理的人，都在纷纷拍掌叫好。站在单拔群和王元振这边的人，却是不禁面面相觑，一时间倒不知如何应付了。

王元振道：“既然有许多朋友，认为侠字标准难定，那么比武定盟，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不过，最好是点到即止，莫伤和气。”

原来王元振老于世故，他这样说，也是曾经过一番考虑的。要知陈石星虽然这一年来声名鹊起，但和东海龙王比较起来，究竟还是相差远甚。倘若任由众人选择，说不定还是赞成东海龙王做盟主的人更多（那些不请自来的三川五岳人物，可以断定，差不多都是东海龙王的人），比武定盟，虽然一样难操胜券，毕竟还可以搏它一搏。东海龙王这边的人一样恐惧他们的头领也不能当选，比武的话，他们则是认为极有把握的。一听王元振也赞同了，不禁都是大喜如狂，纷纷叫道：“对，比武定盟，最好不过！有哪个不服司空先生做盟主的，请出来吧。不必司空先生动手，我就可以和他较量较量！”按照“比武定盟”的规矩，拥护某一个人做盟主的人，是有权为他所拥护的人和对方的拥护者较量的。

陈石星道：“我年轻识浅，德薄能浅，其实本来就不敢担当什么武林盟主……”

王元振不让他把话说完，就把他按下来，和他轻声说道：“你要是不做，那不等于拱手把武林盟主让给了东海龙王吗？你愿意他做武林盟主？”陈石星听得他这么说，只好不言语了。

但东海龙王的武功，谁也知道是当今天下顶尖儿的人物，南宫鼎催促不服东海龙王做盟主的人出来比武，谁又有这个胆量呢？

静默片刻，房豪见没人出来，他忍耐不住，便走出去道：“司空舵主，我知道你的武功高强，但我还是不自量力，想请你指教几招！”他上前挑战，明知必败，不过是想表示不服东海龙王的大有人在。

东海龙王双眼朝天，好像没听见他的话，眼角也不瞧他。南宫鼎哈哈笑道：“房寨主，你今天说的话，只有这一句，说得对，你的确是不自量力，凭你怎么配和我们的舵主过招，还是让我招呼招呼你吧！”

房豪大怒，两人登时就打起来。

房豪精于铁砂掌功夫，走的也是刚猛家数，两人拳来脚往，一照面就强弓硬马乒乒乓乓的大打起来。

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房豪退了两步，南宫鼎只是身形一晃，看来是南宫鼎气力较大。南宫鼎占得上风，哈哈大笑，连环步往前一冲，飞腿便踢。房豪左掌一个“伏地斩虎”，命名出了铁砂掌功夫。南宫鼎也真悍猛，明知他的铁砂掌厉害，依然寸步不让，右腿一收，左腿又起，连环飞脚，凶猛非常，看得王元振眉头一皱，忍不住说道：“大家点到即止，莫伤和气！”

南宫鼎刚刚看出对方一个破绽，哪肯依言，用了个“穿掌”，猛插敌手空门，哪知，这一下反攻，己方空门亦已尽露。房豪蓦然翻身一扫，喝声“着！”双掌迅发，左掌是分筋错骨手法，右掌是铁砂掌功夫。

本来南宫鼎是能避其一，不能避其二的，若然拼死反击，充其量是两败俱伤。但在这样情形之下，他的伤必然比房豪重得多。

房豪正待施展杀手，忽地想起王元振“点到即止”的吩咐，铁砂掌就没击下，只想用分筋错骨手法，令他不能动弹，便算赢了。哪知一念慈悲，顿时给了南宫鼎反败为胜的机会。原来南宫鼎有一身横练的功夫，分筋错骨手法用的是指力，触及他的身体好像碰着石头，单凭指力，可是不能令他筋骨

麻软。南宫鼎左臂一圈，“喀嚓”一声，反而把房豪的臂骨折断了。

这一下变化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不由得都是“啊呀”的叫了起来。

东海龙王也装作惶恐的神气，站了起来，把一个小小的瓷瓶抛出去给南宫鼎接住，喝道：“你怎么这样不小心，误伤了房寨主，快把这续断膏给房寨主敷上吧。”表面是斥骂南宫鼎，其实是想借施药的小惠，叫王元振这边的人不便发作。

王元振这边的东洞庭山寨主余迪民冷笑一声，抢在南宫鼎前头，把房豪扶了起来。

“不必你们假慈悲，续筋驳骨，我们也会，”他一面替房豪驳好断骨，一面冷笑说道：“说好了是点到即止，房寨主不愿伤你，你反而下此辣手，是何道理？”

南宫鼎恼羞成怒，喝道：“双方比武，力强者胜，力弱者败。余迪民，你说房豪让我，我说还是我对他手下留情了呢。否则我早已一掌把他打倒了。嘿、嘿，余寨主，你不服气，那你也不妨和我较量较量！”余迪民冷冷说道：“不错，我正要和你较量！”

南宫鼎喝道：“好，我可不和你讲究什么点到即止的规矩，是死是生，各安天命！”呼的一拳就捣出去。王元振想要说话，已来不及。余迪民随着拳风一冲，闪过一边。南宫鼎腾身跃起，双掌齐发，左掌击他的天灵盖，右掌抓他的琵琶骨，余迪民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只见他衣袂飘飘，又闪开了。和余迪民相熟的朋友叫道：“余寨主，快还招呀！他要你的性命的，你和他客气作甚？”

单拔群松了口气，对王元振低声说道：“巧能降力，余寨主不会输出他的。这厮如此横蛮，让他受点教训也好。”王元振本想重申“点到即止”的协议，但他因房豪受了重伤，不禁也是心中有气，听单拔群这么一说，就不言语了。

说话之间，南宫鼎第三招又已发出，脚踏“洪门”（正面对着敌人），一拳横击，向余迪民肋下撞去。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横身打虎”，拳势悍猛绝伦，但却是给余迪民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了。余迪民喝道：“好，你先打了一场，我让回你三招，不算占你的便宜了。还招！”只见他取出一把折扇，迎着拳风一晃，倏地张开，使的竟是刀剑路子，削南宫鼎的手指。

他这把扇子外表乌漆光亮，乃是一种罕见的外门兵刃，名为折铁扇，不但扇骨是精钢所制，而且扇骨上梢两边闪闪发光，很像磨利的刀片。淳于通赞了一个“好”字，说道：“素闻余寨主的铁扇打穴功夫，乃是武林一绝，这把折铁扇还可以当作五行剑使，招数奇幻，变化莫测，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令我大饱眼福了。”这番说话，表面听来，是对余迪民的称赞，其实却是把这把折铁扇的功能告诉南宫鼎，提醒他的。

哪知已是迟了。余迪民卖个破绽，趁南宫鼎欺身猛扑之际，以迅捷无伦的手法，立即点了他的肩井穴。跟着就用分筋错骨手法，把南宫鼎的十只手指，全都折断，外加一条左臂脱了臼。俗语说十指连心，十只指头一齐折断，南宫鼎哪里还能禁受得起？一声惨号，登时晕了过去。

余迪民冷冷说道：“对不住，南宫鼎要取我的性命，我逼不得已才伤了他，司空舵主，请你莫怪。”

房豪刚刚续上断骨，裹好了伤，乐得哈哈笑道：“这真是现世报，余大哥，多谢你替小弟出了一口冤气！”当下双方都把受伤的人送入后堂，“比

武定盟”继续进行。

接着几场，互有胜负，但总计还是陈石星这边多胜一场。

东海龙王正自踌躇下一场人选，忽见一个油头粉面的少年走了出来。这个人虽然不是东海龙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但却想道：“让他出去胡闹一番也好。”原来这个油头粉面的少年，名叫柳摇风，他的父亲柳柏庄是一位剑术大名家，一生潜心剑术，很少理会江湖之事。

他的儿子柳摇风就不同了，是江湖上著名的“浪子”，性喜拈花惹草，据说有几件采花案子也是他干的，不过由于没有捉到采花贼，他坚决抵赖，还未能证实是他。

柳摇风并非东海龙王的手下，不过由于间接的关系，给东海龙王这边的人拉他来凑热闹，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东海龙王的“自己人”的。东海龙王也想不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出来为自己助阵。

但也正因他不是“自己人”，东海龙王乐得让他来为自己走一走“过场”。他的剑术已尽得乃父所传，而且他好歹也算得武学名家之后，东海龙王心想对方有身份的武林前辈，多少也得给他几分面子，即使要惩戒他，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出手。

只要第一流高手不下场，他胜回一场的希望就极大了。

柳摇风走了出来，面对陈石星和云瑚说道：“久仰陈少侠剑术高明，在下不才，也曾学过二十年剑术，见猎心喜……”

他话未说完，葛南威就径斥他道：“凭你也配和陈少侠过招，莫污了他的宝剑！”

柳摇风仗着父亲的声望，虽然交不上侠义道的朋友，但所到之处，却也不乏有人巴结他，加上他本身剑术也算得高明，养成了他一副自高自大的脾气。但此际他被葛南威斥责，倒是并不动怒，反而冷冷一笑，继续说道：

“我的话还未说完，葛七侠，请你稍安毋躁。

“你说的对，陈少侠是盟主候选人的身份，故此，我虽然本来想要向他领教，也是自知不宜在此刻和他过招的。不过我见猎心喜，难得有这机会，陈少侠不肯赐招，我也不能如入宝山空手回的。”

说至此处，目光已是专注云瑚，说道：“云女侠和陈少侠双剑合壁，名闻天下，剑木当然也是精妙之极的了。我不揣冒昧，不知云女侠可肯给我指点几招么？”原来他正是因为垂涎云瑚的美色，色令智昏，才出场的。他并非为了替东海龙王助阵，而是想一显本领希望借着“不打不成相识”，获得云瑚的芳心。比武定盟，本来没有指名索战的规矩，但若有一方指名索战，那也很少有人愿意自失面子避战的。

云瑚柳眉一竖，正想站起来，却有另一个人抢在她的面前，站出来了。

这个人也是妙龄女子，是“八仙”中名列最后的八妹杜素素。杜素素冷冷说道：“你要找人较量剑术，我也是见猎心喜，就陪作走几招吧！”

柳摇风侧目斜睨，见杜素素长得也是十分美貌，不禁心花怒放，嬉皮笑脸的便即说道：“多蒙杜女侠青睐，肯予亲手赐招，在下正是求之不得。”王振元恐怕杜素素不知他的来历，故意问柳摇风道：“柳兄，你用的这把剑是令尊那把天龙宝剑吧？”天龙剑是武林中有名的宝剑之一，柳摇风的父亲柳树庄之所以成为一位剑术大名家，虽然本身的剑木造诣确属不凡，但得力于这把宝剑亦不少。柳摇风笑道：“不错。但比武定盟，并不限定用什么兵刃的吧？”

云瑚说道："杜姐姐，你用我这把剑，"她用的剑，是张丹枫赠给她的青冥宝剑，剑质是更在柳摇风那把天龙剑之上的。杜素素道："不必。我用张大侠的宝剑赢了他，他也不会心服。"

柳摇风哈哈笑道："你们放心，我和杜女侠切磋武功，只是点到即止，她用宝剑也好，不用宝剑也好，我都不会恃着兵刃之利，占她的便宜的。"

杜素素唰的就亮出剑来。喝道："废话少说，我的剑上可没长着眼睛！"柳摇风仍然不以为意，嬉皮笑脸的继续说道："杜女侠，你尽管施展吧，俗语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若伤在你的剑下，死也心甘！"

他虽然知道杜素素名列"八仙"，剑术自非泛泛。但想杜素素年纪比他更轻，又是女流之辈，气力先自输了给他，何况杜素素不肯借用宝剑，兵刃上又是他占了便宜，这一战他自认是十拿九稳，可操胜券的。

杜素素哪听得进他的轻薄言语？一声冷笑，喝道："好，我正是要你这句话，看剑！"

剑光闪处，一招"龙女穿针"，唰的便奔柳摇风左肩刺来。这一招虚中套实，实中套虚，正是她所练的"越女剑法"中的精华所在。

柳摇风这才知道厉害，吓得说了一声"好快！"身形却是动也不动，容她剑尖堪堪刺到，看看沾衣之际，这才右腕倏翻，一招"金鹏展翅"，疾挥出去。

这一招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场中不乏剑术高手，虽然鄙薄柳摇凤的为人，看到他这招"连消带打"的剑术，禁不住也有人喝起彩来。

不过他这一招虽然是上乘剑法，却也是占了宝剑的便宜的。"金鹏展翅"乃是横架对方兵刃，他的剑较长，杜素素的剑按常理而论，很难避免和他碰上。

这刹那间，众人不禁都是为杜素素捏了一把冷汗。要知柳摇风用的天龙剑乃是削铁如泥的宝剑，杜素素用的不过是一把普通的青钢剑，若然碰上，焉能保全？兵刃断了，那不认输也得认输了。

哪知瞬息之间，形势立变，杜素素的应招可并不如对手所料，也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只听得杜素素一声冷笑："宝剑虽利，能奈我何？"冷笑声中，只见她的身形滴溜溜一转，快得令人连看也看不清楚。说时迟，那时快，她的三尺青锋早已圈了回来，一招"春云乍展"，又奔柳摇风刺去。而且剑尖所指，竟是柳摇凤意料不到的方位。

柳摇风也真不愧是武学名家之子，已得乃父真传，剑术上确有非凡造诣。在这主客这势骤然逆转之际，居然不慌不忙，霍的一个"凤点头"，长剑已是横截回来，成了"横架金梁"的招数，恰好在间不容发之际，挡住了杜素素的剑势。拿捏时候，妙到毫巅。眼看杜素素的青钢剑又要给他碰上了。他快，杜素素也快，招数也越出越奇，众人眼中，只见她衣袂飘飘，好像随着剑风直晃出去。柳摇风的"横架金梁"非但没有碰着她的兵刃，而且接着的连环三劈，连她的衣角都没沾着。

杜素素略一晃肩，衣袂轻扬，严如靖蜓点水，彩蝶穿花，剑起处，"玉女投梭"，"金鸡夺粟"，一招两式，截腰斩肋，柳摇风攻势落空，空有宝剑之利，反而给她逼得连退几步。这几下子兔起鹘落，看得众人眼花缭乱。忽听得杜素素喝道："撒剑！"剑光闪处，柳摇风一声惨叫，不但宝剑给她打落，人亦倒在地上。王元振大吃一惊，叫道："杜女侠，手下留情，别、别——"他本是想请杜素素别伤柳摇风性命的，但看到柳摇风已经倒在地上，

底下的话自是说不下去了。

王元振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要知柳摇风虽然行为不端，但他父亲毕竟是个颇有声望的武学名家，而且和王元振也有点交情的。在王元振的生辰，杀了他的独生爱子，他如何肯与王元振干休？

杜素素似乎知道王元振的心思，微微一笑，说道："王老寨主不用担忧，这厮还活着呢！"说罢，举脚一踢，把柳摇风踢得翻了个身，面部朝天。柳摇风"哎哟"一声叫出声来。众人这才看得清楚，只见他满面血污，那张本来是算得相当俊秀的脸庞上，已是横六竖八的划开了无数道伤痕。不用说这是给杜素素用快剑所伤的了。她在一招之内，便能在柳摇风的脸上划开了这许多剑痕，众人连看都看不清楚，剑法之快，当真是足以惊世骇俗。侠义道中的人，心里无不大呼痛快，东海龙王这边的人，则是相顾失色了。

杜素素踢了柳摇风一脚，冷冷说道："你不是说过死在我的手里，死也甘心的么？以你的行为而论，论理我也应当杀你，但看在王老寨主的份上，今天是他的寿辰，在喜庆的日子，不宜杀人，姑且饶你，你还不滚回去，要在这里赖死么？"柳摇风也真顽强，重伤之余，痛醒过来，挣扎一下，以肘支地，居然颤巍巍的站了起来，颤声说道："杜素素，你，你好狠！我、我、我记下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我……"说至此处，已是有气没力，但谁也知道，他要说的，定是要誓必报仇的意思。

杜素素冷笑道："很好，你要报仇，随时可以找我。"东海龙王这边，有两个人把柳摇凤扶了回去。

东海龙王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出来，登时引起全场注目！

杜素素冷冷说道："司空舵主是要替这姓柳的报仇么？"

东海龙王淡淡说道："拳头刀剑，没长眼睛，他技不如人，怎能怪得杜女侠，比武定盟，请你退下去吧！司空阔纵然怎样不济，也还不屑以大欺小的！"

杜索素也知道自己的本领和他差得太远，他这番话倒也算不得是傲气凌人，便道："好，既然司空舵主不是要找我作对手，那就请恕我说错话了。"于是收剑退下。

王元振道："司空舵主，你意欲如何？"

东海龙王木然毫无表情，转过身来，面向着陈石星和云瑚二人说道："这次大家赞同推举一个武林盟主，本来是想有一个人领头，大家好同心合力的。不料搞出这个比武定盟，比了几场，每一场都有人血溅尘埃，岂非大违原意。不知陈少侠可有同感？"

陈石星道："不错。那么应当如何了结，请司空舵主赐示。"

东海龙王缓缓说道："依我之见，不如就由咱们比最后一场吧，谁胜认败，谁死认伤，那也不过一场而决，可以减少流血。"

淳于通首先鼓掌附和，说道："不错，双方都有这么多人，要是一个个比下去，何时方能了结？由两位盟主人选作一决斗，这是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最好不过！"

王元振说道："司空舵主，你是江湖上早已成名的人物，陈少侠虽然亦已名闻天下，但出道不过两年，……"

东海龙王哈哈一笑，说道："我的话未说完呢。老寨主这言有理，我知道陈少侠武功高强，但说起来他总还是我的晚辈，我不能让天下英雄说我以大欺小！"说到此，故意一顿。

群豪不觉甚为诧异，向陈石星挑战的是他，如今说不愿“以大欺小”的又是他，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东海龙王缓缓的说道：“陈少侠和云女侠双剑合壁。这样，大概可以免除以大欺小的罪名了吧？”

淳于通忽地问道：“陈少侠和云女侠双剑合壁，天下无敌。这句话是韩兄说的吧！”韩劲宏是个直性子，不假思索，便道：“江湖上许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怎么样？”

淳于通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没怎么样，我只是庆幸今天得以大饱眼福罢了。嘿、嘿，这句话是真是假，待会儿自有分晓，如今姑置不论。但江湖上既然有此种说法，他们双剑合壁来斗司空舵主，自然不能再说是司空舵主以大压小，占他们的便宜了。对么？”

众人这才听得明白，原来他是兜着一个圈子，来帮东海龙王说话的。弦外之音，其实还是指陈云这方占了便宜。

陈石星双眉一轩，正想发话，却给单拔群按了下来，说道：“淳于先生言之有理，这样比试，谁也不能说是占了谁的便宜。他们二人虽然是联手对敌，但他们的年纪加起来都还不及司空舵主大。依我看，是应该算得公平的了。”陈石星本来的意思是不想占这个“便宜”的，但转念一想，此际不是争闲气的时候，于是也就不言语了。

云瑚却道：“我们双剑合壁的规矩，是对方一个人，我们两个人上，对方十个人，也是我们两个人上。倘若淳于先生觉得是我们占了便宜，那么淳于先生也不妨和司空舵主并肩子上！”她伶牙俐齿，可是不肯在口头上吃亏。

淳于通嬉皮笑脸的道：“云女侠，你可别扯上我。”

东海龙王面色一沉，说道：“闲话少说。既然大家同意这样比试公平，那么咱们就此一场而决。但我可得有言在先——”

淳于通连忙又拍马屁：“对，对，不论比试结果如何，还是把话先说清楚的好。”

东海龙王缓缓说道：“这场比武，倘若是我侥幸胜了，两位怎样？”

陈石星道：“那当然是任你处置！”

东海龙王摇了摇头，说道：“我并没有难为两位的意思。”

东海龙王这一问，正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单拔群忍不住站起来朗声说道：“既然是一场而决，司空舵主就是我们的盟主了！”

陈石星道：“我们若是输了，任凭司空舵主处置——”淳于通又插话道：“司空舵主刚刚说过，无意难为你们。”陈石星不理睬他，继续说道：“如今我再声明，我们若是输了，即使司空舵主不处置我们，我们也愿自废武功。但我们决不奉他作为盟主。”

淳于通皱眉道：“这不是节外生枝么？”陈石星道：“我们宁愿自废武功也不奉他作盟主，这只是我们的事情，与大家无涉！”

东海龙王只想当上武林盟主，也不在乎多他们两人作为属下，他们若肯自为武功，那正是求之不得。便即笑道：“其实也无须如此严重，不过，人各有志，陈少侠执意如此，那我也只好任由他了。”陈石星道：“但倘若是我们侥幸胜了，你又如何？”东海龙王哈哈笑道：“我若输了，自是无颜立足江湖。陈少侠，你划出道儿，我也照办就是！”

如此一来，变成不仅是盟主之争，而且是哪方失败，哪方就得自废武功了！

王元振暗暗吃惊，把眼睛望着单拔群，原来他也是和许多人一样，害怕陈云二人的双剑合壁也仍然斗不过东海龙王。单拔群知道他的心思，对他微微一笑，并不说话。虽不说话，但王元振从他的眼神之中，亦已看得出来，他对陈云二人的双剑合壁是满怀信心的。王元振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陈石星和云瑚已在场中站定，亮剑出鞘。他们的剑是张丹枫夫妻当年所用的鸳鸯宝剑，剑一出鞘，光华夺目。希望他们得胜的人，不觉都是精神大振。

东海龙王这才慢条斯理的说道：“ 把我的兵器拿来。 ”

众人十居其九都是只知东海龙王的武功深不可测，却不知他用的是什么兵器，这一下登时引起全场注目，要看他用什么兵器来对付陈云二人这双名闻天下的宝剑。

只见四条大汉，抬出一对黑漆光亮，似戟非戟，似钺非钺，上半截似矛头，下半截似护手的兵器出来。有识货的人知道，这是一种名叫“ 万字夺 ”的外门兵刃，是江湖上极为罕见的一种兵刃，性能可克刀剑。

王元振心里想道：“ 万字夺虽然可克刀剑，但张丹枫夫妻留下的宝剑，料它也克制不了。 ”

这对万字夺虽有七尺长，却也不过普通练子枪粗细，用两个魁梧大汉来抬一支，而且还显出非常吃力的模样，这却令到许多人不能不大为诧异了。难道这双万字夺真有那么沉重？韩劲宏看不过眼，在一旁冷言冷语：“ 装模作样，想吓唬谁？ ”

他刚刚说了这句话，那四个汉子就把这双万字夺向东海龙王抛过去。

也不知他们是否听见韩劲宏说的那句活，有一支夺从韩劲宏的面前飞过。

韩劲宏忍不住拔出他的厚背斫山刀一格，只听得“ 当 ”的一声，火星飞溅，韩劲宏大刀脱手，人也倒在地上。

众人连忙将他扶起，只见他口角流血，幸好还没内伤。他那厚背斫山刀则已断为两截。

那支万字夺碰断他的大刀，仍然向前飞去。和另外一支，同时飞到主人面前。东海龙王接下双“ 夺 ”，气定神闲，若无其事。

韩劲宏是以气力大出名的，他的厚背斫山刀重达六十四斤，不料竟是不堪一支万字夺的一击。是以他虽然伤得不重，群豪却是不能不大大吃惊了。正是：

休夸玄铁堪称霸，且看双剑斗龙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十年疑案明真相　一叶轻舟渡险滩

韩劲宏是个戆直的性子，给东海龙王的兵器碰得他摔了一跤，倒是不禁暗暗佩服。爬了起来，自言自语道：“我以为他是装模作样，原来真的这样沉重，怪不得要两个人才抬得起一支。奇怪，这是什么金属打的兵器，小小一支‘夺’，居然我也接它不住！”

淳于通一来是要卖弄自己的见识，二来是要显示自己和东海龙王的交情，在一旁得意洋洋的说道：“司空舵主这一对万字夺，说起来可真不寻常，他平时对敌，也极少用到他这独门兵器的。故此武林中人知道他这兵器的来历的，真可说得是寥寥无几！”韩劲宏忍不住学房豪的口头：“别在这里卖关子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淳于通这才说道：“司空舵主这对万字夺是玄铁铸造的。玄铁你懂吗？同样大小的一块玄铁，要比普通的铁重逾十倍！”

群豪起初见了陈石星和云瑚的宝剑，本来已是对他们有了点信心，此时知道了东海龙王的兵器竟是玄铁所铸，不禁信心又动摇了。他们虽然从没见过玄铁，但也知道玄铁是极难找到的五金之精，传说中只有在昆仑山顶的星宿海才偶然发现这种玄铁，而且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陈云二人的宝剑，抵挡得住玄铁吗？

只见东海龙王已是手握双夺，站在场中，向陈云二人发话：“我比你们痴长几岁，在天下英雄面前，我可不能占你们的便宜。你们还不进招，更待何时？”一副倚老卖老的神气。云瑚性子较急，懒得答话，一领剑诀，青冥宝剑吐出，碧莹莹的寒光，首先便奔东海龙王的胸坎刺去。武家有句俗语说，“刀走白，剑走黑，”意思是使剑的多由左右偏锋踏进，很少踏正中宫，向前击刺的。云瑚一出手就刺他胸口，纵然不能说是藐视，在武林规矩中，也算得是对前辈的“不敬”了。东海龙王勃然大怒，喝道：“叫你这小丫头识得我的厉害！”两肩一登，双夺哗的一声，立即夹击云瑚耳门。这一招名为“双风贯耳”，在这样沉重的兵器夹击之下，要是当真给它碰着，只怕云瑚的脑袋也要给它夹扁。群豪看见双方一照面便施杀手，都是禁不住“啊呀”一声叫了出来！他这一招已是把云瑚的身形笼罩在双夺之下，哪知云瑚身法轻灵之极，未容双夺击到，已是一个“搂膝挪步”绕到东海龙王右侧。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的白虹宝剑亦已化作一道银虹，当中投入。

这一招也有个名堂，叫做“神龙人海”，看似险极，其实却正是克制东海龙王向云瑚续施杀手的有效援招。他剑锋一颤，抖出三朵剑花，闪电之间，一招之内，遍袭东海龙王前心三处要害穴道，正是攻敌之所必救。饶是东海龙王武功高强，也禁不住心头一凛：“张丹枫果然不愧是一代武学大师，传给他们的双剑合壁，当真非同小可，我倒不可小觑他们了。”

云瑚一退即上，青冥剑一招“玄乌划沙”，反挑敌手左臂，东海龙王忙把圈子放大，陈石星身随剑转，从双夺交击的圈中轻飘飘的闪了出去，而且在那一进一退当中，又已闪电般的还了两招，使得东海龙王不敢全力进击云瑚。云瑚毕竟功力较弱，虽没碰上玄铁，给那股劲风一压，呼吸为之不舒。

东海龙王看出她是较弱一环，猛地又是一声大喝，左夺挑出，破解陈石垦的剑招，右夺卷地扫来，盘打云瑚的下三路。云瑚身形平地拔起，唰的一剑，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东海龙王横转万字夺，陡地向前伸出，重重一按，他是拼着最多给云瑚的剑尖刺着一下，也要把她击伤。那股劲风一荡，

云瑚的剑尖已是荡过一边，虽然她藏有后着，但强弩之末，纵然刺着东海龙王，也只能是令他轻伤了。双方动作都快，眼看东海龙王的万字夺护手就要按到云瑚的丹田穴上，群豪看得心惊胆颤，禁不住又有许多人失声惊呼。忽听得“当”的一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

原来是陈石星为了救云瑚脱险，只能替她硬接，用剑格开东海龙王击向云瑚的那支夺。他们交手十数招，此时兵器方才碰个正着。

剑夺相交，火星蓬飞。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都在注目这一碰击的结果！

只见陈石星身形一飘一闪，斜斜掠出。那把白虹宝剑，仍然在他手上，丝毫无损，众人这才放下了心。

在火星蓬飞之中，东海龙王也禁不住吃了一惊，退后一步。匆忙中他低头一看，见万字夺亦是并无伤损，这才和众人一样放下了心。

彼此都没吃亏，东海龙王赞道：“好剑！”双夺一伸，趁着陈石星身形未稳，又攻过来了。

这一番再度交锋，比前更加厉害，东海龙王已是不敢再有丝毫轻敌的意念，抖起精神，施展出平生绝技，来斗陈云二人的双剑合壁。只见他双夺展开，迎、送、剪、扎、吞、吐、抽、撒，使到疾处，恰似骇电惊霆，轰击着两道银虹。又似两条黑龙。贴着陈云二人的身形飞舞。

不但群豪看得目眩神摇，心惊魄动，连惯经阵仗的太湖三十六家总寨主也禁不住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低声问“铁掌金刀”单拔群道：“单大哥，依你看，他们、他们能够抵敌……”他话犹未了，单拔群也还没有回答，却忽地听得陈石星和云瑚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只有六个字：“拙胜巧，巧胜力！”

众人大都不懂得这六个字的意思，但单拔群和王元振则是懂得这是上乘武学的奥义的，两人相视而笑，一个不必再问，一个也不必再答了。只见陈石星的剑法越来越慢，剑尖上就像悬着千斤重物似的，东一指，西一划，看起来竟似不成章法了。

群豪禁不住暗暗吃惊，但看东海龙王的面色，却也似越来越为沉重，尽管陈石星剑法放慢，门户大开，他竟是不敢欺身进逼，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另一方面，云瑚却是恰好相反，剑法越来越快，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忽进忽退，倏上倏下。在此之前，本来是她采守势的，如今的是她采取攻势了。

原来上乘武学的最高境界是“重、拙、大”三个字，陈石星虽然还没达到上乘境界，不过他得张丹枫所传的“玄功要诀”，已是深悉其中奥妙。具有相当火候，令得东海龙王亦不能不为之戒惧了。

每当东海龙王用重手法之时，陈石星的出剑就柔如柳絮，借力打力；但若认为他是虚招之时，他又忽然猛若洪涛，骤然压至。是以饶是东海龙王的真实武功在他之上，也不能不暗暗吃惊。

至于云瑚的武学造旨，由于她比陈石星要逊一筹，“重、拙、大”的打法她是无法采用的。不得已而思其次，她只能施展“以巧降力”的功夫。

她的功力远不及东海龙王，但身法轻灵却在东海龙王之上，用这种打法，正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剑法展开，击、刺、撩、抹、崩、删、劈、剁，无不恰到好处，真当说得上是：慢中快，巧中轻，行云流水，稳捷轻灵！

若然单打独斗，东海龙王当然不会给她占了攻势，但此际她和陈石星乃是双剑合壁，虽然一慢一快，看似各打各的，其实却是相反相成，双剑合壁，

依然配合得妙到毫巅！

不过场中除了有限几人，还是看不出他们双剑合壁的奥妙之处的，王元振是这有限几人之一，此时业已看出一点苗头，松了口气，轻轻对单拔群道："单大哥，你的眼力果然不差！"

他这句话声音很小，但东海龙王却是听见了，不禁焦躁起来，暗自想道："若然如此打下去，稍一不慎，只怕就要着了他们的道儿。我打不过这两个娃娃，即使说过的话不算数，亦是无颜在江湖立足了！"

要知他们在比武之先，就先说过谁输了谁就得自废武功的，东海龙王的处境是能胜不能败，情急之下，顿时动了杀机，决意和他们一拼。

他陡地一声大喝，竟然不理会陈石星向他刺来的一剑，双夺都向云瑚猛击下去。

陈石星正自一招"白鹤展翅"使出，剑锋斜削东海龙王左臂。要是双方招数用实，云瑚的天灵盖势必给东海龙王的玄铁重兵器击碎，东海龙王的一条臂膊也给陈石星的宝剑斩断不可。

头骨碎裂不可复生，手臂断了尚可活命，看来东海龙王是要用一条手臂来换云瑚的一条性命了。

这刹那问，双方的许多高手都禁不住失声惊呼！

但也就在这刹那之间，众人连看都未曾看得清楚，忽见光华尽敛，东海龙王双夺平伸，陈云二人双剑横架，三个人竟似泥塑木雕一般，动也不动。

原来东海龙王在用到这一险招的时候，已经料准陈石星决不敢把云瑚的一条性命来换自己的一条臂膊，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他心念方动，陈石星便已变招。

演变的结果，双方虽然都有惊险，但还是在东海龙王的算计之中。

他仗着功力深厚加上玄铁重兵器之利，内力源源不绝的贯注在双夺之上，向敌方挤压，在这种情形之下，陈云二人已是无法把剑移开，变成了非得和他比拼内力不可了。

虽然看似"绚烂归于平淡"，双方的兵器都好像胶着一般，动也不动。但这样的"平淡"，看在场中第一流高手的眼中，却是更加惊心动魄了！

要知比拼内力，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其间是丝毫也没有取巧的。陈石星与云瑚虽然是以二敌一，但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云瑚且是女流之辈，东海龙王有数十年深厚的功力，他们能够抵挡得了吗？

正在群豪为他们二人捏着一把冷汗之时，只见东海龙王的头顶已经冒出热腾腾的白汽。

原来陈石星的功力虽然是比东海龙王较弱，但他练的是正宗内功，已得张丹枫所传的上乘心法，精纯之处却是东海龙王所不及的。

东海龙王加重压力，俨似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般的向他压去，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陈石星的白虹宝剑已经弯成弧形，但奇怪的是，他仍然似屹立江心的礁石，不为狂风巨浪所动。非但如此，他还能够在守中有攻，偶施反击。虽然只是"偶施反击"，亦已令得东海龙王吃惊非小。

东海龙王已经把内力用到八分，正想把最后两分内力也使出来挤压云瑚之际，忽觉右臂的"曲池穴"突然好似给人用针刺了一下，痛入骨髓。原来陈石星用的是张丹枫所传的"玄功要诀"中的"凝聚内力，攻其一点"的办法，这种运功使力的上乘武学，乃是东海龙王也未知道的。

陈石星的内力是比不上东海龙王，但突然攻其一点，东海龙王却是防不

胜防，必须留下内力应付了。

也正是因此，他不敢再对云瑚加重压力，只求可以抵挡得住云瑚剑尖上挺过来的力道便算，七成以上的内力用来对付陈石星。

饶是他功力深厚，不过半枝香的时刻，头顶上也不能不冒出白汽了。这是内力发挥到极度之时的现象。

陈石星在他重压之下，亦是不禁额角沁出汗珠，喘息可闻。至于云瑚则更加气喘吁吁，花容变色，香汗淋漓了。

从此兵刃变成了决生死的内功比拼，连单拔群也是始料之所不及！

“双剑合璧”乃是目前所知的武学之中，至高无上的剑法，单拔群对他们怀有信心，也正是认为他们的双剑合璧可以克制强敌的。但变成了比拼内力，这可就难说得很了。虽然他也看得出东海龙王已是露一点“强弩之末”的现象，但陈云二人也是险象环生，他们能够比东海龙王支持得更久吗？

王元振看得心惊胆颤，忍不住站起来说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看这场比武，还是作和算了吧。”

东海龙王没有说话，他凝神应付陈石星不知何时便会倏然而来的“突袭”，亦已无法开口说话。不过他不能说话，那个有“武林申公豹”之称的淳于通却以他的代言人自居，又来开口说话了，说话之前，冷笑三声。

韩劲宏喝道：“你这厮冷笑什么？”

淳于通说道：“我笑王老寨主此言未免有欠公允！”

王元振怒道：“我怎的不公允？”淳于通道：“这一场是决定盟主谁属的比武，怎能说是作和算了？请问和了应该认谁是盟主？”

朝劲宏道：“大家都不是盟主！”

淳于通道：“这话越发不合理！比武定盟是大家的公义，怎能选不出盟主来？”

王元振忍住气道：“我是想避免他们两败俱伤，故此主张以和为贵。至于盟主认属，在罢战之后，也还可以慢慢商量。”淳于通道：“依我看来，如今是司空舵主占了上风，不见得一定会弄成两败俱伤。”

王元振担心陈石星和云瑚有性命之忧，正想忍辱负重，接受对方要挟，不料就在他要张嘴说话的时候，忽听得陈石星道：“王老寨主，依我之见，那位淳于先生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这一场是应该分出胜负来的！”

在比拼内力的紧要关头，陈石星居然能够开口说话，不但群豪又惊又喜，连东海龙王也不禁大吃一惊。他情知陈石星的内力比不上他，想不到他不能开口说话，陈石星却能开口说话。原来这是由于两人所练的内功，路子不同之故。

东海龙王练的是“霸道”内功，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分神说话。陈石星练的是“王道”内功，并无多大影响。但并无多大的影响，小小的影响还是有的。东海龙王用力把玄铁双夺猛压下去，陈石星的白虹宝剑弯得已是有如半钩新月。

群豪听得陈石星开口说话，不禁都是又惊又喜。韩劲宏哈哈笑道：“好呀，淳于通，咱们就赌赌谁的眼力看得准吧！”

淳于通冷着脸不作声，此时轮到他为东海龙王担心了。

但王元振虽然稍稍松了口气，却还是不能完全放心的。他看得出来，陈石星能够开口说话，是可以比他原先估计的支持更多时候了，但有没有把握终于战胜东海龙王呢，他可还不敢乐观！

正当众人全神贯注，目不旁瞬之际，有个女子悄悄的走进来。
旁人没有注意她，葛南威却已看见她了。
这刹那间，葛南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噫”了一声。
杜素素听得他一声轻噫，连忙抬起头来。
当她看见这个女子之时，不觉也是和葛南威一样，又喜又惊，呆了一呆。
呆了一呆之后，她连忙迎上前去。
原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她和葛南威所要找寻的巫秀花。
他们本来以为巫秀花不知会跑到什么偏僻的地方躲起来的，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她竟然敢于在天下英雄之前露面。
“巫姐姐，我们找得你好苦。”杜素素迎上前去，拉着巫秀花的手说道。
巫秀花神色颇为有点尴尬，讷讷说道：“杜姐姐，我、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
杜素素道：“你救了南哥，我感激你都还来不及呢，过去那些事情，别再提了。怎的你会跑到这里来？”
巫秀花未曾回答，却忽地听得葛南威叫道：“小心暗算！”
杜素素出手快极，只听得“当”的一声，她已是把一枚只有五寸多长的铁蒺藜打落。她反手拔剑，格打暗器，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快得难以形容。
葛南威叫道：“是站在东面角落那个矮子，快把他揪出来！”
话犹未了，只听得那个矮个子一声尖叫，已是跌倒地上。
巫秀花冷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叫你这厮也尝尝我的暗器滋味。”原来这个人是给她用梅花针射中了膝盖的环跳穴。
在人堆之中，她用一支小小的梅花针，居然能够这么准射中对方的穴道，群豪不禁都是好生惊异，纷纷向旁人间道：“这个女子是谁？”
那个暗算她的矮子挣扎着坐了起来，叫道：“这个妖女是巫山帮巫三娘子的女儿，她的干爹是殷纪！她一定是殷纪派来作奸细的！”
殷纪和朝廷有关系，这是与会的侠义道都知道的。有几个比较鲁莽的人就争着叫起来，“好呀，这个妖女居然还敢出手伤人，快把她拿下！”
巫秀花向那个矮子看了一眼，冷冷说道：“这个人我见过的，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是殷纪的门客！”杜素素瞿然一省，说道：“不错，那天我在殷家也曾见过此人的。他是冒充侠义道！”
那几个莽汉正在朝着巫秀花跑来，想要把她拿下，听得杜素素这么说，不觉怔住了。那矮子道：“你们别听这妖女胡说，无论如何，她总是恶名昭彰的巫山帮帮主巫三娘子的女儿，是江南恶霸殷纪的干女儿，你们问她，她不承认么？”
单拔群站了起来，说道：“我相信这位巫姑娘的话。不错，她是巫山帮帮主女儿，又是殷纪的干女儿。但她早已改邪归正，我可以给她证明。”
有“铁掌金刀”单拔群替巫秀花说话，众人自是不敢不信她了。
葛南威跟着站起来道：“我也可以给她证明，她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据我所知，她早已离开了巫山帮，而且也早已背叛了殷纪。”
群豪消除了对巫秀花的敌意，不觉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暗算她的那个矮子身上了，有人便把他拖了出来，要审问他。
单拔群道：“先把这厮拖下去，慢慢审问不迟。”此时陈云二人拼内力，仍是相持局面，彼此也都是似刚才的模样，犹如泥塑木雕一般，动也不动。

这样子的比武，当然没有花拳绣腿好看，外行的人，甚至觉得沉闷无比。但在武学的行家眼中，他们的比拼，却是越来越到了吃紧的关头了。

听了单拔群的话，群豪翟然一省，刚才由于巫秀花的来到而被分散了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又集中起来，转为注目场中的“苦斗”了，虽然大部分人还是看不懂其中奥妙，但也知道这种表面上的平静，正如暴风雨的前夕，酝酿着极大的风暴！

此时当然无暇再管别的事情，那几个鲁莽的汉子火气一消，赶忙一面向巫秀花道歉，一面就把暗算她的那个家伙拖了下去。

巫秀花道：“单大侠，我有紧要事情。必须立即禀告王老寨主。”单拔群道：“好，你跟我来。”

巫秀花向王元振敛衽施礼，说道：“小女子不请自来，冒昧之处，请王老寨主见谅。“

王元振道：“巫姑娘不必客气，不知你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可否在这里说给老夫知道？”

巫秀花道：“这件事情，我正是要想大家知道的。”

她说得这么紧要，但在说了一个引子之后，却又并不接下去说，先问王元振道：“请问这位和陈少陕、云姑娘比武的人可是绰号东海龙王的司空阔？”王元振道：“不错，正是司空舵主。”巫秀花说道：“好，那我可来得正合时了。”

她话犹未了，忽听得东海龙王闷哼一声，宛似牛鸣。就在此时，东海龙王踏上一步。

自从他和陈云二人比拼内力以来，僵持了约莫半枝香时刻的局面，方才开始打破。

连王元振也顾不得巫秀花说什么了，连忙把眼光投入场中。

只见东海龙王跨上一步之后，又再恢复相持的局面。只是地上现出一个足印，入石三分！聚义厅的地面是用坚硬的青石砖铺的，这是东海龙王踏上一步的足印。虽然陈云二人尚未败落，但群豪见了这个足印，都是不禁更为他们担心了。杜素素比王元振更为着急，连忙说道：“巫姐姐，什么事情？你快说吧。”

巫秀花道：“王老寨主，我想请你看一封信。”

王元振怔了一怔，“什么人的信？”不过此时他亦已猜想得到，这封信定必关系非常，否则巫秀花不会在这个时候叫他看信。果然便听得巫秀花说道：“就是这位东海龙王写给殷纪的信！”

此言一出，群豪不禁都是大为惊异，不知不觉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这封信上面。

王元振接过了这封信，匆匆看了一遍，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神情。他向东海龙王望去，只见东海龙王亦是面色大变，不过玄铁双夺的力道显然没有减弱，反见增强。连陈石星的额头都有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颗颗滴下来了。

杜素素忍不着问道：“信上说些什么？”

王元振道：“巫姑娘，这封信我可以当众说出来么？”

巫秀花道：“我正是要让天下英雄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东海龙王是个怎么样的人！”

东海龙王面色更加难看，只是无法分神说话，只好让王无振说下去。

王元振缓缓说道：“司空舵主写信给殷纪，推荐他的两位好朋友，一位

是东门壮，一位是濮阳昆吾。这两个人在他写信之时要来苏州，他叫殷纪为他们秘密安排，妥为照料，共商大事！”

东门壮是武林中有数高手，他暗中投靠朝廷之事，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但也还是有人知道的。

知道濮阳昆吾的却是更加少了。濮阳昆吾在瓦刺虽然是瓦刺有名的武士，但江南的武林人物，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可是寥寥无几。

有许多人登时七嘴八舌的向旁人打听：“这个濮阳昆吾是什么人？”

葛南威站起来朗声说道：“濮阳昆吾是瓦刺大汗帐下四大剑客之一，上次瓦刺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这个濮阳正是密使的首席随从武官。待到密使返国，他却独自留下，而且秘密来到江南。我这次就伤在他的手上的。陈石星在殷纪开设的狮子林客店也曾碰见过他！”

葛南威这么一说，不但把濮阳昆吾的来历说得清清楚楚，而且证实了东海龙玉那封密信所说的话。在濮阳昆吾来到苏州之后，果然是和殷纪互相勾结了。

群豪登时大哗！韩劲宏首先大叫道：“好呀，原来司空舵主口口声声说是要和各方豪杰共御瓦刺鞑子的入侵，暗中却是和瓦刺的武士勾结！”

余迪民跟着冷笑道：“岂止只是和一个瓦刺武士勾结，濮阳昆吾来到江南是为什么，如今我们都已明白了。看来司空舵主只是口中和我们同仇敌忾。暗中则正是为瓦刺效力呢！”

在群豪纷纷的责难声中，淳于通大叫道：“此事不能单凭一面之辞，我看其中疑点甚多。好歹也得等这场比武结束之后，让司空舵主说话！”

群豪给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分了心神，此时方始把目光重新投入斗场。

只见东海龙王似乎矮了一截，原来他用力过猛，不知不觉双足已是深陷地下。陈云二人仍在奋力支撑，他们的宝剑都已弯成弧形。虽然令人吃惊，但看起来他们的神态却远不如东海龙王的狼狈。王元振生怕陈云二人支持不住，连忙说道：“淳于先生，依你说有什么疑点，我倒想听听！”要知只须驳倒他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疑点，就不必等待比武结束，也可以了结了，那时纵使东海龙王得胜，也绝没有敢犯众怒还要别人拥戴他做盟主的。

淳于通故意慢条斯理的说道：“这位巫姑娘从前虽然曾是殷纪的义女，但这样秘密的函件，殷纪也不会随便交给她吧？请问巫姑娘，你这封信是怎样得来？”

巫秀花道：“我曾经替殷纪掌管机密文书，知道了藏在什么地方，这封信是我偷出来的！”

淳于通缓缓说道：“请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有什么足资证明这封信的确是司空舵主亲笔所写？我看还是等待比武结束，听听司空舵主亲口辩白的好。如今就下结论，未免稍嫌早了一点吧？”王元振忽道：“我可以立即就帮他证明！”

说罢拿出东海龙王上山之时，依照江湖规矩，先行送给他的拜贴，说道：“淳于先生，你把这拜贴拿去看，看看‘司空阔’这三个字的笔迹，是否和这封信的署名一模一样？”

淳于通强辩道：“笔迹也可以假冒的。”王元振冷笑道：“巫姑娘怎能见过东海龙王的笔迹？”

淳于通道：“无论如何，也该等待比武结束，让当事人……”王元振道：“这封信的真伪问题比谁当盟主还更紧要！司空舵主若要分辩，此时可先休

战！”此时双方比拼内力，正是到了最紧要关头。王元振深恐陈云二人即将支持不住。

王元振说得理直气壮，淳于通可煞费踌躇了。他正在盘算，如何妥善措辞，才能替东海龙王争取时间，让他先赢得这场比武。就在此时，忽听得东海龙王一声大吼！所有人的目光，不觉又都转注斗场。

只见东海龙王在大吼声中，腾身飞起，脚下的青砖被他踩得四分五裂。陈石星与云瑚却像陀螺似的，身形向后打着圈圈。

这刹那间，众人都是惊得呆了。

一柱擎天雷震岳首先看了出来，大喜叫道：“好了，是陈少侠和云女侠赢了这场比武了！”

众人惊魂稍定，此时方始看得清楚，只见东海龙王的上衣开了两条交叉十字的裂缝，不用说是给陈云双剑划开的了。陈云二人打了几个圈圈，退出了七八步，此时也才方始稳得住身形。原来东海龙王心烦意乱，自知亦已难作久战，是以奋力作最后一击！

结果这一击虽然能够把对手逼退，却还是伤不了他们。反而自己险伤在他们双剑合壁之下。

可惜的是：陈云二人被玄铁重兵器的力道震荡，在那瞬息之间，虽然出剑已是快如闪电，但也只能划破东海龙王的衣裳，便给那股排山倒海似的力道震退。要是东海龙王反击的力道稍弱一分，他们双剑交叉划过，只怕东海龙王此时已是身受开膛破肚之灾。

群豪不禁也暗暗叫了一声“可惜！”但虽然伤不了东海龙王，无论如何也是陈云二人胜了。这封信的真假姑置不论，无论如何东海龙王也争不到盟主了。群豪不禁都是大喜如狂。

铁掌金刀单拔群把陈石星扶稳，手掌按着他的背心，一股内力传了进去，助他恢复元气，微笑说道：“贤侄，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了。”

云瑚所受的震荡不如陈石星的激烈，她首先迎上巫秀花，抓着她的双手说道：“巫姐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那天你帮我们的忙，我们也未曾多谢你呢。我们都在想念你，这次你可千万别要溜走了。”

巫秀花脸上发烧，心里可是热呼呼的，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惊喜稍定，此时两方面的人亦已大吵大闹起来。

东海龙王咆哮如雷，喝道：“你们故意让这姓巫的丫头分了我的心神，这算什么公平比武？”

侠义道这边更是群情汹涌，韩劲宏首先喝道：“司空阔，我们还未追究你私通瓦剌，欺骗天下英雄之罪，你倒先吵闹起来了！”余迪民跟着冷笑道：“你好谋败露，居然还想当盟主，真是笑话！哼，你这么利欲熏心，倒不如索性放下面子，不必再冒充什么英雄好汉，干脆跑到瓦剌那儿，求瓦剌大汗，赏赐你高官厚禄！”

东海龙王恼羞成怒，喝道：“今日我是给王寨主祝寿来的，不是听你们讲道理来的。武林盟主我做不做也罢，你想教训我那可不成！江湖规矩，胜者为强，你们想要怎样？”

东海龙王的手下纷纷喝道：“好呀，他们既然要节外生枝，为难咱们的舵主，那就与他们拼了！”侠义道这边更是群情汹涌，大多数人主张把他们“留下”，又变成了剑拔晋张的场面了。

余迪民喝道：“ 你们若要恃强，我们亦已早有准备，绝不会惧怕。 ” 东海龙王冷笑道：“ 好呀，那就试试你们能不能把我留下吧？ ”

余迪民道：“ 你武功高强，或许我们不能把你留在此地，但你想要生出太湖，恐怕也未必能够做到！我老实告诉你吧，只要这里混战一起，你们的座船立刻就会被我们的人炸沉！你们在这山上不战死也得饿死！ ”

东海龙王的手下虽然不少，但无论如何，是在王元振的山寨，整个形势，乃是众寡悬殊的。倘若真如余迪民所说，他们逃不出大湖，那就不管本领如何高强，也难有生还之望了。是以他的那班手下，虽然口头仍是很硬，心中则已怯意暗生。

王元振一看，东海龙王这边除了南宫鼎、柳摇风等人受伤之外，也还有桐柏双奇、陕中三怪以及关东马贼出身的萨一刀等等高手，当真混战起来，纵然能够把他们歼灭，自己这边，恐怕亦将损伤不少。于是他趁着东海龙王口风稍软的时候，便站出来发言。

“ 请各位暂且息争！ ” 王元振越众而出，朗声说道：“ 老朽贱辰，多承各位光临，不管来意如何，在今日来说，总是我的客人。俗语说礼尚往来，我这个做主人的自是不能对客人失礼；但也希望做客人的给我一点面子，别在这里大动干戈。不过，司空舵主，你给我祝寿，我是不敢当了。要是你肯赏面的话，请喝过一杯水酒，再走如何？ ”

这番话话中有话，实是包含几种意思。第一，他说的是“ 礼尚往来 ”，弦外之音，东海龙王若然硬要动武，他自必“ 奉陪 ”。第二，东海龙王根本未有向他“ 告辞 ” 的说话，他却请他喝了酒再走，好像东海龙王已经向他告辞似的，这分明是下“ 逐客令 ” 了。不过他的话说得甚为婉转，对东海龙王而言，倒还算得保全了他几分面子。第三，他只说对某些来意不善的人，“ 在今日来说，总是我的客人。 ” 言下之意，过了今日，某些人就不能算是他的客人了。客人尚且不是，当然更不能是朋友了。

群豪见他说得合情合理，自是不便再持异议，当下便由韩劲宏说道：“ 好，冲着王老寨主的金面，就便宜了他们吧！ ” 东海龙王有台阶可下，自也不敢再闹下去。当下虽然有点尴尬，却还是大言炎炎的说道：“ 我一番好意前来，想不到引起各位误会。好，冲着王老寨主的面子，我也不为己甚，记下今日这笔帐，以后咱们慢慢再算。酒是不必喝了，告辞！ ”

东海龙王的人走得干干净净，聚义厅登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人欢呼跳跃。

筵开百席，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余迪民忽地来向王元振禀报：“ 夏一成和史挫二人不知到了哪里去了，四处找他们不着。 ”

韩劲宏愤然说道：“ 我看他们二人今日的行事颇是有点可疑，恐怕是跟东海龙王走了。 ”

王元振道：“ 先莫胡猜，待查明真相再说。要是当真走了，也只好由得他们。 ” 余迪民道：“ 不错，假如他们真是内奸，那就如同脓疮一样，还是让它发作出来的好。 ”

杜素素听他们谈论夏史二人失踪之事，突然想起了巫秀花，说道：“ 云姐姐，陈大哥，你们看见巫秀花么？ ”

云瑚瞿然一惊，说道：“ 我们刚刚打败东海龙王的时候，我曾和她说了几句话，后来闹哄哄的，就不知她走到哪里去了。 ”

陈石星道：“ 我正想向她道谢的，一转眼就不见她了。 ”

巫秀花失踪自非夏史二人失踪可比，王元振连忙叫人寻找，虚席以待，不料直到席散之时，还未找着。

葛南威食难下咽，说道，“ 她出身邪派，莫非她是怕大家看不起她，又溜走了。 ”

王元振道：“ 今天她的功劳最大，她也应该知道，决不会有谁人看不起她的。怎会因此跑呢？ ” 葛南威道：“ 就只怕她不是像我们这样想。 ”

王元振安慰他道：“ 依理推断，巫姑娘当然不会坐上东海龙王这班人的船，她要出太湖，非得靠我们的船接送不可。我们是有专人负责接送客人的，客人即是坐自己的船只来，上了岸那船只也由他们照料，哪个客人离开，他们是不会不知道的。如今未见他们报来，料想巫姑娘尚未离开此处。迟早总会找得着她。 ” 杜素素比葛南威更心急，说道 :“ 葛大哥，我和你去找她吧。 ”

王元振道：“ 已经有许多人去找她了。 ” 杜素素道：“ 我们曾受过她的大恩，这次她又是为了我们而来，如今她失了踪，我们若然不出点力，难以心安。 ”

陈石星和云瑚也道：“ 我们一起去找她吧。 ”

此时已是新月初升的时分，云瑚笑道：“ 是啊，不管找不找得着她，咱们上西洞庭山，看看太湖夜景也好。请你们稍等一等。 ” 她匆匆回到宾馆，把陈石星那张古琴拿来，陈石星知她心意，也不问她，四人便即一起出去找寻巫秀花。

在山头眺望，只见月光波光，衬托着点点星星的渔火，太湖的夜景果然比日间的景色还更幽美。但他们记挂着巫秀花，却是没有多大心情欣赏了。

云瑚忽道：“ 葛大哥，我想听听你吹萧。 ”

葛甫威笑道：“ 你把陈大哥这张古琴拿来，我已经知道你的用意了。我也想听听陈大哥弹琴呢。 ”

杜素素何等聪明，一点便透，笑道：“ 瑚妹，你不要南威吹萧给你听，是要他吹给那位巫秀花姑娘听吧？ ”

云瑚笑道：“ 不错。说不定她听见了葛大哥的萧声，自己会走出来。 ”

葛南威道：“ 好，那么陈大哥，你先弹琴随后我来吹萧。 ”

陈石星道：“ 不如咱们来个琴萧合奏吧。合奏的乐声，会传得更远。 ” 葛南威笑道：“ 也好。免得珠玉在前，吓得我不敢再吹。 ”

云瑚忽道：“ 我有个主意，你们看好不好？ ”

陈石星笑道：“ 你还没有说出来，我们怎么知道好不好？ ” 葛南威也在同时笑道：“ 云妹子，你要给我们出什么难题？ ”

云瑚笑道：“ 不能算是什么难题，我只是想听个新鲜的调儿。我的意思是想你们这出 ‘ 琴萧合奏，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 葛南威笑道：“ 恕我鲁钝，我可还不懂你这个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是怎么吹奏法？ ”

云瑚说道：“ 你们同时一个吹萧，一个弹琴，但却不必预先约定，而是各自选择一个自己喜爱的曲子。 ” 陈石星道：“ 那怎么能够合拍？ ”

云瑚说道：“ 你们可以说好，准备吹奏的是小令、中令，或是长调，所用的时间就会差不多了。琴萧这两种乐器各有特色，似也无须定要求取合拍。 ”

葛南威笑道：“ 这主意倒也新鲜，好，就让我们试一试吧。陈大哥，你弹什么？ ” 陈石星道：“ 我弹晏殊的一首小令，共三十六个字。 ” 他己隐约猜到云瑚的心意，是想从他们选择的词曲之中，测知他们此时的心境。

葛南威道：“那你用的曲调是‘喜相逢’吧？”陈石星道：“不错。”葛南威道：“那么我用‘思良友，的曲调，吹一首苏东坡的七言绝句。”七言绝句共二十八个字，估计大家所用的时间相差不多。

琴声萧声同时响起，云瑚与杜素素也各自随着琴萧声去清吟伴和。

云瑚给陈石星伴唱，唱的是晏殊的小令：

“浊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杜素素给葛南威伴唱，唱的是苏东坡的一首名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虽是合奏，但情调却大不相同。陈石星的琴声是喜意洋溢，充满柔情。葛南威的萧声则是颇带感伤，苍凉悱恻之情兼而有之，而且带着一种对人生的“无常”之感。

他们的弹奏和诗词的意境相合，也与他们此际的心境相符。

一曲未终，果然有人跑来了，但却不是巫秀花，是个眉粗背阔的小伙子。

陈石星呆了一呆，蓦地跳起来叫道：“小柱子，原来是你！”.

云瑚也是欢喜之极，失声叫道：“刘大哥，想不到在这里能见着你！”

虽然不是巫秀花，但他们二人的又惊又喜的神情，却似见到了巫秀花一样。

那小伙子哈哈笑道：“小石子，果然是你。我听到你的琴声，料想除非是你，再也没别人弹得这么好了。云姑娘，我也知道除非不是小石子，若是小石子，你一定会跟他在一起的。我只不知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嫂子？”

云瑚笑道：“小柱子，别淘气，我们有正经话和你说呢。”那小伙子瞿然一省，说道：“对，这两位朋友是——”

陈石星给他引见了葛杜二人之后，说道：“这位刘大哥本名铁柱，我们是从小就在漓江边一同玩耍长大的朋友，彼此以小名称呼惯了的，他叫我小石子，我叫他小柱子。”

介绍完毕，跟着陈石星问他道：“小柱子，你怎么不在桂林，跑到这儿来了？”

刘铁柱说道：“殷师兄被官府压迫，在桂林站不住脚，他知道我水性还好，写了一封荐书，叫我来投奔王寨主的。”

刘铁柱继续说道：“我来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多蒙寨主看得起我，叫我当上个小头目，他不时还指点我的武功，日子倒过得不错，就是不知你们下落，心中记挂。想不到今天会碰上你们。”

陈石星道：“我是来给你们寨主祝寿的，小柱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师父也来了呢！”

刘铁柱喜出望外，说道：“真的吗？可惜我现在还未能抽身去拜见他老人家。”

云瑚忽地心念一动，抢住问刘铁柱道：“对啦，我们正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想要问你。别的事情，慢慢再说不迟。你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女子……”

她本来只是姑且一试，想那么多人都找不着巫秀花，对刘铁柱实是不敢存着什么奢望的。

不料刘铁柱在听了她的描述之后，便即说道：“见过，见过，不过这个

女子并非单独一个人的。”

陈石星连忙问道：“是什么人和她一起？”

刘铁柱道：“什么人我就不知，远远看过去好像是个中年妇人。”

云瑚吃了一惊，“莫非是她后母？”连忙问道：“小柱子，你知道她们是向哪里走吗？”

“她们是向九溪十八涧会合的那座山头跑的，不必担心她们跑得了！”

“为什么？”

“西洞庭山有九溪十八涧，汇合之处，水流湍急，名为奔雷滩，好像瀑布一样从山顶倒挂下去，直人太湖。从来没人敢从那里划船出湖的！”

陈石星听到这里，更是吃惊，失声叫道：“不好！”

刘铁柱道：“什么不好？”

陈石星拉着刘铁柱的手就跑，叫他指点方向，一面跑一面说道：“那个中年妇人是巫山帮的帮主，名叫巫三娘子。巫山帮是在四川的一个帮会，巫山下有三峡之险，是长江水势最湍急的地方。巫三娘子在三峡操舟上下是惯了的，她的精通水性，恐怕还在你我之上。”云瑚问道：“奔雷滩的源头之处，有没有船的？”

刘铁柱道：“有是有一条小船，但平常都是备而不用的。”

云瑚跺脚道：“糟了，糟了，巫三娘子一定早已知道这里有条捷径，可以操舟直放大湖，故此才把巫秀花挟持到这里来！”

刘铁柱道：“我倒要和那妖妇比比水性，你们不必担心没有船。”

到了滩头，果然既不见人，也不见船。陈石星道：“小柱子，你说有办法的……”刘铁柱道：“别愁，附近这个山洞恰好有新造的几条小船。”那个山洞虽然远不及桂林七星岩之大，却也颇为宽广。由于附近有最适宜造船的木材，故而在这山洞之中，经常贮藏有新造的普通可供三四个人乘坐的小船。

踏入山洞，听见闷雷似的冲击石壁的水声，陈石星道：“这个山洞也像七星岩那样有个深潭的么？”

刘铁柱道：“不错，山上有条瀑布在两块悬岩的空隙，冲入洞中，水势甚猛，在下面形成一个小潭，有水道直通奔雷滩的。不过瀑布虽猛，这条水道凭我听声的经验，却是比较易于划船出去。”陈石星道：“那就更好了，小柱子，我有个不近人情的请求，你肯不肯帮我的忙，帮这个忙可能会送掉你的性命的。”刘铁柱道：“小石子，你说这样的活，未免太不够朋友了。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为我冒过性命之险，我也曾为你冒过性命之险，又不是现在才是第一次。”

葛南威和杜素素是在江南水乡长大，自亦颇通水性，不过当然是不及刘铁柱之精了。放舟入潭，刘铁柱这条小船在前头带路，提起竹篙轻轻一点石壁，小舟立即顺着水势向前疾驶。陈石星和云瑚这条船跟在后面，黑暗中忽地感觉到一股激流卷来，陈石星这条小船团团乱转，竟被卷入漩涡之中。

刘铁柱一听急流的奔腾之声，便知他们遇险，叫道：“向左侧后退再向前划！”陈石星使出个千斤坠的重身法，定着小船，依法施为，果然顺着水势，脱出漩涡，不过片刻，已是划出了那个山洞，重见天日。

出了山洞，水势如泻，奔腾下滩，更急更险。耳边但听得天风呼啸，激湍雷鸣。饶是云瑚胆大，也不禁感到有点颤栗，“此滩称为奔雷，果然名不虚传。”

话犹未了，忽地一个浪头扑来，刘铁柱叫道：“小心，触礁！”那块笔塔形的礁石，十分之九藏在水中，只露出一点尖顶，水流太急，陈石星在急切之间已是控制不住那条小船，眼看就要碰上。也还幸亏刘铁柱提醒得早，在眼看就要触礁之际，陈石星使出了张丹枫所授的上乘内功，内力贯流篙尖，朝那礁石的尖端童重一撑，这一撑之力抵住了急流的冲力，使得他们这条小船在这危机瞬息之间，恰好能够及时的逆流而进。忽地小船向上一抛，云瑚顿感身子一轻，就如腾云驾雾一般，似是给那股激流抛掷到九天之上，忽地又掉下来，睁开眼睛看时，小船早已越过礁石，过了几重滩了。

刘铁柱回头一看，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大声赞道：“小石子，好功夫！”陈石星抹了一额冷汗，笑道：“多谢你的指点，你的本领也练得更好了啊！”要知在这样急流激湍之中行舟，除了精通水性之外，气力也得超乎常人才行。刘铁柱能够履险如夷，显然武功亦已颇有基础，说话之间，奔雷滩已经过了一大半。云瑚惊魂稍定，说道：“李白过三峡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处虽无两岸猿啼，水流水急，恐怕亦不输于三峡呢。”

刘铁柱道：“好了，前面已经没有什么险滩，很快就可以进入太湖了。”

众人刚刚松了口气，杜素素忽地“啊呀！”一声叫了起来。好像呆了似的看着前方。

葛南威跟着她的目光关注之处望去，不用发问，已经知道她是因何吃惊了。

只见在两块凸出水面的大石中间，搁住一条破船，船底朝天，已是撞得四分五裂，水面上还可以看见有破片漂流。

葛南威心头怦怦乱跳，说道：“刘大哥，这条小船是不是你们的——”他没有勇气把话说完，心想在奔雷滩边中发现的破船，除了是巫三娘子抢来的那条小船还能再有别的人乘船下滩吗？

刘铁柱果然说道：“不错，正是我们放在奔雷滩的那条小船。”葛南威神色惨然，叹了口气，说道：“那就不必再到太湖去了。”正是：

险滩怕听涛声咽，只见沉舟不见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琴韵萧声欢合拍　雪泥鸿爪偶留痕

雨虽不大，雾却颇浓。晚间的烟雨濛濛替代了日间的波光潋湘。

“湖光潋湘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西湖如此，太湖亦然。

一望无际，相传有三万六千顷，比西湖大得多的太湖，在烟雨濛濛之下，好像蒙上了一层薄雾编织的轻绢，轻盈的美壮阔的美兼而有之，那意境更是如诗似画。

但两叶轻舟上面的五个人却是没有欣赏夜雨空濛湖上奇景的闲情逸致，他们的心情也像是蒙上了一层烟雾，阴暗迷茫。

浓雾中忽然发现一点火光，不疾不徐的向前移动。

刘铁柱轻声说道：“前面有一条船，那点火星是挂在船头的风灯，距离咱们这里，大约是在二里之内的水域。”午夜时分，浓雾之下的夜行船，不问可知，自是甚不平常了。

葛南威心中一动，“刘大哥，轻点划水，追上前面那条船。”刘铁柱笑道：“我理会得，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他们很快发觉咱们跟踪的。”使出熟练的操舟本领，果然轻舟疾驰，波荡无声。听得见前面那条船上随风飘来的笑声了。

是一阵妖媚的笑声！

是巫三娘子的笑声！

小船上的五个人不禁都是又喜又惊了！

陈石星等人凝神静听，只听得巫三娘子的浪荡笑声隐隐传来：“暖哟，我不许你这样，放规矩点，我的女儿在隔壁呢，叫她知道了多不好意思！”显然是在和一个男人打情骂俏。

葛南威和杜素素不觉一皱眉头，但也都是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巫秀花果然没有遇难，她是和巫三娘子同在这条船上。剩下的一个疑问，只是这个男子是谁了。

“嘿、嘿，你那宝贝的女儿，听你说得可真亲热！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听见了，一定以为是你亲生的女儿！”那男子调侃她道。“陈石星怔了一怔，他本来以为这个可以和她打情骂俏的人，一定是她的后夫——毒龙帮的帮主铁广的。哪知凝神细听之下，不像是铁广的声音。

“这个男人是谁呢？”陈石星正自猜想不透，只听得巫三娘子又在说话了。

“哎呀，你怎的也这么说，秀花和我虽然是隔着一层肚皮，我可一向对她疼惜得如珠似宝的。要不然我这次也不会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把她从王元振的山寨中‘偷，出来了。你以为从奔雷滩下来是当耍的么？”，那男子哈哈笑道，“三娘，你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肯和我说真话，未免过分了一点吧？”

“说什么真话？”

“你不过是利用她收服巫山帮的人心，同时也是怕人翻你的旧案，这才非得赶紧把这丫头缚在你的裙边罢了。否则我看你早就想把她杀掉！”“什么旧案？你到底还听到了多少有关我的谣言？”巫三娘子的声音似乎有点惶恐了。那男子笑道：“你和铁广当年串通了谋害你的第一位丈夫巫山云的日案呀！此事你们虽然做得十分秘密，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巫山帮的人虽然未能找到“证据，但据我所知亦已有不少人怀疑你了。你说真心话，你不敢杀巫秀花这个丫头，是不是恐怕杀她之后，巫山帮的人更加会怀疑你，

甚至说不定还会追查旧案。只有待她好，帮众才不会怀疑是你谋害她的爹爹。”

“算你鬼精灵，你既然什么都已知道，那你就应该知道对这丫头是该避忌三分了。”

那男子笑道：“我早已知道你下了迷药了，就是你没下药也不要紧，无论如何，她此刻也不会醒着听咱们说话。”

“你也在她身上做了手脚？”

“不错，我早已点了她的昏睡穴，她最少也得在十二个时辰之后，方能醒来。”

“你这个鬼，原来你早已没安下好心！”

“错了，我正是要和你好才这样呢！”男子笑道。

“你想怎样？”

“我只想你做我的妻子！”

“不行，不行！我不能嫁给你！”

“为什么不能？巫山云死了，你可以嫁给铁广，铁广死了，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难道你当真要为铁广守节不成？”

“就因为铁广死了还未满一个月，人家的孝服都未脱呢。你不怕旁人笑话，我也怕旁人笑话！”

“原来你只是怕人笑话，并非不愿意嫁给我。那么我告诉你，我不在乎。有我做你的丈夫，也决没人敢笑话你！”

巫三娘子这才噗嗤一笑，说道：“当然啦，你是江湖上闻名胆丧的活阎罗，谁敢在你面前笑出声来？”

陈石星的小船跟在后面偷听，越听越觉得这个男子的声音似曾相识，听至此处，已经可以确实断定此人是谁了。这个人是曾经和他交过手的阎王帮大头领阎宗保！

大船上的浪声媚笑忽然静止。原来水上大行家的巫三娘子已经察觉后面有小船跟来的声音了。

她把阎宗保轻轻推开，不待他说话，便即在他耳边悄悄说道：“后面有两只小船追来，你出去看看。”

阎宗保道：“王元振亲自追来我也不怕，管它作甚？”他正在得趣，可还不想离开。

巫三娘于捏他一把，低声笑道：“咱们的日子长着呢，此刻尚未脱离险地，有人跟踪，我总是难免心神不定。”

阎宗保恨恨说道：“真煞风景，要是当真有人跟踪，我不把他们的船只砸个稀巴烂难泄心头之愤。”

巫三娘子拨转船头，阎宗保站出船头一看，果然发现了陈石星和葛南威他们的两条小船。此时双方的距离已在六七丈内，但在浓雾之中，阎宗保尚未能看得清楚来的乃是何人。

他拨起船头的大铁锚，振臂一挥，就向陈石星这条小船掷去。大铁锚被他用力抛出，这股力道少说也有千斤。莫说是一条只能容得三两个人乘坐的小船，就是再大一点的船，被这铁锚一压，恐怕也得粉碎。

幸好他是向陈石星这条小船抛去。

陈石星使出张丹枫传授的内功心法，提起竹篙，顺着铁锚的来势轻轻一拨，只听得“篷”的一声，铁锚给他拨转方向，落下湖中，激起数丈高的浪

花。阎宗保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碰上劲敌。

他大吼一声，随手拿起一支铁桨，便向陈石星的小船跳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已是朝着船头俯冲而下。

“克嚓”一声，陈石星的竹篙给他打成两截。

阎宗保脚未着地，正待再来一招“横扫六合”，陡地只见一道青光、一道白光，电射而出，耀眼生缬。一片金铁交鸣之声响过，这次是阎宗保的铁桨给削断了。陈石星与云瑚已经双剑合壁。剑是削铁如泥的宝剑，剑法更是天下无双的剑法，又是出其不意的袭来，阎宗保如何还能抵敌？

他的脚尖刚刚踏上船头，陈石星的一剑已是指到了他的小腹。阎宗保把半截铁桨一挡，半截铁桨又再削去一半，剩下来的已是不能用作兵器。

巫三娘子刚刚披上衣裳，听得似有足音，“咦”了一声，说道：“你怎的这样快就回来了？”

葛南威一脚踢开船舱的板门，喝道：“你看看我是谁？”

巫三娘子这一惊非同小可，百忙中一把梅花针撒了出去，杜素素运剑如风，一招“秋风扫叶”，只听得嗤嗤声响，那把梅花针果然有如败叶之遇狂风，在剑光中给绞成粉碎。

杜素素被她阻了一阻，巫三娘子撞开板壁，跑出船头，葛南威喝道：“往哪里跑！”如影随形，跟踪追出。巫三娘子反手又一枚暗器。

这次所发的暗器更为厉害，名为“毒雾金针烈焰弹”，暗器出手便即爆炸，一团火光，浓烟弥漫，烟火之中金星闪烁，那是无数淬过毒液的梅花针。

幸而葛南威早有准备，他在跃过大船之前，已把一件长衫浸湿，湿衣抖开，闭了呼吸，扑灭那团火焰，杜素素亦已跳将出来，剑光霍霍展开，把毒针尽数扫荡。

葛南威欺身直上，玉箫点向巫三娘子的三处大穴，这一招“云麾三舞”，乃是从“惊神笔法”变化出来的上乘点穴功夫，端的非同小可，葛南威虽然病体刚刚复原，也还是点中了她两处穴道，一举成擒。

两人搜索一会，发现暗门，破门而入，果然发现巫秀花躺在那间密室。

巫秀花已经张开眼睛，她在朦胧中看见葛杜二人，几乎疑心尚在梦中，失声叫道：“葛大哥，杜姐姐，当真、当真是你们么？”

杜素素笑道：“巫姐姐，原来你已经醒了。”两人迅即助她解开穴道。

巫秀花喜极而位，哽咽说道：“我真想不到还能活着见到你们。”

杜素素笑道：“你那恶毒的后母已经给我们抓住了，你应该欢喜才对，还哭什么！”葛南威道：“你的爹爹就是给这恶毒的后母害死的，你知道了么？”

巫秀花道：“她和那个阎王帮的头子在邻房的说话，我都已听见了。”杜素素道：“巫姐姐，恭喜你啊！”

巫秀花怔了一怔，“恭喜我什么？”

杜素素道：“恭喜你的武功大大增进了。你着了那妖妇的迷香，又给阎宗保以重手法点了穴道，还能够未到时辰，便能自己醒来，这可真是了不起呢！”

巫秀花道：“我给那妖妇挟持的时候，已经偷偷服下了解药。至于解穴的功夫，那可得多激葛大哥，是他教会我的。可惜我还未学到家。”原来她和葛南威在山洞相处那两天，葛南威为了报答她的救命之恩，故而把运气冲

关的解穴之法传给她作防身之用的。

巫秀花道："那姓阎的贼子呢？"

葛南威道："还在船头和陈大哥厮杀。"

他们走出船头一看，只见江心波翻浪滚，看得出水底有人厮杀，刘铁柱本来是在小船上的，此时也不见了。

陈石星原来坐的那条小船在江中打转，船身倾侧，随波起伏，眼看即将沉没，杜素素道："不好，云姐姐还在船上，她是不懂水性的，咱们赶快过去接她，"

他们把大船摇过去，只见云瑚果然已经躲上船篷，二船相距数丈之遥，云瑚便即跃上大船。

原来阎宗保给陈云二人的双剑合璧迫得跳下水里之后，他在船上斗不过他们，却在水底捣鬼，凿穿他们这条小船。

葛南威恐防陈石星斗不过阎宗保，说道："待我下去看看。"

云瑚忙道："你伤还未愈，千万不可下去。"

杜素素道："让我下去吧！"

云瑚道："小柱子已经下去帮星哥了，要是他们在水底也斗不过敌人，……"

话犹未了，只听得"卜通"一声，巫秀花已经跳了下去。不过片刻只见水底冒出两个人头。

陈石星首先上了船，跟着刘铁柱也上来了。此时已是清晨时分，只见他的衣裳一片殷红。云瑚吃一惊道："刘大哥，你受了伤了？秀花妹子呢？"

刘铁柱笑道："别慌，是别人的血，巫姑娘已经杀了那阎王头子了。"

果然巫秀花就在他的笑声中露出水面，说道："刘大哥，多谢你帮我报了大仇。"原来阎宗保水底功夫十分了得，若不是有刘铁柱帮忙，陈石星加上巫秀花，纵然不至落败，恐怕也难免要给他逃走。

巫秀花是在水底证实了阎宗保已死，才上来的。故此比陈刘二人迟了些。

巫秀花正自思量如何处置后母，回到大船中，只见巫三娘子七窍流血，早已死了。她是自知难以幸免，服毒身亡的。

王元振得到喜讯，亲自出来迎接他们。和他一起的还有"一柱擎天"雷震岳和"铁掌金刀"单拔群。刘铁柱连忙上前向师父行礼。

王元振见巫秀花无羌归来，殷殷慰问。雷震岳听得徒弟立了大功，也是极为高兴。众人一面慰问巫秀花，一面夸奖刘铁柱，倒是把这直心肠的铁汉子羞得满脸通红。

庆功宴上，大家都是兴高采烈，酒过三巡，王元振道："这次老朽贱辰，惹出借大风波，多亏陈少侠云女侠和巫姑娘大力帮忙，风波方能平息。更难得的是雷大哥和单大哥也联袂光临，你们几位少年英侠和两位前辈英雄可得在小寨多住几天才好！"

陈石星首先说道："多谢寨主好意，但我和云姑娘恐怕不能久留了。"

王元振道："两位有何紧要事，匆匆便走？"

陈石星未曾回答，单拔群已是笑了起来，说道："王大哥，你真是有点善忘了。"

王元振一怔，"我忘记了什么？"

单拔群道："他们两位大闹禁宫之事，石星在闯出禁宫之时，曾经留下四句诗给皇帝，我不是和你说过的吗？"

王元振瞿然一省，说道：“对，这四句诗我倒是还记得的。”当下念了出来：“三月之期，请君谨记。背信弃义，天子不恕。”念罢诗句，说道：“石星老弟，你可是要重返京城，向那皇帝小子‘讨帐’，逼他遵守诺言？”

陈石星道：“不错，皇帝许下诺言，三个月之内，首先处置那大奸臣龙文光的。如今三月的约期将届，我和云姑娘恐怕是要早日赶回京城的。”

王元振问葛南威和杜素素道：“你们两位呢？”

葛南威道：“陈大哥和皇帝的约期，也是我们‘八仙’的约期，林大哥和乐大哥到期一定会在京城等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准备和陈大哥一起走了。”

王元振道：“你的伤不碍事么？”葛南威道：“早已无妨了。”王元振道：“既然你们有大事在身，我自是不便勉强。巫姑娘，希望你留在敝寨。”巫秀花无亲无故，乐得有个安身之所，便答应了。

江岸送别，陈、葛琴箫合奏，云瑚按拍而歌：

“春汝归钦？风雨蔽江，烟尘蔽天。

况雁门顺塞，龙沙渺莽，西边吴会，东至秦川。

芳草迷津，飞花拥道，小为蓬壶惜百年。

江南好，问先生何事，不少留连？

江南正是堪怜！但满眼杨花化白毡。

看兔葵燕麦，华清宫里；蜂黄蝶粉，凝碧池边。

我已无家，群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

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

这首词在江南送客，而陈、葛等人也是要赴雁门关外的。词中又切合主客双方都是一样的飘零身世，和眼前的情景正是相符。巫秀花感怀身世，听到“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几句，却是不禁珠泪潸然，深深感到“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的滋味了。

单拔群笑道：“弹得好，吹得好。只是稍嫌悲伤了些。我不会弹琴，也不会吹萧，但难得今日之会，待我也借一首张于湖的词送客吧！”当下屹立船头，披襟迎风，纵声高歌：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

玉鉴琼田三万亩，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轻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短发箫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

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张于湖（孝祥）是甫宋词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状元。南宋被金人侵逼，偏安临安（今杭州），和目前受瓦刺侵胁的局势，正是相同。陈石星赞道：“张于湖这首念奴娇，气壮辞雄，一腔忧国伤时的悲愤情怀，却又不流于伤感，正是我辈所应效法。”

葛南威道：“不敢有劳王寨主远送，请回去吧。”

船到江心，还看见巫秀花在岸上招手。葛南威想起她的雪泥鸿爪偶留痕

的话语，不觉呆了。

一路无事，他们终于又到了北京了。为了恐防有人认识他们，在路上云瑚已经使用从韩芷那儿学来的改容易貌之术，把陈葛二人打扮成上京赶考的秀才，她与杜素素则女扮男装，扮成他们的书僮。

通衢大道，车水马龙，宫殿巍峨，金碧辉煌。京城景色，与三个月前一般无异。只是他们的心情和三个月前有点不同了。

三个月前，他们是怀着拼了一死的刺客心情，只望能够侥幸成功，杀掉龙文光的。情怀虽然壮烈，却似黑夜行人，看不到光明前景。

如今他们已经懂得纵然是皇帝也拗不过老百姓的道理，对除奸固然是更有信心，对前途亦已消除了灰暗的心情了。抵京之日，则好三月之期已满。

住了一晚客店，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往西山丐帮的分舵。

刚一出城，就发现了有两个人跟踪他们。

这两人獐头鼠目，形状委琐，令人一见就有说不出的憎恶。

不多一会，那两个人已经走近。

陈石星四顾无人，便即迎上去道：“两位朋友，辛苦了！”那两个人停下脚步打量他们，脸上的神色颇为古怪。

过了片刻，身材比较瘦小的那个方始说道：“没什么辛苦啊。你们出来散步，我们也是出来散步，要说辛苦，那是彼此彼此。”捏着嗓子说话，一听就知是不愿意让别人听出他本来的口音。

陈石星冷冷说道：“别装蒜了，你们究竟是哪条线上的朋友，快说实话！”身材高大的那个人道：“什么叫做线上的朋友？你先说你是哪条线上的，也好让我们懂得你的意思。”

陈石星道：“好，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你们的主子所要找寻的那条线上的朋友！”说到“朋友”二字，倏的骄指如就向他点去。他出手点这人的哑穴，不会伤及他的性命，但手法则是又快又准，等闲之辈决计躲闪不开。不料那人却是一闪就闪开了，而且还能张嘴说话：“怎么你口里说是朋友，手底却不是朋友了？”

就在陈石星出手这一刹那，那身躯瘦小的“汉子”忽地“噗嗤”一笑！

“云妹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大哥，别动手。是韩姐姐和——”

云瑚和这“汉子”几乎是同时叫出声来。

陈石星呆了一呆，和他的那个对手几乎是同时叫道：

“段大哥，原来是你！”

“陈兄弟，果然是你！”

原来跟踪他们的这两个人，正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段剑平和韩芷。云瑚笑道：“原来是我的师父到了，怪不得你们能够看出我的乔装打扮。”她的改容易貌之术，本是韩芷教给她的。

陈石星道：“段大哥，你不是已经口去大理的吗，怎么这样快又到京城来了。”

段剑平道：“你和皇帝约下的三月之期，我可没有忘记。”

陈石星道：“不过当时大伙儿的意思是希望你们留在家乡做一番事业的，你似乎不必这样快就离开家乡……”

段剑平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即说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不过你别忘记，我的爹爹也是给龙成斌这小贼迫死的，我怎能只是让你们替我报仇？”

韩芷笑道：“ 幸好你们碰上了我，丐帮分舵已经搬了。 ”

陈石星道：“ 搬到哪儿？ ” 段剑平道：“ 搬到了翠微峰。我带你们去。 ”

到了丐帮，始知他们搬迁舵址的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出了内好。内奸就是他们以前收留的那个郭 “ 善人 ” —— 郭师道。

郭师道带领官军来搜秘魔崖，幸好他们早半天得到风声，立即转移，并无伤亡。

帮主陆昆仑告诉他们两个关于龙家的消息，一是龙文光告了病假，如今尚未上朝。二是他的侄儿押解一批财物回贵州原藉，离北京不到百里之遥，便即遇劫。

陈石星道：“ 敢于劫他们财物的，想必不是普通强盗？ ”

陆昆仑道：“ 当然不是普通强盗，据说他们乃是渭水渔樵。 ”

葛南威喜道：“ 大哥他们果然来了，在哪儿？ ”

陆昆仑道，“ 过两天就到。已有口信捎来了。 ”

陈石星道：“ 我与皇帝的约期，不能等他们来了。 ”

段剑平道：“ 这次我和芷妹可要和你们一起进宫了。 ”

葛杜本来也要跟他们入宫的，但陆帮主认为去的人不宜大多，二来他们也要等 “ 八仙 ” 中的其他人来相会，只好听从陆昆仑劝告，暂且留下。

第二晚三更时分，他们就去赴皇帝的 “ 约会 ” 了。

陈云二人是旧地重来，这次入宫倒是比上次容易得多。陈石星前头带路，云瑚与韩芷扮作两个小太监跟在他的后面，段剑平则和她们保持一段距离，担当殿后。段韩二人的轻功虽然稍有不如，却也是一等一的轻功，在滑不留足的琉璃瓦面，施展出登萍度水的超卓轻功，无声无息。加上陈云二人有过经验，善知趋避，瞒过了卫士的耳目，不消片刻，就偷偷的人了御花园。御花园花木繁多，又有假山亭阁，更利于遮蔽身形。可是踏入了御花园，他们可就碰上难题，不能像上次那样顺利了。难题是：如何找寻皇帝？皇宫这么大，也不知有几千栋房子，单是皇帝大小老婆居住的地方就有三宫六院，怎知皇帝今晚是在哪一宫殿？上次有一个皇帝近身太监作为内应，他们才能够并不怎么费力就找到皇帝，但这个小太监早已因为此事牺牲了，如今他们可没有另一个太监给他们带路。

有何妙法？议论未定，忽听得 “ 嗤 ” 的一声，声音微细，似乎是被风吹过的一片树叶，但又不像是凤吹树叶的声音。他们都是武学的大行家，不觉怔了一怔。陈石星道：“ 是暗器破空之声，但不是梅花针。 ” 云瑚说道：“ 小石子的声音应该更响一些。 ” 陈石星道：“ 看来可能是一颗小小的泥丸。 ” 说至此处，陈石星不觉心念一动，暗自想道：“ 要是宫中的卫士发觉我们，他无须用这样的 ‘ 暗器 ’ 来打我们，而且这暗器又是打在我们侧边的，这不是反而令我们有了警觉吗？他干脆叫捉刺客那不更好？ ” 他思念及此，决定冒险一试，向那暗器所打的方向跑去。

前面一座假山挡路，他们正不知向哪个方向走时，只听得又是 “ 嗤 ” 的一声。这次陈石星故意不走 “ 暗器 ” 指示的方向。

只听得炒豆爆裂似的一声轻响，化成粉未的一撮碎泥洒在他的头上。在头顶上方爆裂的那件暗器果然是颗泥丸。陈石星是个武学大家，当然知道这是上乘的 “ 弹指神通 ” 功夫。

一颗小小的泥丸，要刚好打到某个地方就令它爆裂，这时候拿捏之准，力度使用之妙，当真是匪夷所思。陈石星这样的武学造诣，也不禁为之暗吃

一惊。吃惊过后，跟着来的却是喜出望外，因为他已经懂得这个“讯号”的意思了。

泥丸在他头顶上方爆裂落下，这是表示他们走的方向不对，必须马上停止。

果然心念未已，但听得又是“嗤”的一声轻响，跟着一颗泥九从他头顶飞过，刚一飞过便转了个弯，飞向左前方。陈石星猜得不错，这个在暗中发出泥丸的人，果然是给他们指示方向的。

一颗泥丸从他们头顶飞过，迅即一个转弯又飞回来，在陈石星的头上落下。

陈石星懂得这个讯号的意思是要他们在这里止步了。

云瑚咬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这个地方是养心殿，是皇帝召见臣子的地方，有时也会在这里批阅奏章的，莫非皇帝就在这儿？”

陈石星躲在假山石后，凝神望去。养心殿是两层高的建筑物，上面有座阁楼，透出灯光，纱窗隐现人影。宫外黑影幢幢，显然是负责守卫的大内高手。

陈石星施展超妙轻功，悄无声的跃上一颗大树。他是趁着有一股风刮过之时飞身上树的，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但他驻足之处却是枝不摇、叶不落，那些在养心殿外的守卫果然谁也没有起疑。

这晚月淡星稀，这棵大树又是枝繁叶茂，正是最好的藏身之处。在树顶居高临下，可以看见阁楼里的情景。

在阁楼里的是一个华服少年和一个中年人。这华服少年果然是陈石星曾经见过的那个当今的大明天子朱见深。

那个中年人则是大内总管符坚城。符坚城的武功和御林军统领穆士杰相若，放在武林中也称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的。

陈石星暗自思忖：“有此人随驾，想要不惊动众人恐怕是有点难了。”虽然是敌明己暗，但他自问没有一出手就制伏符坚城的本领，一时之间倒是不敢轻举妄动。正当他盘算用什么方法最好的时候，只听得皇帝已开“金口”：“那两个人已经进了宫吗？”符坚城道：“皇上有约，他们怎敢迟到，早已进来了。是不是请他们现在就来？”

用到一个“请”字，这两个人的身份显然非比寻常。陈石星心头一凛：“这两个人当然不是我和瑚妹，却不知是谁？”

心念未已，只听得皇帝说道：“且慢，让他们迟半个时辰再来。我想先看一看大同总兵的奏折，不知雁门的仗打得怎么样了？”

符坚城道：“情形似乎不太妙。大同刘总兵的奏折是八百里快马加鞭，二更时分才送到宫中的。我已经捡出来放在御案上了，请皇上过目。”

那奏折是用铜狮子镇着的，朱见深拿起来一看，不觉“咦”了一声。符坚城走过来看，不禁也登时面上变色。正是：

君皇惊异事，侠士探深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豺虎未除腾剑气　龙蛇混杂入京华

原来这只铜狮子的眼部本来是镶有两粒珍珠的，如今只见双目深陷，那对眼珠却已不见了，挖去狮子眼睛的这个人，也不知是嘲笑皇帝有眼无珠，还是嘲笑那个上这份奏折的大同总兵有眼无珠？

身为大内总管，负责保护皇帝的符坚城不禁吓出一身冷汗，登时呆了！但令他吃惊的事情还不只此！

只见朱见深捧着那份“奏折”，面色大变，沉声喝道：“符坚城，这份奏折哪里来的？”

皇帝并没追究镇纸铜狮眼珠被挖的事，一开口却先追问这份“奏折”的来由，倒是大出符坚城意料之处。原来朱见深并非没有发现铜狮的眼睛被挖，但这份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出现在他面前的“奏折”，却是更加令他震惊。符坚城莫名其妙，“这，这不是大同总兵的奏折吗？”

朱见深喝道：“你自己仔细瞧瞧！”

大同总兵那份奏折是用黄绫裱面，用上好的玉扣纸书写的，而且封面是按照规定的格式写下他的官衔“恭呈御览”，并附有司礼太监（等于皇帝的收发）的签呈的。

这份“奏折”却是粗糙的纸，完全不依格式。此时朱见深已经把。“奏折”打开，符坚城在御书案的另一边看过去，只见上面写的是龙飞凤舞的大字，并非奏章规定要用的“殿阁体”工笔小楷。

符坚城大惊道：“这、这是谁人调换的奏折？”

朱见深怒道：“你还问我？这是金刀寨主写给我的信！”

符坚城走近一些，定睛一瞧，此时方始看清楚了第一行写的那十几个大字，果然真是：“草野义民周山民冒死进言！”

符坚城大惊之下，忽地发现角落里有本奏折，连忙拾了起来，一拾起来，不自禁的手指颤抖，似乎想拿给皇帝却又不敢。

朱见深道：“是谁人的，拿来给我……”

符坚城道：“是刘总兵的奏折，不过，不过！”话犹未了，朱见深早已从他的手上抢了过来，只见上面批着八个大字：“畏敌如虎，胡说八道！”

朱见深把大同总兵的奏折和金刀寨主的信放在桌上，对照来看。

符坚城站在旁边待候，只见他时而眉头打结，时而露出笑容，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抚折轻叹，也不知他在想着什么心事。那神情好像是又惊又喜，而在欢喜之中又带着几分烦恼。

陈石星虽然不知道信中写些什么，但猜金刀寨主一定会劝告他不要向瓦剌屈服求和的，心里想道：“要是他肯听金刀寨主的劝告，我倒可以用不着去见他了。”

心念未已，只见朱见深已是抬起头来，脸上微有笑意，对符坚城道：“消息倒还不坏。”符坚城道：“什么消息？”朱见深道：“雁门关外打了胜仗。”符坚城诧道：“但刘总兵的奏折——”朱见深道：“这场胜仗是金刀寨主打的，与刘总兵无关。刘总兵那道奏折，哼，哼，倒真是危言耸听，把形势说得大大不妙。”

符坚城道：“看日期两份奏折是同一天发的，照理说来，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日子，瓦剌同时应付两场大战的。而且就整个战局而论，一个说是打了胜仗，一个说是打了败仗，这、这……”

朱见深道：“刘总兵畏敌如虎，他一定是谎报军情，希望朕给他增兵添饷。”不知不觉，用上金刀寨主对这个大同总兵的“评语”。显然他是宁可相信金刀寨主，不信那个总兵。听至此处，陈石星心里暗暗欢喜：“看来这个皇帝还不算太过糊涂。”

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朱见深似是自言自语的又再说道：“朕担心的倒是以后的事情。”拿起金刀寨主给他的那封信，却把大同总兵的奏折掷入字纸篓中，长长叹了口气。他虽然没说下去，善于鉴貌辨色的符坚城却已知道他的心思了。

本来给吓得不敢说话的符坚城，心思登时又活动起来，立即说道：“圣上明察秋毫，奴才有句不中听的说话，请陛下恕罪。”

朱见深道：“朕不是早已对你说过了吗，朕正需要忠心于朕的臣下直言，你但说无妨。”

符坚城道：“圣上明鉴，官军打了败仗，草寇却打了胜仗，恐非陛下之福。”朱见深道：“你说得不错。朕忧虑的正是这点。金刀寨主虽说只要朕肯出兵御敌，他愿效忠于朕。朕可不敢相信他的诚意。而且还有一层，这次他纵然打了胜仗，但怎知下次——”

符坚城忙道：“是啊，想胜败乃是兵家常事，金刀寨主纵然能够打仗，也不过是占山为王的草寇而已，手下充其量是几万乌合之众，认真打起仗来，怎能抵挡瓦刺倾国之师？咱们倘若倚仗这股草寇，万一瓦刺出动大军，将他歼灭，咱们处境岂不尴尬？那时只伯咱们想要求和，也不能了。”原来他早已受了瓦刺的厚礼，是以一有机会，便不惜长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朱见深道：“依你之见如何？”

符坚城道：“奴才愚见，不如趁这小胜一仗的机会，答允与瓦刺议和，和约可能对咱们较为有利。”朱见深沉吟半晌，说道：“朕本来是准备接见瓦刺密使之后，明日的‘早朝’再与群臣商议和战的大计的。那么就仍按照原来的计议吧。”

符坚城道：“是啊，听听瓦刺使者的说话，雁门关之战的真实情形，陛下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了。是不是现在就请他们前来？”

朱见深道：“好，你马上派人去，请长孙兆来！”

陈石星方始知道：“原来长孙兆亦是再次入京，充当密使。那另一个人料想是弥罗法师。”

符坚城尚在阁中，要是又来两个高手，他如何能与皇帝单独会面？

正自踌躇，忽见符坚城伸头出窗外探望。

原来符坚城蓦地听得有人叫他名字，那声音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也不知是人是鬼，不禁吓得毛骨悚然。朱见深发觉他面色有异，说道：“符坚城，你看什么？”

他一震之下，连忙强慑心神，“没什么。奴才想出去巡视一番，督促他们加强戒备。”

他怀疑可能就是陈石星偷入宫中。一来是怕吓了皇帝不敢签那和约，二来他夸下海口在前，还是给陈石星闯进了养心殿来，他这个大内总管失了面子还是小事，给皇帝降罪，事就大了。

是以他必须在陈石星未闯入养心殿之前把他拿下。当然他也想到云瑚可能和陈石星一起前来，但他布置在养心殿中的人手，料想亦已足以对付得了

云瑚，不怕陈石星使用调虎离山之计。

朱见深沉吟片刻，说道：“你出去看看也好，瓦刺国师和那位长孙贝勒此时也该来了，你就顺便代朕去迎接他们吧。”符坚城先把两名大内卫士唤进来，吩咐他们：“我去迎接瓦刺使者，你们在这里小心伺候皇上。”这两个卫士，一个名叫白登，是北鹰爪的掌门人：一个名叫姜选，是劈挂掌的高手。他们是大内卫士中顶儿尖几的人物，武功只不过略逊于符坚城，可说是高手中的高手。有他们二人在皇帝身边，符坚城料想已是足可以对付云瑚有余，这才放心出去。

他刚走出养心殿，便听得“嗤”的一声轻响，符坚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劈空掌立即打出，那颗泥丸被他掌风震碎，在他脸上也给溅上几点碎泥。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知道这颗泥丸是出于暗器高手的了。

他只道此人便是陈石星，不由得心中大怒：“你这小贼竟然胆敢戏弄于我！”他不想惊动皇帝，当下不动声色立即便向泥丸飞来之处扑去。那人连发三次泥丸，符坚城兀是未能发现他的踪迹。不知不觉给那人引得离开养心殿越来越远。

陈石星没有继续接到那人的指示，正自考虑好不好现在就冲进养心殿，忽然看见养心殿外已经出现了两条人影。从殿内透出来的灯光虽然不是怎么明亮，但躲在树上居高临下的陈石星已是看得相当清楚。

走在前面的是个小太监，不是别人，正是云瑚。

但走在后面的那个人，穿着瓦刺贵人的服饰，赫然竟是那位瓦刺大汗派来的密使长孙兆。三个月前，陈石星曾在宫中碰见过他，依稀认得他的相貌。陈石星不觉心中大为惊诧：云瑚怎的会和长孙兆一起呢？

当然他也迅速想到了，莫非这个长孙兆就是韩芷乔装打扮的？但韩芷和云瑚一样，也是扮作小太监入宫的。仓猝之际，哪里找来这身瓦刺贝勒的衣裳？他尚在思疑不定，云瑚和长孙兆已经来到了养心殿的门前。

陈石星没有猜错，那个长孙兆果然是韩芷假扮的。

原来正当陈石星趁着风声跃上大树之时，云瑚在那假山洞口，也接到了一颗突然打到她们面前的蜡丸，蜡丸打开，有个小小的纸团，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着四个蝇头小字。

这四个小字是：入洞更衣。

云瑚和韩芷进入山洞一看，只见洞中果然有一套衣服。她拿起来一看，说道：“韩姐姐，这好像是瓦刺服饰？”

韩芷冰雪聪明，登时醒悟，说道：“这人是要我假扮长孙兆。”

长孙兆在瓦刺人中属于短小精悍一类。但身材还是要比韩芷高大一些。

不过在这套衣裳旁边还有一双塞满棉花的高底粉鞋。穿上这对鞋子，身高倒是和长孙兆差不多了。

韩芷改容易貌之术天下无双，衣裳里面再塞了一点棉花，也就不显得怎么不称身了。她随身带有易容丹和一些必需的化妆品，不消片刻，已是扮成长孙兆的模样，笑道：“云妹子，你看我扮得像不像？”云瑚道：“我若不是仔细察看也看不出来，如今又不是白天，料想可以瞒得过那班卫士。”

她料得不差，在养心殿外面守卫的四名卫士，其中只有一个人是见过长孙兆的，又仅是见过一次，果然不敢怀疑。但她没料到的是，卫士对长孙兆虽然不敢怀疑，对她却有怀疑。皇帝身边有哪几个得宠的小太监他们是知道的，云瑚所扮的这个“小太监”他们可没见过。

如此机密之事，司礼太监汪直怎会派一个陌生的小太监来？

不过他们虽然有这样的怀疑，却也不敢断定这小太监就是“奸细”。

于是那个见过长孙兆的卫士便上前说道：“贝勒请稍待片刻。”跟着回过头来，冷冷的向云瑚发问：“我们好像没有见过你，汪公公可有什么凭证给你捎来？你应该知道今晚不论是谁入这养心殿，都要有一面铜牌的。”

幸而云瑚早有准备，当下把一把描金扇子打开，轻轻一摇，说道：“你们瞧清楚了，这把扇子抵得上汪公公的一面铜牌吧？”

这把扇子就是三个月前皇帝送给那个瓦刺“小王爷”的扇子。

扇子上面有朱见深画的牡丹和他亲笔写的两首咏牡丹的诗。他性喜附庸风雅，诗画都很普通，但书法学的是宋徽宗的“瘦金体”，倒还相当不错。当时就是因为那位瓦刺亲王投其所好，大赞他的字画，他一时高兴，把这扇子当作见面礼送给那位瓦刺亲王的儿子的。

这个卫士虽然不知道有这回事，却认得皇上的“御笔”，更认得皇上的“御玺”。

有皇上“御笔”的诗扇为凭，当然是要比汪直的一面铜牌更足以震慑这班卫士。

宫中的小太监数以千计，这个卫上当然不能全都认识。他只道云瑚乃是新得宠的小太监，如何还敢阻拦？

朱见深听说瓦刺使者到，倒是不觉一怔，说道：“咦，他们来得倒是好快啊，符总管都还没有回来呢。”

两个保护皇帝的大内一等卫士白登和姜选更是起疑，白登说道：“皇上是派符总管去迎接他们的，难道他们途中没有碰上？”朱见深道：“长孙贝勒朕是见过的，料想也没人有这胆子敢假冒他的。”

云瑚把那扇子交给韩芷，韩芷手摇折扇走人阁楼，说道：“外臣长孙兆觐见大明天子。”她曾在金刀寨主的山寨住过，山 寨里有的是瓦刺俘虏，她学瓦刺人说汉语的口音，倒是有七八分相似。朱见深早就忘记长孙兆的口音了，只依稀记得他的面貌，急切间哪里看得出破绽？

不过他见这面扇子，却是立即就记起了他那件得意之事了。

他认出了这把扇子，不觉龙颜大悦，心里想道：“这扇子想必是上次来到的那位瓦刺亲王转给他的了，他们对我的墨宝如此看得，倒是难得！”他只道这是对他尊重的表示，他性喜附庸风雅，这可要比用任何另外一种办法拍他马屁还更令他舒服。

俗语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何况朱见深本来就畏惧瓦刺，他是以弱国的君主自居来接见“上国”的使者的，当下立即就站起身来，说道：“三个月中，贝勒两度往还，真是太辛苦。幸毋客气，请坐，请坐。”

白登和姜选见皇帝这样说，怎敢怀疑这个“贝勒”是假？

于是他们赶忙给这位瓦刺贝勒设座，按照宫廷礼仪，以袖拂椅（椅上虽然没有尘埃，也必须拂试三次，表示恭敬），哈腰请坐。

房门是早已关上了的。朱见深此时方始注意到云瑚是一个陌生的小太监，也不怎样放在心上，只道他是汪直的得力手下，见他唇红齿白，倒还有相当好感，于是对她说道：“好，这里没你的事了，你退下去吧。”云瑚应了一个“是”字，蓦地反手一点，点了白登的穴道。

与此同时，韩芷也用折扇作为武器，点了姜选的穴道。

这两人的武功其实不在她们之下，但此时他们的腰还没挺起来，做梦也

想不到瓦刺的密使会对他们突施暗算，如何能够避开？哼也没有哼一声，双双就倒下去。

这一下朱见深可吓得面如土色了。“你，你们是——”一个“谁”字未曾吐出，云瑚已是接过韩芷手中那把扇子，把另一面对着朱见深，在他面门一晃，微笑说道：“皇上还记得和我的约会吗，请恕民女来迟了几天。也请皇上莫要大声说话。”

这扇子的一面是朱见深的字画，另一面却是陈石星写的十六个擘窠大字。这十六个大字是：三月之期，请君谨记。背信弃义，天子不恕！

那次陈石星出宫之时，曾经留下这十六个字警告朱见深的，朱见深岂能忘记，一见之下，心里更慌。

“那么这位是——”他看了看韩芷，此时方始看出她和长孙兆似乎有点两样，但却也不像陈石星。

云瑚说道：“他也不是什么长孙贝勒，她是我的好朋友韩姑娘

朱见深稍稍松了口气，心里想道：“那小子还没有来，倒是不幸中之幸。”

“云姑娘，你的爷爷曾为国家立过大功，你的爹爹也曾位列朝班，你家世代忠良，朕无日或忘。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云瑚淡淡说道：“我当然是为了和你‘有话好说，才来的，否则我杀你，那还不易于反掌？”

朱见深吃了一惊之后，心中倒是定了许多，心想只要你不杀我，那就好办了。于是温言说道：“好，那你想说什么，不妨都对朕说，朕一定依从你的。”

云瑚说道：“我们要说的话，金刀寨主给皇上的信都已说清楚了，如今就看陛下是否肯纳忠言。”

朱见深道：“和战大计，有关国脉，这个、这个……朕恐怕还要、还要从长计议！”

云瑚怒道：“我们已经给了你三个月时间‘从长计议’了，大丈夫一言而决，何况你是当今天子，还有什么这个那个的……”话犹未了，忽见朱见深面色有异，似是想要极力掩盖却又掩盖不住的又惊又喜的神情。云瑚心念一动，陡然间只觉微风飒然，有个人已是在她背后偷袭。

这个人正是那个刚刚被她点了穴道的一等大内侍卫白登。原来白登内功深厚，而云瑚刚才又是一时疏忽，没有使出重手法点穴，经他运气冲关，穴道业已自行解开。

云瑚全无防备，这一下偷袭本来她是躲避不开的，幸亏她发觉朱见深的面色有异，她也很够机灵，虽然还未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本能的就向旁边一闪。

她是面向皇帝，背向白登的，白登这一抓正是抓她后肩的琵琶骨，琵琶骨若然给他抓个正着，云瑚这一身武功就要废了。这一闪闪得恰好及时。“喀嚓”一声，白登一抓抓着书桌，木屑 纷飞。他一抓抓空，立即转过身来，又向韩芷抓去。白登是北鹰爪的掌门人，擒拿功夫，武林中罕见匹敌。韩芷见他指力如此刚劲，亦是不禁暗暗吃惊。

说时迟，那时快，云瑚亦已转过身来，拔剑向他刺到。白登呼呼两抓，以攻为守，把云韩二人逼退几步，哼了一声，正要呼喝，忽地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僵”在那儿，双手仍然在作擒拿之状。形态甚是滑稽。只见窗门无风自开，一条黑影箭一般的“射”进来。不用说这个人就是陈石星了。原

来陈石星躲在树上居高临下，房间里的情形他看得清清楚楚。一见白登在云瑚背后偷袭，他立即穿窗而入，人未到暗器先到。他的“暗器”是随手摘下来的一颗松子。

陈石星从树顶飞入阁楼，宛如一叶飘坠，落处无声。楼下的守卫竟是丝毫未觉。

不过楼中打斗的声响，他们已是隐约听得见了。

他们不知道楼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知道的是皇帝正在和瓦剌的使者密谈。要是他们未曾奉召便即上楼，这个“刺探机密”的罪名他们可担当不起，一个卫士悄悄说道：“恐怕是那瓦剌使者气势凌人，皇上受不了他的气，和他发生争吵。刚才那一声好像是拍案的声音。就不知是皇上大拍桌子还是那瓦剌使者大拍桌子？”

一个卫士说道：“若是这样，那倒无紧要。”

有个卫士名叫袁奎，在大内侍卫之中资格最老，对皇帝也最忠心，沉吟片刻，说道：“要是皇上受了瓦剌使者的欺侮，咱们似乎不能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呀！符总管不在这里，万一上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咱们可担当不起。依我看，咱们还是上去问一声的好。”

其他的卫士听了他的活尽都摇头，一个说道：“偷听皇上和瓦剌密者的谈话，这个罪名可大可小，你要是不怕担当，你上去看。”一个说道：“就因为符总管不在这里，我们更不敢越职胡为。袁大哥，你有胆子，你代表我们上去吧。唉，我们胆小，只能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了。”

袁奎自恃他是一个得到皇帝相当宠信的老卫士，他对皇帝又确是一片忠心，越想越放心不下，于是一拍胸膛，说道：“好，我上去看！”

陈石星点了两个大内一等侍卫的穴道之后，迅即回过头来，抓着朱见深道：“我对皇上并无恶意，但皇上必须按我的话去做。否则我们的人若有损伤，我也难保皇上的安全。”朱见深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说道：“但听侠士吩咐。”平日只有他“吩咐”别人，从他口中亲自说出要听别人的吩咐，在他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陈石星老实不客气就在他的耳边“吩咐”了他一番。就在此时，只听得脚步声响，那个老卫士袁奎已经走上楼来。袁奎虽然胆大，此时也是不禁有点忐忑不安，听得朱见深喝道：“谁在外面？”他怎还敢推门，连忙跪在门外，禀道：“奴才袁奎特来伺候皇上。”

朱见深喝道：“你是老侍卫，怎的这么不懂规矩。朕未召你，你上来作甚？姑念你服侍朕多年，这次不治你的罪，给朕快滚下去！”

袁奎抹了一额冷汗，连忙应道：“是，是。”轻轻的爬起身来，赶忙下楼。不过他虽然受一惊吓，却也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了。因为他已经亲耳听到皇帝开了“金口”，可知皇帝并无意外。其实朱见深在骂他的时候，声音已是禁不住有点颤抖的。但由于袁奎其时也是在吓得浑身发抖的时候，哪里还能细察？

他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朱见深心上的“石头”却是越发重了。他是最怕见到陈石星的，陈石星会怎样对付他呢？

陈石星扶他坐稳，施一礼，说道：“我和陛下的约会，我来迟了几天，请陛下莫要见怪。”

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揖之礼，并非臣下见皇帝的跪拜大礼，朱见深已经宽心了许多，“看来他们倒似乎是真的对朕并无恶意。”

“侠士不必多礼，朕当然不会怪你的。不知侠士此来——”

陈石星缓缓说道：“刚才你和云姑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来此也不过是重提旧事而已。怎么，对瓦剌是和，是战，你现在还未想得清楚吗？

朱见深沉吟下语，心里则在想道：“怎的瓦剌使者尚未来到，符坚城还未见回来？”此时早已是过了半个时辰了。陈石星继续说道：“请陛下切勿多疑，金刀寨主若想称王称帝，他何不趁着瓦剌侵袭大同的机会，移师关内，径指京师，反而要冒以卵击石之险，抗击瓦剌的大军，先耗自己的实力？如今他在雁门关外孤军奋战，正是为了要保陛下的江山啊！

“陛下请再三思，或许陛下以为忍辱求和可以苟安一时，但依小民愚见，只怕瓦剌狼子野心，决不肯让陛下苟安。到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要来之时，那时只怕陛下求作‘儿皇帝’也不可得了！陛下与其忍受瓦剌的欺侮，何不趁着如今打了胜仗的机会，一振天威！”

陈石星侃侃而谈，这番话说得虽然很不“中听”，却也说中了朱见深的心病，稍稍减轻了他对金刀寨主的猜疑。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感到瓦剌的气焰难受，虽然他谈不上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还不算太过糊涂，听到陈石星说的最后那两句说话，不由得也感觉热血沸腾了。于是朱见深点了点头，说道：“瓦剌的使者等一下就要来到，好吧，朕依你之言就是。”

云瑚说道：“龙文光这老贼又怎么样？”

朱见深道：“朕知道他是你的仇人，明天朕把他削职为民就是。”

云瑚说道：“这老贼误国误民，我可并非只是为了要报私仇！陛下给他的惩罚恐怕太轻了吧？”

朱见深道：“卿家意欲如何？”云瑚说道：“请陛下给我一道圣旨，让我们替陛下擒这老贼。”

朱见深想了一想，也终于答应了。

原来他虽然想保全龙文光，但转念一想，若能舍掉龙文光一颗人头，而能平息众怒，对自己也未尝没有好处。于是说道：“好，你代朕拟这圣旨，朕盖上御玺就是。”御书房里纸笔都是现成的，不消片刻，云瑚就把这道圣旨写好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外面一片喧哗。

有一个人喝道：“岂有此理，我不是长孙贝勒，谁是长孙贝勒？”这个人的汉语说得甚为流利，正是那个瓦剌使者长孙兆的声音。

另一个人的声音可就更加难听了，宛如金属交击，铿铿锵锵：“你们到底捣的什么鬼？我要见你们的皇上问去！哼，谁敢阻拦佛爷？”这个人是瓦剌国师弥罗法师。他故意炫露内功，声音直达重楼，震得朱见深的耳鼓都感觉嗡嗡作响。

朱见深本来已经给陈石星说动了的，此时听得瓦剌使者来到，却又不禁有点心慌了。另一方面，他又不禁有点诧异，“符坚城去了哪里？何以不是符坚城陪他们一起来呢？”

云瑚说道：“陛下莫慌，让我替你对付他们，先杀杀他们的气焰。”

云瑚怎样对付瓦剌使者，暂且按下不表，先说符坚城的遭遇。

他追踪那个神秘高手，不知不觉给引到御花园比较偏僻的角落。

他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人，蓦然一省，“陈石星的武功我是见过的，他的剑法极高，轻功也很不弱。不过他的轻功似乎还未超妙到如此地步，莫非是我猜错了，这人并不是他！”

想至此处，不觉更加忐忑不安：“虽然我已有布置，不怕调虎离山，但倘若陈石星这小子和云瑚那丫头双剑合壁，硬闯养心殿，只怕白登姜选未必抵挡得住。嗯，不知弥罗法师和长孙兆来到养心殿没有，要是他们已经来到，弥罗法师倒可以和他们抵敌。”

心念未已，却听得弥罗法师的大骂之声远远传来。

弥罗法师是一路跑一路骂的，此时他们还没有来到养心殿。但符坚城听声辨向，亦已知道他们是朝着养心殿那个方向跑的了。

弥罗法师在路上用蒙古话骂人的，符坚城隐隐约约只听得懂一句，他翻来覆去骂的一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符坚城不禁大为诧异：“谁人敢给他们气受呢？”

惊疑不定，符坚城当然是不敢再去追踪那个神秘高手了。

可是正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神秘人物现形了，微风飒然，袭到他的背后。

符坚城应变快极，立即便是反手一抓。

声音仍在耳边，哪知这一抓却是抓了个空。符坚城回过头来，只见一条黑影闪入花树丛中。

这人虽然现出身形，符坚城可还未有看见他的面貌，不过总还见着了一点影子。

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刚才那一抓虽然没有抓着，却已知道那人的功力略逊于他。不过他亦有自知之明，自己的轻功可是远远不如那人，纠缠下去，只怕自己也讨不了“好处”。他蓦然一省：“这人阴魂不散，分明是有意要缠上我，我可不能上他的当。”

“胆小鬼，你不敢出来！我可没功夫和你纠缠，今晚且饶你。”符坚城喝道。

那人笑道，“胆小鬼，你不敢追来，我可偏要耍一耍你！”

符坚城这次早有准备，一觉微风飒然，立即双掌齐飞，用了奔雷掌的九成功力。

只听得那人“哎哟”一声。

符坚城只道那人已经受伤，心头大喜。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人“哎哟”一声过后，接着说道：“还好，没给打着。”回过头来，还是像刚才那样，只见到那人的背影一飘一闪，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饶是符坚城艺高胆大，也不禁心头一凛：“这人形同鬼魅，可莫要着了他的暗算。”他当然是不敢回过头去再和那人纠缠了。立即跑回养心殿。

跑了一半路，又碰上一个也跑得气喘吁吁的太监。他认得这个太监是汪直的心腹，这次汪直本来是指派他带引瓦刺使者去谒见皇帝的。

两人碰上，不禁都吃了一惊。

“咦，符总管，你怎么不在皇上身边，却在这里？”

“你不是奉汪公公之命给皇上引见瓦刺使者的吗？怎的却一个人跑得如此匆忙？”

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在向对方问。

符坚城道：“我本来是要到你们那边迎接瓦刺使者的，刚才

却听见弥罗法师的声音在大骂岂有此理。我知道他们是跑去养心殿，还以为你在陪同他们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太监道：“我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事情实在太过蹊跷。”

符坚城道：“ 好，把你知道的事情先告诉我，咱们再参详参详。 ”

那太监道：“ 皇上不是约定三更时分叫他们到养心殿的吗，后来改迟半个时辰，弥罗法师已经很不高兴了。哪知—— ”

符坚城道：“ 出了什么事情？ ” 那太监道：“ 哪知到了约定的时刻，长孙贝勒却睡在床上，起不了身。 ” 符坚城骇道：“ 他、他着了人家的暗算？ ” 那太监道：“ 不但如此，他身上的衣裳也给人剥去了！ ”

符坚城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哎呀，不好，那一定是有人冒充他去谒见皇上了。 ”

符坚城迈开大步就跑，把那太监远远的甩在后头。

弥罗法师和长孙兆怒气冲冲的来到养心殿。

殿外面的四个大内侍卫不禁都是大吃一惊。那个长孙兆还没出来，怎么又来了一个长孙兆。

那个认识长孙兆的卫士仔细打量。

长孙兆大刺刺的说道：“ 你们的皇上是在这里吧？去告诉他，我来了！ ” 那卫士惊疑不定，说道：“ 阁下是—— ”

长孙兆怒道：“ 你是不是大内侍卫，今晚奉命在此轮值的？ ” 那卫士道：“ 不错。 ”

长孙兆哼了一声，怒气更浓，说道：“ 你既然是奉命在此值夜的大年侍卫，那你怎能还不知道你们的皇上今晚是要在养心殿等候谁人？我是瓦刺使者长孙贝勒！ ”

刚刚上过阁楼的那个老卫士袁奎上前说道：“ 你当真是长孙贝勒？何以不见—— ”

他正在想问何以不见有太监陪同，按照双方原定的办法，是应该有个司礼太监汪直派来的亲信，手拿一面可以在禁苑通行无阻的铜牌作为信物，带引密使前来的。长孙兆早已满肚闷气，哪里还能按捺得住，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即大怒喝道：“ 岂有此理，我不是长孙贝勒谁是长孙贝勒，我还没有责问你们捣什么鬼，你倒盘问起我来了！滚开，我自己会进去见朱见深，用不着你们通报了！ ”

袁奎是最忠心于皇上的老卫士，一听长孙兆直呼皇上之名，亦是不由得心头火起，“ 即使你真的是瓦刺使者，如此气焰，我也不能让你去冒犯皇上！”

“ 对不起，宫中自有礼仪，请阁下稍待！ ” 袁奎冷冷的拦在他的面前。

长孙兆大怒喝道：“ 什么狗屁礼仪，滚开！ ”

袁奎作势虚拦，双指对着他一掌推来的掌心劳宫穴，左手三指虚扣，那是“ 龙爪 ” 极厉害的一招。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长孙兆大吃一惊，情知不是袁奎对手，慌忙缩回手掌。

“ 阁下倘若真是瓦刺使者，请自行尊重。 ” 袁奎的“ 龙爪手 ” 招式未收，淡淡说道。弥罗法师忽地大踏步走上前去，眼睛里就好似没有袁奎这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似的。

袁奎一手抓下，弥罗法师挥袖一拂，袁奎踉踉跄跄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还要转了两个圈圈方能稳得住身形。原来弥罗法师在这一拂之中，已经用上了第八重的龙象功。还幸对手乃是袁奎，倘若换上了另一个大内侍卫，早已跌得爬不起身了。

弥罗法师冷笑道：“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知道厉害了吧？贝勒，咱们这就进去，看谁还敢拦阻？ ”

就在此时，忽见一个小太监手摇折扇，走了出来。这个小太监不用说就是云瑚了。云瑚折扇一指，喝道：“何事喧哗？”袁奎说道：“有自称瓦刺使者的人求见皇上。”

云瑚说道：“皇上知道了。皇上有旨，传那个自称长孙兆的瓦刺使者进见！”长孙兆怒道：“岂有此理，我分明是瓦刺使者，什么自称不自称的？”

弥罗法师已知内中定有蹊跷的，说道：“贝勒先别动气，咱们见了朱见深再问个清楚。”

云瑚又是折扇一指，“只传自称是长孙兆的人，这个和尚不许进内！”

弥罗法师是瓦刺的国师，论地位还在长孙兆之上，一听朱见深如此“宣召”，气得七窍生烟。

此时养心殿里面的卫士已经都跑了出来，袁奎作了一个手势，登时对弥罗法师采取了包围临视的态势。

弥罗法师一见如此阵势，倒是不能不脑袋清醒一些了，“我把这些鸟侍卫全都杀尽不难，但如此一来，岂不误了大事？罢罢，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且权忍一时之气，让长孙兆去和朱见深说个明白。只要他一签和约，那时我们要他怎么样他就得怎么样，还怕他不依从咱们的意思重罚这班不知死活的卫士。”

弥罗法师不敢发作，长孙兆也只好鳖着一肚皮子气，独自跟随云瑚上那阁楼了。

假扮长孙兆的韩芷早已换回太监的服饰，被点了穴道的白登和姜选仍然有如泥塑木雕的站在房中。

陈石星本来是作书生的打扮，此时多挂上一串朝珠，充当文学侍从之臣侍立在朱见深身旁。

云瑚把长孙兆领进御书房，关上了厚厚的房门。

长孙兆不知白登和姜选是被点了穴道，见他们站立的姿势，心头气上加气，“岂有此理，朱见深竟然放任这两个卫士如此装腔作势，可吓唬得了谁了？”他大刺刺的说道：“瓦刺大汗命我问候大明天子安好。”

朱见深“唔”了一声，并没给他“赐坐”。

长孙兆忍不住便大声说道：“我是来和皇上商谈和约的，请问皇上，你们的人捣什么鬼，一再对我……”

“无礼”二字他尚未曾吐出唇边，倒是从陈石星口中喝出来了。

陈石星喝道：“长孙兆，你在皇上跟前，胆敢如此无礼！”长孙兆只道他是文学侍从之臣，朱见深叫他参与机密，不过是要他在和约上斟酌一些字句的，压根儿就不把他放在眼内，听了这话，不由得更是心头火起，喝道：“我还没说你们，你们倒说起我来了。哼、哼，你是什么东西，我和你们的皇上说话，也有你插嘴的份儿。”

长孙兆这番嚣张的举动早已在陈石星意料之中，如何对付他的办法，他也早已和朱见深商量好了。当下向朱见深抛了个眼色。

朱见深一来是必须先保得自己的安全，二来长孙兆如此气焰凌人，他身为九五之尊，面子上也挂不住，不觉也动了气，于是他即按照陈石星刚才对他的“吩咐”，一拍桌子，说道：“你是代表瓦刺大汗来与朕讲和的使者是不是？”

他这一拍桌子，虽然拍得不重，已是把长孙兆吓了一跳，当下瞪着双眼说道：“不错，我是敝国大汗的全权使者，皇上，难道你还不知？”

朱见深道：“ 朕知道。但这位陈学士是谁？你知不知道？ ”
长孙兆听这口气，猜想陈石星定是得宠的近臣，但仍傲然说道：“ 他是何人？他出言不逊，陛下难道还要袒护他么？ ”
朱见深道：“ 他是朕的钦差大臣，你要讲和，先和他说。 ”长孙兆又惊又怒，说道：“ 这是关乎贵我两国国运的大事，陛下何须另派钦差，一定要的话，也请陛下换一个人…… ”
朱见深道：“ 你们的大汗派谁来作使者，朕管不住。朕派什么人和你商谈，你们也管不住。你知道你是站在什么地方说话？在这里就得由朕作主！ ”他在陈石星监视之下，鼓足勇气把陈石星教他这番说话像念书一样念了出来，声音已是禁不住微微颤抖。但也正因如此，就更显得似乎是动了气了。
长孙兆做梦也想不到朱见深会这样斥责他，不觉倒是噤不敢声了。
陈石星冷冷说道：“ 我在听你求和之前，先要问你，你知不知罪。 ”
长孙兆道：“ 我有什么罪？ ”
陈石星道：“ 你既是瓦刺使者，理应知道使臣的礼节。为什么见了我们皇上，还不下跪？ ”一声喝道：“ 跪下！ ”伸出手来按他了。
长孙兆即使想要跪下，此时也不甘愿如此被人强迫，他气得七窍生烟，骈指便向陈石星肘尖的“ 曲池穴 ”一戳。他是要令陈石星变作滚地葫芦，摔在地上爬不起身他才下跪。
哪知他的指尖触着陈石星的手臂如触铁石，分明是点着了“ 曲池穴 ”，陈石却是神色丝毫不变，反而是他“ 哎哟 ”一声叫了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的手掌已经搭上他的肩头。这一下长孙兆更是禁受不起，肩上就似压了千斤巨石般，不由他不双膝一软，就跪下去了。
陈石星道：“ 好，你说吧，贵国意欲怎样讲和？ ”此时方把手松开。
长孙兆这一惊非同小可，“ 原来朱见深是有意折辱我的。这人哪里是什么学士，分明是个顶尖儿的武功高手。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先把和约谈妥了再和他算这笔帐吧。 ”此时他已知是有点不妙，和约恐怕也未必谈得成功了，但总还是要试一试的。
于是他抬起头来，亢声说道：“ 三个月前，和约早已拟好了。如今我只是来问陛下，何以迟至如今未签。 ”
朱见深道：“ 陈学士，你把那份和约草案掷还他！ ”
陈石星一声“ 领旨 ”，把龙文光和瓦刺使者三个月前所拟的那份和约撕为两半，掷在地上。长孙兆气得双眼发白，“ 陛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
朱见深道：“ 化干戈而为玉帛乃是朕之所愿，不过如何签订和约，你们可得依从朕的！ ”
长孙兆道：“ 这和约草案是贵我两国经过反复磋商所拟定的，要修改也只能作文字上的斟酌。 ”
陈石星喝道：“ 住口！你是跟我们的皇上说话，岂可如此嚣张！须知草案就是草案，并非定案，我们自有我们的主张，岂容你妄加干涉！ ”
长孙兆刚刚吃过他的苦头，见他声色俱厉，倒是不禁窒住了。
半晌，他方始松过口气，咬着牙根，冷冷说道：“ 好吧，那么依你们之见，这和约应该如何签订？ ”
朱见深道：“ 陈学士，你和他说。 ”
陈石星道：“ 中华是礼义之邦，你们战败求和，我们亦不为己甚。皇上圣裁，可以准你们求和，只须你上一道谢罪的奏表就行！ ”

长孙兆道：“ 什么话，要我们谢罪？ ”
陈石星道：“ 是你们出兵侵入我们的国境，难道不该你们谢罪，反而要我们赔礼不成！ ”
长孙兆道：“ 给你一点面子也未尝不可，但我们所提的条款：一、贵我两国合剿边境的‘ 土匪 ’，二、贵国必须在大同撤兵，三、并割左云右玉几个地方、四、—— ”
话犹未了，陈石星一拍桌子便斥责他道：“ 你好大的口气，你们打了败仗，还要我们割地、撤兵、求和？这些条件，本来应当是你们承担的，如今我们格外开恩，只须你们谢罪撤兵，便算了结，你们还想怎地？ ”
长孙兆道：“ 皇上三思，贵国依靠草寇总是不能成事的，不错，我们最近是曾受到一点小小的挫折，但只要我们再发大军
陈石星冷笑道：“ 贵国大汗若再执迷不悟，穷兵黩武，那我们也只好再好好的教训你们一次！你要发大军，尽管发来好了！ ”
长孙兆此时已是不禁心头起疑，“ 这个什么‘ 学士 ’怎敢在他们皇帝跟前如此说话？好，不管他是谁，我只吓朱见深就是！ ”
于是他一板脸孔，抬起头来，傲然说道：“ 皇上，你必须乾纲独运，别听奸人拨弄，否则，哼，哼…… ”
口气咄咄迫人，朱见深不觉也有一点火，冷冷说道：“ 否则怎样？ ”
长孙兆亢声说道：“ 否则我们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只怕你这个皇帝宝座也坐不稳！ ”
朱见深纵然心里害怕瓦刺，此时亦已按捺不住，怒道：“ 你对朕说话，岂可如此无礼！ ”
陈石星蓦地出手，把长孙兆一把抓了起来，说道：“ 瓦刺使臣，侮慢皇上，犯了大不敬之罪，若不略加惩戒，有失国家体面。 ”
朱见深怒气发作过后，心里倒是害怕收不了篷。但陈石星是为了维护他的面子，而且陈石星就在他的身边，瓦刺兵则在千万里外，此时他害怕陈石星自是要比害怕瓦刺的“ 大军杀到 ”更多。于是只好含含糊糊的说道：“ 爱卿说得是，那么应当如何处置，由你替朕作主吧！ ”
陈石星应了一声：“ 领旨 ”，便轻轻使出了分筋错骨的手法，把业已抓住手中的长孙兆摔倒在地上，长孙兆痛彻骨髓，强忍着不哼一声，喝道：“ 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他本来还想再骂下去，哪知陈石星的分筋错骨手法十分厉害，透进他骨节的内力此时方始发作，登时好像有千百根利针插进他的骨节一般，终于他是忍不住呻吟起来，底下要骂人的话也骂不出来了。
陈石星道：“ 按说你欺侮别国君主，该当死罪。如今姑且看在你是使者的份上，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饶你一命。 ”说至此处，故意顿一顿。
长孙兆不禁又得意起来，“ 谅你们也不敢杀我，只要我保得住这条性命，此仇必报！ ”他痛得说不出话，也不敢说话。但得意的神色却不觉露了出来，脸上挂着冷笑。
陈石星继续说道：“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好，略施薄惩，就打四十大板吧。 ”
云瑚与韩芷齐声说道：“ 遵命！ ”登时把长孙兆掀翻，按在地上，就打他的屁股。御书房内，板子是现成的。
韩芷按住了他，挥动板子，噼噼啪啪就打起来。
符坚城匆匆忙忙赶到养心殿，此时他的手下还在对弥罗法师采取包围监

视的态势。符坚城一见这个情景，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符坚城把袁奎拉过一边，悄悄问道：“怎么只有弥罗法师在这儿，长孙兆呢？”

袁奎说道：“皇上只许长孙兆晋见。”

符坚城是知道弥罗法师的身份的，说道：“怎的皇上会下这道命令？是皇上亲口吩咐你的吗？”

袁奎说道：“不是。是一个小太监出来传令的。但这个小太监手上可有皇上的御扇为凭。”

符坚城道：“这个小太监你们以前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他是怎样进来的？”

“他是汪公公派他带引长孙兆来的。对啦，我忘记告诉你，事情可真有点古怪，那个长孙兆不是这个长孙兆。”

符坚城大吃一惊，“果然是有人假冒了。”忙道：“你们千万不可得罪弥罗法师，和他一起来的那个长孙兆是真的。我现在马上去见皇上！”

符坚城刚刚踏上阁楼，便听见板子打屁股的声音，这一惊非同小可，不过他还不敢断定是打长孙兆的屁股，连忙快步奔前，叫道：“皇上，皇上！……”

哪知还有更令他吃惊的事情在后头，他刚叫了两声“皇上”，尚未来得及奏请暂停板子，便听见皇帝的声音喝道：“是谁胆敢未经宣召，擅自上来？”

符坚城只好止步，朗声说道：“是奴才符坚城回来了。”

他是大内总管的身分，又是本来随侍皇帝，刚才奉旨出去迎接瓦剌使者的。如今回来，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按说无须经过“宣召”。他以为朱见深听出他的声音，自必叫他马上进去。

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朱见深已在厉声说道：“这里用不着你！用得着你的地方你却不去，这是对朕的忠心吗？”

符坚城吓得在御书房的门外跪了下来，“请皇上明示。”

朱见深道：“楼下何事喧闹？”

符坚城道：“这个、这个……”

朱见深道：“你不必替外人遮瞒了，是否那个瓦剌国师闹事？”

符坚城只好据实禀报：“是、是弥罗法师想求皇上赐见。”

朱见深峻声说道：“朕已有令不许他上来，他还敢胡闹，目中还有朕吗？符坚城，这里用不着你，你快下去制止他的胡闹！”

朱见深这番说话是陈石星教他讲的，符坚城怎能知道？

不过他虽然未明真相，却也不由得大起疑心了。突然“乾纲大振”的朱见深，可不像他所熟悉的皇上所为。

长孙兆在重板责打之下说不出话，但呻吟还是可以的。他知道符坚城来到，“哎哟，哎哟！”的大叫起来。云瑚可不便点他哑穴。

符坚城也隐约听得出是他的声音了。

但他可不敢冲进去。

要知皇帝“金口”一开，便是圣旨。他亲耳听得皇帝厉声斥责瓦剌国师，既敢斥责瓦剌国师，那么打瓦剌使者的屁股也是寻常事了。他想万一自己判断不准，打瓦剌使者确是出于皇帝的主意，那么他这一进去就是违抗圣旨，罪名如何担当得起？如此一想，自是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

再者他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心想假如皇帝真是受人挟持，他这一进去，

岂非促使朱见深更加处于险恶的境地？那些人当然是要把皇帝挟作人质的，弄得不好，甚至可能连累皇帝送命！

无可奈何，符坚城只好一声“领旨”，匆匆又跑下楼。楼下面是闹得更加不可开交了。原来弥罗法师亦已听出了是长孙兆遭受责打的呻吟声了。

弥罗法师一见符坚城出来，登时喝问：“你们的皇上究竟在捣什么鬼？我听见了长孙贝勒的呼叫声！”

符坚城也怕他真的打上去，只好两边掩饰：“国师，也许是你听错了吧。请莫多疑，稍待片刻。”

弥罗法师大怒道：“什么，你不是奉命请我上去的吗，还要我在这里等待，你们、哼、哼，连同你们的皇上在内，难道一个个都不想活了！”

袁奎是最忠心皇上的，禁不住气得七窍生烟，厉声斥道：“我们对你以礼相待，你可也得自己放尊重一点，岂可说话如此放肆！”

一班大内侍卫也受不住他这股气焰，登时围拢上来，剑拔弩张。

弥罗法师喝道：“我不屑理会你们，符坚城，你陪我上去！”

符坚城缓缓说道：“对不住，我是奉了皇上圣旨，在这里陪伴你的！”

弥罗法师大怒喝道：“什么，你也不许我上去？”

符坚城道：“不是我不许，是皇上请你暂且留在这儿！”

弥罗法师喝道：“岂有此理，我偏要去见你们的皇帝小子问个明白，看你们留得住我留不住我！”

大喝声中双臂一振，把两名大内侍卫弹出一丈开外。

符坚城无可奈何，只好出手，弥罗法师一掌推来，他使了一招拂云手，以柔克刚化解对方力道。

但他的功力本来略逊弥罗法师一筹，而且他又不敢全力施为，结果弥罗法师这一掌之力虽然给他卸去了六七分，他亦已身不由己的退出了几步，打了一个盘旋方能稳住身形。

袁奎喝道：“你敢再胡来，我们和你拼了！”两名大内侍卫摔得头破血流，激起了公愤，剩下的也还有十名之多，一拥而上。弥罗法师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刚才与符坚城试了一招，方知他是未尽全力，心里一想，若然真个大打起来，符坚城加上了十名大内高手，只怕自己非吃亏不可。于是只好站在原地，色厉内荏喝道：“符坚城，我可以暂且给你两分面子，你也必须给我一个明白。上面闹的究竟是什么事情？”符坚城道：“我不知道。”

“那你见到了我们的长孙贝勒没有？”

“没有。”

这一下弥罗法师更是又惊又怒了。

他哼了一声，指着符坚城道：“符坚城，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难道你还未知，我是大内总管！”符坚城忍受不了他这气焰凌人的态度，不觉亦是有点动气了。

“你既是大内总管，如今有奸细混人宫中，你为何不去查个明白！”弥罗法师喝道。

符坚城心头一凛，硬着头皮说道：“你怎么知道是有奸细混入宫中？”

“我们的长孙贝勒在宾馆被人暗算，一套衣裳也被人偷去。我和长孙贝勒到了这里，你们的人居然又怀疑我们的身份，你说老实话，是不是另外有个长孙贝勒先我们而来了？”

要知弥罗法师并不糊涂，虽然刚才他没有听清楚袁奎和符坚城的悄悄耳

语，但有人冒充他们一事，他则是早已想到了。料想袁奎就是告诉符坚城这件事情。

符坚城双臂一拦，说道：“法师，请你稍息怒气，听我一言！”

弥罗法师怒道：“真假分明，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话虽如此，毕竟对符坚城还是有点忌惮，迈上两步，又停下来。

符坚城道：“正如你所说的，事情终会水落石出，你何不稍待片刻？长孙贝勒就会出来的。”

弥罗法师哼了一声，说道：“谁知道你们这个糊涂皇帝如今是把我们的长孙贝勒怎么样了，要是你们害死了他，难道叫我在这里等他一辈子？”

袁奎怒道：“你一再对我们的皇上出言无礼，可也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符坚城悄悄吩咐一个侍卫，叫他出去，尽快的召集其他大内高手火速赶来养心殿。同时告诉他，在御花园里亦已发现奸细。

别处侍卫未来，长孙兆先出来了。

他是哼哼卿卿，从楼梯滚下来的。

四十大板打得他皮开肉裂，不过他的内功甚为深厚，外伤虽重，其实还是禁受得起的。他故意从楼梯上滚下来，为的正是要激怒弥罗法师，好给他出这口气。

弥罗法师这一下果然是怒火攻心，忍无可忍，叫道：“长孙贝勒，谁把你打成这样？”

长孙兆爬了起来，说道：“还能有谁，当然是他们的狗皇帝了！”

弥罗法师大吼一声，就冲上去，喝道：“你们居然敢对我们的使者如此侮辱，我非和你们的狗皇帝算帐不可！”

袁奎怎能听得进“狗皇帝”三字，他比弥罗法师更加气怒，喝道：“不管他是谁，掌他的嘴！”

另外两个侍卫也是忍无可忍，跟着袁奎，立即上去揪打。弥罗法师双掌齐飞，打翻了袁奎，连环飞脚，又把两个卫士踢倒。

情势紧急，容不得符坚城分辩，只好先上去阻拦。“篷”的一声，两人对了一掌。符坚城“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两人的功力本来相差不远的，但由于符坚城不敢全力对付，这就吃了大亏了。

众侍卫见总管喷出鲜血，不知他伤得如何，人人又惊又怒！此时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立即一拥而上。

弥罗法师脱下袈裟，喝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我非得找朱见深这小子算帐不可！”

袁奎本已被他打翻，伤得比符坚城还重，但听得弥罗法师直呼皇帝之名，而且加上“小子”二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怒之下，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居然一个“鲤鱼打挺”，就翻身跳了起来，喝道：“大伙儿和他拼了！”

话犹未了，弥罗法师已经抖开袈裟，宛如平地涌起一朵红云，朝着攻到他身边的几名卫士卷去。

这几名卫士虽然也算得是大内高手，但他们还比不上符坚城，和弥罗法师的本领相差当然更远。只听得一片叮叮当当之声，登时就有三名大内侍卫的兵刃给他卷出手去。

弥罗法师的袈裟正在向前卷去，忽觉劲风飒然，白刃耀眼，斜刺里杀出一名卫士，闪电般的唰的一剑刺来！

弥罗法师心头一凛：“想不到符坚城的手下还有此等人物！”

百忙中来不及转过来对付此人，只能把向前挥舞的袈裟稍为斜卷，同时对付符坚城和这个突如其来的高手。

但这么一来，力分则薄，欲求兼顾，却是两边都对付不了，只听得“嗤”的一声，他那件大红袈裟已是给刺穿了！正是：

中华自有能人在，岂容胡虏任嚣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拍案撕盟驱敌使　易容矫诏戏将军

这件袈裟经过他的玄功运用，有如扯满的风帆。如今突然给人一剑戳穿，登时软绵绵的垂下来，力道大减。

符坚城刚才没出全力，以至吃了大亏，此时在这生死关头，如何还敢留半分气力？

此消彼长，只听得“ 篷 ”的一响，双掌相交，这次可是弥罗法师给他震退三步了。弥罗法师喉头发甜，涌到喉头的鲜血几乎也要喷了出来，但他死要面子，把这口鲜血吞了下去。

符坚城对这个救了他性命的卫士好生感激，不过他在急切之间，也实是想不起来，他的手下，究竟是谁能够有如此高明的剑法？

此时他方有空暇，抬头向那卫士一望。

一望之下，不由得好生诧异，这个卫士并非他的手下，他也好似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袁奎此时刚刚跳起身来，看见这个卫士，也是不禁一怔，连忙问道：“ 你是谁？ ”他对皇帝最是忠心，是以纵然在这样极之混乱的场面之下，仍是忘不了要查问一下此人来历。

这个卫士不是别人，正是段剑平。

段剑平本是躲在假山背后准备接应陈石星的。他听见弥罗法师在养心殿里大吵大闹，就进来了。

来得正是合时，刚好赶上了救符坚城一命。

但想不到的是，在这样极之混乱的场面之下，那个对皇帝最忠心的老卫士袁奎，仍是忘不了要查同一下他的来历。宫中的卫士袁奎都是认识的，就是不认识他。

段剑平也知道或许可以瞒得过符坚城，但决计瞒不过袁奎。

百忙中他无暇思索，便即把那腰牌一扬，说道：“ 我是奉穆统领之命进宫护驾的，这是汪公公给我的腰牌。穆统领和汪公公都说，不管是什么人，他敢在禁宫胡闹，咱们就得把他轰出去！ ”

穆士杰是御林军统领，御林军是皇帝的亲军，平时负责防卫“ 紫禁城 ”，皇帝出巡时亦是由御林军护驾。不过御林军的职责和大内侍卫的职责毕竟还是有别，一在宫外，一在宫内，御林军不奉圣旨，也是不能随便入宫的。

而且还有一层，御林军有御林军的服饰，大内卫士有大内卫士的服饰，段剑平认是御林军的军官，身上穿的却是大内卫士服饰。

段剑平不是不知道有这个破绽，但他既不能在大内总管和老卫武士袁奎面前冒认是大内侍卫，只好冒充是御林军了。希望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或者可以混得过去。

果然给他混了过去。

并非袁奎看不出他的破绽，而是另有缘故。

朱见深和陈石星的约会本来是五日前就已到期的，朱见深怕大内侍卫的力量不够，曾经想过要穆士杰派遣几名得力手下入宫协助符坚城的。他把这事交给符坚城“ 酌斟办理 ”，但符坚城却不愿意穆士杰侵入他的势力范围，是以“ 留中不发 ”（即没有把皇帝的主意转告御林军统领穆士杰）。反正这只是皇帝口头上的吩咐，没有白纸黑字的“ 圣旨 ”。穆士杰根本不知道皇帝有过这个主意。过了几天倘若风平浪静，皇帝也会忘记的。

袁奎则是知道的，不过他不知道皇帝这个口头上的吩咐是给符坚城扣住了。
段剑平急中胡编的谎言，恰好有几分事实根据。
袁奎去了一大半疑心，把眼睛望着符坚城。
符坚城当然知道段剑平说的是假话。但一来由于段剑平刚刚救了他的性命，他多少也还有点感激段剑平的，不愿立即恩将仇报。二来他也不愿意给袁奎知道他对皇帝的命令“留中不发”，与其拆穿，不如将错就错。三来他确实亦是未能摸清段剑平的底细，段剑平的武功这么高，说不定真的有可能是穆士杰临时差遣他人宫的。
他明知袁奎把眼睛望着他，是想从他的口中得到解答。但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最好的办法自是假作不知，暂时不作声了。
袁奎见他不作声，只道他是默认。登时把最后的三分疑虑亦都消除。
而且这个时候也不容他再有空暇向符坚城查询了。
他和段剑平匆匆交谈几句，虽然只不过是片刻之间的事情，但在这片刻之间，盛怒的弥罗法师喘息稍过，又已发动攻击！
他双臂一振，全身骨骼发出爆豆也似的逼逼卜卜的声响，双目精光大盛，陡地喝道：“岂有此理，竟也骂我胡闹？哼，哼，好呀，且看是谁把谁轰出去！”
大喝声中，双掌齐出，向袁奎劈去。距离一丈开外，尚未打到袁奎身上，那股劈空掌力已是有如排山倒海而来，袁奎给这股劈空掌力一压，几乎气也透不过来，胸口隐隐作痛，哪里还能说话。
段剑平一见不妙，立即闪电出招，唰的一剑，向他掌心的“劳宫穴”刺过去。“劳宫穴”倘被刺穿，真气一泄，多好的内功，也要大打折扣。
弥罗法师岂能让他刺个正着，立即伸指一弹。他的武功也确实是已臻化境，这一弹拿捏时候妙到毫巅，“铮”的一声，恰好弹着无锋的剑脊。
段剑平虎口流血，这一弹之力震得他手中的长剑都几乎掌握不牢，不由自己的一个鹞子翻身，倒跃出数丈开外。
符坚城此时早已来到袁奎身边，和袁奎并肩出击，方始抵敌得住弥罗法师的掌力。
三大高手，掌风激荡，把附近的一面窗子也震开了。剩下几名未受伤的卫士，赶忙加入战团，合力拦阻弥罗法师闯上御书房。
段剑平从窗口望出去，隐约看见陈石星刚才藏身的那棵大树之上，又出现了一个人影，不过这次却不是陈石星，而是韩芷，韩芷正在向他招手。
长孙兆虽然捱了四十大板，受的只是皮肉之伤，此时亦已悄悄的爬了起来，冷不防的偷袭一个卫士。那卫士给他抓着肩胛骨，痛得哎哟一声叫了起来，随即晕了过去。但在他负痛挣扎之际，一个肘锤，也把长孙兆打得满天星斗，不由自己的倒退数步，又摔一跤。
段剑平一跃而上，剑交左手，一招“白虹贯日”，径刺长孙兆。长孙兆纵使毫未受伤，也不是他的对手，此际伤上加伤，如何抵挡得了他这疾如闪电的一剑？
长孙兆情知无法躲闪，浊气上涌，不向后退，反而迎上前去，喝道：“你敢杀我！”他是恃着瓦刺刺者的身份，索性公然撒泼了。
话犹未了，只觉胸口一凉，吓得长孙兆魂飞魄散，但奇怪的是一点也不见痛。原来段剑平的剑术早已到了收发随心境界，剑尖一沾着他的身体，立

即改用刺尖剑法，刺了他胸口的麻穴，令他半身瘫痪。段剑平提小鸡似的，一把将长孙兆抓了起来，向袁奎掷去，喝道：“他们若还胡闹，把这小子再打四十大板！”

其实那些大内侍卫并非想不到要把长孙兆抓为人质，但毕竟碍于他是瓦刺使者的身份，不敢造次。

段剑平突然把长孙兆向袁奎抛去，袁奎无暇思索，只能将他接下，长孙兆一落入他的手中，已是势成骑虎，他不想走的这步棋也只能走了。

弥罗法师又惊又怒，向袁奎就扑过去，喝道：“你要把我们的贝勒怎么样，不放下来，我扭断你的狗头！”

袁奎接连受辱，也是拼着豁了出去，立即把长孙兆的身体当作盾牌，作了一个旋风急舞，喝道：“好，你扭吧，看是谁扭断谁的狗头。”

符坚城连忙插在二人中间，叫道：“法师暂且住手，有话好说！袁奎，你也不可对长孙贝勒无礼，快放下来！”符坚城究竟是袁奎的顶头上司，被他一喝，只好把长孙兆放下，但仍是牢牢抓住他的后心。弥罗法师投鼠忌器，更是纵然怒火冲天也非得住手不可。

“你们胆敢如此侮辱我们的使者，这有什么话好说？”弥罗法师怒气冲冲的喝道。

袁奎喝道：“你不胡闹，我们自然不会对你们的使者无礼！”弥罗法师喝道：“你们到底想要怎样？”

袁奎亢声说道：“这先要看你们想要怎样？”

符坚城道：“袁奎，不可无礼，快把长孙贝勒放了！”

袁奎说道：“他至少也得答应不在这里闹事，我才能放他的人。不错，长孙兆是瓦刺使者，但咱们的皇上就在这儿，岂能容得他们如此放肆！以礼相待，也必须大家都要守礼！”他一心忠于皇帝，牛脾气一发，纵然是顶头上司的命令，他也非驳回去不可。

弥罗法师听了袁奎这几句话，更是气得几乎就要爆炸。但在这样的形势底下，一来众寡不敌，二来他刚才用那极为霸道的“天魔掌”力，元气已经颇受损伤，倘若再打下去，只怕纵然能够闯出重围，过后不死也得大病一场。何况他闯得出去，长孙兆却是必定闯不出去的。

他一接过长孙兆，立即解开长孙兆被封的穴道，便向外走。

符坚城叫道：“法师、贝勒，且稍待片刻，待我见过皇上，咱们再谈。这中间恐怕是有一点，有一点误会。——”

符坚城早已想到可能是有“奸细”从中捣鬼，但却苦于无法在人前向弥罗法师解释。事情闹得太大，实在也是太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他游目四顾，刚才那个救他性命的卫士早已不见，他心里明白了几分。但想要是现在就把他的怀疑说出来，袁奎一定会怪他刚才何以不说的。因此他只能打着这样一个如意算盘，待见过了皇帝，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再向弥罗法师好言解释，徐图善后。

但他却没想到，在弥罗法师和长孙兆气恼几乎要爆炸的情形底下，他的如意算盘又怎么打得通呢？

弥罗法师怒气冲冲的喝道：“符坚城，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有胆的你把我们杀了，想我们留下受你们的侮辱，那是万万不能！”他一面说一面挥舞双臂，硬往前闯。那些惊得呆了的大内卫士，哪敢上前拦阻。

长孙兆穴道已解，疼痛更甚，也是怒气冲冲的嘶哑着声音喝道：“回去

告诉你们的狗皇帝，等待我们瓦刺的大军来吧！”袁奎大怒道：“长孙兆，你狗嘴里不长象牙，你再敢胡骂，我、我……”底下的话未能说得出来，已是给符坚城封住他的嘴巴。长孙兆也着实有点害怕他，含糊的说了一声，“你敢怎样？”急急忙忙就和弥罗法师冲出了养心殿。

众卫士不敢拦阻，只好让他们冲出养心殿。

袁奎松了一口气，急忙说道：“符总管，我和你上去叩问圣安。”

符坚城一翻双眼，“你以为没事了？哼，你是在做梦，圣安用不着你叩问了，你赶快替我出去传令搜拿奸细。”

袁奎吃了一惊，道：“奸细？哪里来的奸细？什么样的奸细？”

他已经想到最先来的那个“长孙兆”可能是奸细了，但那个长孙兆尚未见他走出养心殿，又何须出外搜拿？

符坚城气得顿足说道：“我没功夫和你多说，那个奸细我也未曾和他朝过相，怎知他是什么模样？总之，你见到是陌生的人就拿便是！”

袁奎讷讷说道：“但是皇上身边……”

符坚城怒道：“有我保护圣驾，用不着你操心，快去，快去！”

得到了大内总管担当“护驾”的保证，这个最忠心于皇帝的老卫士才敢离开。

符坚城却还未知那个假冒长孙兆的奸细是否还在皇帝身边，心中着实有点忐忑不安。

他蹑手蹑脚的走上阁楼，走近御书房的时候，先咳嗽一声。

朱见深喝道：“谁在外面？”

“奴才符坚城。”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

符坚城怔了一怔，说道：“奴才刚才已经来过了，是皇上吩咐，吩咐奴才下去陪那、陪那瓦刺国师的。”

朱见深哼了一声，“刚才，刚才你已来迟了！你知不知道，朕最不想见的人早已来过了！”

符坚城见到皇帝，事情的真相当然是明白了。

但朱见深此际也正在患得患失之中！

他本来是打算向瓦刺屈服求和的，但在见过了陈石星，而且在他被迫打了瓦刺使者的屁股之后，他原来的打算可不能不重新考虑了。

他已经知道金刀寨在雁门关外打了胜仗。

他已经得到了陈石星代表金刀寨主对他的保证，保证只要他抵抗瓦刺，就不会造他的反。

他曾亲手掷还那份和约草案给长孙兆，而且亲口斥骂了长孙兆的无礼威胁。长孙兆挨的那四十大板也是经他点头同意的。虽然这是由于他在挟持之下，不得不然。但最少他还有一份“皇上”的尊严，可不能对瓦刺说明当时的真相，向瓦刺赔罪道歉。

何况正如陈石星所言，有金刀寨主效忠于他，也不见得打不过瓦刺。但若金刀寨主造他的反，老百姓一定会听从金刀寨主的号令，外抗强敌，内除“昏君”的。那时只怕自己想做“儿皇帝”也做不成。

还有一层，陈石星的本领着实亦已令他吓破了胆，陈云二人说来便来，说去便去。要是捉他们不到，他们定会再来。那时，他一想到“背信弃义，天子不恕”这八个字，已是禁不住不寒而栗！

无可奈何，他只好准备牺牲龙文光，禁止符坚城“多事”了。

符坚城虽然没有“多事”，但陈石星等人也并非一帆风顺就能逃出紫禁城。

此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晨光熹微中只见一大队御林军正在盘马弯弓，严阵以待。箭簇上的光芒，恍似千点万点的寒星。

原来驻守在紫禁城外的御林军早已听得宫中的警钟，但却不知里面是发生什么事情，未奉宣召，不敢擅自入宫，只能作好准备，全军出去，封锁内外通道。御林军统领穆士杰此时正好是在东华门。

段剑平喝道：“闪开，闪开，我们奉命出城，赶忙让路！”把那腰牌高高举起。

忽听得有人喝道：“不管是谁，给我站住！”御林军中，跃出一骑，一声大喝，震得他们耳鼓嗡嗡作响。

此人正是御林军的统领穆士杰。

韩芷见势不妙，连忙叫道：“奉命在身，请恕不敢耽搁！”博一博穆士杰不敢阻拦，马不停蹄的往前硬闯。只是避开了穆士杰所在的方向。

哪知穆士杰竟然不买汪直的帐，张弓搭箭，嗖嗖嗖嗖，就是四枝连珠箭闪电般的射了出来！

四枝箭几乎是同时射到，两枝箭射云瑚，两枝箭射韩芷。

云瑚韩芷要想打落两枝箭不难，但她们乃是太监身份，宫中的太监纵然懂得一点武功，也不会怎样高明的。穆士杰这四枝连珠箭劲道极强，射得又准，她们倘若显露武功，只怕立即就会给他识破。

云韩二女也真是七窍玲珑，机智敏锐，不约而同的马上想道：“穆士杰怎样大胆，料他不敢射死皇帝身边的太监。”因此她只是勒住马头，却不施展接箭的功夫。

她们这一博，可博得对了。

两枝箭几乎是贴着她们的鬓边飞过，她们感觉得到箭杆的寒意，却丝毫也没伤着她们的皮肉。

穆士杰的神射功夫吓得她们也禁不住发抖，一颗心都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不过也幸亏她们露出的惊慌神色不是假装，穆士杰这才减了两分疑心。

段剑平把腰牌一挡，“穆统领不相信我们是汪公公派出来的吗？”

穆士杰道：“汪公公派你门出来做什么”？

韩芷道：“这个请恕不能奉告！”

穆士杰哼了一声，“你们不说，我就不能放人！”

陈石星道：“事情实在不容延阻，请统领大人去问汪公公，让我们先走。”

穆士杰冷冷说道：“不行。我当然会派人去问汪公公，但你们必须在此留下！待到你们的身份证实之后，我才可以准你们走。”

云瑚也冷冷说道：“穆统领，你可以不理会汪公公给我们的腰牌，但难道你连圣旨也不放在眼内？”说话之时，把那把有“御笔”题诗的描金扇子张开，在穆士杰面前摇了一摇。

穆士杰认得“御笔”，初时吃了一惊，但疑心仍是未能全消，不肯立即放行。心里想道：“宫中的卫士和太监我虽然不是全都认得，但这种大违常规的事情，倘若他们真是奉了圣旨，太监必定是皇帝身边最庞信的太监，卫士必定是挑选精明能干武艺高强的卫士，那就不应该是我不认识的了。”

不过由于云瑚有这把御扇在手，他却也不敢断定他们乃是假冒。

“ 我知道这是御扇，但可不是圣旨！” 穆士杰说道。

韩芷说道：“ 你一定要亲眼看见圣旨？”

穆士杰道：“ 不错，宫中正在闹事，我职责攸关，宁可受皇上降罪，这圣旨我是非斗胆索阅不可！”

韩芷冷笑道：“ 好，你一定要看，就给你看，但可不能让你拿过去细看！这是机密大事，皇上吩咐我们不许让任何人泄漏的！”

说罢，她把那道：“ 圣旨 ” 打开，一只手掩盖着内文，只让穆士杰看见御玺。

“ 圣旨 ” 是写在有龙纹的玉版纸上的，这种纸张是特制的，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穆士杰一看纸张，就知这 “ 圣旨 ” 不假，再看 “ 御玺 ”，更是一看就知乃是真的。

不过韩芷在打开圣旨之际，虽然迅即掩盖内文，但穆士杰眼快，已经看见了 “ 圣旨 ” 上写的龙文光的名字。

穆士杰与龙文光的私交不错，看见 “ 圣旨 ” 上有他的名字，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思疑不定：“ 这道圣旨，不知对他是好是坏？”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片喧闹之声，穆士杰抬头一看，只见又有两个人骑着马从东华门冲出来。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弥罗法师和长孙兆。

御林军中只有寥寥几个军官，知道有瓦刺使者已经入住禁宫的秘密，军士们却是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的。

御林军是奉了统领的严令，任何人未经盘问，是不许出此紫禁城的。故此他们虽然因为见到两个瓦刺人而大感诧异，却纷纷上前包围，阻止他们前进了。

弥罗法师正在气头上，马不停蹄的就冲过去，打翻了几个近前的御林军，喝道：“ 谁敢拦我？要性命的赶快滚开！”

有个脾气戆直、性情急躁的军官大怒喝道：“ 给我滚下马来，管你是天王老子，你也不能在紫禁城中这样肆无忌惮！” 大喝声中，挺起长矛，就要刺杀弥罗法师的坐骑。

他只是一个武功寻常的普通军官，焉能是弥罗法师对手？弥罗法师一声冷笑，夺过长矛，反而把他刺于马下！

但这一下可犯了众怒，御林军的军士平时已经是憎恨瓦刺人的，只因受了长官拘束，不敢发泄这种仇恨敌人的情绪而已。此时他们恃着有统领的命令作为护符，急忙趁着统领未曾更改命令之前，立即纷纷上前动手。

也不知是谁一声大喝，登时箭如雨下。

弥罗法师脱下袈裟，舞起来当作盾牌。他的内功委实非同小可，强弓硬弩，沾着他的袈裟，便给荡开。但长孙兆可没这份功力，弥罗法师一个照顾不周，长孙兆大腿中了一箭，摔下马来。

弥罗法师此时也吓得慌了，连忙喝道：“ 住手，住手！你们不认识我，穆士杰认识我，快叫你们的统领来向我赔罪！”

穆士杰本来还想盘问陈石星几句的，突然发生了这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也不禁吓得慌了。

他连忙喝道：“ 住手，住手，赶快给我住手！” 御林军听见他的命令，方始停止发箭。长孙兆大腿中箭，伤上加伤，已经爬不起来了。幸而外伤重，也还只是皮肉之伤。混战中韩芷早已收回 “ 圣旨 ”，一行四人，快马奔驰，

出了紫禁城了。

穆士杰此时一来是无暇再盘问他们，二来又已确实知道他们持有“圣旨”，自是不敢下令阻拦。

不过在他的手下停止放箭之后，在他未曾上前向弥罗法师赔罪之前，他却还是没有忘记吩咐三个军官，叫他们跟着，“钦差”到龙丈光的尚书府。这并非他怀疑“圣旨”，而是顾念私交，故此要手下去打听消息，有机会的话，还可以抢在“钦差”之前，向龙文光报讯。这三个军官都是十分精明能干的人，用不着他详加指示。弥罗法师见穆士杰现身，方始松了口气，哼了一声，说道：“你们射伤长孙贝勒，这笔帐我暂且记下，以后再算。如今你赶快给我们换过两匹坐骑，由你护送我们出京郊三十里！

龙文光的尚书府私邸在西直门外的京城近郊，那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地方。

他们出了西直门，便听见得得蹄声，知是有人追来了。回头一看，果然是三个御林军军官。

这三个军官不敢追上去和他们一起，只是若即若离的跟在他们后面。他们这样做可以解释为奉了长官之命，暗中保护“钦差”，并不违背朝廷法例。

陈石星等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可不能不有点儿提心吊胆了。但若回过头去对付这三个军官，却又恐怕闯出祸来，误了大事。

那三个军官本来是不即不离的跟着他们的，不知怎的，跟了一程，距离却是渐渐拉开，越来越远。过了一条弯路，回头一看，那三骑马竟然都已不见。

陈石星道：“奇怪，他们的坐骑脚力实在并不输于咱们的御马，怎的他们又不追来了。”

云瑚笑道：“说不定他们是追了一程，忽然想起‘三思而后行’的古训，三思之后，结果还是给咱们的‘圣旨’吓倒了。”

其实不是他们给“圣旨”吓倒，而是他们的坐骑倒了。

这三个军官追了一程，不知怎的，坐骑忽然都是口吐白沫，片刻之间，相继倒下。

三人莫名其妙，正待察看，忽听得马铃声响，路口转弯之处跑出一骑骏马，骑在马背上的人也是一个御林军军官。

三个军官不禁都是一惊，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施礼。

原来这个军官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之一，在御林军的地位仅次于穆士杰的副统领应修元。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应修元问道。

其中一个答道：“禀大人，不知怎的，我们的坐骑好像忽然都生了病，走不动了，真是古怪！”

一人说道：“我们是奉了穆统领之命，到龙大人的尚书府去的，不料碰上这样尴尬之事，请应大人指示，该怎么办？”

另一人则问道：“应大人，你怎么也来了？”他比另外两个人较为细心，似乎对这位顶头上司也有点起疑，虽然亦是恭恭敬敬的答话，但一双眼睛却是不住的打量应修元。

应修元哼了一声，说道：“好在我来，否则可要给你们误了事了。穆统领就是因为放心你们不下，故而叫我亲自来办这件事的。你们回去吧，穆统领有另外的差使派给你们。”

其中两个军官本来就是不大想去龙府的，听得应修元这么一说，正是合了他们的心愿，“官场波谲云诡，变化实是难测。穆统领要我们去通风报讯，目的当然是讨好龙文光。但倘若这道圣旨当真是对龙丈光不利，龙文光一倒，穆统领身居高位，不愁连累；我们这次的通风报讯之事给查了出来，只怕就要遭无妄之灾了。”

如此一想，这两个人立即欢天喜地的说道：“多谢应大人体贴，亲自来替代我们办这件事。”第三个军官虽然稍有疑心，但见同伴都已奉命，自是不敢独违众议。

三个军官弃马跑步回去，应修元则是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拨转马头，快马加鞭，追赶陈石星。

陈石星等一行人刚刚转出一条绕过山拗的弯路，忽又听得马蹄踏地之声，来得恍如暴风骤雨。回头一看，只见追来的只是一个军官了。

陈石星“咦”了一声，轻声说道：“这个鹰爪孙可又不是刚才那三个人了。”云瑚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凉，随即在陈石星耳边悄悄说道：“我认得这个人，他是御林军的副统领应修元。”

陈石星心想，御林军出动仅次于穆士杰的高手追来，看此情形，十九是看出他们的破绽了，一番交手，只怕难免。于是说道：“好，待会儿让我缠着他，你们快点到龙家去。”

话犹未了，应修元的快马已经来到他们后面，距离仅只数十步之遥了。

陈石星勒住马头，喝道：“我们是奉了圣旨赶着办公事的钦差，什么人胆敢闯道？”

应修元没有答话，但却哈哈一笑，把手一扬。

陈石星只道他是发什么暗器，赶忙拔剑出鞘，一招“横扫六合”，剑光霍霍四面展开，护住身躯。

不料还未碰着那“暗器”，那“暗器”却在他的头顶自行爆裂，泥碎簌簌而落，洒了陈石星满头满面。

“暗器”竟是一颗泥丸。

陈石星心头一动，惊疑不定，只听得那应修元已在哈哈笑道：“陈少侠，恭喜你大功告成。你没忘掉昨晚给你引路的人吧？”

陈石星又惊又喜，可也有点怀疑，御林军的副统领却怎会帮他们的忙？

韩芷忽地笑了起来，说道：“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冒牌的御林军副统领！你的改容易貌真是不了起，几乎连我也给你瞒了过去。

那冒牌的应修元笑道：“韩女侠到底是行家，一看就看出我的破绽。”

韩芷说道：“我本来也看不出来，只是觉得你这一身衣裳似乎稍微有点不称身。不过，这也不是太大的破绽，倘若不是你先说穿昨晚的秘密，我也不敢猜疑你是冒牌的应修元的。”

那人笑道：“但愿这个破绽不会给龙文光的家人发现才好。”

陈石星又惊又喜，说道：“原来老前辈是赶来帮忙我们对付那龙老贼的。”

他们一面走一面说的，那人把坐骑与陈石星靠拢，并辔而行，笑道：“你别口口声声叫我什么老前辈，说起来我和你们的师门都有一点渊源。或许我比你痴长几岁，可以叫你一声老弟，但对段剑平兄，我是应该称他大哥的。不过这位韩芷姑娘，若然序起班辈，则是应该叫我一声师兄了。”

韩芷说道：“我早看出你年纪不老，所以没叫你老前辈。但我可也想不到有你这位同门，还是请你明白告诉我你是谁吧。”

那人说道：“ 我的名字，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知道。家师的名字，则或许你们听过。 ”

陈石星道：“ 兄台本领如此高明，尊师一定是位名震武林的前辈高人了。那就请兄台赐知令师的高姓大名吧。 ”

那人笑道：“ 若论出道之早，家师还在上一代的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张大侠之前，前辈二字，倒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若论名声，几十年前，他也的确是在江湖上大大有名。但可惜却不是什么好名声。所以‘ 高人 ’二字，小弟倒是要替家师谢辞了。 ”

做徒弟的如此议论师父，那是极为罕见之事。陈石星等人不禁一怔。

那人似乎知道他们的心思，继续说道：“ 这倒不是我做徒弟妄敢对师父不敬，你们不知，我的师父平生最不喜欢戴什么武林高人的帽子，和他同时的人，都认为他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不论正派邪派，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十之八九，恐怕都要大皱眉头。他老人家也以此自豪，并不因为在江湖上的名声不好引以为耻的。 ”

韩芷笑道：“ 你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令师的真名实姓。 ”

那人这才说道：“ 家师姓谷，讳凌峰。 ”

陈石星尚在思索，段剑平已是想了起来，说道：“ 令师敢情是在五六十年之前就已大大有名的妙手神偷谷、谷大侠。 ”

那人说道：“ 不错，他是当时天下第一的妙手神偷，但却没人称他大侠的。 ”

段剑平道：“ 怪不得你说和我们师门都有一点渊源了。陈大哥，令师张丹枫大侠恐怕还未曾对你说过吧，这位谷老前辈是令师生前好友，以神偷绝技改容易貌之术以及泥丸打穴的功夫并称三绝的。 ”

陈石星道：“ 我是家师的关门弟子，我入门之日，就是家师仙去之时。他老人家的故事，差不多我都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的。 ”

那人说道：“ 你的来历我已经知道了。我来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师门渊源，与你一会。我叫秦岱云。 ”

陈石星笑道：“ 秦兄，御书房那个镇纸铜狮的眼睛给人挖掉，还有大同总兵那奏折也给人换上了金刀寨主的书信，这两件事情都是你干的吧？ ”秦岱云笑道：“ 不错，都是小弟干的。雕虫小技，教老兄见笑了。 ”

陈石星道：“ 这次你虽然不是偷皇帝的宝物，反而是替金刀寨主送了皇帝一份大礼，但能够在养心殿内，施展偷天换日的功夫，亦已足以显出老兄师门的神偷绝技，确是名不虚传了！ ”

云瑚说道：“ 秦大哥，原来你是奉了金刀寨主之命来办这件事的么？你几时投入山寨的，我还未知道呢。 ”

秦岱云这才把内里因由告诉他们。

原来他的师父妙手神偷谷凌峰平生最喜欢偷两种东西，一是奇珍异宝，一是武学典籍，甚至各大门派的拳经剑谱他都敢偷。因此不论黑道白道，不论王公贵人以及武林大豪，提起他的名字，都要头痛。

他隐居之后，晚年忽生悔意，临死前吩咐他的关门弟子道：“ 我平生做的坏事多，好事少。虽然做的坏事也从未伤及无辜，但做的好事也大都是鸡毛蒜皮，不足称道的小善。

“‘ 大恶 ’虽未为，‘ 小善 ’无足道。善恶相权，盖棺论定，我还是功不补过的。

“我不想死后留名，但却必须要你替我做一件较大的好事，方能稍赎罪衍，也让我可以安心入土了。”

秦岱云复述师父临终的吩咐之后，稍停片刻，让他们先猜一猜。

段剑平道：“令师是武林的一代奇人，他要你做的好事，想必也是非同小可。我猜大概是和金刀寨主有关的吧。”

秦岱云道：“不错。家师虽然避世隐居，绝迹江湖也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但对外面的大事，他还是知道的。近年金刀寨主在雁门关外抵御瓦刺入侵的事情，他都知道。

“他吩咐我道：‘我平生积聚的珠宝甚多，我并非贪财，只是喜欢拿来把玩。我知道你没有这种嗜好，所以珠宝我就不留给你，我死后，你拿去送给金刀寨主，让他变卖了做军饷。我偷来的一大堆拳经剑谱则留给你，我限于资质，贪多而嚼不烂，但愿你得了这些武学典籍之后，在武学上将来远胜于我。’”

陈石星赞道：“令师做的这件好事，可要比劫富济贫更有意义了。姑且勿论令师从无‘大恶’，即使他做过许多坏事，只这一件好事已足以补过有余。”

他们一路谈谈笑笑，不知不觉已是到了龙文光在西郊的私邸了。龙府的家人看见御林军副统领应修元和两个大内卫士，还有两个小太监一起前来，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赶忙入内禀报了。

不过一会，龙府管家沙通海便即出迎。沙通海本是龙文光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龙文光“告假”之后，他瞧出“苗头”不妙，索性趁早辞了官职，改做龙文光的管家。要是龙文光没事，他还可以东山再起。做龙府的管家也很不错，胜于在波谲云诡的官场，糊里糊涂的给人加上一个罪名挤掉。

他带着一点诧异的神情看着冒充御林军副统领的秦岱云，“应大人，你可以稍为透露一点消息给我们知道，这道圣旨，对我们的大人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原来他和应修元一向是称兄道弟的。

秦岱云见他看不出自己的破绽，心中暗暗得意，便即和他打“官腔”道：“皇上亲手交下的圣旨，谁敢事先打开偷看。莫说我不知道，你就是问这两位公公，他们也不知道。你快点请你们的大人出来迎接圣旨吧，说不定是大喜事也未可知。”

沙通海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说道：“既然如此，小的也不敢多问了。请钦差大人和应副统领稍待片刻，小人马上去请家主出来。”

他说“稍待片刻”，但陈石星等人却几乎等了半个时辰，尚未看见龙文光出来。

他们也知道迎接圣旨，是需要整肃衣冠的，但即使换上官眼，按理也无须等这么久。

充当钦差的韩芷正要大发脾气，龙文光出来了。

韩主立即喝道：“龙文光跪接领旨！”

龙文光跪了下来，全身俯伏，脸都几乎贴到地上。心里想道：“我倒要看看你们搞的什么把戏？你们要我跪下那只有对我更好。”

云瑚小时候是常常见到龙文光的，此时只觉得他苍老许多，但还是旧时模样，他既已跪倒地上，云瑚也就不再仔细打量他

韩芷大声宣读圣旨。她是个年轻女子，太监说话的声音本来是带“雌音”的，料想不至露出马脚。

“ 兵部尚书兼任九门提督龙文光私通敌国，泄漏军机，平日居官，又多贪赃在法罪行，着即撤职查办，交东厂暂行看管，待朕亲自审问，钦此！”

听罢“ 圣旨 ”，龙文光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颤声说道：“ 钦差大人，可否赐圣旨罪臣拜阅？”

韩芷喝道：“ 大胆龙文光，你敢怀疑圣旨吗？”

龙文光道：“ 不敢，依朝廷体制，一品大臣似乎可以请求皇上赐这恩典。”

在五人当中，云瑚是比较懂得朝廷“ 体制 ”的，但却也不知道是否有这一条。心里想道：“ 反正我这圣旨不假，便让他过目何妨？”于是说道：“ 好，就让你看个明白吧。大内侍卫，把这圣旨赐他拜阅，待他看过之后，立即摘下他的顶戴朝珠！”这条条例，云瑚倒是知道的。不过若不是龙文光搬出什么朝廷体制，她也几乎想不起来。她叫陈石星上去赐圣旨、摘顶戴，已是作了预防万一的打算。万一龙文光起疑，拒奉圣旨，陈石星可以立即将他拿下。

陈石星的武功足以和当世任何一位高手周旋，胜得过他的当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龙文光不过是个老朽文官，云瑚自是不虑有变。

哪知事情的变化竟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就在他们交接“ 圣旨 ”这一刹那，陈石星忽地感到虎口一麻。手少阳经脉的关元穴、曲池穴、少商穴同时发热！

这是内功中最难练的“ 隔物传功 ”！“ 龙文光 ”只凭一张薄纸，就能把内力传送过来，震撼陈石星手少阳经脉的三处大穴，功力之深，当真是匪夷所思，世所罕见。

陈石星做梦也想不到一个老朽衰弱的文官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莫说他事先没有运功相抗，即使他早有准备，只怕也难以抵挡这突如其来的‘ 奇袭 ”！

说时迟，那时快，龙文光一声大喝，已是把陈石星抓着，迅即点了他的麻穴，把他的身躯高举起来了！

变出意外，云瑚、韩芷、秦岱云、段剑平等人，在这刹那之间，都是不禁一呆！

云瑚唰的拔出剑来，喝道：“ 你是何人，胆敢冒充圣旨所要拿办的罪臣！”但因陈石星在他手上，云瑚投鼠忌器，是以青冥剑虽已出鞘，却是不敢就刺过去。

秦岱云正要抢过去，施展他的妙手空空绝技，把圣旨先夺回来，忽地有几桶水朝着他当头淋下，原来是早已埋伏在屋顶上的几个龙府卫士，手中都是拿着一桶冰水，趁着这个时机泼下来了。

秦岱云等人此时正是心神慌乱之际，饶是秦岱云闪躲得快，几桶水同时泼下，也把他泼成了好像落汤鸡。云瑚等人也给水珠泼了满头满面，脸上的化装七零八落，登时现出庐山真面目。

“ 龙文光 ”哈哈大笑，说道：“ 不错，我是冒充龙大人，但你们却也是冒充钦差。”

冒充龙文光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 东海龙王 ”司空阔！

秦岱云喝道：“ 司空阔，你以为我们是冒充钦差，那你可惜

了。这是如假包换的圣旨，你不信叫龙文光出来瞧瞧！你们胆敢对皇上的圣旨如此侮辱，纵然你们将来可以一走了之，龙文光可是难逃抄家灭族之祸！龙文光，我知道你躲在里面，你自己仔细想想！”

话犹未了，里面果然就走出了一个人来，但却不是龙文光。

那人打了哈哈，说道：“ 你是何方小子，胆子可也当真不小，你看看我

是何人，难道你冒充老子，也是皇上的圣旨准你冒充的吗？”

原来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御林军副统领应修元！

龙文光的管家沙通海一发现了冒牌副统领的可疑之点，便即进内与龙文光、东海龙王商量对策，一方面由东海龙王用同样的手段假扮作龙文光，一方面立即派人飞骑去找应修元。

秦岱云哈哈笑道：“世事本来真假难分，咱们倒也不妨亲近亲近！”一跃而前，闪电发招！

秦岱云这一掌打着他的肩头，只觉软绵绵的好似打着一堆棉花，突然虎口一震，对方反弹的内力倏忽而来，将他的手掌弹开，秦岱云一个“细胸巧翻云”，应修元尚未来得及还招，他已倒纵出数丈开外。

他一个倒纵开去，脚跟站稳，便即把手一扬，淡淡说道：“这圣旨是降给龙文光的，我看还是请沙管家拿去给龙文光吧。龙文光若然大胆拒接圣旨，或者对这圣旨有什么怀疑，也该由他亲自去叩见皇上，问个清楚。”

他手中扬起的那件物事，可不正是东海龙王刚刚交给应修元收藏的那道圣旨？

秦岱云在和应修元闪电过招的这瞬息之间，不但打了应修元一掌，还居然能够将他贴身收藏的“圣旨”偷了出来，众人无不目瞪口呆。应修元自己更是吓得心惊胆颤，“这小子刚才假如是用喂毒的暗器在我胸膛刺了一下，我吃的亏恐怕就更大了！”

秦岱云趁着众人一呆之际，身形一晃，倏的又到了沙通海面前，喝道：“接圣旨吧！”

沙通海一惊之下，本能的举掌遮拦，陡觉掌心触着一团宝物，一抓抓去，那道圣旨已经是塞到他的手心了。沙通海大怒道：“好小子，胆敢戏弄于我！”

他不敢毁坏圣旨，腾不出手来运用掌法，但鸳鸯连环腿则已疾忙踢出。他是北方“谭腿”的名家，腿上的功夫比掌上的功夫更强。

但他出腿虽快，却如何踢得着秦岱云？秦岱云一个转身，又是把手一扬，这次却是把三枚铜钱向东海龙王打去。

他的泥丸打穴功夫是武林一绝，改用铜钱，更劲更准。东海龙王在他和应修元交手之际，就一直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防他暴起发难，但此际，“钱镖”打来，他想把陈石星当作盾牌，却还是未能如他所愿。三枚“钱镖”全打中了他的穴道！

秦岱云正自欢喜，忽听得东海龙王哈哈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大笑声中，三枚“钱镖”疾如流星的反打回来。分向上中下三路打秦岱云的三处穴道，和秦岱云刚才打他的手法正好相同。不过刚才秦岱云是手发“钱镖”，而现在这三枚“钱镖”则是打着了他的身体，给他反震回来的。原来东海龙王也练有“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他的内功造诣不知比应修元高明多少，他不但练到人沾衣即跌，暗器打着他的穴道也会弹开。

这一下大出秦岱云意料之外，饶是他轻功妙绝，也是躲避得极为狼狈。窜高伏低，在地上打了个滚，结果还是给最后一枚“钱镖”打着臀部。不过幸好已是避开穴道，只是一阵辣痛的感觉，皮肉也都没有受伤。

东海龙王本来正在哈哈大笑的，不知怎的笑声突然中断，蓦地一声大吼，把陈石垦抛了出去！

原来陈石星的内功造诣虽然不及东海龙王深厚，但他得张丹枫所传的玄功要诀，却是另一门奥妙异常的功夫，可以“挪移穴道”，所谓“挪移穴道”，

就是将穴道所受的对方内功移与别处，压力一减，被封的穴道便可慢慢解开。这门功夫和运气冲关的解穴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当秦岱云的钱镖打着东海龙王之际，陈石星的穴已经解开。他被东海龙王高高举起，紧紧抓着，上半身发不出力，但双足则是可以活动的。脚尖一踢，踢着了东海龙王膝盖的环跳穴。

陈石星的功力自是远非秦岱云可比，东海龙王纵有“沾衣十八跌”的功夫，被踢着穴道也是禁不住半身酥麻，陈石星乘机便即举掌向他天灵盖拍下。

骤出不意，奇袭突来，东海龙王为了免受掌击天灵盖之殃，百忙中亦已无暇思量，自是只好把陈石星抛出去了。

他的内功也委实高强，在这瞬息之间，运气三转，已是解开了被封的环跳穴，下半身的酸麻之感虽未全消，已无大碍。

他一声大吼，扑上前去，待要再抓陈石星，云瑚如何能让他续施杀手，一招“横云断峰”，青冥剑疾挥出去，拦在陈石星前面。

东海龙王伸手一抓，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袖被削了一幅，在剑光中绞成片片蝴蝶，要不是他缩手得快，手指都几乎给云瑚的宝剑削断。

原来东海龙王的武功本是比云瑚高得多的，若在平时，他空手对付云瑚的宝剑，也决计不会吃亏。但此际他穴道方解，跳跃不灵，却是险些被云瑚伤了。

秦岱云在地上一个“懒驴打滚”，刚刚翻起身来，沙通海的连环鸳鸯腿已是向他踢到。

陈石星被东海龙王振臂一抛，去势劲疾，无巧不巧，正好是向着沙通海的所在飞去，他的出腿比沙通海快了半分，“乓”的一声，把沙通海踢出数丈开外，摔得头破血流。

东海龙王喝道：“把我的兵器拿来！”内堂跑出四名龙府武士，每两个人扛着一支“万字夺”，四名武士同时发一声喊，把双夺向东海龙王抛出。此时陈石星亦已拔剑出鞘，与云瑚并肩站立了。

东海龙王把双夺接到手中，喝道：“好，我就用这对万字夺再斗一斗你们的双剑！如你们所愿，公平比划一场！”

陈石星笑道：“你是我们手下败将，你不服气，再斗何妨？”

东海龙王怒道，“上次你们使诈取胜，岂能妄自夸口？我不与你们斗口舌之利，接招！”

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霎那之间，双剑和双夺已经碰击了十七八下，溅起了一溜溜的火花。

东海龙王切齿要雪西洞庭山一败之辱，此次再度交锋，一交手就全神贯注，把平生本领都拿出来，比前次更加厉害。只见他双夺展开，迎、送、剪、扎、吞、吐、抽、撒，八诀八法，圆熟凌厉，使到疾处，宛如骇电惊霆，轰击着两道银虹，又如两条墨龙，舞爪张牙，贴着陈云二人的身形似要待机而啮！

三人越斗越烈，风声呼呼，震耳如雷，冷电精芒，耀眼生缬，不知不觉，在他们周围的数丈之内，已是没人敢接近这个圈子。

大厅内正在乱成一团，有一个人从内堂走出来，陈石星认得这个人是龙文光手下的高级军官石广元。石广元和沙通海一向乃是龙文光身边的“哼哈”二将的。

石广元神色似乎有点紧张，说道：“司空舵主，龙大人的意思是念在这

位云姑娘和他有过父女之情，不想做得太绝，因此特准她和她的朋友都一起走。司空舵主，请你手下留情，现在就进去见龙大人，不必理会他们了。”

此言一出，陈石星好生惊诧，龙文光怎的会有这样好心？

东海龙王也起了思疑，但他知道的内情比陈石星多，他不相信龙文光要放走云瑚是出于“父女之情”，但却不能忽地想起“树倒猢狲散”这句老话。

东海龙王正因久战不下，乐得抽身。虚晃一招，转身便走。

云瑚怒气填胸喝道：“姓龙的老贼，有胆的你出来！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东海龙王笑道：“云姑娘，你走吧。龙大人好歹是你的——”话犹未了，云瑚已是连人带剑疾冲过来，一腔怒气，好像都要发泄在东海龙王身上了。

东海龙王右手的万字夺一招“举火撩天”迎上，喝道：“不知死活的丫头，你——”“当”的一声，火花四溅，云瑚一个鹞子翻身，身形倒飞！

陈石星大吃一惊，慌忙一招“长虹经天”，剑光暴涨，当真就像一道银虹，横截在东海龙王与云瑚之间。

这刹那间东海龙王只觉头皮一阵沁凉，原来云瑚在飞身倒纵之时，剑锋掠过，把他的一片头发削了下来。东海龙王对陈石星颇有几分顾忌，对云瑚却是一直不放在心上的。不料他认为是功力和他悬殊的云瑚，如今竟然几乎削了他的头皮，他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连忙退入后堂，放下闸门。

陈石星回过头来，云瑚脚尖刚刚着地，身形晃了两晃，不过用不着陈石星扶她，亦已站稳了。陈石星见她没有受伤，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陈石星道：“瑚妹，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何况这老贼的权势即将如冰山溶解，咱们也用不了再等十年，咱们就让这老贼多活几天吧。”

云瑚冷静下来，也知若要马上报仇，决计无望。心里想道：“龙老贼葫芦里卖的不知是什么药，但他把东海龙王唤进去，无论如何，总是有利于我们杀出重围了。不错，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当今之计，还是走为上策。”于是点了点头，与陈石星双剑合璧，会合了段剑平、秦岱云等人，杀出龙府。

正奔跑间，忽见前面来了一彪军马，打的正是御林军旗号，当中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一个是御林军的统领穆士杰，另外一个竟是大内总管符坚城。符坚城与穆士杰职位相等，但因所司有别，按说身为大内总管的符坚城是应该在紫禁城中保卫皇帝，不会轻易出宫的。如今他竟然跟随御林军，驰来龙府，显见此事大不寻常。

但还有令陈石星更为吃惊的事——

御林军正在散开，追逐一群乞丐，这帮乞丐约有二、三十人，纷纷跑进路边的早已收割了的稻田之中。四散奔逃。

秦岱云喝道：“御林军是用来和叫化子打仗的吗，真是有失体面，快快给我住手！”

他是假扮御林军的副统领应修元的，脸上的化装刚才在龙家虽然因受水淋，油彩斑驳，好像个大花脸，形状甚是滑稽，但和应修元多少也还有几分相似，身上穿的也还是御林军副统领的服饰。陈石星、段剑平、云瑚和韩芷也还是卫士和太监的装扮。

御林军看见他们，不觉都是诧异之极。有些不明底细的御林军还禁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咦，应副统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符坚城和穆士杰自是心中雪亮，穆士杰连忙喝道：“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冒充应副统领，咄，这些人都是假冒的，快拿下！”

秦岱云和陈石星正是要把御林军引开来对付他们。

陈石星笑道：“ 昨晚咱们已经会过面了，你应该知道我这个钦差不是冒充！ ”

符坚城怔了一怔，喝道：“ 胡说八道，今日非拿你不可！ ” 他口里这么说，心中可着实有点踌躇，不知是否应该真的把陈石星拿下。

原来他和穆士杰才是真正奉了皇帝之命，前来拿办龙文光的真钦差。

朱见深患得患失，但事情已经闹得不可收拾，瓦刺的使者长孙兆和瓦刺国师弥罗法师又已出城去了。长孙兆是给打了四十板屁股的，即使朱见深以九五之尊亲自追出京城去向他赔罪，只怕也是难以挽回。朱见深也决不可能如此“ 纡尊降贵 ”。

另一方面，陈云二人亦已逃走，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金刀寨主，金刀寨主又刚刚在雁门关外打了胜仗。那份密约若是金刀寨主拿出来公诸天下，乘势起兵，打出“ 内除昏君，外抗强敌 ” 旗号的话，朱见深也担当不起！

权衡轻重，无可奈何，朱见深只好冒着得罪瓦刺的危险，准备部分接受金刀寨主的条件了。首先要牺牲的当然便是龙文光。

符、穆二人和龙文光都是私交甚厚的，他们不但大张旗鼓，率领三百名御林军浩浩荡荡的开在龙家，而且在出发之前，派人飞骑前往龙家通风报讯，这就是龙丈光刚为什么肯轻易放过陈石星这些人的内里原因了。那时他已经得到密报，自是要东海龙王、沙通海等人保护他逃跑，无暇再和陈石星他们纠缠了。但符坚城却也想不到未至龙府，半路上就碰上陈石星。

御林军见秦岱云扮他们的副统领如此相似，无不诧异，发一声喊，纷纷上前拿他。陈石星等人便给被困的丐帮弟子解围。

秦岱云志在引开御林军，他仗着绝顶轻功，往往在间不容发之际，在四面冲来的铁蹄之下钻了过去。骑着马的御林军反而没有他灵活，有几个来不及勒住坐骑的，互相碰撞，弄得人仰马翻。

穆士杰大怒喝道：“ 你们闪开，我来拿他！ ” 秦岱云知道他的厉害，抢了一匹坐骑就跑。穆士杰从兵士手中取过一枝长矛，振臂向秦岱云掷去。矛重力沉，呼呼风响。秦岱云扮了个鬼脸，叫道：“ 乖乖不得了，你不顾同僚情份，我只好躲上金銮殿找皇帝小子和你们评理了。 ” 一个镫里藏身，整个身子侧挂马鞍旁边，长矛挟风，从马背上飞了过去。有个御林军活该倒霉，他上来堵截，给长矛掷个正着，登时胸口开了个洞，滚下马鞍。

穆士杰喝道：“ 小贼往哪里走？ ” 拍马追来。段剑平此时亦已抢了一匹坐骑，跑来替秦岱云抵挡。穆士杰提起铁枪，一招“ 蛟龙出海 ”，猛力刺去。段剑平内力比不上他，枪剑相交，当的一声，火花四溅。段剑平的青钢剑弯成了弧形。韩芷见势不妙，赶忙上前相助，方始打成平手。

陈云二人双剑合璧，杀退符坚城，跟着与段韩二人会合，冲杀出去。

穆士杰还想去追，符坚城低声说道：“ 由得他们去吧。 ” 穆士杰怔了一怔，说道：“ 我看这小子已是强弩之未，为何不趁这机会抓他？ ” 符坚城微笑道：“ 出门要看气候，今天的气候不大对劲，还是让这小子走了的好。 ” 穆士杰也是条老狐狸，一点即透，说道：“ 对，咱们是奉了皇上之命来抓龙文光的，要抓龙文光，就不能抓这小子了。 ” 当下鸣金收兵，把还在田野里追逐丐帮弟子的御林军也招了回来。

陈云二人跑上山头，丐帮弟子差不多到齐了。这帮丐帮弟子也是由副舵主年大旗率领，前来接应他们的，不料途中碰上了御林军，但只有几人受伤，

也算得是不幸中之幸了。

秦岱云忽道：“我想回龙家探听消息。这次我不扮作应修元，扮作一个普通的御林军军官。”

陈石星道：“你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吧？”秦岱云笑道：“和人打架我比不过你，逃跑的功夫你们可是都不如我。我不去和穆士杰他们打架，我是准备待御林军走了，我才偷入龙家的。要是给他们识破，我立即就逃。”

陈石星知他本领，说道：“好，那么请你见机行事，咱们今晚在分舵相会。”

回到丐帮，已是二更时分，他们向帮主陆昆仑报告经过，刚刚说完秦岱云的事情，陆昆仑忽地喝道：“是朋友请进来吧！”话犹未了，忽觉微风飒然，烛光摇晃。云瑚定睛看时，只见眼前已经多了一个人，可不正是秦岱云是谁？

陆昆仑赞道：“秦老弟，好轻功！”

秦岱云道：“不敢当，晚辈秦岱云谒见帮主。”

陆昆仑笑道：“令师谷凌峰是我前辈，我出道之时，令师已是名震江湖数十年了。你称我做前辈，我才不敢当呢。”渭水渔樵等人在座，一叙之下，师门都有渊源，均表欣悦。

秦岱云道：“原来那队御林军真的是去捉拿龙文光的。”

陆昆仑道：“真的？那么龙丈光已经被他们捉去没有？”

“没有。符坚城早已派人向他通风报讯，他和穆士杰率领的御林军又是大张旗鼓而来，莫说龙文光，他底下稍微有点地位的家人也都跑了。结果给御林军抓到的只是一些花匠、厨子、小僮仆、婢女、马夫之类的小人物。捉人之后，跟着是抄家。”

林逸士道：“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真的，去捉拿龙文光了。”

陆昆仑想了一想，笑道：“也不能说是全假的，这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此话怎讲？”

陆昆仑道：“皇旁为势所迫，不能不牺牲一个龙文光来缓和民愤，并且作为对金刀寨主的交代，他下了圣旨，公之天下，不能说不是‘真的’，但他任由手下的符坚城之辈玩弄花样，那就是真中有假了。但即使是半真半假，那也要比以前好得多了。”

林逸士气还未消,“他们私自放了龙文光,咱们非把这老贼捉回来不可。”

云瑚说道：“这老贼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处置老贼一事，就由石星和我去吧。”

韩芷说道：“大家先莫争着‘办案’，当务之急，是要打听出这老贼逃往何方？”

云瑚说道：“料想他不敢逃回原籍。” 秦岱云道：“我躲在龙家屋后的松林，龙家来不及逃走的人都给御林军抓了。但最后逃出来的两个人，御林军分明看见，却没人去抓他们。你猜这两人是谁？”

陈石星道：“想必不是等闲之辈了。”

秦岱云道：“一个是龙成斌，一个是濮阳昆吾！”

陈石星道：“哦，原来濮阳昆吾一直躲在龙贼家中。他们瓦刺使者来了京师，他也依然深藏不露。”

云瑚若有所思，半晌说道：“他一直留在龙家恐怕就是为了预防龙家今

日之祸。”

秦岱云道：“你的话说对了，符坚城和穆士杰分明都认得龙成斌，但一见是濮阳昆吾扶着他走，就装作看不见了。当时本来有一部分御林军已经奉命去把守后门的，临时也被穆士杰撤了回来。”

乐隐夫道：“龙成斌这小贼是一个月前给我打伤的，居然还能活着逃命，也算难得。”

陈石星道：“这件事我却有点想不通，他是受了伤的，为什么他的叔叔不先让他逃走，竟然把他留到最后呢？”

乐隐夫道：“这有什么难猜，正因为他受了伤，他的叔叔怕增累赘，是以索性把他留给濮阳昆吾照料，博符坚城这些人不敢和濮阳昆吾为难。”

云瑚说道：“濮阳昆吾一直留在龙家，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龙成斌这样简单。而龙成斌之所以最后才走，也未必是因为他的叔父忙于自己逃命，不理他的缘故。”

乐隐夫道：“那你以为是为了什么？”

云瑚说道：“据我所知，龙成斌一向是替他叔父掌管机密文书的。”

陆昆仑道：“你的意思是这次龙家事起仓猝，龙成斌必须在御林军抄家之前，把不能带走的机密文书烧去，他要在浩繁的文书之中分别轻重，决定哪些带走，哪些毁掉，故而拖延了时候？”

秦岱云道：“我曾在这小贼身上偷了一张凉州的驻兵图，大概也可以算得是机密文书之一吧。”

当下他把那张地图拿给众人看，绘得十分精密，哪处险隘，哪处关口，有多少官兵驻守都写得十分详细。

陆昆仑看得心头火起，“原来龙文光不仅是勾结番邦，而是早就存心卖国的了。他仗着自己做了多年兵部尚书的便利。各州县的兵力部署他都知道，这样的军用地图恐怕也不止凉州一张。他大概都要拿去献给瓦刺的了。”

林逸士说道：“不错，照目前这个情形看来，这老贼十九是跑往瓦刺去了。”

商量结果，众人同意由陈云二人前往瓦刺侦查。

临行前夕，自是说不尽的别怀离情。葛南威、杜素素与段剑平、韩芷这两对与他们相交最厚，更是依依不舍。

段韩这对准备重回大理，葛杜这对则准备到太湖王元振那里报告京师消息。

秦岱云忽道：“葛七侠、杜女侠，你们是不是和天龙剑客柳树庄结下梁子？”

杜素素道：“不错，他的儿子江湖浪子柳摇风是给我毁了容的，怎么样？”

秦岱云道：“听说他们要向你寻仇，柳摇风的母亲孟兰君绰号艳罗刹，是昔年的一个名闻江湖的女魔头，她十分溺爱这个独生儿子，这多半是她强逼丈夫出山与你们为难的，你们可要“当心。”

葛南威道：“多谢关心，我们会应付的。”说罢，如有所思，半晌笑道：“陈大哥，但盼我们很快就能见面。”

陈石星只道是客套话，也不怎样放在心上，不久天就亮了。

陈云二人与一众朋友告辞，便即联骑北去。正是：

英雄肝胆从无畏，又向冰天雪地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故园寻梦心应碎　异域惩奸胆更豪

倒是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一路上并没发生什么事情，但也没有追上龙文光这一班人。

这一天到了云瑚的故乡——大同。

大同劫后苍凉，几家比较大的客店都歇业了。入黑之后，街头巡逻的士兵比在城中逛的市民还多。

大同有云瑚的老家，回到大同，云瑚自是不禁思念她的故居了。

她的家是被官府当作“逆产”抄了的，上一次她回来的时候，大门上还贴有封条。

入得城来，刚是交黑时分。陈石星要去找寻客店，云瑚忽他说道：“不用去找客店了。”

陈石星沉吟片刻，说道：“不错，咱们二人去投店住宿，只怕会引起别人注意。但你却有什么好去处呢？”

云瑚笑道：“你忘记了我的老家就在这里吗？”

“但你的家已经被封了两年多了，只怕早被当作逆产变卖了也说不定。”

“去看一看何妨。要是当真已经易主，那时再找客店不迟。”

颇出他们意料，只见大门的封条虽然已经破烂，衙门的官印亦已模糊，但却并未“揭封”，门前也没有官兵看守。

他们跃过墙头，院子里也并没有像云瑚想像那样的乱草丛生。

云瑚踏入她的卧房，卧房的布置竟然和从前一样。再去看一看书房和几间客房，也是一样。虽然并非窗明几净，却也并没尘封。

云瑚又喜又惊，“看来好像经常有人打扫似的。”

陈石星道:“何以他们对‘逆产’照料得如此周到，此事倒是有点可疑。”

云瑚笑道：“反正咱们只住这一晚，管它是甚来由；在这里住宿，总比在客店好得多。”

半夜时分，忽听得车马声音，有一辆马车停在她的家门。

“咦，他们推开门进来了。什么人这样大胆呢？”

方自惊疑不定，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云家是我当初交代大同知府照料的，他们照料得果然还算小心。唉，但我如今——”

说话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龙文光的侄儿龙成斌。

原来他一向爱慕云瑚，当时还想骗取云瑚做他的妻子的。故而虽然把云家当作逆产封闭，但却暗中叮嘱地方官替他看管，不许有所损毁。希望得到云瑚之后，与云瑚一起回来，让她有个意外的欢喜。

云瑚此时的确是又惊又喜，欢喜比吃惊更多。不过她这个“意外的欢喜”却刚好是和龙成斌当初的设想相反！

她喜悦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小贼竟会自投罗网。

跟着一个人说道：“公子何必伤心，令叔受的不过是一时挫折。到了和林，大汗定将重用。公子还怕少得了荣华富贵吗？他年打回北京，令叔岂仅只是当一个区区的兵部尚书而已。”

这人说的汉语甚为生硬，正是一向潜伏在龙家的那个瓦刺武士濮阳昆吾。

跟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大同丁总兵是龙大人当年保存的，其实公子即使住到总兵衙门，也不会出事。”这人是呼延四兄弟中的老大呼延龙。

龙成斌苦笑道："今时不同往日，他身为边关总兵，消息自然灵通，你以为他得知咱家的消息，还会顾念旧情？"呼延龙道："正因为他消息灵通，穆统领料想早已派密使通知他了。俗话说得好：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他即使不顾念旧情，也得预防老大人东山再起。老大人在大同并没出事，恐怕也是他暗中保护之功。他放老大人过去，又怎会加害公子？"

龙成斌说道："不怕人知，最怕人见，咱们要是大摇大摆的跑到总衙门住宿，反而令他难做。不如避忌一点的好。所以我宁可冒犯私揭封条之罪，跑来云家过这一晚。"

呼延龙笑道："公子计虑周详，住在这里，没人打扰，可要比住在客店舒服多了。"

说话之际，他们已经踏入客厅。呼延蛟早已点起一盏马灯，前头引路。

陡然间只听得一声冷笑，剑光耀眼，云瑚已是抢先出来，喝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龙成斌你睁开狗眼瞧瞧，看我是谁？"

只见陈石星与云瑚并肩而立，龙成斌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呼延龙忙道："公子快走！"呼延蛟把马灯抛开，铮、铮、铮、铮。四兄弟闪电拔剑，布成剑阵。

濮阳昆吾叫道："公子，你要是逃不脱，快把文书毁掉。我去找援兵救你！"他说这话，是怕陈云二人不肯放过他，故而特地点明龙成斌身上藏有机密文书，其实最重要的文书，他早已取去了。

龙成斌大为着急，可是他未来得及"抗议"，陡间，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四兄弟的长剑已被陈云二人的宝剑同时削断！

龙成斌身上受了七八处剑伤，其中倒有五六处是误中了呼延四兄弟的剑。一阵撕心袭肺的惨叫，他倒在地上，血流如注，眼见不能活了！

云瑚抹干了剑上的血渍，还剑入鞘，冷冷说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龙成斌这个小贼的下场可以作为你们的鉴戒！"

陈石星接着说道："念在你们四兄弟的身份只是帮凶，尚非大奸大恶，但愿你们今后能够改过自新，你们走吧！"

呼延四兄弟想不到陈石星竟肯饶了他们，呼延龙道："多谢陈少侠不杀之恩，我们自听从少侠的吩咐，从今之后，是决不会再出江湖的了。"

天快亮了，云瑚叹口气道："咱们也该走啦！"虽然是英雄儿女，对旧家总不免多少有点依恋之情。

陈石星道："不错，听他们口气，大同总兵已经放走了龙老贼。金刀寨主就在雁门关，咱们先去禀告他老人家吧。"

出了大同，倒是一路无事，云瑚乃是旧地重来，带领陈石星到了山寨。

接风宴上，陈石星把与皇帝谈判的经过，以及出京之后的遭遇，都说了出来。

金刀寨主说道："你们是想到瓦刺去找龙文光这奸贼报仇吗？目前似乎尚未是时候。"云瑚道："我们前往天山，可能取道瓦刺。倘若机缘凑巧，我们就动手报仇。否则我们就只是经过和林，便即往天山了。伯伯放心，我已经跟韩姐姐学会了改容易貌之术，在瓦刺也未必会碰上熟识我们的人。"

陈石星道："山寨最近大概不会打仗吧？"

金刀寨主说道："瓦刺新败之余，逼迫大明天子屈辱求和的计划又已失败，依常理推测，他们必须重新整军经武，安顿内部，一年之内，相信不敢南侵。"

陈石星道："那么这一年的时间，已是足够我们从天山回来了。小侄是张丹枫大侠关门弟子，伯伯想必亦已知道？"

金刀寨主道："可是令师临终之命，要你去天山一趟和同门相认的么？"

陈石星道："同门相认还在其次，家师晚年，创立了一套剑法，我想把它交给大师兄。"

金刀寨主点了点头，说道；"这是应该的。"跟着说道："你的大师兄霍天都是天山派的创派掌门，他也是当今武林中公认的天下第一剑客。我知道令师在你入门那天便即仙去，你有机会见见你的大师兄，求他指点也好。"

谈完了正事之后，金刀寨主忽地想起一人，说道："瓦刺的百姓和许多士兵也是不想打仗的。据我所知，瓦刺有八个各统一军的大将，其中一员大将名叫阿璞，就是反对大汗穷兵黩武，主张与汉人和好的。要是你们在必要之时，也不妨去见一见他。"

第二天，陈石星随云瑚到她母亲墓前告别，跨上坐骑，便即下山。

紫塞黄云望眼遮，征鞍未解又天涯，黄沙滚滚之中，骏马嘶风，越过草原，奔驰大漠。

过了大戈壁，又是截然不同的天地，进入了冰雪世界了。

这天他们从一座雪山下面经过，这座雪山形如宝塔，高耸入云，正中间一个晶莹的雪峰好像擎天玉柱，山坡上隐隐可见一道纵横交错的蔚蓝色闪光，好像河流，但却看不见它们流动。他们知道乃是冰川。

云瑚啧啧称赏："真是人间仙境！"

陈石星笑道："人间仙境，我辈凡人是无福消受的，还是走吧！"

话犹未了，只见一匹马从林中飞逃出来，后面紧紧追出来的原来是一只通身雪白的独角犀牛，比陈石星见过的最大的水牛还大得多。

那只犀牛快逾奔马，眼看就要追上，骑着那匹马的是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年，吓得大叫"救命"！

陈石星无暇思索，立即唰唰两鞭，催他的坐骑向山上跑去。

说时迟，那时快，山坡上那头独角犀牛已经追上那个少年，少年的坐骑猛地一跃，斜窜奔去，少年跌下马背了！

陈石星急忙也从马上飞身掠出，他使出超卓轻功，疾如飞箭，人在半空，便即一个鹞子翻身，手中的宝剑亦已出鞘，俯冲而下，向那犀牛刺去。

千钧一发，幸好刚刚赶得上，陈石星一剑刺将下去，刺着那独角犀牛的眼睛，左手一推，同时把那少年推开。他使的是股巧劲，少年在雪地上打了个滚，恰恰避开了犀牛的践踏。

犀牛瞎了眼睛，狂冲乱撞，"轰隆"巨响，撞碎了一块横伸出来的巨石，它也撞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翻翻滚滚，终于摔下山沟，死了。

那少年惊魂未定，虽然并未受伤，却已吓得双腿酸软，爬不起来。

陈石星将他扶起，用新学会的蒙古话说道："那只凶恶的犀牛已经死了，没事啦。你——"忽地觉得这少年的相貌好熟，这刹那间，两个人都是不禁呆了一呆，跟着不约而同的"咦"了一声。

那少年好像碰着老朋友似的，大喜如狂，握着陈石星的手，用汉语说道："陈大哥，你还记得我吗？你送给我的那头雪里红，我还养着呢，它唱得越发好听了。"

这个少年正是两年前跟随父亲出使北京的那位瓦刺"小王爷"。

云瑚笑道："小王爷，你好。"

“小王爷”定睛瞧着云瑚，半晌笑道：“陈大哥，原来你这位朋友是这么漂亮的一位姑娘，你不说我几乎不敢认她。”

云瑚取出那把“御扇”，摇了一摇，说道：“你送给陈大哥的这份礼物，陈大哥让我替他保管。这把扇子曾经帮了我们不少的忙，我们更要多谢你呢。”

“小王爷”道：“这算不了什么，这把扇子是你们的皇帝送给我的见面礼，我不过借花献佛而已。”他自小就兼习汉文，不但汉语说得流利，一些普通的成语他也用得不错。

云瑚说道：“小王爷，你怎的独自一人跑到荒山野岭上来，也不带随从？”

小王爷道：“你们听见过雪山上有冰宫的传说吗？”

陈石星道：“曾听得牧人说过，但那也不过是传说罢了。”

小王爷道：“不，我相信那是真的！”

陈石星见他语气如此肯定，不禁有点奇怪：“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小王爷道：“我爹爹说的。不过我是偷听爹爹的说话，只听到一点儿。这次我也是瞒住爹爹偷出来的。”

于是他说出事情的经过：“我早就听得那个传说了，很想去看一看。可是没人敢带我去，有一次我透露心愿，还给爹爹骂了一顿。他说莫说所谓‘冰宫’的传说当真不得，就算真的有那么一座冰宫，他也决不允许我去冒这个险。以后我就不敢再提了。

“可是他不许我去，我心里就越想去。前天晚上，我在无意中偷听到爹爹和一个新来的卫士说话，爹爹好像是吩咐他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是到雪山的冰宫去的，我偷偷跟踪这个卫士，想去一探冰宫之秘，不料在这边的山上迷了路，凶恶的犀牛也出来欺负我了。陈大哥，幸亏碰上了你，救了我的性命。”

陈石星道：“你现在已经看得见那座高耸入云的雪峰了，你爹爹的话没错，就算山上真有冰宫，你也是决计攀不上去的，你还是回家吧。”

小王爷吃了许多苦头，已萌悔意，叹口气道：“莫说雪山我爬不上，这崎岖的山道我也走不惯，万一再碰上独角犀牛那样凶恶的野兽，更哪里去找救星？那个卫士又已失了踪迹，我不想回去，也只得回去啦。你们将来会到和林吗？我真希望能够在和林好好招待你们。”

陈石星笑道：“即使到了和林，我也不能到你的王府去拜访你的。”

小王爷敲了敲脑袋，“我真糊涂，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却忘记了你曾经和我们的国师打过架了。你们当然不能住在我的家里。不过你们若是到了和林，我可以给你们安排另外的住处的。”

陈石星道：“多谢小王爷的好意，有件事情，我想请小王爷帮忙。”

小王爷道：“陈大哥，你这次救了我的性命，我正不知如何报答你才好。你说吧，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陈石星道：“请你不要把碰上我们的事情说给任何人知道。”

小王爷道：“陈大哥，你放心，我懂得的。”

他的那匹坐骑乃是久经训练的战马，刚才躲避犀牛，此时已从林中出来了。小王爷跨上坐骑，再一次向陈石星多谢救命之恩，这才走了。

他们走了一程，忽见有两个人在前面跑，后面四个蒙面人生追逐他们。

前面那个少年人给一个蒙面人追上了。少年的伙伴也给另外三个人围攻了。

给围攻那个人武功似乎不弱，和三个对手打得难分难解。

跑在前而那个少年则在大叫：“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何要追杀我？”

紧迫不舍那个蒙面人哈哈笑道：“不错，我与你并无私仇，但谁叫你是阿璞将军的儿子？”

陈石星听得“阿璞将军”四字，连忙跑去。

蒙面人已追上那少年了，他飞身一掠，恍如饥鹰扑兔，朝着少年，凌空抓下。

陈石星的马跑得最快，恰好及时赶到。陈石星飞身下马，挡在少年身前。

陈石垦见蒙面人轻功超卓，不敢怠慢，唰的一剑便刺出去，喝道：“斩断你的狗爪！”这人凌空扑下，本是很难避开的。不料他的手臂竟然会像蛇一般扭曲，陈石星对准他的虎口刺去，只道非中不可，哪知刺了个空。

双方动作都是快到极点，那人脚尖尚未沾地，立即抓向陈石星肩上的琵琶骨，用的是极为古怪的分筋错骨手法，这种手法和中土的各大门派都不相同，陈石星见所未见。当身形滴溜溜一转，避招还招“七星伴月”使出，同时刺对方的七处穴道。

那人中了一剑，知道陈石星的厉害，立即逃走。但陈石星没刺着他的穴道，对他的武功之强，也是颇为诧异。

陈石星忙于救人，无暇追他，叫道：“瑚妹——”

他想叫云瑚截住这人，不料云瑚尚未出手，那人已是丧命。

他是给那少年的伙伴杀的。

那人给三个蒙面人围攻，本来已是有点应接不暇，不知怎的，忽然大发神威，一口气就杀了三个敌人，快如闪电。

最后那蒙面人给他追上，大惊叫道：“慕容圭，你——”话犹未了，已是一剑穿心，被那人杀了。

陈石星扶起那个少年，那少年道：“我叫阿坚，多谢壮士救命之恩……”话犹未了，见那蒙面人骨碌碌的从山波上滚下来，蒙面巾已给荆棘撕破，露出真相。阿坚顾不得和陈石星说话，失声叫道：“啊，原来是——”

那同伴叫道：“少爷！”似乎是想阻止他说出来。

阿坚笑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人是右贤王手下的第一号武士，名叫赫天德。”

陈石星道：“怪不得他的武功这么了得！”

阿坚说道：“你是汉人吧？你也知道右贤王？”

陈石星道：“右贤王大名鼎鼎，在贵国权势仅次于大汗，早在来到贵国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心里暗笑：“我不仅和他相识，还是他的老对头呢！”

阿坚接着介绍那人：“他是我爹爹的卫士，名叫慕容圭。”

慕容圭道：“多谢你帮了我们少爷的忙。”伸手与他相握。

陈石星知道他是有心试自己的武功，故意不露声色，慕容圭把内力加到了八九分，只觉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对方却没运劲反击。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知道陈石星武功在他之上，连忙松手说道：“佩服，佩服！”

阿坚越发欢喜，说道：“你们是到和林去的么？”

陈石星道：“不错。”

阿坚道：“有什么事？”

陈石星道：“我们是逃荒来的，想找事做。”

阿坚喜道：“我爹正想请个护院，要是你不嫌委屈——”

陈石星心道：“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了。”当然便即应承。

“你已经知道我的爹爹是谁了吧？”

“刚刚听得这强盗说的，令尊敢情是阿璞将军？”

“不错。”

“我一到贵国，就听得人人称颂阿璞将军，想不到在这里得遇公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这样客气。这位姑娘是——”

“她是我的妹子。”

“那么请你们兄妹一起到我家中。我的爹爹和别的将军不同，他对汉人、蒙古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慕容圭见小将军对他们这样好，对他们也客气多了。

“少爷，今日之事，回去只能禀告你爹知道。对别人还是不要说出去的好。”

“我懂得的。陈兄，请你们兄妹也代我们保守秘密。”

陈石星佯作不解，说道：“不知我该不该问？”

阿坚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右贤王的卫士来行刺我，大概你觉得很奇怪吧？”

陈石星点了点头。

阿坚说道：“右贤王一向妒忌我的爹爹，不过这次他竟然差遣卫士来行刺我，这倒是我料想不到的。”

陈石星和云瑚的坐骑是金刀寨主所赠，阿坚与慕容圭的坐骑更是大宛名驹，第二天就赶到和林了。

阿坚回到家中，老仆人见他带个汉人回来，不觉有点诧异，说道：“老将军正在后面练武，请两位客人稍候一会，少爷，我和你去请老将军。”

阿坚说道：“不必这样麻烦了。这两位汉人朋友不是外人，而且又都是懂得武功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到后面看爹爹练武，爹爹也不会怪我的。”

阿坚说道：“家父数十年如一日，只要不是生病，每天他都要练武两次的。”当下带陈云二人，悄悄走入花园。

只见一个年约五旬开外的将军，把一柄厚背钢刀舞得呼呼风响，使到疾处，附近树木的叶子簌簌而落。

陈石星定睛细看，见阿璞将军的刀法使得迅疾无比，变化也很奇幻，心里想道：“如果他不做将军，在武林中也算是一位高手。”同地又不禁有点诧异：“他这刀法我虽然没有见过，十招之中，却也有三五招似曾相识，看来不像是西域的武功，倒像是中土所传的武学，许多招数，变化虽然有异，蛛丝马迹，却是可寻。”

使到疾处，只听得“喀嚓”一声，阿璞斫断了一株粗如儿臂的树枝，由于刀法极快，看去只是一刀，给斩断的树枝却已断为三截。

陈石星情不自禁的赞道：“好刀法！”

阿璞将军抱刀凝立，说道：“阿坚，你回来了。这位朋友是阿坚道：“这两位汉人朋友是孩儿的救命恩人。”

阿璞听罢儿子所述，目光炯炯，打量陈石星，忽他说道：“坚儿，你出去吩咐登马诺，谁都不许进来。你回来的时候，顺手关上园门。”

“陈兄，你和令妹当真只是为了谋生来和林的吗？”阿璞问道。

陈石星道：“实不相瞒，我们是金刀寨主的朋友。”

阿璞又惊又喜，呆了一呆，说道：“我与金刀寨主神交已久，只恨无缘会面。”

“金刀寨主对将军也是十分仰慕，时常和我们谈及将军的。”

“他怎样说我？”

陈石星道：“他说将军是汉人的真正朋友，是贵国身居高位者最有见识的人！”

阿璞忙道：“金刀寨主太夸奖我了。”

陈石星道：“这可不是空泛的赞辞，以将军的地位，而能主张汉蒙友好，实在难得。”

阿璞说道：“要和汉人友好，这是我们祖宗的家训。我虽然没有到过汉人的地方，但说起来我们这一家可是和你们汉人颇有渊源的。”

阿坚已经回到父亲身边，说道：“真的吗，你都未曾和我说过呢。”

说至此处，忽地回过头来，问陈石星道：“贵国的风家快刀可有传人？”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晚辈孤陋寡闻，中土各家各派以快刀著称的，我只知道孟家快刀和石家快刀，风家快刀可没听过。”

阿璞将军叹了口气，“如此说来，恐怕早已失传了。”接着再问道：“那么贵国武林中有关‘风、云、雷、电’的传说你可听过？”

陈石星是张丹枫的关门弟子，张丹枫本来是武林中见闻最为广博的一位大宗师，但可惜他入门之日，张丹枫便即去世，因此有关武林的掌故他所知甚少，根本就不知道“风、云、雷、电”是什么，当然答不出来了。

云瑚蓦地想起，说道：“风、云、雷、电的故事，爹爹曾经和我谈过一些，他们是三百年前在武林中齐名的四位高手，对么？”阿璞说道：“不错。”

陈石星道：“哦，原来风、云、雷、电是四个人。”

云瑚说道：“风是风天扬，曾创下追风刀刀法；云是云中燕，是个女子，以剑法、轻功著称。雷是一个绰号叫做‘轰天雷’、名叫凌铁威的人，内功最强。‘电’也是绰号，是，闪电剑，耿电。这四个人都是南宋初年的刀客。听说风云二人乃是夫妇。可惜经过了几百年，如今他们各创一家的武功恐怕是早已失掉了。”（有关“风、云、雷、电”的故事详见拙著同名小说。）

阿璞笑道：“云姑娘倒是记得很清楚，但你可知道云中燕是哪一族人吗？”

云瑚道：“她不是汉人吗？爹没和我说过，年代太远，恐怕他也不知。”

阿璞道：“她是我们蒙古的公主，云中燕是她自己取的汉人名字。她和那位风大侠两情相悦，抛下公主不做，与他私奔的。”

云瑚心念一动，恍然大悟，“将军，你的刀法可是那位风大侠传下来的？”

阿璞说道：“不错。三百年前我的那位祖先和风大侠是异国朋友，他的妻子更是汉名云中燕那位蒙古公主的侍女。我那位祖先夫妇二人都曾跟云中燕到过中国的，风大侠也曾来过我们这儿。我家本曾和风家相约，以后世世代代，后人都要往来的。可惜过了一百多年，由于战乱频仍，这个约定大家都不能遵守，音讯就此中断了。”

云瑚道：“原来将军的家训有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待我们回到中原，自当替将军打听风家后代的消息。”

阿璞笑道：“故事中的异国友谊固然感人，但还是谈目前的事要紧。对啦，我还没有请问你们，你们是金刀寨主派来的吗？”

云瑚道：“不是。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则是曾经和金刀寨主说过，并

且得到他的同意的。”

阿璞道：“请恕冒昧，不知你们的来意可否让我知道。”

陈石星道：“我们本来就准备禀告将军。”当下将他们追踪龙文光而来到和林的经过，简单扼要的告诉阿璞将军。

阿璞道：“他们已经到了和林了，如今是住在右贤王的家里。据我所知，你们说的那个龙老贼正在等候我们大汗的召见。”

陈石星道：“他一定会挑唆你们的大汗又动干戈。”

阿璞道：“这是当然的了。你们想必亦已知道，右贤王是主战最力的人，故此正要借重他呢。”

阿坚咬牙说道：“这种卖国求荣的小人，怪不得你们恨他。他不但祸害汉人，来到和林，只怕也要给我们蒙古人带来一场灾祸。”

云瑚问道：“跟这老贼来的有个绰号东海龙王的司空阔，将军知道吗？”

阿璞说道：“知道，听说他的武功不在我们瓦刺第一高手弥罗法师之下。他在和林的风头之劲也不亚于龙文光呢。”

“哦，他出了什么风头？”

“他的主子尚未得到大汗召见，他已经在大汗面前出尽风头了。”

原来瓦刺大汗穷兵黩武，他的嗜好也是充满血腥味的死亡游戏，宫中养了许多狮子、老虎、斑豹之类的猛兽，闲来就叫武士与野兽搏斗为乐，他的十八名金帐武士就是在和猛兽搏斗之中，能够力毙狮虎而被挑选出来的。

“东海龙王在大汗面前献技，不过半个时辰，就杀了三头金毛巨狮、五头吊睛白额虎，外加两头比狮虎还要凶猛的金钱豹。这样的‘赫赫战果’，自有大汗所创的人兽搏斗游戏以来，乃是前无古人的了。”

陈石星道：“以他的武功，杀几头猛兽自是不费吹灰之力。”阿璞继续说道：“这还不算，后来大汗叫他和十八名金帐武士依次比武，十八名金帐武士全都败在他的手下。”

陈石星笑道：“他只顾自己出风头，纵然讨得大汗喜欢，只怕却是难免给大汗手下的武士妒忌了。”

阿璞说道：“不错，所以第二天金帐武士就联同请弥罗法师出来，要他一挫东海龙王的锐气。”

云瑚甚感兴趣，问道：“比武结果怎样？”

“听说刚好是功力悉敌，难分高下。但也有两种刚好相反的说法，一种说是东海龙王不敢强宾压主，故此对敝国的第一高手给了几分面子，另一种说法则是弥罗法师要笼络他，是以手下留情。

“但不管是谁让谁，听说他们倒是不打不成相识，比武过后，弥罗法师就请东海龙王做他的客人，住在他的布拉达宫，和他切磋武功去了。”

云瑚连忙问道：“如此说来，他如今已经不是和龙老贼一起，住在右贤王的家里了？”

阿璞道：“听说弥罗法师和他切磋一门上乘内功，少说也得十天半月。”

云瑚大喜道：“这就更好了！”

阿璞怔了一怔，说道：“你的意思，是，是想——”

云瑚道：“不错，我是想趁这机会刺杀龙文光！这老贼不仅害了我的父母，而且是卖国求荣，国人皆曰可杀的奸臣，我就是舍了这条性命，也非杀他不可。如今那武功最好的东海龙王不在他的身边，那就更方便下手了！”

阿璞沉吟不语，阿坚说道：“爹爹，你刚才也曾说过，这个姓龙的家伙

是把灾难带来瓦刺的，咱们应该帮忙他们，索性把右贤王也一并刺杀，那就更妙。”

阿璞斥道：“两件事情应该分开，我不许你有刺杀右贤王的念头！”

阿坚道，“为什么？爹爹，他屡次在大汗面前进谗，想陷害你，你忘记了？而且，他也曾经派遣武士要刺杀我呢。”

阿璞道：“别人做了坏事，咱们可不能跟着他也做坏事。右贤王是我的同僚，他用阴谋诡计来陷害我，我可要光明正大的对付他。再说，大汗不肯改变穷兵黩武的做法，死了一个右坚王，也还有第二个右贤王助纣为虐呢。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与右贤王有仇,要是刺杀右贤王,大汗还会不疑心是我吗？我不怕大汗加罪，但不值得和他这样拼！”

云瑚道：“将军说得对，我们不会连累将军的。”

阿璞继续说道：“你们可别多心。我并不是说你们不对。虽然我不赞成暗杀，但凡事都有例外，在你们这种情形，既然不能把龙文光捉回去由你们的皇帝明正典刑，国恨家仇又不能不报，你们要刺杀他，我当然是不能阻拦的。不过我恐怕也不能帮你们什么忙。”

云瑚道：“将军，我们也懂得你的处境，不会令你为难的。要去刺杀龙文光，人多反而不妙，就只我们两个便行了！”

阿璞道：“东海龙王如今虽然是不在右贤王的府中，他手下本领高强的武士可还当真不少……”

陈云二人齐声说道：“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阿璞道：“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一举成功的，不过此事非同小可，总得做点准备功夫，比如说右贤王家住何方，你们都尚未知道呢。你们初到和林，人地生疏，不如再过些时，待机行事。反正东海龙王也不会这样快回到右贤王那里。”

第二天，阿璞找了个曾在右贤王王府当过差的心腹家人来，不但绘了王府的地图，而且把他所知的一切有关王府的情形都详详细细的说给陈云二人知道。

第三天，陈云二人乔装打扮，扮成了蒙古人跟那人到王府附近察看地形。云瑚的改容易貌之术得自韩芷所传，虽然未必青出于蓝，亦已是甚为精妙，化装成蒙古人，果然维妙维肖。他们尽量避免和外人说话，谁也看不出他们乃是汉人。

应该做的准备功夫都已做了，第四天晚上，他们就按照计划，到右贤王府中去行刺了。

这晚天公作“美”，无月无星，正是适宜夜行人活动的天气。

王府花园的后面，是一面峭壁，拔地而起，不下二三十丈，由于峭壁如削，料想王府的卫士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能够从峭壁过来，陈云二人就正好乘虚而入了。

他们以超卓的轻功，攀登峭壁，偷入王府后园。

园子里静悄悄的倒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按照那个曾经在王府做过下人所说的情况，右贤王通常是在三处地方过夜，一处是他的“福晋”（正室）的寝宫，一处是他最宠爱的一个妃子的住处，还有一处是他审阅机密文件的书房。

王府的建筑少说也有几百间，无月无星，风向也都难辨，确是难找。而且他们并非要行刺右贤王，也不想去找他。

陈石星笑道：“ 咱们只好碰碰运气，一路侦察过去吧。 ”

他们蛇行兔伏，借物障形，走到一个所在，忽见小楼一角有灯光透露。

这个所在像是大园子里的小园子，另有短墙隔开，周围并没发现守卫。

纱窗现出人影，陈石星凝眸一看，不觉又惊又喜，看这样子，可不正是小王爷是谁？

只听得小王爷喃喃自语：“ 真的会是他们，我可不敢相信。但倘若真是他们，真有此事，我该不该将我所知禀告父王呢？ ”

陈石星起了疑团，咬着云瑚的耳朵说道：“ 咱们去冒个险！ ”

他一个“ 黄鹄冲霄 ” 的身法，身形平地拔起，落处无声，上了那座小楼。

小王爷忽见窗子无风自开，一个人跳了进来，这刹那间，不由得惊得呆了。

“ 你，你是—— ” 一个“ 谁 ” 字尚未吐出唇边，陈石星已是掩着他的嘴巴：“ 别嚷，是我！ ”

小王爷听出了陈石星的声音，莫说他对陈石星本来是有友谊，即使没有友谊存在，他是深知陈石星武功的厉害的，当然不敢叫嚷了，说时迟，那时快，云瑚亦已跟着上来，进了他的房间。

陈石星道：“ 多蒙小王爷把我们当作朋友，实不相瞒，我们固然是应约而来，但也确实还有别的事情，想请小王爷帮个不大不小的忙。 ”

小王爷越发吃惊，说道：“ 什么事情？难道、难道—— ” 云瑚问道：“ 难道什么？ ”

小王爷把眼睛望着陈石星，好像想说又不敢说的神气。陈石星笑道：“ 小王爷，你刚才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我都听见了。多谢你没有将碰见我们的事情，告诉你的父亲。但好像有人曾经在王爷面前谈及我们，是不是？ ”

小王爷道：“ 不错。陈大哥，请恕我问得率直，你们不是要来刺杀我的爹爹吧？ ”

陈石星道：“ 当然不是！你想想，假如我们要刺杀你的爹爹，怎能还请你帮忙？ ”

小王爷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 陈大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只要你们不是要杀我的爹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帮你的忙。 ”

陈石星道：“ 我想先知道，你的爹爹怎的会知道我们到了和林，又怎的会以为我们要来行刺他呢？ ”

“ 有人在我的爹爹面前告密。 ”

“ 告密的人是谁？ ”

“ 我不知道，我是无意中偶然听到的。我躲在屏风背后，不敢出来，只听见那个人的声音。 ”

“ 那人怎样说？ ”

“ 告密的人说，阿璞将军找来了两名武功高强的汉人刺客，要行刺爹爹。他说刺客是一男一女，年纪很轻。他没有说出你们的名字，但爹爹已经猜想到是你们了。这人对你们到了和林之后的一举一动，似乎了如指掌，陈大哥，你大概应该猜得到是谁吗？ ”

陈石星早已心里有数，说道：“ 不必猜。目前我们有紧要的事情立即要做。 ”

“ 是要在我们王府做的么？ ”

“ 不错。 ”

小王爷道：“那么我要先告诉你们，爹爹为了防备你们行刺，在他平时起居之所，共有三处地方，早已安排了埋伏，不但有伏兵，而且设有机关。你们要是误闯的话，危险之极。这三处地方是——”

陈石星道：“这三处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并非要来行刺你的父亲，当然也会避开危险处所的。”

小王爷松了口气，这才完全放下了心。原来他虽然相信陈石星，但还是不能不有点戒惧于心，因此他把父亲设伏之事说了出来，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提醒朋友，另一方面未尝不也含有吓阻的用意在内。

“好，那你赶快说吧，你要我怎样帮忙？”

“容易得很，只要你告诉我，龙文光是住在那里？”

小王爷道：“爹爹拨了一幢房子给他们这班人居住，在园子的西北角，前面有个池塘，那个姓龙的客人住在‘喜雨楼，上，‘喜雨楼’这三个字是用汉字题匾的，漆金大字，要是有月亮的话，隐约可见的。”

陈石星道：“好，我们会找得到的。”

小王爷蓦地想起一事，“要是过了三更，你们还未找到喜雨楼的话，那还是趁早出去的好。”

陈石星道：“为什么？”

小王爷道：“那人走了之后，爹爹还在和粘布达商量。粘布达是我们家的总管。爹爹要入宫觐见大汗，叫粘布达准备车马。那时已是黄昏时分一—”

云瑚道：“你的爹爹去见大汗，那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

小王爷道：“爹爹虽然可以陪大汗饮酒作乐，但按照往常习惯，至迟三更之前，他必然回来。”

云瑚道：“那又怎样？”

小王爷道：“前两天我已经听得爹爹说过，他恐怕府中高手不足，尤其是那个龙文光带来的武功最强的东海龙王给国师请去切磋武功之后，他恐怕贵宾缺乏高手保护，万一出了事情，大汗也会降罪他的。他要粘布达替他物色高手来当侍卫，但急切之间却又哪里去礼聘高手？因此据我猜测，爹爹这次入宫，一来是要将阿璞将军找来了汉人刺客的事情禀告大汗，二来很可能是要大汗借用几名金帐武士。你们想行刺龙文光，要是在三更之前未能得手，危险就大得多了。”

云瑚笑道：“多谢你告诉我。但要是我们害怕危险，我们也不会来了。”

离开了小王爷，陈石星抬头一看天色，虽然还是乌云盖月，但却可以看见天边的北斗星了。天色没有他们刚来的时候的沉暗。

陈石星辨明方向，立即去找喜雨楼。

途中云瑚在他耳边悄悄说道：“那个告密的人你猜是谁？”陈石星道：“咱们同时把心中所疑的人说出好不好？”

云瑚笑道：“好，一、二、三——”他们同时在口中轻轻的吐出三个字来，果然大家说的都是“慕容圭”！

云瑚道：“那怎么办？阿璞将军身边藏有这样的好人可是危险得很啊！”

陈石星道：“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要在三更之前刺杀龙老贼，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得手之后再说了。”

云瑚轻轻一拉他的衣袖，在他耳边说道：“噤声，你瞧那边。”

只见那边隐隐有金光闪烁，陈石星大喜道：“不错，是喜雨楼了！”他用的是传音入密功夫，把声音凝成一线，送入云瑚耳，即使有人站在他的旁

边，也不会听得见的。
云瑚道：“ 右贤王既然设了埋伏，等待咱们自投罗网，恐怕就不只在他通常所在的那三个地方设埋伏了，喜雨楼可能也有机关的。 ”
陈石星道：“ 好，那么我试一试投石问路。 ”
陈石星随手在地上拾起一颗石子，用弹指神通的功夫轻轻一弹，飞上楼头。
猛听得“ 轰隆 ”一声，栏杆折断，楼面裂开，喷出火光，靠近栏杆的一角竟然塌了。
一颗小小的石子，如何能够造成如此惊人的破坏力量？原来这楼上果然是装有机关，来人必须从内院的那道楼梯登楼，方可安然无事。
随着那“ 轰隆 ”一声，乱箭纷纷射出，倘若真的是一个人跳上去的话，即使轻功多好，能够迅速避开爆炸之处，只怕也要给乱箭射成刺猬！
心念未已，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 捉刺客，快来捉刺客啊！ ”的呼喊！同时黑漆的夜空，也出现了载浮载沉的点点火光，那不是星光，是楼中放出来的孔明灯，少说也有数十盏之多。
“ 天有不测之风云 ”，刚刚云开月现，此时天色又变了，恢复了乌云掩月的阴暗天色，而且下起小雨。不过天空上的数十盏孔明灯却还是飘飘荡荡，照得见地面的景物，有如特别光亮的繁星。
陈石星人急智生，抓起一块石头，用力一捏，捏成无数碎块，以弹指神通的功夫，接连弹出，不消片刻，空中的孔明灯给他打落十之八九，待到第三批第四批卫士赶到之时，孔明灯全都打灭了！
天黑如墨，对他们大大有利。孔明灯熄灭之前，他们早已认明方向，当下施展超卓的轻功，绕过假山，穿过花丛，避开卫士，乘黑逃走。
卫士从四面八方赶到喜雨楼前，他们却已逃到没有卫士巡逻的角落了。
云瑚松了口气，忽地问道：“ 大哥，你看小王爷的话是否全都可靠？ ”
“ 我想他不会对我说谎的。你是怀疑他哪一点？ ”
“ 右贤王已经入宫去见大汗？ ”
“ 他恐怕咱们今晚进来行刺，虽然他已经布下陷阱，只怕也还是要预防万一的。他离开王府，依我看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
“ 那他不怕龙文光万一会有意外吗？ ”
陈石星瞿然一省，“ 哦，你的意思是龙文光这老贼可能也跟他入宫会见大汗了？ ”
“ 我只是如此猜想而已。假如小王爷的话可信的话。 ”
她话犹未了，忽听得群马嘶鸣。
原来他们已经到了王府的马厩，厩中的马匹受惊，嘶鸣不已。而且有几匹马逃了出来。
职司管理车马的王府马监亦已在梦中惊醒，连忙叫他的两个手下帮忙约束马匹，陈石星听得他嘀嘀咕咕的说道：“ 今晚真是倒楣，送了王爷出门，刚想睡一好觉，不知又在闹什么事情，害我没有一觉好睡。 ”
话犹未了，陈石星已是倏地现出身形，一把将他抓住。那两个马夫亦已给云瑚点了穴道。
马监失声叫道：“ 你，你是什么人？ ”陈石星是蒙古武士的打扮，马监还以为他是王府的人来开自己的玩笑。
陈石星用蒙古话冷冷说道：“ 我是刺客！ ”

马监吓得魂飞魄散，哀声求告：“我不过是个低三下四的奴才，好汉你可不要杀我！”

陈石星道：“你说老实话，我就饶你，否则——你瞧！”腾的一脚横扫过去，把三根碗口般粗大的用来系马的木桩扫得同时倒下，断为六段。

马监颤声说道：“好汉，你，你要知道什么？小人不、不敢遮瞒。”

陈石星道：“瑚妹，你过来问他。”他的蒙古话比不上云瑚，是以叫云瑚代问口供。

“王爷和谁一起出去？”

“那两个人我认不得的。”

“是汉人还是蒙古人。”

“好像是汉人。”

“其中一个是否上了年纪的？”

“有个花白胡子的，看来恐怕是有六十左右年纪了。”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王府的？”

“初更时分。”

“什么时候回来？”

“小人不知，王爷没说。”

陈石星道：“不必问了，那人定是龙老贼无疑。”

云瑚说道：“好，我让你睡一好觉。”点了马监的昏睡穴，说道：“咱们替他迎接‘贵宾’，大哥，你挑两匹好马。”

他们跨上坐骑，从花园的后门冲出，后门虽然有几名卫士，却哪里能够拦阻他们？除了一个比较机伶的卫士早就躲起来之外，其他的卫士都给陈石星用碎石子打着了穴道。

摸黑走了一会，天色稍为好一些，天边的北斗星隐约可见。云瑚道：“不知到了三更没有？”

陈石星在这方面较有经验，抬头看看天色，说道：“斗转星横，恐怕三更已经过了。”

话犹未了，忽听得车声辚辚，有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正从山坡上下来。车头挂有风灯，看得出是辆华丽的大马车，决非普遍人家所能有的。

云瑚大喜过望，悄声说道：“一定是右贤王的马车，只不知龙老贼在不在车上。咱们过去截住他！”

陈石星道：“先别露出身份，冒充王府家人，见机行事！”

他们两匹马迎着那辆马车奔去，雨后斜坡，那辆马车缓缓前行，车上有人喝道：“来的什么人，想找死么。快快勒住坐骑！”说的是蒙古话，声音似曾相识。

两匹马停在马车前面，马车亦已戛然而止。云瑚捏着嗓子说道：“王府的人，来向王爷报信的。”

车帘揭开，右贤王探头外视，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府中出了何事？”他觉得云瑚的口音甚为陌生，听得出不是他的心腹手下。

陈石星和云瑚下了坐骑，走到马车前面，在距离十步之内，半弯着腰，向右贤王行参见之礼。

云瑚故意装作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气喘呼呼的急促说道：“王府闯进刺客，请王爷暂时不要回去。我，我是——”说到后面，装作力竭声嘶，右贤王已是听不真切。

右贤王哈哈笑道：“ 刺客早已在我意料之中，料他们也跑不了，我正要回去审问他们。嘿，你叫什么名字，说清楚点，我听不真—— ”

话犹未了，陈石星已是倏的一个“ 黄鹄冲霄 ”，身形平地拔起，一抓向右贤王抓下。

右贤王做梦也想不到他家的“ 奴才 ”会偷袭他，“ 啊呀 ”一声，刚刚叫得出来，就给陈石星一把抓着。

坐在右贤王身边的是个披着大红袈裟的番僧，出手也是快极。几乎是在同一时候，“ 呼 ”的一掌，向陈石星天灵盖劈下。

陈石星陡觉劲凤飒然，已知此人的功力只有在他之上，决不在他之下。当下霍的一个“ 凤点头 ”，说时迟，那时快，已是把右贤王的身体举了起来，喝道：“ 有胆的，你打！ ”

他只道右贤王已经落在自己手中，这个番僧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伤害他们王爷的性命。哪知这个番僧竟是毫不踌躇，哼的一声，喝道：“ 有什么不敢！ ”果然说打就打，一掌拍向右贤王后心。

红衣番僧一张口说话，陈石垦这才听了出来，原来这个“ 胆大包天 ”的对手不是别个，正是瓦剌的第一高手弥罗法师。

原来弥罗法师擅于“ 隔物传功 ”，这一掌的掌力，其实已是传到陈石星身上。

陈石星胸口一震，一个鹞子翻身，从马车上跃出去，手中仍然牢牢抓着右贤王。

弥罗法师本来以为这一掌打下去，对方绝对来不及伤害王爷，就会给他的“ 龙象功 ”震得重伤的，对方一受重伤，右贤王自然就可以脱出他的掌握，哪知陈石星居然还是能够抓牢右贤王跳下马车，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云瑚跳下马车，手中宝剑疾挥，把拉车的两匹马前腿斩断，马车登时倾仆。马车翻倒，风灯熄灭，在这混乱的一刹那，陈石星和云瑚都未发现另一个人。

陈石星脚尖落地，运气三转，消解了胸中的烦闷之感，喝道：“ 右贤王，你要不要性命？ ”右贤玉惊得呆了，急切之间，竟然说不出话。

弥罗法师跳下车来，拾起两块石头，先把陈石星和云瑚骑来的马击毙，喝道：“ 你们胆敢伤害王爷，你们也决计逃跑不了！ ”陈石星笑道：“ 谁说我们要逃？ ”

另一个从马车上跳下来的人此时亦已向他们走近，哈哈笑道：“ 果然不出所料，是你这个小子和姓云的臭丫头。好吧。你们不想逃跑，咱们就再决雌雄！ ”

这个人是东海龙王司空阔。陈云二人虽然早已料到右贤王身边必有高手保护，可还料不到竟是这两个顶尖儿的高手。陈石星心里想道：“ 好在先抓着了右贤王，否则今晚可是难斗。 ”

“ 如今我们可没功夫陪你打架，你要一决雌雄，待我们此间的事情了结之后，可以另约日期。 ”陈石星笑道。

右贤王惊魂稍定，此时方能说出话来：“ 你们要什么？ ”

云瑚说道：“ 要龙文光这老贼的性命，你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得拿这老贼来换！ ”

右贤王没听见龙文光的声音，心道：“ 这老几倒是乖巧，躲起来了。 ”

“ 不错，他是和我一起入宫的，但大汗见他年老体弱，将他留在宫中过

夜。”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虽然知道龙文光终于会给对方发现，但拖得一时就是一时。弥罗法师和东海龙王武功高强，说不定会有手段救他脱险。

陈石星半信半疑，“龙文光叛国求荣，大汗为了笼络他，说不定真会将他留在宫中。我答应小王爷决不伤害他的父亲的，怎么办呢？”心里踌躇，目光一瞥，忽见东海龙王已是悄悄向云瑚走近几步。

陈石星叫道：“瑚妹，小心偷袭！”

云瑚立即走到右贤王身边，剑尖指着右贤王的脑袋，喝道：“谁敢再动一动，我立即要了你们王爷的性命！”东海龙王本来是想依样画葫芦的把云瑚抓作人质的，云瑚警觉得早，他只好乖乖的听从云瑚的吩咐，停下脚步了。

云瑚把宝剑平贴右贤王颈项，冷笑喝道：“你的鬼话骗得了谁，我数到三字，你不把他交出来，可休怪我剑下无情！”

右贤王感到颈背一片冰凉，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叫道，“我，我说，我先把剑移开——”

他话犹未了，躲在一块岩石后面的龙丈光却已跨上坐骑，纵马疾奔。

右贤王大叫：“龙文光，你怎能如此不够朋友，快，快回来！”龙文光当然不会听他呼唤，唰唰几鞭，催促坐骑，跑得更快。

云瑚当机立断，说道：“大哥，我去追他，你看牢人质！”

陈石星抓着右贤王的琵琶骨，右掌贴着他的背，朗声说道：“在云姑娘回来之前，谁都不许离开这里一步，否则可休怪我对你们的王爷不客气！”

弥罗法师道：“要是云姑娘回不来，那又怎样？你总不能永远扣留我们王爷。”

陈石星说道：“最多一个时辰，不管她回不回来，只要你们没有异动，我自会释放你们王爷。”

云瑚的影子不见了，马蹄声也听不见了。陈石星心里好像悬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生怕云瑚的轻功追不上奔马。

正自忐忑不安之际，一阵风吹来，陈石星的内功深湛，听觉特别灵敏，风中送来了好像是人的叫声，像是受了重伤的惨叫！陈石星吓得连忙叫道：“瑚妹，你怎么啦？”他用的是传音入密功夫，估量云瑚若是在三五里内，应当听得见他的呼唤。云瑚是向山上追去的，若算平地的距离，她走了不过半枝香时刻，很可能还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屏神静气，等待云瑚回答。俗语说度日如年，此时他的焦急心情，已不仅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

空林寂寂，听不见云瑚的回答。

云瑚怎么样了？

右贤王那四匹拉车的马，都是千挑百选的名驹，若在白天，云瑚轻功再好也是追赶不上的。

“好在”这是晚上，而且是刚刚下过雨的晚上。山路本就崎岖，雨后的斜坡更是滑不留足。那匹马是久经训练的战马，黑夜奔驰，也会躲避危险，好像人一样的小心翼翼。但这么一来，可就比在大好天气之下的平地上跑得慢多了。

云瑚施展“八步赶蝉”的轻功，越追越近，一声长啸，抽出父亲生前所用的那把宝刀，说道：“求爹爹在天之灵保佑，孩儿今晚要用你的宝刀替你报仇！”

龙文光吓得魂飞魄散，颤声说道：“云姑娘，求你看在母亲的份上……”

云瑚大怒喝道：“你敢再提我的娘亲，我在你身上多加十刀八刀！”此言一出，龙文光登时噤若寒蝉，只知狂挥马鞭，催他的坐骑快跑了。

瓦刺那队骑兵的急骤蹄声云瑚听得见了，再过片刻，龙文光也听得见了。

云瑚飞石打去，此时距离已经又近了一些，但还是打不着。

龙文光大叫：“快，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忽地失声尖叫，马失前蹄，把他摔倒，像个人球似的从山坡上骨碌碌的滚了下去。原来他狂挥马鞭，打得那匹马发了脾气，久经训练的名驹是最不喜欢受人鞭打的，而他的骑术又很普通，哪里控制得住。马跃过一排石笋，登时将他抛下马背。

云瑚喝道：“往哪里跑！”几个起伏，循声觅迹，追上了还未滚到谷底的龙文光。

此时已是雨过天晴，月亮又钻出云层，云瑚借着星月的微光，发现龙文光躺在地上，有一堆乱石挡住了他往下滚动。

云瑚喝道：“起来！”脚尖一踢，龙文光动也不动，云瑚擦燃火石一瞧，只见龙文光遍体鳞伤，浑身是血，把手一摸，气息早已没了。

云瑚目睹他的惨状，倒是不忍再加一刀。当下插刀归鞘，说道：“自作孽，不可活，用不着我杀你了！”

陈石星终于听到了云瑚的回答：“大仇已报，你快走吧！”正是：

联剑同仇诛国贼，拼将热血染胡沙。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深入龙潭诛国贼　横穿瀚海会同门

陈石星把右贤王高高举起，拔步飞奔，说道，“我还要请你们的王爷陪我一程。”

弥罗法师喝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好了的，你，你怎能——”

东海龙王更是大怒，同时喝道：“别和他多说，他不放王爷，咱们和他拼了！”

陈石星已经跑前十多步，弥罗法师和东海龙王急急追来。陈石星早已想好主意，弥罗法师话犹未了，只听得他哈哈一笑，朗声说道：“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王爷还给你们，接着！”

笑声中振臂一抛，弥罗法师忙把他抛过来的右贤王接下。

只见右贤王身子软绵绵的，哼也未哼一声，但却还有呼吸。

弥罗法师大吃一惊，急切之间，也不知王爷是否已遭毒手，喝道：“你，你把王爷怎么样了？”

陈石星笑道：“你别担心，我不过是重手法点了他的穴道，并非死穴！”

弥罗法师是武学的大行家，此时亦已知道右贤王是给点了穴道，但还未知他是给点了哪一处穴道。

陈石星继续说道：“我点的是隐穴，你们自己找吧。以你们的功力，要解穴是一定做得到的。不过我也得告诉你们，解穴必须从速，否则时间久了，他虽然不会死，只怕也要成为废人！”

原来这是陈石星的缓兵之计，要知他若然马上放走右贤王的话，弥罗法师与东海龙王料想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他们要尽快的给王爷解穴，必须两人联手以深厚的内功把王爷的奇经八脉一齐打通，这样才用不着一个一个穴道的试探。

其实陈石星虽然是用重手法点了右贤王的隐穴，但该处隐穴却是对身体并无大碍的，即使无人解穴，十二个时辰之后也会自解，而且决不会如他所说的变成废人，他故意这样说，不过是恫吓对方而已。

但站在弥罗法师的立场，他则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了。他生怕东海龙王急于为故主报仇，抛下他去追陈石星，忙把东海龙王拉着，说道：“先替王爷解开穴道要紧！”

东海龙王一面替右贤王打通经脉，一面乘机表白：“我到了贵国，自当效忠贵国的大汗和王爷。谅这小子也跑不了，慢慢算帐不迟！”

云瑚插刀归鞘，一脚把龙文光的尸体踢落山谷。说道：“爹爹，大仇已报，你在天之灵也可安息了。”正想上山与陈石星相会，忽听得有人喝道：“贼丫头，你还想跑吗？”

声到人到，唰的一剑刺到云瑚背心的风府穴。云瑚一听金刃劈风之声，便知来的乃是高手。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北京把龙文光带引到和林来的濮阳昆吾，号称瓦剌四大剑客之一、名列金帐武士之首的濮阳昆吾。

他一听得龙文光惨叫的声音，立即飞快赶来，大队人马则还未到。

云瑚一个风飘落花的身法，避招进招，头也不回，反手便是一剑。濮阳昆吾一剑刺空，云瑚的剑尖却已指到了他胸前的璇玑穴。

间不容发之际，濮阳昆吾一个吞胸吸腹，剑势斜飞，立即以“斜切藕”招式下削云瑚双足。这见面的第一招，双方都是以攻对攻，同样的在攻击中

化解了对方的攻势。

云瑚拔出父亲留下那柄宝刀，左刀右剑，喝道：“我与你拼了！”刀中夹剑，剑法也是突然一变，杀得濮阳昆吾连连后退。

濮阳昆吾连忙叫道：“你们快来！”

就在这时，陈石星在山顶那声长啸，亦已从风中传来，让他们听得清清楚楚了。

陈石星用的是传音人密的内功，濮阳昆吾听这啸声，感觉到耳鼓都好像有点嗡嗡作响。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只道陈石星就在近处。

高手比拼，最忌分神，何况是意乱心慌？濮阳昆吾全力疾劈三剑，意欲借进攻掩护退走。哪知他刺不着云瑚，剑招使老，云瑚刺的一剑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刺个正着，濮阳昆吾胸口中剑，云瑚刀背一拍，濮阳昆吾登时滚下山去。

只听得下面的瓦刺官兵纷纷惊呼：“啊呀，是濮阳大人滚下来！”“不好，濮阳大人受了伤，快，快给他敷金创药！”“不，不好了！没用了，濮阳大人已经死了！”

官兵一阵大乱，云瑚早已飞跑上山。

陈石星正自焦急，忽听得云瑚的声音叫道：“大哥，累你久等了。”

陈石星听出她的中气似乎不足，吃了一惊，连忙问道：“瑚妹，你怎样啦？”

云瑚道：“没什么，我报了父母之仇，濮阳昆吾也给我杀了！”

她旋风也似的跑到陈石星面前，不知是过度欢喜还是气力不继，脚步一个踉跄，跌人陈石星怀里。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厉声喝道：“你们杀死了龙大人还想跑吗？”

另一个说蒙古话的喝道：“你们胆敢跑来和林行凶，老衲定叫你们插翼难逃。”

这两个人的声音震得他们的耳鼓嗡嗡作响，不用说正是东海龙王和弥罗法师这两大高手到了。

陈石星道：“瑚妹，别慌，咱们与他一拼！”

云瑚握着他的手低声说道：“我已报了大仇，只要和你一起，是死是生，我都心里欢喜！”

陈石星口里安慰云瑚，心中实已绝望。要知他虽然内功大进，自忖也还未能胜得过东海龙王。何况还有一个与东海龙王本领不相上下的弥罗法师！

死生之际，最见真情。云瑚并没有安慰他，她要的只是同生共死。寥寥数语胜如万语千言，陈石星得到莫大鼓舞，面前纵是火海刀山，他亦但然无惧了。他紧握云瑚的手，缓缓说道：“瑚妹，你说得对，只要咱们一起，是死是生，我也一样心里欢喜！”

话犹未了，东海龙王已经发现他们的所在，手提双夺，逼近前来。弥罗法师选择了一处有利的地形，背负双手，从旁监视，状似悠闲，其实是堵塞了他们的退路。

东海龙王这一年来苦思破解双剑合壁之法，自忖已有几分胜算。“他们从王府闯出来，云瑚这丫头又刚刚恶斗了一场，气力料想耗了不少。我避强击弱，何愁不胜？”他打着满肚密圈，要是用不着弥罗法师帮手，就能抓住刺客，献给大汗，岂不更出风头！

弥罗法师同样打着如意算盘，他在北京之时，是曾经和陈云二人交过手

的，深知他们剑法的精妙，乐得暂且袖手旁观，让东海龙王去打头阵，待至双方气力消耗迫尽，那时他便可轻而易举的坐收渔人之利了。

哪知东海龙王的如意算盘却是打错了！不错，他的武功比起一年之前是颇有进境，但陈云二人，尤其是陈石星的进境比他更大。而他们的双剑合壁，也早已练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只须依据剑理，各自出招，便即以配合得天衣无缝，根本无须拘泥一格。

双夺挟风，猛若雷轰，剑光耀目，迅如击电。只听得“叮”一声，火星溅起，陈石星的室剑已经和东海龙王的左夺碰上。剑尖倏的反弹，立即与云瑚的剑势合成一道圆孤，把东海龙王笼罩在剑圈之内。

剑夺相交之际，东海龙王本来要把陈石星的宝剑压下去的，不料他反弹得如此之快，以至刺向云瑚的右夺也刺了个空，不禁吃惊非小：“这小子不但剑法更见高明，内功亦是今非昔比了。”

东海龙玉一声大喝，双夺齐出，刺向云瑚。云瑚一飘一闪，使出穿花绕树身法，早已转过一边。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的白虹宝剑端的好像化成了一道白虹，从双交叉的缝隙之中便刺进来。东海龙王喝声：“来得好！”改刺为挡，双夺一横，以“横云断峰”的恶招猛砸他的宝剑。但就在这瞬息之间，云瑚亦已是退而复上，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刺到了东海龙王背心的“风府穴”。

陈石星试了十数招，知道对方的功力比起自己还是稍胜一筹，对他的玄铁重夺亦是不敢轻视，当下使出新近参悟的上乘卸劲使力功夫，剑势轻灵翔动，化解对方攻势。云瑚与他配合得妙到毫巅，绕身游斗，每当东海龙王应付得吃紧之际，剑招便即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

陈云二人剑法一变，剑与意合，身随剑走，越斗越是挥洒自如。不过片刻，东海龙王已是接连遇了几次险招，要不是对方顾忌他的玄铁重夺，只怕他早已伤在陈云二人的双剑合壁之下。

弥罗法师本来想等待他们两败俱伤，自己方始坐收渔人之利的，一看情形不对，心里想道：“我若不出手，东海龙王只怕难以支撑到百招开外，那时受伤的就只是东海龙王而不是两败俱伤了。”

不过他是武学大师的身份，却也不便偷袭，当下哈哈一笑，说道：“司空兄，我知道你的双夺足以克制双剑，用不着我来帮手。不过时候不早，擒了刺客，还要去禀告大汗呢。他们胆敢跑来敝国行凶，已非私仇可比，咱们也无须与他们讲究什么江湖规矩啦！”

他要制造插手的借口，又要顾全东海龙王的面子。但可惜东海龙王在对方的双剑克制之下，斗得正是吃紧，根本就分不出心神来与他“唱和”了。

陈石星冷笑道：“我早就叫你们并肩子齐上，你要来便来，何须说一大堆废话！”

弥罗法师喝道：“狂妄小子，叫你知道厉害！”

听这口气，谁也以为他一出手必是攻击陈石星，哪知他却是声东击西，突然一抓向云瑚抓下。意图一击成功。

不料这一如意算盘又打错了。陈云二人心意相通，在这危机瞬息的刹那，越发显出他们的剑法的精妙。

弥罗法师一抓抓空，只觉剑气森森，陈石星与云瑚已是双剑齐出，一左一右，几乎是同一时刻，刺到了他两边胁下的愈气穴。

百忙中弥罗法师中指一弹，并没弹着云瑚的宝剑，但云瑚已是觉得虎口

好像给蚂蚁叮了一口似的，微微有点麻痒。稍受影响，双剑台壁的剑势就配合得不那么天衣无缝了。弥罗法师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身形一晃，脱出剑光圈子。

说时迟，那时快，陈云二人剑锋一转，后发先至，恰好又迎上了东海龙王的双夺，他们出剑之快，实是难以形容。东海龙王的攻势，登时又被阻遏。

陈石星唰唰两剑，帮云瑚化解了东海龙王一招凌厉攻势，轻声说道："目中有敌，心中无敌。"这是张丹枫传给他的八字真言，意即临敌之际，任何强敌，都不把他放在心上，要达到敌我两忘的境界。但对敌方的一招一式，却必须全神应付。用现代术语来说，亦即是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意思。

云瑚心领神会，与陈石星联手，把双剑合壁的精妙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计胜败，不理生死，不管荣辱，一切思虑，任何杂念，全都抛开。如此一来，他们配合得更加挥洒自如，端的有流水行云之妙。本来已经处于劣势的，渐渐又给他们扳成平手。

剧斗中东海龙王忽觉右臂的"曲池穴"突然好似给人用利针刺了一下，痛入骨髓。原来陈石星用的是"玄功要诀"中"凝聚内力，攻其一点"的办法，剑尖一触敌方兵刃，便能隔物传功。这一招他本是要强攻云瑚的，手臂一麻，就给云瑚硬挡开去。

不过这个办法却只能用来对付东海龙王，东海龙王用的是玄铁重夺，易于受力。弥罗法师的袈裟却是柔软之物，而他擅于以柔克刚的内功，也比东海龙王更加精纯。陈石星知己知彼，料想他能够化解，也就不用这个办法对付他了。

东海龙王不禁心里暗暗叫苦，"这样下去，我受一次袭击，内力就要损耗一分，结果必将是我与陈石星这小子两败俱伤，而弥罗法师却是坐收渔人之利了。"虽然结果也还是他们这方获胜，他却怎甘心吃这个亏？

陈石星出剑快极，以闪电的手法突袭东海龙王之后，迅即又与云瑚配合，化解弥罗法师的攻势。

东海龙王在剧斗之中，根本分不出心神说话，只能眉头一皱，向弥罗法师示意。弥罗法师忽地用蒙古话喝道："你全力对付那个丫头，不必理会这小子！"

东海龙王患得患失，本来是不敢冒这样大的险的。但此际他无法应付陈石星这样消耗他内力的袭击，与其最后还是要与对方两败俱伤，不如姑且听从弥罗法师的指挥冒险一试了。

心念一动，东海龙王立即全力向云瑚扑去，根本不理会陈石星与她双剑合璧的配合招数。

陈石星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云瑚的安危却是不能不令他关心。

在这一刹那，他自然而然的又使出"凝聚内力，攻其一点"的法门来突袭东海龙王，给他的心上人解围了。

说时迟，那时快，弥罗法师已是一个"大手印"向陈石星的背心大穴印下！

此时要是陈石星立即闪避，还是可以避得开的。但他要解云瑚之危，却哪里还肯理会自己的生死呢？

叮的一声，剑尖点着玄铁重夺，陈石星立施杀手，一招"北斗七星"，闪电般的抖起七朵剑花，刚好与云瑚的剑势配合得妙到毫巅！

东海龙玉内力已经大打折扣，此时又正全力对付云瑚，哪里还能抵挡这一招杀手！

只听得一声嘶心裂肺的惨呼，就在这闪电般的一招之间，东海龙王身上受了七处剑伤，有两处且是正刺着要害穴道的，饶他武功何等深湛，也是难以活命的了。

随着那一声惨叫，东海龙王像一根木头似的倒了下去，尸体滚下斜坡！

但在陈石垦刺着东海龙王之时，他的背心亦已给弥罗法师打了一掌！弥罗法师的“大手印”功夫是能伤奇经八脉的！原来他竟是不借牺牲东海龙王以求克敌制胜！

陈石星“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喝道：“我与你拼了！”回身出剑，猛若怒狮！

云瑚这一惊非同小可，叫道：“大哥，你怎么啦？”陈石星吸一口气，尽力掩饰自己受了严重内伤的情况，咬着牙道：“没什么，快出招！记着：目中有敌，心中无敌！”

弥罗法师这一惊比云瑚更甚，这才知道陈石星的内功之纯，远远超平他的估计！

云瑚摒除杂念，心境空明，不知不觉，意与剑合，威力大增。过去他们的双剑合璧是以陈石星作为主体，如今则是由她独挑大梁了。陈石星此刻力不从心，本来已是不能和她配合得丝丝入扣，云瑚意与剑合，身随剑走，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陈石星剑法中的破绽尽都弥补过去。弥罗法师不禁又是暗暗吃惊：“怎的这丫头竟然越打越强！”

不过云瑚本身的功力毕竟和对方相差甚远，在应付强敌的同时又要照顾爱侣，纵然把剑法的威力发挥到了极限，也还是难以抵御强敌。但在她力战之下，弥罗法师想要将她活捉，急切之间，亦是不能。

剧斗中陈石星越发不支，重浊的呼吸声已是隐隐可闻。

正在吃紧，只听得马闹人喧，蹄声急骤，右贤王已是领着那队瓦刺骑兵杀到。

右贤王发现东海龙王的尸体，不禁暗暗吃惊，喝道：“陈石星这小子辱我太甚，我非把他化骨扬灰不可！国师，你请退下！”他是恐怕弥罗法师战不下陈云二人，意欲乱箭把陈石星射杀！

云瑚但求与陈石星同死，心中了无恐惧。但她不怕死，却不能不怕落入敌人手中，弥罗法师武功太强，只怕自己想在最后一刻自尽之时，已是给对方制得难以动弹。当下把心一横，“看来我们想要活命，那是万万不能的了。不如我先走一步，在黄泉路上等候星哥吧！”

她心里绝望，便想默运玄功，自断经脉。好在正当她动念之际，忽地听得有人在山头大喝：“右贤王，你还要不要你的儿子？你若敢动陈石星一根汗毛，我就把你的宝贝儿子从这山顶上摔下去！”

这一声大喝，恍如晴天霹雳，平地焦雷，右贤王吓得连忙叫道：“国师，请你暂且住手！”

抬头望上去，只见山顶站着的那个人把一个人高高举起，在他手中的人质果然正是右贤王的儿子！

“小王爷”尖声叫道：“爹爹，你放了他们吧！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恩将仇报，更不愿意我自己也陪恩人一同死掉。”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但弥罗法师等人吃惊，陈石星更是诧异！他

吃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这个抓着“小王爷”作为人质的，不是别个，正是慕容圭！“难道向右贤王告密的那个人竟不是他！”陈石星暗自想到。他本来是和云瑚一样，以为奸细必是慕容圭无疑的了，但眼前的形势，却是不能不令他再推翻自己原来的怀疑了。

右贤王好像并不认识慕容圭，喝道：“你是什么人？我与你何冤何仇，为何你要为难我的儿子？”

听得右贤王这么一说，连云瑚也不禁有点思疑不定，恍如坠人五里雾中。心想：“难道我们真是惜怪了好人，慕容圭竟然不是奸细而是好人？”

慕容圭哈哈笑道：“王爷，你派人杀害阿璞将军的儿子，我不过把你的儿子抓作人质而已！”

右贤王又惊又怒，喝道：“胡说八道，哪有此事！”

“小王爷”忽他说道：“爹爹，事到如今，我可不能不说实话了。你叫赫天德去追杀阿璞将军的儿子，是我亲耳听见的。那天我也偷偷跟着赫天德出去，亲眼看见他率领三名卫士，一同去追杀阿璞的儿子阿坚。我还要告诉你，我暗地跟踪他们，在途中遇到凶恶的犀牛袭击，全亏这两个汉人救了我的性命！”慕容圭哈哈笑道：“王爷，这可是你的儿子说的，你还要抵赖吗？”

一众官兵听了小王爷的“自供”，无不吃惊。他们是右贤王的亲信下属，吃惊的原因倒不是因为知道他们的主公要害阿璞父子，而为右贤王担忧。

这班人不约而同的都是心里想道：“此事不知阿璞知道没有，若然他带了这个业已背叛王爷的刺客到大汗面前告发王爷，这件事情可就闹得大了！”

这些人想得到的右贤王当然也想到了，连忙说道：“好，好，算我栽了给你，有事尽可慢慢商量！”

慕容圭朗声说道：“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是铁价不二，拿你的儿子来交换我的两个朋友！嘿、嘿，要是你不答应，我也用不着杀你的儿子，我只须把他交给阿璞将军，然后陪同他一起到大汗跟前告发你！”

右贤王道：“好，我答应换人，你先放我的儿子！”

慕容圭道：“咱们同时放人，我不怕你使诈，你也不必怕我害你的宝贝儿子！你有这么多人，按说应该多加提防的是我！”

右贤王道：“好，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

陈石星提一口气，跑上山去，虽然身受重伤，跑得还是比小王爷快一些。右贤王果然不敢叫手下放箭。

他和小王爷在半山相遇，陈石星低声说道：“小王爷，你很够朋友，我多谢你！”

伸手与他一握。右贤王喝道：“你干什么？”话犹未了，陈石星早已松开了手，小王爷飞快的跑下山来，说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与他握手道别，爹爹，你真是大多疑了。”

小王父回到父亲身边，陈云二人亦已到了山上与慕容圭会合。

慕容圭道：“陈大哥，你伤得重吗？”

陈石垦道：“没什么，我还可以跑路。”

慕容圭道：“好，那么先别说话，你跟我来！”

陈云二人跟着他走入林中，阿璞的管家等着他了。慕容圭这才有空讲述他是怎样设计来救他们。原来他是奉阿璞将军之命，来接应的。发现他们被困，人急智生，立即跑去王府。

“我去绑架小王爷，小王爷也极为合作，嚷也不嚷一声，等于是自动给我绑架。不但如此，他还帮我偷了一枝他爹爹的令箭。”

陈石星道，“我们在王府也曾得过他的帮忙，这位小王爷可没说的，是够朋友。”

慕容圭道：“知恩图报，他受了你的救命之恩，当然应该帮你们一点小忙。”

陈石星心有所感，叹口气道：“慕容兄，你的救命之恩，我却只怕是今生无法报答的了。”慕容圭道：“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你们拿了这枝令箭，赶忙走吧！嗯，还有一件礼物，是我们的将军叫登马诺带来送给你的。”说着，阿璞将军的近身卫士登马诺已从林中闪身出来。

他拿出一株成形的何首乌，粗如儿臂，形状果然有点像是个具体而微的婴儿。何首乌已经是贵重的药材，像这样粗大的成形何首乌更是极为难得之物。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这等稀世之珍的药物，我如何受得起。”

登马诺道：“陈大哥，实不相瞒，我们的将军就是恐防你这次万一受了伤，才特地叫我送这株何首乌给你的。他也不必瞒我，我也知道你是受了不能算轻的内伤了。这株何首乌正合你用，你救了我们小主人的性命，要是你不肯接受他的礼物，他如何能得心安？”

云瑚也道：“大哥，将军既然如此诚意送礼物给你，你就收了吧。”

陈石星在他们相劝之下，这才只好接受。

此时已是拂晓时分，他们只好和慕容圭、登马诺分手了。

右贤王这枝令箭，果然大有用处，和林郊外的三处哨岗，一见这枝令箭，虽然看得出他们是汉人，也都不敢盘问。

离开和林三十里之外，路上已经没有哨岗了。云瑚松了口气，说道：“大哥，你的伤怎么样？趁这里没人，你吃了这株何首乌吧。”

陈石星道：“咱们跑到那边山上再歇。我还支持得住，用不着马上服药的。”

云瑚和登马诺一样，虽然知道陈石星伤得不轻，却未知道他是严重内伤的。心想服药是应该在休息过后身心较为松弛的状态之下服食功效才大，便说：“也好。”

就在此时，他们碰上队骆驼队。那些人看见他们是汉人，不免多看两眼，但也没有拦截他们。那些人似乎怀有心事，只顾谈论自己的事情。

云瑚从他们旁边经过，听得有个人说道：“我倒是听说前面那座大山之中，有个很有本领的大夫，但他不以行医为业，却是很难找得到的。”另一个道：“传说不一定可靠，我还是相信和林的名医。要是当真医不好，那时咱们再去寻找。”

说至此处，陈云二人已是离开他们远了，后面的话也听不清楚了。

云瑚因为谈及“大夫”（医生）才留意听他们的话的，心里想道，“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何首乌，也不用去寻找什么名医了。”

不多一会，他们跑到了那座大山脚下。陈石星不觉已是疲态毕呈。

两人走入林中，先休息一会，也饱餐干粮。这也是慕容圭送给他们的。陈石星吃饱之后，精神稍振，说道：“这枝何首乌我可真舍不得吃呢。”

云瑚说道：“大哥，你的内功虽然深厚，可也不能恃着内功硬挺，别忘记了咱们还要前往天山呢。”

陈石星笑道：“ 我没有说不吃，这是慕容圭的一番心意，我不吃也对不起他。不过，我舍不得整枝何首乌吃掉罢了。 ” 说罢削下了一小片何首乌吞服。

云瑚说道：“ 这么一小片能有多大功效？ ”

陈石星笑道：“ 你不知道，成形的何首乌功能起死回生，我有内功底子，服一小片已足够了。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

云瑚说道：“ 再服一片吧。 ”

陈石星推不过她的好意，只好再服一片。剩下的何首乌交给云瑚收藏。

云瑚叹道：“ 真想不到咱们在瓦刺交到这许多热心的朋友，连慕容圭也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

忽见陈石星眉头一皱，似乎在忍受什么痛苦，云瑚吃了一惊，说道：“ 大哥，你怎么啦？ ”

陈石星道：“ 没什么。 ” 他默运玄功，吸了口气，继续说道：“ 只是有点奇怪。 ”

云瑚连忙问道：“ 什么事情奇怪？ ”

陈石星道：“ 何首乌应该是苦的，这枝何首乌味道却是甜的。 ”

云瑚说道：“ 或者成形的何首乌与普通的何首乌不同。 ”

俗语说 “ 良药苦口利于病 ” ，陈石星觉得药味不对，已经有点起疑，但还不想告诉云瑚，免她担心。此时实在忍受不住，不说也不行了。

“ 我觉得有点像是喝醉了酒似的。 ”

云瑚不知是否服食此药应有的反应，说道：“ 怎么会这样子的？你试试把真气导入丹田。 ”

话犹未了，只见陈石星面色大变，原来他已是腹痛如绞，坐也坐不稳了。

云瑚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握着他的手，帮他运功凝聚真气。

幸亏陈石星已经练成了张丹枫的内功心法，过了一会，疼痛虽然未止，已是好了一些。

“ 这枝何首乌恐怕有点不对，你抛了它吧。 ” 陈石星道。

云瑚大惊说道：“ 这枝何首乌有毒？ ”

陈石星道：“ 这是阿璞将军送给我的，按说不该有毒。但我吃了之后，反而不见其利，先见其害。我也想不出是什么道理。为了谨慎起见，宁可把它抛掉，免得害了别人。 ”

云瑚说道：“ 我暂且保留它，要是当真是毒药的话，也好有个证据。不错，我也相信将军不会害你，但只怕其中另有蹊跷。咱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大哥，你现在觉得怎样？ ”

陈石星苦笑道：“ 我恐怕暂时不能动身了。我准备用先师所传的内功心法，运功自疗，希望在三天之后，可以恢复几分功力。 ”

云瑚道：“ 既然如此，那你就安心养病吧。三天也好，五天也好，不必挂虑耽搁行程。 ”

云瑚将他扶人密林深处，只觉陈石星举步艰难，他虽然极力掩饰，云瑚亦已知道他中毒甚深了。一个内功几乎练到炉火纯青之境的高手，走路都走不动。云瑚扶着他走，不觉走一步一阵伤心。

陈石星盘膝静坐，过了一会，头顶冒出热腾腾的白气。云瑚见他还能运用上乘内功，稍稍安心。

做完了吐纳功夫，陈石星和云瑚都是衣衫尽湿。云瑚是关心太甚，不觉

冷汗直流的。

陈石星道：“ 我有点口渴，想喝点水。 ”立即发蛇焰箭。 ”蛇焰箭射出之时有一道篮色的火焰，这是昨晚阿璞给他们准备作为联络的信号用的。

陈石星道：“ 你放心去吧，冬天野兽很少出来，我有白虹宝剑，即使是有野兽，料想也还对付得了。 ”

云瑚走后，他继续运功。越来越是感觉不对。并非运功于他无补，而是他更进一步的发现自己的中毒之深超乎自己原来的估计了。

他按照张丹枫所传的内功心法，把真气缓缓纳入丹田，忽地心头一震，好像给利锥刺了一下似的，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真气，又似蓄水池给凿开一个缺口一般，几乎一溃不可收拾。他强运玄功，才保得住一两分。过了没多久，又是突如其来的心头一震，如是者周而复始，未满即泻，始终无法凝聚足够的真气，可以助他自己疗伤。他左手替右手把脉，发觉脉息也大异平时，时粗时细，时缓时急，简直是凌乱无章。按脉理来说，这已经是毒入脏腑，病人膏育的绝症！

陈石星倒吸一口凉气，“ 我死不打紧，但师父的遗命我不能办到却是死有遗憾！ ”要知张丹枫是希望陈石星把他晚年所创的剑法传给他的大弟子——天山派现任掌门人霍天都的，陈石星的病这样严重，勉强走路也难，如何还能走到天山？

另一件他更担心的心事是：云瑚与他有同生同死之约，他要是不幸身亡，纵然他生前留下遗嘱，不许云瑚以身相殉，只怕云瑚也不肯从命！

蓦地想起了师傅所传的“ 玄功要诀 ”之中，还有一门“ 大周天吐纳 ”之法，可以运功逼使毒质凝聚一点，让它暂时不能发作，以后再设法医治，不过这个办法却也是有着极大危险的。

将毒质凝聚一年，毒性更大，不但发作的时间将会提前，而且一旦发作，便将致命！

陈石星暗自思量，要是不用大周天吐纳之法，以他现在的内功造诣，大概还可以有一年寿命的。若是用大周天吐纳之法，他现在的内功造诣尚未能把毒质通人体内，那就随时都会毒发身亡了。不过好处在于：他可以暂时恢复几分功力，“ 只要给我一个月的寿命，我就可以走到天山。 ”陈石星心想。

“ 我必须瞒住瑚妹，免得她为我担忧。反正是死，迟死早死都是一样。师恩深重，要是能替师父完成心愿，早死又何足惜？ ”陈石星终于下定决心，试一试这个危险性极大的运功聚毒之法了。

陈石星可不知道，云瑚此时也正是抱着与他一样的心思。

云瑚去找水源，运气倒还不坏，走了一会，便听得有潺潺的流水声。

她向那条山涧走去，忽听得有个稚嫩的童音叫道：“ 爹爹，你快来看，我掘到了宝贝啦！ ”云瑚的蒙古话比陈石星高明得多，只要不是冷僻的方言和艰深的定句，一般的蒙古话她已是能听能说。

只见一个大人匆匆跑来，笑问：“ 大惊小怪，你找到了什么宝贝？ ”

孩子说道：“ 爹爹，你看，这东西像个婴儿。爹爹，我记得你说过，人参和何首乌都是像婴儿的，你看看是人参还是何首乌？纵然不是，也必定是极珍贵的药物？ ”原来这孩子是常常跟他父亲出去采药的，此时他们也正是林中寻找药材。

云瑚又喜又惊，心想：“ 莫非此人就是那个隐居此山的名医？这孩子找到的药材不知是否和我怀中这株成形何首乌一样？ ”

她刚要现出身形，只听得那人已在叫道：“快把它丢开，这不是什么珍奇药物，是害人的毒药！”

云瑚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向他们跑去。

那孩子正在山涧中洗干净了那株“成形何首乌”，虽然他的父亲已经说明这是毒药，他还舍不得丢开。

那人吃了一惊，说道：“小姑娘，你是哪里来的？”要知他在深山隐居，蒙古人也很少看到，何况是个貌美如花的汉人少女？他看出云瑚是个汉人，当然惊诧更甚了。

岂知云瑚比他还更吃惊，顾不得回答他的问题，便直接向那孩子说道：“小哥儿，请你把这株‘何首乌’给我看看！”

那孩子听她说是“何首乌”，不知是她的话对还是爹爹的话对，不过却自是不肯给云瑚的了。

“你想骗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掘到的宝贝，为什么要给你？”孩子说道。他紧握着“何首乌”，把手放到背后。

云瑚说道：“我并不是要你的东西，你瞧，我也有一株成形的何首乌，是不是和你掘到的那个‘宝贝’一模一样？”

她把那株成形何首乌拿了出来，孩子一看，她这株“何首乌”可比自己掘到的那株大得多了，这才肯把自己的拿出来，说道：“奇怪，真的是一模一样。不过你这株是哥哥，我这株是弟弟。”原来云瑚的“何首乌”有一尺多长，他这株只有七八寸长。

孩子正要伸手去接，他的父亲忽道：“给我看！”拿了云瑚的这株“成形何首乌”，只看了一眼，忽地抓着云瑚手腕。

云瑚吃一惊道：“你干什么？”但她已知这人不懂武功，而且也看得出他并无恶意，因此并不运功反击。

那人吁了口气，把云瑚的手放开，说道：“你这毒婴儿是给谁咬了一口的？”

云瑚这才知道，原来他刚才是给自己把脉，大概从脉息中已经知道云瑚并无中毒迹象，是以才有此问。

云瑚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尖声叫道：“你，你说什么，这不是何首乌，是，是——”

那人道：“是毒婴儿！它的形状和何首乌十分相似，但药性却刚好和何首乌相反，何首乌功能起死回生，毒婴儿却是天下剧毒之物！”

原来用毒婴儿充作何首乌来害陈石星，这是慕容圭和右贤王商量好的计划的一部分。

那个告密的奸细不是别人，也正是慕容圭。

右贤王让慕容圭冒充好人，骗取陈石星的信任，是有着深谋远虑的。他与慕容圭设计之时，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定可以杀掉陈石星的。但用这个办法，陈石星必死无疑。他死在路上，阿璞父子不知道，还要感激慕容圭是个“舍身救友”的好人，岂不更妙！

他们这个毒计设计得天衣无疑，莫说陈石星，本来对慕容圭早已大起疑心的云瑚也给他骗过了！

此时云瑚知道已经迟了。她眼泪都急得掉了下来，连忙问那人道：“毒婴儿可有解药？”

那人摇了摇头，“无药可医！”

云瑚眼睛一黑，摇摇欲坠。那人将他扶住，说道：“是谁服了这毒药，你赶快回去——”他见云瑚这副模样，自是猜想得到，误服毒药的人必定是她的亲人了。他要叫她赶快回去办理后事，但这“办理后事”四个字却是说不出口来。

云瑚含着眼泪，忽地跪下，给他磕头。

那人连忙将她扶起，说道：“姑娘，你干什么？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云瑚使了个“卸”字诀，轻轻卸了他的力道，端端正正的磕了三个头，说道：“小女子求你老人家救我哥哥的性命。他受了伤，他不知道这是‘毒婴儿’，吃了两片。”

那人拉不动云瑚，不觉也是吃了一惊，蓦地疑心大起，说道：“你怎知道我会治病，是谁指点你来的？”

就在此时，忽听得马嘶鸣的声音。

那人厉声喝道：“你带来的是什么人，是不是想绑架我？”

云瑚说道：“不，不，不是我带来的。我也不知——”

话犹未了，只听得脚步声已是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奔来，有人说道：“那边似乎有人说话，咱们过去看看。”

云瑚压低声音说道：“这两个人恐怕是来追捕我们兄妹。”从脚步声，她已经听向出这两个人是会武功的了。

那人哼了一声，说道：“你还想骗我？”

时间急促，云瑚无暇分辩，只好在他耳边说道：“你若害怕他们对你不利，你先躲起来，我对付他们！”

那人说道：“我是决计不躲的，既然你说你不是和他们一伙，你躲起来！”要知他是住在此山的，心想踪迹既然给人发现，要躲也躲不开的，何况他对云瑚也还未敢相信，因此索性豁出去了。

云瑚没有办法，只好听他的话，先躲起来。

云瑚刚刚藏好身形，那两个人便即来到。果然是两个带有弓箭的武士。

为首的武士喝问：“你们有没有见着两个汉人，一男一女，年纪很轻，大约都不过二十岁左右的。”

那老者摇了摇头，说道：“没见着，你们是——”

那武士说道：“我们是右贤王王府的一等武士，奉了王爷之命，来追捕刺客的。

“刺客就是那对汉人男女，他们行刺不成，跑到这座山上躲藏。所以你必须说实活……”

老者说道：“你们说的这两个汉人，我委实没有见过，怎敢胡言？”

武士说道：“你熟悉此山，你帮我们寻找！”

老者说道：“我不是不想帮忙你，不过，不过——”武士喝道：“不过什么？”

老者说道：“这座山这么大，我年纪大了，脚也不大方便。我陪你们去找，恐怕反而误了你们的事。我看还是你们快点自己去找吧，免得给他们逃了。”

武士听他说得有理，正想离开，他的同伴忽地推开那个孩子，叫道：“你快来看，那，那是什么？”

原来老者刚才把那两个“毒婴儿”抛在乱草堆中，那堆乱草给孩子的身形挡住，但他瘦小的身躯不能全部遮掩，给一个武士发现了。

那武士连忙跑过去把两个“毒婴儿”拿出来，一看之下，大喜如狂！

“咱们找到了宝贝啦，哈哈，你看这不是成形的何首乌吗？”那武士大声叫道。

老者慌忙说道：“你们千万不能要它！”

那武士喝道：“你不帮我们抓强盗，这点东西还不舍得？”

老者说道：“这、不是何首乌……”

话犹未了，那武士已是拔出刀来喝道：“你还想骗我，你不许我拿，我就杀你！”

那两个武士拿了何首乌，连忙就走，不过一会，忽听得两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原来那两个武士已是毒发身亡了。

云瑚跳了出来，说道：“老先生，我的身份，不用我自己说了吧？”

彼此通名，这个老者果然是“山中医隐”戈古朗，儿子叫戈密特。

戈古朗一面走一面问她的遭遇，云瑚简单扼要的把她和陈石星怎样来到和林，怎样得到阿璞父子帮忙他们的报仇，怎样大闹右贤王王府，后来陈石星又是怎样中了“毒婴儿”之毒等等事情，说给戈古朗知道。

戈古朗道：“实不相满，右贤王是我最恨的人，阿璞将军则是我最钦敬的人。原来你们是阿璞将军的朋友，刚才你若是早说，我也不会对你起疑了。”

云瑚道：“那么你肯救我哥哥的性命吗？”

戈古朗道：“不是我不肯，是我力所不能！”

戈密特忽地跳了起来，说道：“爹爹，你有没有听见？”

戈古朗道：“听见什么？”

戈密特道：“我好像听见了有个人轻轻叹了口气。”

戈古朗游目四顾，说道：“这里哪有别人，你一定听错了！”

戈密特道：“莫非是那两个恶人死了不忿！”想起那两人死状之惨，不觉毛骨悚然。

云瑚因为心神不宁，倒没听见，心想或许是风声也说不定。

她哪知道原来陈石星已经恢复三分功力，听得这边人声，特来察看。戈古朗和她的谈话，陈石星全听见了。

云瑚和戈古朗父子回到原来地方，只见陈石星仍在打坐，头顶冒出白汽。

戈古朗颇为诧异，说道：“别打扰他，待会儿我再给他诊治。”接着对云瑚道：“你们兄妹暂且在我家住下，我当尽力而为。”

云瑚燃起一线希望，说：“多谢老伯。”

戈密特忽道：“咱们家里那只雪鸡已经吃了，拿什么招待客人？”

云瑚笑道：“捉雪鸡我最拿手，我和你去捉雪鸡。”

云瑚离开之后，陈石星忽地张开眼睛，说道：“戈老伯，求你一件事情。”

戈古朗道：“别忙，我先替你诊脉。”

他只道陈石星是求他救命，诊过了脉，说道：“你不必多问，我会竭尽所能替你治病的。你已经是我平生所见过的病人之中，生命力最强的一个病人了。”

陈石星道：“我不是求你挽救我的性命，我已经知道我中这毒是无可挽救的了。人总不免一死，迟死早死，我倒并不在乎。”戈古朗吃一惊道：“你怎以知道？”

陈石星道：“戈老伯，你和我的妹子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此言一出，戈古朗知道瞒他不过，一时间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静默一会，陈石星道：“ 我只想求你挽救我妹子的性命。你不知道她已经立了誓与我同生共死的…… ”

话犹未了，戈古朗便打断他的话道：“ 我知道。你待我再想一想。 ”

想了一会，戈古朗道：“ 你既然自知病状，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了。不过我先要问你，你是用什么法子把毒质都逼入丹田，凝聚在一点的。 ”

陈石星道：“ 这是先师传给我的一门内功，名叫大周天吐纳之法。不过，我练得还未到家。 ”

戈古朗道：“ 你可以自行运功，让毒质慢慢散发吗？ ”

陈石星道：“ 我做不到。再练十年，内功也还未能达到这个境界。 ”

戈古朗道：“ 那我老实对你说吧，以你的内功造诣，若是不用这凝聚毒质的法子，可以多活一年。不过在这一年当中，你是不能走动的。如今你用了这个法子，武功虽然可以暂时恢复，但一旦发作，毒性更为猛烈…… ”

陈石星说：“ 我知道，一旦发作，那就必死无疑。但我要上天山还我师父的心愿，只能行此险着。不知我可以活多久？老伯，我盼你说实话！ ”

戈古朗道：“ 大约三个月左右，可能提前一些，也可能推后一些，那要看你自己…… ”正是：

功成身死原无憾，折翼鸳鸯事可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广陵散绝琴弦断　塞外星沉剑气消

陈石垦道：“ 请老伯指点。 ”

戈古朗道：“ 养生之道，首在心境平和，大喜大悲皆能令人减寿。其次你要避免和人动武，不可耗损真力。 ”

陈石星暗自想道：“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要达到这种勘破色空的境界，常人很难做到。不过要避免喜怒逾恒，或者还可以勉强自我修持。但此去天山，遥遥万里，途中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实属难料。要完全避免动武，恐怕不能。 ”

戈古朗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继续说道：“ 要是三招两式便可打发的庸手，影响还不太大。最怕是和自己本领相当的敌手争胜，一耗真力，元气定伤。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你宁可忍受别人侮辱。 ”

陈石星道：“ 谨领明教，晚辈勉力而为。 ”

戈古朗道：“ 要是你做得到这两点，或许可以多活十天半月。要是做不到的话，那就随时会有死亡的危险。你是不是非上天山不可？ ”

陈石星道：“ 我受了先师遗命，但愿在未死之前，能为先师达成心愿。 ”

戈古朗道：“ 你执意如此，我也不便劝阻你。你可继续用大周天吐纳之法，暂时克制毒质。你的办法已经胜于用我的药物，恕我是帮不了你的什么忙了。 ”

陈石星道：“ 但我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妹子，她要与我同生共死。…… ”

戈古朗道：“ 你想我怎样帮忙？ ”

陈石星道：“ 你可否设法将她留住？ ”

戈古朗道：“ 我已经与她说过了，她矢誓与你永不分离。 ”

陈石星道：“ 我的意思是你可否用一种药物，例如迷药之类，令她消失气力，而又对她身体没有妨害的，这样她就不能和我同行了。以一年为期，明年你再给她解药。在这期限之内，我已经死在路上。但她得不到我确实已经死亡的消息，只有去寻找我，就不会自尽了。 ”

戈古朗摇了摇头，“ 这只能瞒骗一时，始终是会给她知道的。再说我也没有这种药物。 ”

陈石星道：“ 老伯请你无论如何想个法子，我必须挽救她的性命，决不能让她为我陪丧！ ”

戈古朗想了一会，忽地问道：“ 你姓陈、她姓云，你们的相貌也不相似。我虽然不大明了汉人的风俗习惯，但好像汉人的兄弟姐妹必须是同姓的吧？你们是不是同胞兄妹？ ”

陈石星道：“ 不错，我们只是异姓兄妹，并非同胞兄妹。但我们情深义重，却胜似同胞。 ”

戈古朗道：“ 你和我说实话，你们是否彼此相爱，早已私订终身？ ”

陈石星道：“ 不错，我和她是早有白头之约，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唉，但如今白头厮守是决不可能的了，我只求她不要和我同年同月同日死！ ”

陈石星再次苦求：“ 戈老伯，你的人生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务必请你想个法子，挽救她的性命。 ”

戈古朗忽道：“ 我有个法子可以试试，不过你可能减寿一月，亦即是说，从今天算起，你大约只有两个月可活了，你愿不愿意？ ”

陈石星忙道：“ 我当然愿意，只要能够挽救她的性命，我立时身死，也是心甘！ ”

戈古朗道：“ 但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够你前往天山了。 ” 陈石星道：“ 完成恩师的心愿，对我当然是十分重要。但比较起来，却又不及挽救云妹性命的紧要了。请问老伯用什么法子？ ”

戈古朗道：“ 目前不能告诉你，这个法子一告诉了你，只怕不灵。你相信我就行。 ”

陈石星虽然有点思疑，但还是相信这位医隐的。当下说道：“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问了。 ”

戈古朗道：“ 好，现在你帮忙我一件事情。 ” 陈石星道：“ 请吩咐。“ 戈古朗道：“ 请你到寒舍帮我清理药室，说来也不怕见笑于你，蜗居简陋，客房也没一间。只有一间收藏药材的房间可以清理出来给你容身。 ”

陈石星笑道：“ 老伯何须客气，我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 ” 那间药室只是收藏一些珍贵的草药，很快就收拾好了。没过多久。云瑚与那孩子回来了。

戈密特一踏进门，又笑又嚷：“ 云姐姐真好本领，你们瞧，三只雪鸡，又肥又大的雪鸡！ ” 云瑚笑道：“ 你的本领也不错呀，挖了一大篓山药蛋。 ” 戈古朗哈哈笑道：“ 好，咱们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了，烤山药蛋和红烧雪鸡。 ”

雪鸡烧好、炖好，月光已经照入窗户。门外朔风呼呼，射进来的月光也带着几分冷意。但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却是温暖如春。烤山药蛋的炭火融融，但这温暖的感觉，并不是从融融的炭火得来。好似一家人相聚的欢乐的气氛，令得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感到热烘烘的。

戈古朗拿出了一个红漆葫芦，说道：“ 这是我自制的药酒，功能补气行血，你们兄妹多喝几杯。 ”

云瑚说道：“ 我不大会喝酒的，让哥哥替我喝了我这一份吧。 ”

戈古朗道：“ 这药酒对你的哥哥固然大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你们一起喝了，功效更大。 ”

云瑚笑道：“ 我不相信，为什么一起喝了，功效更大？ ”

戈古朗道：“ 你不知道，这种药酒是颇为有点特别的。 ”

云瑚道：“ 什么特别？ ”

戈古朗道：“ 揭开盖子见风之后，倘若不在一个时辰之内把它喝干净，药力就会消散。但过犹不及，所以你的哥哥只能喝三分之二，你必须帮他喝三分之一。 ”

云瑚道：“ 既然如此，你帮他喝这三分之一吧。 ”

戈古朗笑道：“ 这酒可以增进功力，对你们将来攀登天山大有好处。我一来没练过内功，喝这酒于我毫无益处。二来我没病没痛，也无须喝这种药酒治病。三来我也不出远门，喝了不是糟蹋它吗？我没好东西奉客，你还要和我客气，那就是把我当作外人了。你把我当作外人，我可就不乐意替你哥哥治病了。 ”

云瑚听他说得这样严重，笑道：“ 老伯，你一定要替我的哥哥治病，你别吓坏了我，我喝，我喝！ ”

陈石星也笑道：“ 主人家的美意，咱们是恭敬不如从命，瑚妹，你就勉为其难，陪我喝吧。 ”

云瑚在他们殷殷相劝之下，只好陪陈石星喝酒，喝了一口，只觉一缕幽

香沁人心肺，笑道：“原来这酒倒是并不难喝。”不过一个时辰，雪鸡吃了一只，这一葫芦药酒也给他们喝得干干净净了。

戈古朗道：“云姑娘，你的哥哥身体虽然很好，但他毕竟还是病人，必须时刻有人看护。你懂吗？”

云瑚笑道：“这我怎会不懂，我会时刻在他身边护理他的。”

戈古朗道：“蜗居简陋，只有一间药室可以腾出来做客房给你们住。好在你们是兄妹，也不用避甚嫌疑。时候不早，你们早点安歇。”

云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过去她与陈石星一路同行，途中错过宿头，她也常常和他一同在林中露宿的。

不过同房共寝这却是第一次，不免稍稍有点难以为情而已。

她和陈石星进了房间，戈古朗在外面给他们轻轻掩上房门，就道：“要是你们发烧的话，不用惊慌。这是喝了药酒会有的现象。纵然热得难受，也不可跑出来吹风。”

云瑚说道：“我知道了。老伯，多谢你的关心。”

云瑚不敢打开窗户，但冷风从门缝吹进来，却也感到阵阵清凉。云瑚笑道：“喝了这酒，舒服得很。我只是觉得清凉，并非寒意。至于闷热的感觉，那是一点也没有的。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很舒服？”

陈石星道：“是呀，舒服极了，舒服极了。咦，我好像是在云里飘呢！”

云瑚道：“真的吗？哈，我也感觉到飘飘然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

不过一会，两人都有似醉非醉的感觉，房间里点着一枝松枝，给门缝吹进来的冷风吹得摇曳不定，两人也是心族摇摇，感觉极为奇妙。

门外朔风呼呼，他们却好像回到了暮春三月的江南，回到了桂子飘香时节的桂林。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不觉的心坎里都充满了蜜意柔情。

陈石星忽地觉得眼前五彩缤纷，飘飘然好像置身于一种奇幻迷离的神话境界。陈石星道：“瑚妹，你还记得我和你游过七星岩吗？”云瑚道：“怎么不记得，洞中的景色真是大美丽了。咦——”陈石垦道：“你怎样啦？”云瑚说道：“你一提起七星岩，我倒好像如今是和你又回到七星岩了。不，眼前的景物可比七星岩还更美妙，怎的这么多色彩，这么这么多变幻无穷的色彩

陈石星道：“我也正是有这样的感觉。呵，不过，一缕热气从丹田升起来了。”

云瑚笑道：“你忘记戈老伯的话吗，闷热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喝了他的药酒。”

陈石星道：“不是闷热，是另外一种热……”这种令他心里发“热”的感觉实是言语所难形容。不过用不着他解释，云瑚自己也感觉到了。她懒洋洋的如沐春风，伸个懒腰说道：“大哥，你过来抱着我。”，

陈石星还有两分清醒，笑道：“你又不是孩子，为什么要人抱？”

云瑚道：“我不是要别人抱，只是要你抱：你别胡思乱想，我只不过想在你的怀中舒舒服服睡一觉。”

她口里叫陈石星“别胡思乱想”，她自己却控制不住，胡思乱想起来了。忽地笑道：“洞房花烛夜！大哥，你说咱们现在的情景，是不是像在洞房花烛夜？”

陈石星笑了起来，说道：“这房间只有松枝，哪来红烛？如今是寒冬腊月，更哪里来的鲜花？”

云瑚说道：“ 谁说没有？我眼前就有许许多多花朵，花朵在转，有桃花、有李花、有桂花、有山茶花、有玫瑰花、还有梅花……你没瞧见？松枝已经变成红烛，咦，这是松枝还是红烛？ ”

陈石星道：“ 别说梦话，我、我…… ”

云瑚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中了。

陈石星一片迷茫，推开她道：“ 瑚妹，别这样。我去打开窗户，让你得到清凉！ ”口里这样说，推开她的那双手却是乏力了。

云瑚说道：“ 你忘记了吗，戈老伯叮嘱过咱们，不能打开窗户的！ ”

陈石星的一双手碰着了云瑚的娇躯，软绵绵的当真像是“ 软玉温香抱满怀 ”，他本来就已无力的双手更是推不开云瑚了。

当的一声，陈石星怀中跌下一只小小的金盒，盒盖打开，云瑚拾了起来，拿出盒中的一颗红豆，放在掌心。原来这是他们在桂林相思江畔所采的红豆，红豆又名“ 相思子 ”，以桂林所产最为有名。王维诗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说的就是这又名相思子的红豆。当日他们采下红豆，各自保存一颗，作为山盟海誓的信物的。

云瑚接着拿出自己那颗红豆，一双红豆，平放掌心，在陈石星耳边说道：“ 大哥，你记下记得咱们的誓言，红豆为媒，山川作证，生生世世，此情不渝。 ”

嘤咛一声，一双红豆跌在地上。松枝的火光，恰好也给穿过窗缝的冷风吹熄了。

在黑暗中，不，是在他们幻觉中的色彩绚烂的世界里，他们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

心头的烦躁解消了，他们恢复了清醒。曙光也已透进窗户了。

陈石星深自愧悔，不敢接触云瑚的目光，轻轻说道：“ 瑚妹，我害了你。 ”

云瑚理好衣裳，与他倚肩说道：“ 大哥，别这样说，我一点也不后悔。咱们早已有了白头之约，你又何须自惭？ ”

陈石星心中一阵绞痛，想道：“ 换巢鸾凤教偕老，可惜我是命中注定不能和你偕老的了。 ”但他不愿云瑚伤心，可不敢把心里的话告诉云瑚。

不知不觉已是天亮，房间打开，只见戈古朗似笑非笑的望着他们说道：“ 你们昨晚睡得好么？ ”

云瑚满面通红，期期艾艾，陈石星道：“ 我好得多了，今天可要走啦！ ”

云瑚本不放心他马上就走的，陈石星手起掌落，劈开一根盘根错节的木柴，笑道：“ 你看，我最少恢复一半功力了吧？ ”

云瑚只道是那药酒之功，说道：“ 好，那就走吧。 ”

走到山下，陈石星想起昨晚之事，脸红直到耳根。讷讷说道：“ 这、这都是我的不好。你可别怪戈老伯！ ”

云瑚低声笑道：“ 我一点也不后悔，你别怪自己，我也不怪戈老伯。我不懂医术，或者是要这样、这样对你、对你有好处也说不定。戈老伯撮合咱们，那也还是好意。 ”她想到的是：“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调和，万物乃生。 ”这类“ 古训 ”，却是不便说出口了。

陈石星连忙转过话题，说道：“ 咱们快点走吧，要走到天山可不容易啊。 ”

云瑚说道：“ 沿路都有牧场，买两匹好的坐骑就是。 ”

想不到下山之后，走了几天，还是不见人烟。后来在路上碰上行人，又是徒步的多，骑马的少。骑马的也只有一匹坐骑，并非大帮的骡马商队，可

以有多余的坐骑卖给他们。

本来瓦刺地方，以游牧为生的居多，随处都有牧场的。不过，他们一来为了避免追踪，专拣比较荒僻的路走，二来他们是从瓦刺前往回疆，那是边壤之地，离开和林越远地方越荒凉；三来他门忙于赶路，也无暇去找牧场。

不知不觉，走了十天，一路上他们以野果和射杀天上的飞鸟充饥，已经出了瓦刺国境，开始踏入回疆了。

这一天他们正在一片草原上经过，忽见一匹马跑得飞快，骑在马背上的是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孩子。后面有个人骑马追来，叫道：“少爷，你勒住坐骑吧，别跑这样快！”接近边境的回疆居民，说的还是蒙古话，陈云二人，可以听得懂。

陈石星看出这孩子骑的乃是一匹脾气甚烈的“野马”，草原虽然平坦，也有绊脚的石头，野马狂奔，壮夫都未必控制得住，何况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原来这个孩子是一个牧场场主的儿子，自小在马背上长大，生来好胜，明知这匹马野性难驯，却说什么也要骑它一试。在后面追赶他的是牧场的一个练马师。

这时那孩子骑在马背上有如登云驾雾一般，不觉也慌了，叫道：“我勒它不住，你快来帮帮我！”这可真是孩子话，要是那个练马师追得上他，何须他叫？

话犹未了，那匹马踢着一块石头，猛的跃起，四蹄离地。眼看孩子就要坠马，陈石星赶忙跑上前去，一抓抓着马，腾出一掌，按住马头。那匹马硬生生的给他拦住，头也抬不起来，初时还四蹄乱踢，渐渐就只有嘶鸣的份儿。云瑚把那孩子抱了下来。

那练马师吓得呆了，待见到少主人无恙，方始定下心神，过来道谢。

忽见一个年约五旬的哈萨克人骑马跑出来，迎上那个孩子，又喜又惊的叫道：“良儿，你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敢骑这匹野性未驯的烈马，没摔坏你吧？”

原来这个人正是这个牧场的场主库里温，骑烈马这个孩子是他的独生爱子库里良。

库里良跳下马来，说道：“爹爹，这不是我的功劳。”跟着叽叽呱呱的一大遍，说得很快，陈石星和云瑚都听不清楚，但也可以猜想得到，他是在向爹爹诉说刚才发生的事。

库里温道：“难得远客到来，小儿多蒙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请两位贵客在敝场多住几天。”

陈石星道：“多谢场主厚意，我们也不懂客气，今晚是要打扰场主的了。不过我们还有一点小事在身，过了今晚，明天就走。”

库里温道：“呀，怎么只能住一天，我们这里的规矩，招待远方的客人，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只住一天就走的。何况你们是小儿的救命恩人？”

陈石星道：“我们委实是还有事情要办，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请恕不能耽搁。”

库里温也是个很爽直的人，听他这样说，便即笑道：“好，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请你们进去吧，今晚可得让我稍尽地主之谊。”

到了牧场，盛筵已设，有烤全羊，有马奶酒，陈云二人这几天只以山药蛋和野鸟充饥，在主人殷勤劝客之下，开怀大嚼。酒过三巡，库里温说道：“两位是汉人吧，从哪里来的？”

陈石星道：“ 不错。我们是从中国的京城来的。 ”

库里温笑道：“ 真的吗，那可真是稀客了！不瞒你说，我们这里数十年从未有过汉客到来，想不到这几天内，我们却有了四位汉人贵宾。 ”

云瑚怔了一怔，说道：“ 你们这里前几天曾有汉人来过？ ” 库里温道：“ 是呀。那两位客人刚好也是和你们一样，一男一女，年纪都差不多的。我正想请问你们…… ”

陈石星的蒙古话，听和说的能力都不及云瑚，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听场主说话，生怕漏了半句。但库里温要问他们的话尚未说出，他的儿子却先抢着发问了。

“ 这位汉人大哥，你会吹箫吗？ ” 库里良道。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 我只会弹琴，但不会吹箫。你为什么问我会不会吹箫？ ”

库里良道：“ 前两天来的那位汉人吹奏一件乐器，吹得非常好听，他告诉我，那件乐器的名称叫做‘ 箫 ’，我很喜欢这种乐器，我以为凡是汉人都会吹箫。‘ 琴 ’也是一种乐器吧，像不像我们的马头琴，几时你弹给我听？ ”

陈石星听见他说的那个汉人会吹箫，不觉欢喜得呆了。孩子说的后半段，他都没有听进耳朵。

库里温道：“ 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我刚才说到哪里？ ”

云瑚说道：“ 你说有什么要问我们？ ”

库里温道：“ 对啦，我正想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要往天山？ ”

云瑚怔了一怔：“ 场主，你怎么知道？ ”

库里温道：“ 那两位汉客也是要到天山去的。 ”

陈石星连忙问道：“ 他们还说了一些什么？ ”

库里温道：“ 你敢情是和他们相识的吧？他们打听的那两个人一定是你们了。他们问我有没有见过像他们一般年纪的汉人男女。 ”

陈石星道：“ 不错，我和他们是朋友。但我想不到他们也会到这里来。 ” 要知会吹箫的汉人，而又是他们的朋友还能有谁，当然是葛南威无疑了。

云瑚道：“ 和葛大哥一起的那个女子，不用说，一定是杜素素姐姐了。场主，他们说了名字没有？ ”

库里温道：“ 你们汉人的名字很难记，那两位客人蒙古话说得又不及你们好，我也听不清楚。不过我们这里有个人懂汉语的，那天他也在场，那两位客人的说话有一大半是他转述给我听的。你们若是要多知道一些，我可以把那个人找来。 ”

陈石星已知定是葛南威与杜素素无疑，但出乎意料的听到好朋友的消息，自是希望多知道一些，说道：“ 要是不太麻烦场主的话，让我们和那个人见一见面，那就最好不过。 ”

库里温立即差人去找那个会说汉语的人，接着说道：“ 很少汉人到我们这里来的，你们在路上一打听一定可以打听得到。我挑两匹最好的马送给你们，你们就是迟两天动身，相信也可以赶得上他们。如今我是预祝你们，请干了吧，干！ ”

云瑚喝了满满一杯，说道：“ 我们希望早日追上他们，多谢场主允赠良马，我们是却之不恭，只好受之有愧了。我们还是想在明天一早，按照原来的计划动身。 ”

库里温道：“ 好，那么我也不便强留你们了，云姑娘，你好像很喜欢喝

我们的马奶酒，请再喝一杯。”
云瑚说道：“好的。”一点也不客气，举杯又是一饮而尽。
陈石星不觉有点奇怪，“瑚妹一向不喜欢吃喝酸的东西，也很少喝酒的。这马奶酒有一股酸味，我都不想喝，只是却不过主人的感情，才不能不勉强奉陪而已。怎的她倒好像是真正的喜欢喝这马奶酒？”
库里温很是高兴，说道：“难得你喜欢我们的马奶酒，这酒多喝一点也不会醉的，你再干一杯。”
不料他话犹未了，云瑚突然离开座位，走出帐幕。陈石星莫名其妙，连忙跟她出去。库里温也有点着慌，跟在陈石星后面出去。
云瑚一踏出帐幕，再也忍耐不住，“哇”的就把刚才吃喝的酒肉呕吐出来，大吐特吐，好不容易才吐完了。
云瑚满面通红，说道：“弄脏了你们的地方，真是不好意思。”
库里温也甚尴尬，说道：“都是我的不好，忘记了你们汉人是吃不惯肥腻的东西的，应该给你们先喝一碗砖茶。”
陈石星粗通医理，过去给她把脉，觉得脉象似乎有点特别，但又不是有病的脉象。问道：“瑚妹，你觉得哪里不舒服？”云瑚道：“我说不上来，也许是酒喝多了，头有点痛，胸口有点作闷，老是想呕。”
库里温很是不好意思，说道：“令妹既然身体不适，那就早点安歇吧。”拍一拍掌，唤来两名侍女，把云瑚扶入后帐。
当下主客无心喝酒，库里温回头吩咐那个练马师：“你赶紧给我备马，我要出去一趟。”
库里良诧道：“爹爹，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库里温道：“你给我陪客人，我去找察拉汗。”接着对陈石星解释：“察拉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懂汉语的人，他到过你们汉人的地方，不但懂得汉语，还懂得一点汉医。”
陈石星很是过意不去，说道：“舍妹身体素来强健，偶感不适，不会有什么事的。场主不用操心。”
库里温道：“反正你要见这个人，我请他早点来，没事固然最好，有事也可多个大夫照料。这个人脾气有点怪，我怕我只是差下人请他，他不肯来。”
陈石星忐忑不安等候，闷坐无聊，应小场主之请弹琴，忽听得有人赞道：“弹得真好！我从来没有听过弹得这样好听的琴！”这人说的竟是带有几分雁门关内汉人口音的土活，虽然说得不是字正腔圆，却也是陈石星听得懂的一种汉人方言。
陈石星招头一看，只见来的是个清瘦的老者，三络长须，穿的也是汉人惯着的一袭青布长衫，但却分明是哈萨克人。
陈石星道：“多谢先生谬赏，请教——”
库里良大喜说道：“察拉汗，你来了，我的爹爹呢？汉人大哥，他就是我们这里唯一懂得汉语的那个人了。”
察拉汗道：“你的爹爹把他的火龙驹让给我骑，他和我换了坐骑，当然来得慢了。”原来库里温场主的坐骑乃是牧场最好的一匹名马。这“火龙驹”的名字正是察拉汗给他取的。
库里良跑出去接父亲，察拉汗道：“听说令妹喝了马奶酒不大舒服，现在怎么样了？我的医道虽然不精，但倘不是奇难杂症的话，寻常的病我还多少懂得医治。要不要我给令妹看看脉？”

陈石星道：“ 她已经睡了，如今未见有人出来说她怎样，料想无事。 ”

察拉汗听了陈石星所说的症状，沉吟半晌，说道：“ 令妹大概不是生病，不过还是必须善加调治的。 ”

陈石星听他言辞闪烁，不觉思疑不定，说道：“ 那么她患的是，是什么…… ”

察拉汗道：“ 目前未能断定，且待她醒来，我再替她把脉。 ”

陈石星不便再问下去，换过话题，说道：“ 听说前两天有两个汉人来过这里，不知他们可曾说出自己的姓名？ ”

察拉汗道：“ 说了。那男的名叫葛南威，女的名杜素素。我亦已经知道他们要找的是你了。 ”

果然不出陈石星所料，不过他也稍稍有点感觉意外的是：“ 为何葛大哥肯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及欲往何方，毫不隐瞒的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知道。 ”

察拉汗似乎知道他的心意，笑道，“ 我和他们虽然从没见过面，但说起来倒也不算陌生，我早已知道他们是武林八仙中的七弟八妹了。 ”

陈石星诧道：“ 你怎么知道？ ”

察拉汗道：“ 我曾经见过八仙中的渭水渔樵，承蒙他们看得起我，和我交了朋友。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葛南威与杜素素尚未出道，江湖上也还没有武林八仙的称号的。林逸士林大陕只告诉我他有这样两个小弟妹，因为我喜欢音乐，所以他又告诉我他这个小七弟擅长吹箫。江南八仙称号是过了几年我才听人说起的。 ”

陈石星恍然大悟，说道：“ 敢情你是听葛南威吹的那管玉箫，吹得与别的箫声不同，你就猜到了是他？ ”

察拉汗道：“ 正是。因此我便和他谈起渭水渔樵，一说便即如故。原来他也知道他的大哥二哥和我结交这回事的。 ”

陈石星道：“ 他们为什么要往天山，你可知道？ ”

察拉汗道：“ 他们说是要躲避一个仇家。我问他们：是什么厉害的人物，难道武林八仙也对付不了？葛南威说他并不是怕那个人，而是不想招惹麻烦，因为那个人不能算是很坏的人，要是请出渭水渔樵和他交手，未免小题大做。他们久慕天山剑派之名，而你又是他们的好朋友，如今正往天山，因此他们动了一游天山之念。 ”

陈石星听到这里，已经完全明白，“ 这个仇家想必是江湖浪子柳摇风的父亲了。柳摇风被杜素素毁了他的容貌，自必是要在母亲面前撒矫，要母亲逼使他的父亲不能不亲自出马。 ”察拉汗道：“ 据葛南威说，他的两个对头已经追至回疆。所以他们只住一晚，就匆匆走了。 ”

说到这里，只见一侍女已经走了出来。正是刚才奉库里温场主之命，服侍云瑚的那两个侍女之一。

这侍女走来对察拉汗道：“ 大夫，请你去看看那位汉人姑娘。 ”察拉汗乃是他们主人的常客，库里温家的下人都和他相熟的。

察拉汗道：“ 那位汉人姑娘怎么样了？ ”

那侍女道：“ 她刚刚醒来，嚷胃气痛。我们给了她一碗参汤喝，那碗参汤也都吐了出来。 ”

察拉汗道：“ 好，我这就进去看她。 ”陈石星陪着进去。

云瑚看见陈石星进来，叹口气道：“ 大哥，真想不到我的身体这样不济，

这次只怕连累你明天不能动身了。”

陈石星道：“你放心，场主已经请了一位高明的大夫来给你看病，一定很快就会好的。咱们也无须明天就要动身。”

察拉汗替她把过了脉，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云瑚问道：“大夫，我是什么病。”

察拉汗想了片刻，微笑说道：“没什么，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吃两剂药，明天就会好的。”

云瑚喜道：“那么我后天就可动身？”

察拉汗道：“不错，只须你多耽搁一天。”

当下他立即开了药方，亲自进库里温的药房配药，交给侍女煎成药茶，给云瑚分两次服下。

察拉汗笑道：“幸好是在库里温场主家中，他曾不惜重金，在和林收购了许多汉人的药材，一般常用的药，他的药库里都应有尽有。”

陈石星和他走出外面，悄悄问道：“我那妹子当真只是水土不服吗？”

察拉汗道：“我也正想问你，你们是异姓兄妹吧？”

陈石星知道葛南威已经对他说了，自己和云瑚的关系料想亦已瞒不过他，面上一红，轻轻说道：“不错，我们是有了婚姻之约的异姓兄妹。”

察拉汗笑道：“那就恭喜你啦，云姑娘不是有病，她是有喜。”

陈石星又是欢喜，又是羞惭，低下了头，不知说什么好。

云瑚服了第一次药，库里温场主回来了。

“令妹没什么吧？”他一回来就问。

陈石星道：“没什么。察大夫说她只是不服水土之故，吃了药明天就会好的。”

第二天云瑚再吃了两剂药，果然精神恢复如常，喝酒食肉，也不再呕吐了。不过，她还是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

第三天一早，陈石星与云瑚向库里温辞行。库里温说道：“请你们稍等片刻。”

只见库里良和那个练马师各自牵了一匹骏马，匆匆赶来。

库里良道：“这匹马是我爹爹的坐骑，名叫火龙驹；这一匹就是你那天降服的那匹野马。这是爹爹和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陈石星道：“场主的坐骑，我们怎敢要？那一匹马，也是小场主喜爱的，我、我们……”

库里良嚷道：“我说过这礼物你们是非要不可的，汉人大哥，你亦已答应接受了的，现在又想反悔么？但送给客人的礼物，本来就应该是自己喜欢的东西，难道连自己都讨厌的东西，反而能够拿去送人吗？”

库里温笑道：“你们汉人有句成语，叫做：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对吗？这两匹马是你们的了，要是你们愿意和我交朋友，就请千万不要推辞。”

陈石星见他这样说，只好拜领他们所赠的名驹。

库里温道：“这一袋马奶酒和这一袋干粮给你们路上吃喝，聊表我的心意。”云瑚很是高兴，也收下了。

他们正要上马，察拉汗忽地将陈石星拉过一边，送给他一瓶药丸，和他低声说了几句话。他这举动，可令得云瑚不禁有点暗暗奇怪。

走出牧场，云瑚问道：“我究竟是什么病？那大夫说了没有？”

陈石星笑道：“瑚妹，老实告诉你，你有喜啦！那药丸就是安胎药。”

云瑚呆了一呆，“我当真是，是有了，你没骗我？”
陈石星道：“你没怀过孕，但怀孕的妇人你总见过的，她们是不是都喜欢吃酸的东西？”
云瑚满面通红，含羞带喜的低下了头。陈石星道：“瑚妹，我累了你，你，你不会不高兴吧？”
云瑚抬起了头，笑道：“谁说我不高兴，只怕你不高兴。”
陈石星一怔道：“我怎会不高兴？”
云瑚笑道：“将来我会喜欢这孩子比喜欢你更多，你不呷醋？”
陈石星笑道：“我正是求之不得！”
云瑚说道：“我、我还在想——”陈石星道：“想什么？”
云瑚笑靥如花，轻轻说道：“我听得人家说，孕妇在开头四五个月，还是可以如常操作的。咱们有了库里温场主送的坐骑，两个月内到达天山，料想是不成问题的。天山派掌门人霍天都是你的师兄，到了天山，请他做咱们的主婚人正是合适。不过我恐怕不能陪你回到主刀寨主那儿了。”
陈石星道：“你在天山待产，有人照料，我也放心得下。”云瑚说道：“我也是这样想。孩子出生之后，我就让他拜你的师兄为师。待他长到十二三岁年纪，我再将他带回中原。但你可不能等这样久才来看我，我希望你早则明年，迟则后年，再来天山一趟。”
陈石星笑道：“咱们现在都还未曾抵达天山呢，你就说第二趟了？”云瑚说道：“不，大哥，我要你现在先答应我。”
陈石星笑道：“我怎舍得抛下你们母子，当然会尽快的回来看你。”
云瑚心里甜丝丝的，说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是陈石星的口头禅，她学着陈石星的口吻说话，但陈石星却是心情激荡，笑不出来了。
云瑚想起一事，问陈石星道：“对啦，我忘记问你，察拉汗还谈了一些什么关于葛大哥和杜姐姐的事情？”
陈石星说：“原来这位察拉汗大夫是渭水渔樵的朋友，因此葛大哥与他一见如故。葛大哥告诉他是为了避仇来的。“
云瑚说道：“咱们的坐骑跑得快，相信一定可以追得上他们的。”
陈石星道：“对啦，要是有杜素素在你的身旁，许多我不方便做的事情，她都可以帮忙我照料你了。”
云瑚当然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面上一红，说道：“我已经歇息过了，咱们继续赶路吧。说不定葛大哥和杜姐姐正在前头等咱们呢。”
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走到了第五天，他们仍然未曾碰着葛杜二人，也未打听到他们的消息。
这一天他们正在快马加鞭之际，忽听得蹄声得得，来得有如暴风骤雨。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陈少侠，你想不到我会来找你吧？老朋友已经来到，你为何还不下马，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故人之情？”
陈石星回头一看，追来的人正是慕容圭。
陈石星怒道：“慕容圭，你还有脸来见我？”
慕容圭笑道：“陈少侠，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登马诺给你的那株千年何首乌，其实乃是我的。”
陈石星气往上冲，大怒喝道：“什么千年何首乌，我侥幸没有给你的‘毒婴儿’害死！”

慕容圭笑道：“ 不错，是毒婴儿，我是怕你上不了天山，中途倒毙，没人照料这位云姑娘，故此…… ”

话犹未了，陈石星已是扑上前去。云瑚防他有失，说道：“ 诛杀奸贼无须讲什么江湖规矩！ ” 慕容圭哈哈笑道：“ 你们不顾江湖规矩，想要以二打一，那也成呀！我们大家不必讲江湖规矩！ ”

只见树林里冲出三骑健马，转眼之间，就来到慕容圭身边。三个人同声喝道：“ 陈石星，你伤了我们的师父，我们是特地来报师仇的，对不住，我们也不能和你讲什么江湖规矩！ ”

这三个人都是弥罗法师的弟子，两个喇嘛僧，手持黄金杵的是大弟子大吉，手提镔铁杖的是二弟子大休，还有一个手摇折扇的少年是弥罗法师最得意的关门弟子长孙兆。他们正是因为怕毒不死陈石星，特来追杀的！

三人同时下马，此时慕容圭早已和陈石星交上手了。

慕容圭暗中投靠右贤王，谋害阿璞将军，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人在阿璞将军面前揭发他的奸细身份，陈石星一日不死，他一日不得心安。故此非把陈石星杀了灭口不可！

双方都是满腔仇恨，一照面即下杀手，慕容幸以大摔碑手法一掌劈下，陈石星欺身猛扑，剑诀一领，一招“ 李广射石 ”，径刺他的咽喉。

掌风剑影之中，只听得“ 嗤 ”的一声，慕容圭的半边头发在剑光中变作了一丛乱草，随风飘散。陈石星亦似风中之烛，斜窜出去，晃了几晃，兀未稳住身形。

慕容圭还算闪避得快，但在他霍的一个“ 凤点头 ”之际，虽然避过了利剑穿喉之祸，却是难躲割发代首之灾。陈石星这一剑几乎是贴着他的头皮削过，半边头发被削，头皮一片沁凉。

这见面一招，慕容圭几乎丧了性命，但他惊魂稍定，却是大禁大喜过望。“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小子的功力是大不如前了，你们快来呀！ ” 慕容圭叫道。

长孙兆和大吉大休同时下马，他和陈石星的仇恨最深，来得最快。

陈石星身形未稳，长孙兆已经扑到他的跟前，狞笑说道：“ 小子，你也有今日！ ” 声出招发，边缘磨得锋利的折铁扇已是倏地张开，当作五行剑使，削向陈石垦右边的琵琶骨。云瑚来得也正是时候，她和长孙兆几乎是同时抢到陈石星的身边。

“ 长孙兆，那四十板屁股伤好了没有？你别结了疮疤忘了痛，我们上次饶你了你的性命，曾经警告过你的，你这样快就忘了么！ ” 云瑚冷笑说道。冷笑声中，唰唰唰连环三剑！

云瑚揭开他的“ 疮疤 ”，气得他哇哇大叫。他是瓦刺第一高手弥罗法师最得意的弟子，若论真实武功，本来不在云瑚之下，但一动了气，却是给云瑚杀得手忙脚乱了。云瑚唰、唰、唰连环三剑，快如闪电，长孙兆的折铁扇滴溜溜一转，以一招“ 覆雨翻云 ”拨转对方的力道，这本是他拿手的本领，但只能化解云瑚前两招的攻势，最后一招，“ 叮 ”的一声，火花飞溅，他的折铁扇被穿了一个窟窿。云瑚用的青冥剑，乃是张丹枫妻子生前所用的宝剑。

说时迟，那时快，大吉大休已是双双扑到，慕容圭惊魂稍定，也是退而复上。

大休一声大吼，摈铁杖一招“ 泰山压顶 ”，直砸下来。就在此际，云瑚转过了身，双剑齐出，“ 当 ”的一声，把镔铁杖荡开。陈石星的武功虽然还

未曾恢复如初，双剑合壁的威力仍是非同小可。
陈石星晃了两晃，定住身形，慕容圭与长孙兆都已退而复上，四个强敌四面合园了。
陈石星道：“ 瑚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个人要你照料，你不能只顾我了，你先走吧！”
云瑚想起腹内婴儿，不由得心头绞痛，但她却如何抛得开陈石星？
长孙兆不知云瑚母亲已死，只道陈石星说的那个需要她照料的人是她母亲，哈哈笑道：“ 陈石星，你放心吧。你死了，这位云姑娘我会照料她的。那时她变成了我的妻子，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岳母大人了。嘿嘿，凡是她的家人，我当然都会一并照料！”
哈哈大笑声中，折扇朝云瑚面门一拨，伸手就来抓她。
陈石星陡地喝道：“ 鼠辈敢尔！”身形滑似游鱼，从大吉大休的金刚杵和镔铁杖的交击缝中穿过，唰的一剑就指到了长孙兆面前。
长孙兆折扇一拨，“ 嗤 ”的一声轻响，折铁扇穿了一孔，要不是长孙兆缩手得快，虎口险些中剑。
幸亏慕容圭立即发掌相助，掌力由虚化实，长孙兆方能抽身。
陈石星剑势未衰，不必换招，剑尖已是刺人慕容圭的防御圈内。慕容圭使到八九分内力，兀是阻拦他不住，不禁也是暗暗吃惊：“ 怎的这小子竟然越战越强，难道他刚才故意弄假骗我上当？”原来陈石星见云瑚遇险，一急之下，潜力不知不觉就发挥出来。寻常人在灾难临头之际，往往也能做出平时力所难及的事情，何况他本来是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功力的。
他的功力比刚才增强，云瑚也察觉到了，连忙叫道：“ 对，目中有敌，心中无敌！”
“ 目中有敌，心中无敌！”这是张丹枫武学的精义所在，这八字诀陈石星曾和云瑚讲解过不只一次的。
陈石星瞿然一省，登时把一切忧虑全都忘却，恢复了心头的宁静。自己的寿命是否即将结束？能不能够在死前最后帮一次老朋友（葛南威和杜素素）的忙？甚至云瑚母子是否能够脱险，这一切令他心境不宁的事情全都不去想了！
他的心境平和，功力也不知不觉的恢复到原来的七八成了。
他的功力恢复了七八成，和云瑚的双剑合壁，也就足以与四名强敌周旋。不过也还只是打成平手而已，急切之间，想要取胜，亦是不能。
但慕容圭这班人见他越战越强，却是不禁心中起了怯意。
斗了半个时辰，双方气力都是渐渐消耗，越来越差了。尤其大吉大休二人用的是重兵器，更是汗如雨下，气喘吁吁。
陈石星看出破绽，陡地一招“ 白鹤亮翅 ”，剑势斜飞，在大吉的黄金杆上轻轻一引。最初交手之时，他用这一招未能随心所欲的带动大休的重兵器，这次则是如愿以偿了。
只听得震耳如雷的“ 当 ”的一声巨响，大吉的黄金杵碰上大休的镔铁杖。两人气力相当，兵器的重量也差不多，大休的摈杖打破了大吉的脑袋，大吉的黄金杵插进了大休的脑袋，这一对师兄弟同时在惨叫声中倒地，一命呜呼。
慕容圭这一惊非同小可，转身便逃。陈石星剑掌兼施，一剑削去他肩上的一片皮肉，一掌打着他的背心，剑伤尚轻，掌伤更重，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但慕容圭的武功也确实了得，虽然受了重伤，在这生死关头，居然还是跑得飞快，陈石星已是强弩之未，第二剑追上去刺不着他，他已是跨上了坐骑了。他的坐骑是右贤王赏赐的大宛名驹，跑得比陈云二人的坐骑都快的。陈石星的坐骑还在后头，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逃跑。

长孙兆的武功不及慕容圭，跑得稍慢。他的坐骑是久经训练的大宛名驹，他撮唇一啸，坐骑唤来，此际刚要跨上马背。

云瑚恨他口齿轻薄，柳眉一竖，喝道：“小贼辱我太甚，还想跑么？”用尽浑身气力，振臂一掷，青冥宝剑化作一道青虹，脱手飞出。只听得长孙兆一声惨呼，宝剑从他前心穿入，后心穿出，将他钉在地上。他的那匹马也给剑尖划伤，负痛狂奔，转瞬不见。

云瑚说道:“可惜跑了慕容圭这个好贼。星哥，请你给我把宝剑拔出来。”说话之际，身形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原来她这一下掷剑杀人，已是耗尽气力，跑不动了。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瑚妹，你怎么啦。”连忙向她走去。他想宝剑迟些再拔不迟，云瑚若是受了伤，可非得立即救治不可。

云瑚说道：“没什么，只是气力用尽了，歇一歇就会好的。”

陈石星不放心，过去握着她的手，说道：“我替你把一把脉。”

云瑚大吃一惊，说道：“咦，你的手怎么这样冷？我没事。倒是你——”

话犹未了，陈石星已是把手松开，只见他晃了一晃，“咕咚”坐在地上。原来他把了云瑚的脉，察觉并无异象，松了口气，他自己亦支持不住了。云瑚伸手拉他，两人都没了气力，变作了滚地葫芦。

陈石星盘膝坐定，说道：“别担心，过一会儿就好。你先歇歇。”

云瑚心里好像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莫非他是余毒未清，却瞒着我。”

过了一会，只见他头顶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汽，面色逐渐红润，张开眼睛，低声说道：“你的气力恢复几分了吧。请把坐骑唤来，咱们还要赶路。”

云瑚是个武学行家，知他正在运功自疗，行动尚未完毕，说道：“救朋友固然要紧，但要是你的武功受损，只怕也是力不从心。”

陈石星听她说得有理，只好暂且把一切抛之脑后，继续运功。过了半个时辰，他一跃而起，说道：“行啦！”

云瑚半信半疑，说道：“你真的好了？”

陈石星反手一掌，把身旁一根粗如儿臂的树枝劈断，说道：“我几时对你说过谎话？”

葛南威和杜素素跑得比他们更加狼狈，他们刚踏人回疆，便即发觉仇人已在跟踪而来。

他们踏进了冰雪的世界，这天己是逃避追踪的第九天了。

葛南威抬头看看前面那座高山，但见冰川映自，冰塔流辉，大喜说道：“咱们已经到了天山啦！”

杜素素喜出望外，说道：“真的吗？咱们在瓦纳族的时候和他们说起天山，他们说得好像远在天边似的，怎的这样快就到了？”

葛南威道：“这是天山的支脉，名为念青唐古拉山。”杜素素笑道：“原来你是哄我欢喜的。”

葛南威道：“虽然不是天山主峰，但也算得是到天山脚下了。我不知道还要走几天，但无论如何，到了这里，天山已经不再是远在天边了。咱们已

经是在它的怀抱之中啦。”

杜素素道：“不错，越近天山，咱们也就离开危险越远了。那两个老家伙纵有天大的胆子，谅他们也不敢跑上天山与咱们为难。”

葛南威道：“能够摆脱追兵固然值得高兴，但更令我欢喜的是，咱们走近天山一步——”

杜素素笑道：“你就可以早一刻和陈石星会面了，嗯，你天天挂念着他，好在他是男子，否则只怕我也难免妒忌了。”

杜素素满怀欢畅，说道：“南哥，我想听你吹箫。咱们紧张许多天，也该轻松一下了。”

哪知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极其刺耳的老妇人声音说道：“臭丫头，看你还能逃出我的掌心！”人还未到，声音已是震得杜素素的耳鼓嗡嗡作响。

杜素素不用看亦已知道这老妇人是谁了，吓得一声尖叫。

葛南威飞快的跑上去。只见迎面而来的，果然是江湖浪子柳摇风的父母——天龙剑柳树庄与艳罗刹孟兰君。

葛南威叫道：“柳老前辈，你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成名人物，可不能不讲道理，令郎——”其实柳树庄是“成名人物”不假，“德高望重”则是谈不上的。

孟兰君不待葛南威把话说完，便即喝道：“姓葛的，不关你的事。我只是来讨这臭丫头的回话！——”

“只有两条路给你选择，要嘛做我的媳妇，要嘛就让我在你的剑上划几刀，就像我的儿子给伤的那样！”

杜素素给她气得几乎炸了心肺，斥道：“恶婆娘，你知不知道你那宝贝儿子——”

孟兰君冷笑道：“臭丫头，你伤了我的儿子，居然还敢骂我！”唰的一鞭就卷过去。

葛南威连忙上前，叫道：“柳老前辈，你是成名人物，总得把话说清楚了才打吧？”

柳树庄板起面孔道：“我可没有打你。我们柳家要这位姑娘做媳妇也不算辱没了她！”

杜素素抵挡不住孟兰君的攻势，已是险象频生，葛南威没法，只好与她并肩御敌了。

孟兰君使出她在鞭法上最得意的“回风拂柳”绝技，唰、唰、唰，呼呼风响，卷起一团鞭影。当真是有如平地卷起旋风，向他们二人猛扫过来！

软鞭又再抖成一个一个的圈圈，正圈圈、斜圈圈、大圈圈、小圈圈，圈里套圈。葛南威把新学成的惊神笔法尽数施展，也还是不能尽数挑开她的圈圈。不过多久，他和杜索素的身形，又已在对方鞭势的笼罩之下。

百忙中葛南威忽地朗声吟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孟兰君冷笑道：“死到临头，你还吟诗！”心中却也有点奇怪：“怎的在这样紧急关头，他居然还有如此闲情？”

心念未已，只见葛南威的笔法已是倏然一变。先是玉箫直指，忽地一个旋风舞，四面八方碧森森一片萧影。当真像有“万山重叠”的气象。竟然把孟兰君的攻势挡住了。

原来他这一套惊神笔法取自唐诗意境，刚才使那两招就正是和他所吟的那两句诗的意境相符。葛南威继续朗吟：“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

关！”玉箫直上直下的拦扫，孟兰君虽然已经是使出了“回风扫柳”的绝技，软鞭却是攻不进他的防御圈内。葛南威吟罢诗句，趁着对方鞭势稍缓之际，把玉箫凑到唇边，“呜”的吹了一声。孟兰君骂道：“你捣什么鬼？”忽觉热风扑面，不禁吓了一跳，以为他是有什么奇特的暗器从箫中吹出，忙把软鞭收回护身。其实却并非暗器，乃是从暖玉箫中吹出来的一口纯阳罡气。原来葛南威这支暖玉箫是一件武林异宝，不但坚逾金铁，而且可用箫管之中吹出的纯阳罡气克敌致胜。当然这也得内功有了颇深的造诣才行。孟兰君的功力在葛南威之上，不至被他罡气所伤。不过被那股热可炙人的热风拂面，却也感到甚不舒服。

孟兰君喝道：“老头子，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任凭别人欺负么？”

柳树庄畏妻如虎，只好上前。他一加入战团，形势立变。不过数招，葛南威只觉压力如山，不但玉萧不能挥洒自如，身形亦已给他剑光笼罩。

正在吃紧，忽听有琴声随风飘至。

柳树庄听得这几声铮铮的琴声，则是不禁心头一凛：“是谁有这样的功力，难道是天山派的掌门人霍天都来了？”要知琴声初起之时，宛似游丝袅空，似乎还在很远的地方，转瞬之间，便已听得清清楚楚，来人的轻功显然是高明之极。能够攀登这座雪峰的人已非常人，何况来人的轻功又是如此高明，弹出的琴声又是如此美妙，声声都令人有“莫测高深”的感觉，也难怪柳树庄怀疑是天派的掌门人来了。

高手搏斗，哪容得稍有分神，就在这瞬息之间，柳树庄一个剑中夹掌，葛南威已是给他的劈空掌力震得飞了起来。柳树庄也给他从暖玉箫中吹出的罡气，吹着了胸口的“璇玑穴”。

柳树庄的功力比葛南威深厚得多，运气三转，便即无事。不过在这片刻之间，他却也是不能上去追擒葛南威了。

另一边，柳树庄的妻子艳罗刹孟兰君则已追上了杜素素了。杜素素奋力一跃，仍然避不开她的魔爪，“嗤”的一声，衣裳下摆，给她撕去了一幅。

但也就在这瞬间，葛杜二人亦是差不多在同一时候遇上了救星。

杜素素一跤摔倒，孟兰君冷笑道：“臭丫头，你愿意做我的媳妇还是愿意做丑八怪？快说，我数到一个三字，你若尚未答应，对不住，我可就要用剑在你的脸上绣花了，一、二——”

杜素素尚未爬得起来，孟兰君一面扑上去抓她，一面数数，但她的一个“三”字也尚未曾吐出口，陡然间只见一道白光，疾如电闪，来人竟是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银虹，向她疾扑过来了。

孟兰君大吃一惊，飞身斜窜，挥袖拂出。只听得声如裂帛，她这一拂竟是未能拂开对方的宝剑，衣袖也给削去一幅。好在孟兰君已经解下软鞭，一招“回风拂柳”，这才化解了对方接续而来的两招凌厉剑招。

“老妖妇，你敢欺负我的杜姐姐，我与你拼了！”孟兰君这才看得清楚，来的是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云瑚。

云瑚既然来，陈石星当然亦已来了。陈石星来得正是及时，刚好接下了俨若流星飞坠的葛南威。

幸好柳树庄在发出那记劈空掌之时，也是心神忽乱迷际发出的，掌力稍为打了折扣。葛南威没有给他打个正着，这股劈空掌力虽然强劲，也还未能伤了葛南威。不过待到葛南威脚踏实地，亦已是感到呼吸不舒，全身无力了。陈石星见他没有受伤，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便即迎上前去，朗声说道：“柳

老前辈，令郎受伤之事，可不能全怪杜女侠。晚辈当日也曾在场，请容晚辈说明当日之事，与你们两家调解如何？”

其实用不着陈石星说明，柳树庄亦知是自己的儿子先自理亏的。但他一来是舐犊情深，二来是为妻子所逼，明知理亏，也不能不为儿子报复。

他忌惮的只是天山派掌门霍天都，一见来的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他也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了。

柳树庄一声冷笑，喝道：“何方小子，你也配做我的调人？磕三个响头，给我滚下山去，否则，哼、哼，我可要马上把你的武功废了！”

陈石星见好友受辱，怒从心起，喝道：“有本领的你来废我的武功！”反手一剑，“当”的一声，火花飞溅，两口宝剑，都没损伤。

柳树庄功力较高，陈石星的宝剑给荡过一边，身形也接连两晃。柳树庄喝声“着！”一招“李广射石”，剑尖直指陈石星后心。

哪知陈石星的无名剑法善于临机应变，他一个“移形易位”，避招进招，脚步歪歪斜斜，正好与他虚实莫测的剑法配合，醉汉似的，随手一剑，竟是从柳村庄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

若然换了一个功力稍弱的人，这一剑非给陈石星刺中不可，但柳树庄运上了“天龙功”，一剑刺出，方圆数丈之内，内力弥漫，严如暗流汹涌，陈石星这一剑只差半寸，剑尖依然是给他的内力荡歪。不过，陈石星抓着这片刻的空隙，却已是冲了过去与云瑚会合了。云瑚正在给孟兰君杀得手忙脚乱。

双剑合璧，威力大增，荡得柳树庄的剑光四面流散。孟兰君的软鞭被圈在剑光之中，急忙抽出。饶是她变招得快，只听得“喀嚓”一声，鞭梢亦已被削断一段。孟兰君大惊之下，连忙靠到丈夫身边。此时双方都已经与自己人会合了。

陈石星暂缓发招，说道：“柳老前辈，得饶人处且饶人……”意思还是想替他们调解。

话犹未了，柳村庄已是大怒喝道：“好小子，你以为我当真怕了你们的双剑合壁不成！”反剑一劈，劲风激荡，声如裂帛，那流散的剑光，重又凝聚起来，匹练般横卷过去。这一招他全力施为，天龙功力透剑尖，陈云二人双剑合壁，也不过堪堪抵敌得住。

激战重开，柳树庄运上了天龙功，剑锋所到之处，隐隐如闻风雷之声！若在平时，陈石星与云瑚联手，当可胜得过柳树庄。但如今一来陈石星的功力未曾完全恢复，二来云瑚又是身怀六甲，跳跃不灵，他们只有勉强招架了。

葛南威在旁观战，但见剑光鞭影，此往彼来，枝叶纷飞、落花片片。不要多久，在他们周围的几棵大树，已是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葛南威喘息未定，看得惊心动魄，只恨自己无力相助！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陈石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知凝神应敌。柳树庄可是不由得心头一凛了：“这个人不知是敌是友，功力可要比陈石星这小子还高得多！”

陈石星正在把无名剑法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本来就已经有点招架不住，如何还能应付一个武功比陈石星更强的对手？柳树庄心头一震之下，饶是他定力坚强，剑法也不免乱了。

此消彼长，陈云二人剑光暴涨，只听得一片密如爆豆的声响，孟兰君那条软鞭给削成了七八段。柳树庄兵刃虽没损伤，惊险却比妻子所受的更甚，他的帽子被陈石星一剑削破，头皮都感到一片沁凉！

柳树庄转身便逃，陈石星此时方始听得有个陌生的声音赞道：“好剑法！”

这人随手拾起一块冰块，把手一扬，喝道：“你们胆敢在天山行凶，就这样想跑了么？多少留点标记回去吧！”

冰块在他打出之时，已经一分为二，孟兰君跑在前头，柳树庄稍后，但两人都是同时给冰块打中。

孟兰君骨碌碌的就从山坡上滚下去，柳树庄也觉奇寒彻骨，这刹那间，四肢百骸都好像要寸寸断裂似的。原来孟兰君已是给废掉武功，柳树庄亦已耗损了十年功力！幸而柳树庄还能施展轻功，孟兰君在积雪的山坡上滚下去也未至于重伤，柳树庄抱起妻子，连场面话也不敢交代半句，径自走了。

陈石星见来人露了这手超凡绝俗的武功，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说道：“来的是霍师兄吧？小弟是——”他大喜过望，忽地只觉真气涣散，眼前金星飞舞，身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霍天都道：“石星师弟，我已经知道你是师父的关门弟子了。咦，师弟你怎么啦？”陈石星支持不住，坐在地上，但他可没忘记一件紧要的事情。

“师兄，我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告诉你，师父晚年创了二套无名剑法，可惜我不能和你仔细细说了。”

霍天都道：“师弟，你不必为此事挂虑。我看了你的剑法，已经懂得剑意……”他是当世第一武学宗师，一按陈石星背心，便知回天乏术，陈石星的“毒婴儿”剧毒突发，真气都涣散了。

陈石星把古琴拿出来，说道：“葛大哥，你一直想听广陵散，我没机会给你弹，请让我如今了结心愿！”葛南威来不及劝阻，他已是叮叮咚咚的弹了起来。

好像是情人的喁喁细语，好像是知己的款款深谈。好像是到了春暖花开的江南，好像是在独秀峰凌虚傲啸……云瑚不觉陶醉在琴声之中，想起了“独秀峰青、漓江波暖，花桥烟月朦胧！”想起了太湖的月夜泛舟，想起了雁山的采撷红豆。

琴声一变，宛如三峡猿啼，宛如鲛人夜位，他弹出了千载之前稽康弹这曲广陵散的心境。好友生离，娇妻死别……忽地“啪”的一声，琴弦断了。

人琴俱杳，云瑚呆若木鸡，扑在陈石星身上。剑气消沉，广陵散绝，情天难补，空有余哀！

正是：

何堪星海浮搓去，月冷天山，哀弦低诉！盟誓三生，恨只恨情天难补。寒鸦啼苦，凄咽断，春光暮。旧侣隔幽冥，怅佳人，倚楼何处？凝仁，望昔日游踪，没人乱山烟树。凤泊鸾飘，算鸿爪去留无据。菩提明镜两皆非，又何必魂消南浦？且天际驰驱，寻找旧时来路。

——调寄长亭怨慢

（全书完）